

世界博物館

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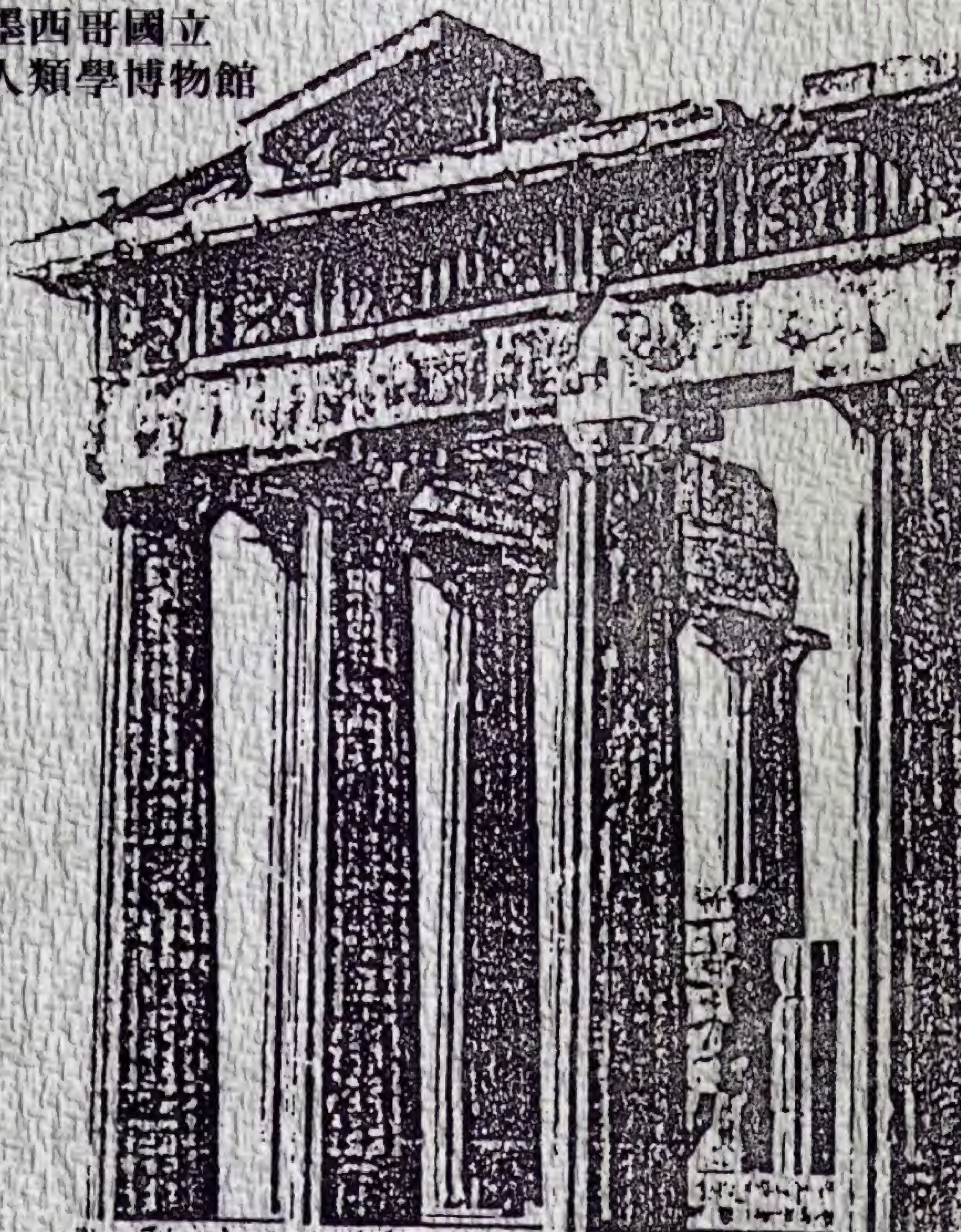


新華書店

世界博物館

WONDERS OF THE WORLD'S MUSEUMS

墨西哥國立
人類學博物館



太陽之國馬雅、阿斯德加的文明

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

MUSEO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AW1341/10



墨西哥
國立人類學博物館

MUSEO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館長的話

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館長

阿蘭貝特·路斯·魯易烈



阿蘭貝特·路斯·魯易烈 (Alberto Ruz Lhuillier) 館長在神殿前留影

請看印第安人史前文明和現代文明的融合

墨西哥雖曾被西班牙人統治了三個半世紀之久，但是，墨西哥的土著印第安民族及其本土文化，一向被視為落伍與野蠻而遭到輕蔑。直到一九一〇年的墨西哥革命，才將這種觀念改變過來。同時，墨西哥的政府與社會對文化的維護和重視，也採取與以往迥然不同的態度，因此，墨西哥民衆漸漸自覺到：自己的人種是混血 (mestizo) 的，在文化之中，有西班牙與印第安二種同樣份量的要素，混合在一起，而現代文化並非全是外來文化的翻版，於是人們也逐漸肯定了印第安史前文化的價值。

爲了探尋印第安文化，許多有系統的考古調查相繼展開：研究古代墨西哥語言、信仰、風俗及分析土著民族的體質和心理等，並且和其他人種、民族作比較。結果，墨西哥的史前文明用科學的方法清楚的呈現出來，到了今天在墨西哥國內外，人們普遍承認墨西哥史前文化的價值。

西哥古代文明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佔有相等的地位。

「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是由一群熱愛並尊重古代墨西哥文化遺產的人所創建的；他們把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加以保存、管理、研究和展示。最大的理想是要把這些文化遺產傳播給更多的人，使人們對這些文化遺產有所認識。設計並主持建造本館的是偉大的建築師瓦茲蓋斯 (Pascual Ramirez Vazquez)，他說：「把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妥加收藏，並且用現代的表現方式展示出來，目的是幫助國人瞭解自己文化的根源。不過，這種現代化的展現，絕不會減損古代文明的價值認定。」

本館乃是將豐富的固有文化的內容，與現代建築的精神，成功地融合在一起；藉此將過去與現代相結合，使墨西哥國人的理想得以投向未來。希望大家也能有相同的感受。

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

目錄

第①室—第⑤室

徐代德譯

前所未見的史前文明遺物

巡訪墨西哥遺蹟的首站——
文化史博物館

評論與介紹

尋訪一位日本傳奇人物的足跡

——支倉常長

還藤周作原著

陳淑女譯

149

各色人種組成的考古調查團

——從挖掘狄奧提摩斯的現場筆記談起

大井邦明原著

陳淑女譯

152

流經高原的細水

——非繁榮於大河邊的墨西哥文明

大貫良夫原著

陳淑女譯

156

太陽、韻律與德吉拉酒

——探訪墨西哥文化

高山智博原著

陳秀蓮譯

159

發思古幽情的遺蹟

——墨西哥古蹟巡禮

藤井電彥原著

陳秀蓮譯

165

旅墨閒筆

金要

76

第①室

文明的曙光

最早的獵人／諸神的出現／陶器世界／輝煌的陶偶藝術

奧爾美加文明的發現

增田義郎



13

29

第②室

神殿與都市的繁榮

羽蛇神殿／工匠雲集的神殿都市／阿爾邦山的皇陵／古蹟米都拉與薩阿齊拉／墨西哥灣沿岸的文化

聖城狄奧提瓦康的盛衰

增田義郎



37

61

第③室

獻祭活人犧牲的王國

戰士的時代／墨西哥邊緣地區的文化／太陽之城／阿斯德加的神／獻祭活人犧牲的祭壇／匠心獨運的雕刻／太陽曆石

阿斯德加王國的滅亡和第五個太陽的沒落

增田義郎



69

94

第④室

叢林中的馬雅文明

石碑與石雕／綠玉皇陵／馬雅的祭司／馬雅人群像／彩陶之美／新馬雅的藝術

叢林中興起的大神殿

增田義郎



101

117

第⑤室

今天的印第安人

民間藝術的寶藏／烏依齊耳的藝術／手工藝文化／巫術與祭禮／馬雅世界

馬雅人和阿斯德加人的後裔

高山智博



125

141

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導引圖
圖片索引

184 176

扉頁——左起為墨西哥的象徵（老鷹停在仙人掌上吃蛇的圖案），委拉克路斯古典文化的石壁（戴海豚頭飾的人頭像），狄奧提瓦康（Teotihuacan）的人像畫，阿斯德加的「戰士神殿」。

213頁——狄奧提瓦康室。寬敞的展示室裡，擺設了包括前面這尊水神——嘉兒姬托莉克像在内的許多雕像。壁面上並有連續的照片和復原圖。



前所未見的史前文明遺物

巡訪墨西哥遺蹟的首站——文化史博物館





▲從阿斯德加室入口處眺望正門大廳石板路一直通到大池邊。

▲覆蓋中庭東半部的大屋頂及粗大的柱子。上面有水不斷流下，維持空氣的適當濕度。

►右頁（上）博物館主要展示室——墨西哥室（即阿斯德加室）全景。中央是「太陽之石」。（下）陳列墨西哥灣沿岸地區瓦斯德加（Huasteca）文化石雕的房間。



（上）墨西哥的早期農村墓地挖掘現場模型的展示

（右）導遊站在墨西哥古代文化分布圖前為學生說明



博物館的歷史始於「太陽之石」

站在國立人類學博物館的入口處，可以看到裏面細長的中庭，中庭的三面設有許多展示室。其中最重要的展示室，是西側正面深處的阿斯德加（Azteca）室，室內中央臺座上，放置著一塊直徑三・六公尺、重達二十四噸的玄武岩製巨型圓盤石雕，這就是號稱墨西哥象徵的「太陽之石」。

「太陽之石」是一座可以充分表現阿斯德加有關宇宙與世界觀的紀念碑。據說，在阿斯德加時代，此石碑曾裝飾在首都丁諾提特蘭（Tenochtitlan）的一座神殿上，也有人說是安置在太陽神殿內。據一五六〇年左右的史料證實，西班牙人於一五二一年破壞此壯麗的首都時，將這塊巨石從原來的地方移至現在墨西哥市的中央廣場。不久之後，墨西哥的大主教，唯恐印第安人仍暗中繼續祭拜這聖石，就把它埋入地下。

直到一七九〇年，「太陽之石」才又被發現。同時，此後兩年之間，又相繼發現「提拉克之石」（Stone of Tizoc 圖35）與「可阿特利克石像」（The Statue of Coatlicue 圖36）兩座紀念碑式石雕，於是人們再度因強有力的阿斯德加藝術而大開眼界。這時，初期殖民時代宗教狂熱已經消逝，人們不僅沒有把這三個石碑當作邪教的象徵而加以破壞，反而把它視作墨西哥的珍貴歷史遺物而加以保存。「提拉克之石」與「可阿特利克石像」被運至大學校園；「太陽之石」則被安置在首都大教堂西側的塔下。墨西哥博物館的活動，就是由此而展開的。

墨西哥獨立後，人們漸漸關心到往昔的文化遺產，隨著考古遺物發現，大學陳列室



博物館地下室，有設備非常完善的工作室。許多遺物在此修復（上圖及左頁左下），也有許多遺物在此製作（左頁右下）。複製（右圖及左頁上）。墨西哥博物館展示品製作的技術非常進步。石刻複製品的尺寸，幾與原物毫釐不差。此外，以玻璃纖維複製的技術，也非常發達。

國立人類歷史學研究所大量製作許多陶器、陶偶的複製品出售。所作的模型，有圖片所示的小神殿，也有阿斯德加首都丁諾提特蘭的中央廣場與大神殿的大模型，每邊各有十公尺長。

的內容也愈臻豐富。同時，建造博物館的要求日益殷切。一直到一八六五年，在拿破崙三世 (Louis Napoléon, 1808~1873, 在位 1852~1870) 援助下，統治墨西哥的馬克西米里安·約瑟夫皇帝 (Ferdinand Maximilian Joseph, 1832~1867, 在位 1864~67) 遂指定隔摩涅達大道 (Moneda Str.) 和今日首都的國家宮殿 (Palacio Nacional) 北側相對的建築物為國立博物館，不過那時還不是考古博物館，而只是一座包括歷史遺物與自然科學有關的藏品之綜合性博物館而已。此形態一直維持了將近四分之三個世紀，直到一九四〇年，所有的收藏品經整理之後，才成為專門展示印第安史前文化的地方。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墨西哥的史前史學迅速發展，相繼發現了許多新的遺蹟與遺物。不久，摩涅達大道的博物館已經無法再容納新的收藏品，羅培斯·馬特奧斯 (Lopez Mateos) 總統時代 (1958~1964)，乃計畫建造新的人類學博物館，而於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七日，在查普爾特匹克 (Chapultepec) 森林中的現址開設新館。

參觀新館一天四回

新館在查普爾特匹克公園森林之中的革新大道 (Paseo de la Reforma) 旁，占地十二萬五千平方公尺，建築物總面積達四萬四千平方公尺，中庭及其他露天空間也有三萬五千七百平方公尺之多。若想看完整個博物館，非要用掉一整天的時間不可。

走進大門，右邊是售票處，買了票進入



中庭之前，步下位於門口正中央的建築物階梯，前面就是簡報室，此處用幻燈片或模型，簡要的為觀眾解說館內展示的古代墨西哥文化重點。讓觀眾有了基本的知識後，再進入各展示室，就比較容易瞭解陳列的意義。

看完介紹圖片進入中庭，左右兩邊以及對面盡頭，隔成許多房間，一一展示古代墨西哥的各種文化。中庭的東半邊，為一片方形屋頂所覆蓋，屋頂是由一根巨型圓柱支撐著，而水就從支撐屋頂的圓形環中不斷流出，滋潤了高地乾燥的空氣。興建博物館時，圓柱與屋頂是最先建造的一部分，目的是使雨天時自大廳入口進場的人潮，不必淋雨即可進入展示室。同時也是在向穿門而入的觀眾，強調水的意義。因為，水是他們文化的原動力。古代墨西哥人渴望雨水甚於一切。

中庭的西半部，有一細長的大水池。從池邊有條石板鋪成的路，一直通往東邊的阿斯德加室，這暗示著阿斯德加的首都是「雨水之都」，並表示這裏是比其他任何展示室都重要的地方。因此，我們走進入口後，不妨橫過中庭，逕往阿斯德加室欣賞「太陽之石」以及古墨西哥最後的文化精華，再回到第一室，從歷史的起源開始，逐一觀賞各時代的文化發展。不過，或許還是從第一室開始觀賞下去比較妥當。

第一室是基本知識入門，說明人類究竟是何種生物，研究人類的人類學又是何種學問。因此，這裏所展示的物品，並不只限於墨西哥本土，還有許多世界各地的文化及其遺物。

第二室是說明曾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產生繁榮古文明的所謂中美洲 (Meso-America) 區域的基本特性。而第三室以下所陳列的，是從原始狩獵時代開始，到產生農耕、發展神殿及都市文明等古代墨西哥各地的文化。



(右上) 建造地下鐵路時所發現的
阿斯德加期祭壇 攝於比諾斯瓦列斯
站 (Pino Suárez)。
(左上) 博物館入口大廳的壁畫



塔馬佐 (Rufino Tamayo, 1899~) 的
作品。
(右下) 博物館正門 門欄上，有
老鷹停在仙人掌吃蛇的圖案。



展示方法極為新穎，他們將遺物、模型、復原圖、複製品、透視圖巧妙地排列起來，使觀眾能瞭解各個文化的特質。對於特別卓越的作品，更利用特殊的展示方法強調其藝術的價值，不過整體看來，本館很明顯的是文化史博物館，而不是美術館。

展示的地方也不限於屋內，緊鄰各室的庭園中，都安置著模型、複製品或遺物等，參觀時宜加注意，不要錯過。

巧妙的設計與構造

看完一樓各室後，當然是接著再看二樓的民族室。可是遺物排列得緊密，數量又多，若要仔細看，僅僅一樓，就已令人疲憊不堪。如果看累了，中庭內有椅子，隨時都可以出來坐一坐、休息一下，這是本博物館的一大特色。從第一室的人類學入門至第六室的托爾德加 (Tolteca) 文化之間，有三處入口，只要你有興致，便可以一口氣全部看完。不過，看完正中央的阿斯德加室後，無論多麼健壯的人，都一定會感到疲憊，而希望能隨時出去休息再進來參觀吧。設計之初，已經考慮到這點，所以自第八室瓦哈卡 (Oaxaca) 以後，各室均設有出入中庭的門。觀賞時不必勉強，可隨時到外面去呼吸新鮮空氣，然後再回來慢慢觀賞。

尤其是在馬雅室時，走出室外，可以看到依照實物大小復原的荷求普神殿與基利瓜 (Quirigua) 石雕，還有波南帕克 (Bonampak) 的大壁畫。在此休息片刻，晒曬太陽，改變一下氣氛是很不錯的。



狄奧提瓦廉的太陽神殿 圖中前方祭壇的牆壁是所謂的塔魯大僕列洛(Talud-Tablero)風格。



(上) 推行博物館建設案的墨西哥總統羅培斯·馬特奧斯

(下) 位於摩漫達大道的舊人類學博物館內院 立於中央的是托爾德加戰士像。



在第十二室看過西部文化後，除身體上的疲勞外，再加上古代遺物的質量感與魄力給人精神上的無形壓力，可能誰都會想要休息一下。這時可以走出第十二室，由右邊的樓梯步行到地下餐廳，從容地享用一頓墨西哥式的餐飲，祛除疲勞後再繼續參觀。

現在要看的是二樓的民族室，這裏展示的是各地的民族文化，每樣都十分值得一看。不過，可不要在此一直看到打烊，最少也得要提前一個小時離開，以便從出口走回入口大廳時，在右手邊的服務處，選購一些參考用的學術圖書、說明書或複製品等；假如還有時間，不妨再到大廳北邊的臨時展示場看看。

總之，這是一座非常大的博物館。參觀完畢走出大門，看到高原上的紅日西沉，晚風習習，不由得會使人鬆了一口氣。但是，千萬不能就此作罷，因為國立人類學博物館只是墨西哥古代文化的入門而已，還有許多墨西哥各地遺蹟在等著我們前去造訪呢！

編註：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共分十二室；而本書則只分五室介紹，希望讀者不致混淆。

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

中文版編譯人員

主譯／徐代德・陳淑女・陳秀蓮

校訂／朱廣興（語文部分）

李亦園（文化人類學部分）

金榮華（中南美洲文化部分）

陳正雄（原始藝術部分）

喬健（中南美洲人類學部分）

資料協助／地球出版社有限公司

石再添・林恩顯

林朝榮・曹永和

陳雅鴻・漢寶德

圖片索引／林郁方
英文主譯

總編輯／賴金男

企劃執行人／易素玫

執行主編／封德屏

編輯／朱廣興・林芬蓉

高秀花・陳秀蓮

助理編輯／林玫玲・侯麗玲・陳鳳珠

美術編輯／洪小倩・李曼慈

冰河時代末期，因為地球上的海水凍結，水位下降，白令海峽變成「陸橋」，舊石器時代的一些亞洲狩獵民族，經過這座「陸橋」，逐漸進入美洲大陸，他們就是今天的印第安人。這些來自亞洲移民者的後裔，漸漸放棄了原來的遊牧生活而從事農耕。不久，又製作陶器、陶偶以及建造神殿，展開了文明的時代。

L O S O R I G E N E S



1・2 古代來自亞洲的移民與墨西哥古代文化分布圖。最古老的美洲人遺物，只是些石器或動物骨頭而已。但是，考古學家大膽地想像出他們的生活，並用透視圖表示出來。古代美洲人從阿拉斯加（Alaska）向南進入墨西哥、中美洲的地峽地帶，在各地發展了如圖2所示的輝煌文化。



古代獵人在墨西哥的活動始於何時？有人在墨西哥中央高原的特拉巴科雅(Tlapaca-coya)曾發現業已絕跡的動物骨骼，及若干打製石器，約為二萬四千至二萬二千年前的遺物。今日美國西南部及墨西哥一帶，雖然是乾燥的不毛之地，但是當時的氣候比現在冷，濕度也比較高，所以是許多猛獁象與樹獳等大型動物棲息的地方。古代的獵人，就是靠著狩獵這類動物而維生的。

最早的獵人



3 獵殺猛獁象的獵人 在墨西哥南部外的蒙達，伊莎貝爾·伊薩貝爾(Isabel Isabel, 1960)發現的遺骨與石器，使人聯想到有兩輪猛獁象被火燒死，並陷入湖邊泥沼，以致被宰殺的情景。以當時獵人所用的簡單石器工具，無法直接擊斃猛獁象之類的巨獸，於是只好另想辦法，將猛獁象逼向山崖，或逼入泥沼，然後再加以殺戮。

4 最古老的藝術作品 古代的獵人，並不是只有獵殺猛獁象的生活。在墨西哥市北方約二十五公里處的特奇利基爾克(Tehuacan)，發現一種利用已絕跡的動植物骨骼的藝術，如猛獁象的骨骼雕刻。這是古代墨西哥最古老的藝術作品。約十三萬年前。





漫長的狩獵時代後，接著就是農耕時代。距今四千至三千五百年前，墨西哥的中央地帶至南部地區，到處出現栽培玉米的村落；製作陶器、陶偶等藝術亦發展開來，此外，並建造祭壇與大神殿，製作了許多奉獻給諸神的石碑。宗教出現之後，人們開始注意到超自然世界的奇異，於是在奔放不羈的想像力驅使下，開始在石頭或陶土上塑造出種種奇形怪狀的神像。許多出類拔萃的作品，就是由他們那種狂熱的宗教信仰所產生出來的。

諸神的出現

5 會議靈像 古代墨西哥最早的宗教文化稱謂「奧爾美加」(Olmec)，位於墨西哥(Nova Cruz)熱帶沼澤地的一小島上，形成古瑪雅(Maya)的廣大神區，建有祭壇和神像等。這個神區最大的特色，是各式奇樣的東西都被「奉獻」在廟底下。

圖片顯示，就是目前地下六十公分處所掘出的十八具立像與六塊殘斷的石像。這是一群人類在三位一體或者兩位一體的神像，每人的表情與身軀，都是奧爾美加特有的表現方式。石像的高度為十五至十七公分。





6 奧爾美加的巨石人頭 在好幾處奧爾美加遺址中，都曾發現玄武岩製作的巨大人頭。在博物館的院子裏，有個高二・二七公尺的人頭石像，是從名叫聖羅倫佐(San Lorenzo)的遺址中發現的。這個人頭像的鼻子扁平，嘴唇很厚，具有黑種人的特徵。

頭飾似乎表示其社會地位。此像究竟是否表現實際存在的酋長或祭司？還是僅表現想像中的神？則不得而知。

10 奧爾美加的「大力士」(Wise-Man)像 一九二一年一位農夫在墨西哥路斯州的奧納提特蘭(Onatepec)發現的玄武岩雕刻品，是奧爾美加雕刻的傑作之一。因其是形生動有力，故被稱作「大力士」。實際上卻也不曉得他所表現的是何許人物。不過，由於該像變形的表現，而且還留有大量鬚毛，可能是以寫實手法表現在儀式中具有特定角色的人物。高六十六公分。



7、9 奧爾美加的石偶 奧爾美加人很喜歡用綠玉、蛇紋石、花崗石作材料，製作一些小石像。這些石像可能都具有宗教的意義，而成為大家重視的神像。其

神態表現出純粹的奧爾美加特徵，顯著共同點是細長的頭，往下彎的嘴角，扁平的鼻子，腫脹的眼睛等。據說，此種相貌的人物是虎神(Tlaltecui)與凡人婦女所生的「虎神後裔」，因此，具有半人半神的性質，很受人們的崇拜。圖7、圖8是在拉士塔的神區發現的綠玉石偶。對古代墨西哥人來說，綠玉是相當貴重的寶石，常被用來雕刻神像。墨西哥灣沿岸一帶是奧爾美加文化的中心地帶，此地不產綠玉，於是奧爾美加人為尋求綠玉而前往墨西哥高原，或瓜地馬拉(Guatemala)的摩達瓜河(Rio Motagua)；其日遠赴哥斯大黎加(Costa Rica)。

圖9是蛇紋石製的石偶，最值得注意的是沒有手指的右手，這和虎神的前腳相似。高度：圖7——七公分，圖8——八公分，圖9——四·六公分。



11 奧爾美加的石偶 綠玉製品，於委拉克路斯州的拉斯·美薩斯山崗(Cerro de Las Mesas)出土，此地是奧爾美加的神地之一。石偶的容貌與子，有明顯的美洲虎特徵，身材頗像幼兒。由許多例子看出，虎神後裔均以此神兒童體態來表現，因此，有一種說法認為：他們視矮人為神聖的象徵。高十一公分。

12 婦女坐像 這座婦女像出土於拉士塔的地區A，綠玉製品，表面塗有朱砂，顯是「虎神後裔」的石偶，但臉上浮現溫和的微笑，顯得很有人性。脖子上所掛的飾物是用綠玉磨製而成的鈴子，可能具有巫術的作用。高七·五公分。



13

13 蛇與祭司的石雕 在拉下塔發現的一個很特殊的石碑，以玄武岩刻成，高九十五公分，表現祭司坐在蛇背上的情景。祭司頭上所戴的似是蛇形頭飾。

人的臉可從動物的口中露出的頭飾，是古代墨西哥特有的動物頭飾。在奧爾美加一千多年後的阿斯特加時代裏，仍有這種飾品出現。

15 祭司坐像 摩列洛斯州(Morelos)出土的陶偶。奧爾美加的陶偶或石偶，很多這類戴著頭飾探身向前的祭司。

背上披有一件美洲虎的毛皮，有一個前爪還搭在陶偶的左肩上。祭司臉上是典型的奧爾美加式表情。可見奧爾美加文化從墨西哥海岸一帶，傳播至相當遙遠的地方。高二十一公分。



14

14 奧爾美加的胸飾。這塊綠色的平板蛇紋石胸飾，據說是出土於墨西哥灣沿岸。琢磨過的表面上，雕刻著典型的奧爾美加虎神後裔的側面。此外，還以線刻表現出定型化

的虎神後裔圖案。頭上凹進去的地方，是虎神後裔頭像所常見的一種特徵，據墨西哥考古學家巴納（Ignacio Bernal）的研究，那是表示虎神的眼窩。高十五公分。

16 蛇紋石面具。奧爾美加藝術傑作之一，發現於墨西哥中部的格雷羅州（Guerrero），距離奧爾美加文化中心地很遠。可能是在墨西哥灣附近奧爾美加的祭祀中心製作後，再被送到很遠的地方當成貴重的祭祀器使用的。眼睛、鼻子、嘴巴等處，都有塗過朱砂的痕跡。以奧爾美加特有的簡潔線條表現出「虎神後裔」的臉形，其揮灑自如的表現方式，充分顯示奧爾美加社會中已經有專門的工匠與藝術家。高十公分。

15



18



16



17

陶器世界

19 特拉斯提阿爾科遺蹟的挖掘。特拉斯提阿爾科是一九二六年所發現的遺蹟，是一個非常大的村落廢墟，還包括無數墓穴在內。約有三百四十座墳墓已經挖掘調查過；挖掘的結果均展示在博物館的一室中。此頁以下所顯示的許多完整的陶器或陶偶，都是那些墓穴裏的陪葬品。

18 魚形陶器。特拉斯提阿爾科的人們，除農耕外，也在湖中捕魚及水鳥，或在岸上打獵。因此，其陶器的造形，不乏魚、鴨、雞、兔子、蛙、火雞、鳥龜、魚等形狀。這一個魚形的黑色陶器，是動物形陶器當中，最為卓越的作品。高十三公分。

17 陶器顯示奧爾美加的影響。這碗發現於墨西哥州的特拉斯提阿爾科。碗身有粗線刻成的虎神與虎神後裔圖案，明顯地顯示出奧爾美加文化的影響。這種形式的陶器稱作「卡利斯特拉卡陶器」，摩列諾斯州也曾出土。特拉斯提阿爾科則無。高十二公分。

古代墨西哥陶器的出現，約在西元前二千三百年——一千五百年之間。不過，真正出現藝術性陶器的年代，是在西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奧爾美加的宗教文化興起以後。在墨西哥市內的特拉斯提阿爾科(Tlatilco)發現的大量陶器，其卓越的造形能力與獨創的裝飾技術，充分顯示利用陶土為素材的造形藝術在這個時代已發展到一高峯。而在特拉斯提阿爾科以外的地方，也出現了各具地方特色的陶器。



18

20 鐘形壺 鐘形壺是特拉斯提爾科陶器中，特別值得重視的一種器形。在墨西哥，除特拉斯提爾科外，耶比奇洛(Chapicucaro)與塔拉斯坎(Tarascan)也出現過這種鐘形壺，但數量不多。可是這種器形，自古即盛行於秘魯的海岸地帶，似乎暗示著特拉斯提爾科與該地之間的密切關係。高十四公分。

21 火神像 發源於墨西哥中央高原盆地的庫伊庫伊爾可(Cuicuilco，原意為歡樂之地 Place of song and dance)文化，比特拉斯提爾科文化稍遲一些。這裏的文化，出現一種結合圓形祭壇而成的祭祀中心。此後，這種祭祀中心即在農民的生活中心，具有重要意義。祭司階層可能曾在這個時代出現。

據說，這座像所表示的就是火神

維威德奧特爾(Huehuetotl)，與庫伊庫伊爾可附近的希多列火山有關，實際上是一座香爐。高十四公分。

22 虎爪黑壺 黑色單頸壺，是典型的特拉斯提爾科陶器。器身則利用線刻或切割法雕出圖案。

陶器上美洲虎的爪痕，均以抽象圖案表示，顯出受到墨西哥洲沿岸的奧爾美加文化的影響。高十一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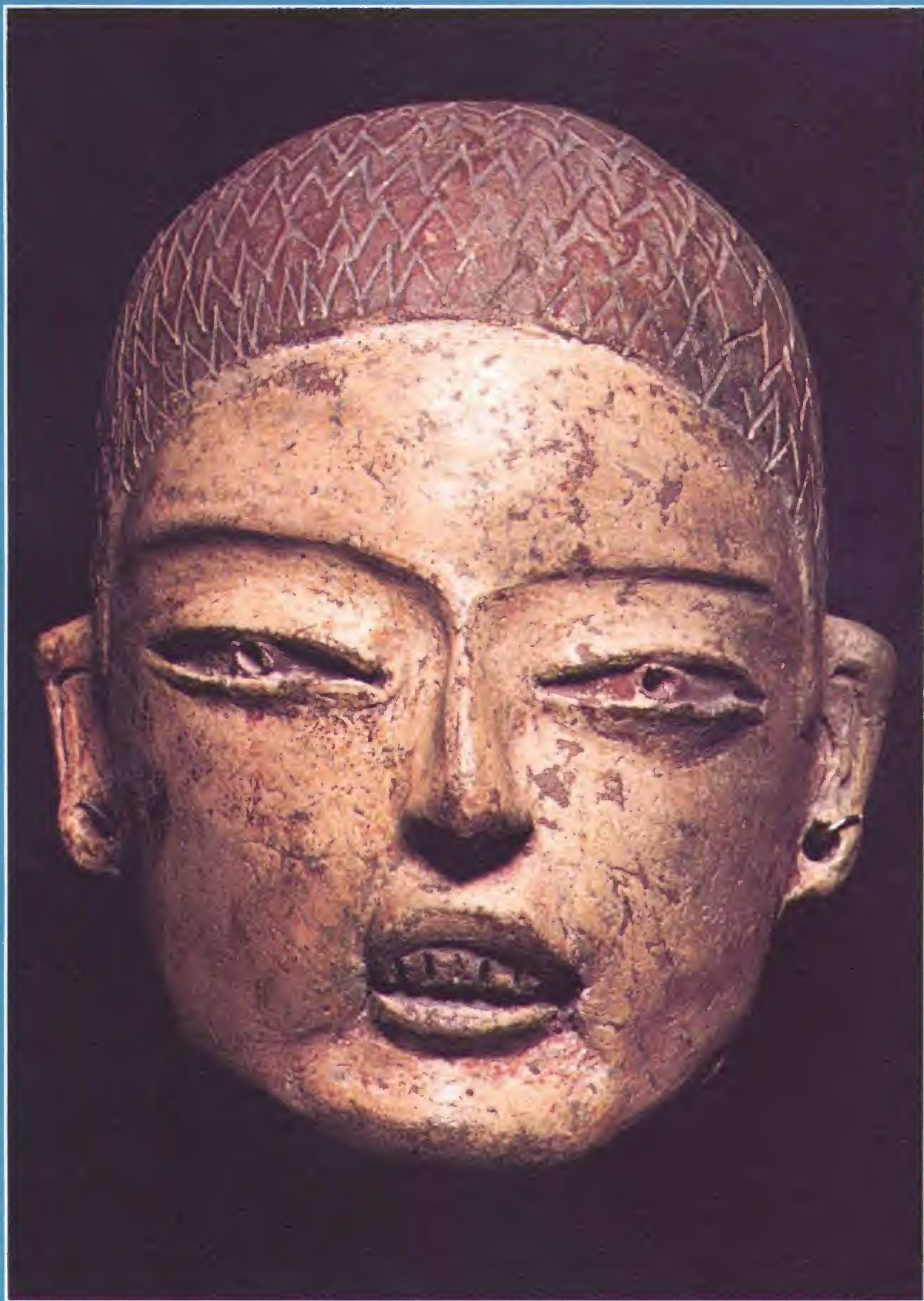
與陶器同時蓬勃發展的是陶偶藝術。特拉提爾科、特拉巴科雅、拉斯·普卡斯以及其他地方，都有許多陶偶出土，而且式樣與表現手法繁複。巨大的金字塔式神殿出現以前，此類陶偶在農民的宗教生活中，似乎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其種類繁多，從俗稱的地母神，以至聖醫用、巫術用的陶偶等，應有盡有。

輝煌的 陶偶藝術

23 怪物面具 精於提爾科的藝術家們，不僅製作真實的作品，同時對幻想的怪物，似乎也很感興趣。陶器上製成的面具，尤其怪異的表現，由此可以看出古代人心目中的神祕靈敏的形象。本件作品是露牙的怪人面具，可能表示有虎神的靈性。高十五公分。

24 陶偶頭部 特提提爾科出土的陶偶頭部，有強健的幼兒，反映了發展中的風格。半面被陶偶細細的，可能是當時的一種習俗。這新·安士頓也曾用現通相同時期的陶偶，可能是從中隱含某種特殊角度的女人也。高十二公分。







25

25 男人坐像 特拉提爾科所出土的中空陶偶，是表情嚴肅的男人坐像。特徵是兩腳比兩手短小。特拉提爾科的陶偶，很多都是雙腳較短，這種特徵從左頁的四個陶偶中也可看出。

臉部造型雖傾向自然主義，但也可看出受到「童臉」的影響。高四一·五公分。

26 人物坐像 在特拉提爾科與特拉巴科雅西北方的瓜那華托州(Guanajuato)南部，邱比奇洛的農民文化相當發達，不僅製作許多彩紋的陶器與陶偶，同時還流行一種圖中所示眼睛斜貼的怪異陶偶。

此類陶偶最大的特色：裸體、髮型特殊。高十二公分。



27

27 初期陶偶形態的演變 墨西哥中央高原的初期農村文化，曾製作許多陶偶，本圖是將其分類並作有系統的排列，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受奧爾美加文化的影響。

26



28、31 特拉斯提阿爾科的陶偶（1）
特拉斯提阿爾科的藝術家，比同時代其他地方的工匠更具有敏銳的藝術感。他們在藝術的表現上極為自由奔

放，有許多出乎現代人意料之外的造形能力。本頁與次頁所介紹的都是特拉斯提阿爾科陶偶中的傑作，也是博物館引以為榮的收藏。



28、31 特拉斯提阿爾科的陶偶（2）
圖28及圖31之類的婦女立像已經發現了很多。從手脚的模樣或臉形，可以看出共同的特徵。但是，頭飾或髮型，均有不同的變化，可以推測當時的藝術家在細節方面下過不少工夫。
圖31的陶偶，可能表示在光頭上刺青的人物。
圖29的婦女陶偶，頭髮梳理得

很整齊，戴帽子、耳環，短小的雙腳，穿著有褶的寬褲子，褲褶的地方就是裝石子或陶土球的袋子，跳舞時會發出聲音來。這些女人，或許就是一位舞者，與圖30的表演特技的男人一樣，大概都是在宗教儀式中扮演某種角色的人物。
高度：圖28五十三公分，圖29十五公分，圖30三五、五公分，圖31三十一公分。



32 特技表演者 與前頁圖30同為特技表演者的像。不過，圖30犧牲了寫實性，將一隻腳作成壺口。這一個特技者像則是在彎曲的左膝上，開一個不很醒目的注口，因此乍見之下很像陶偶，其實是一個陶器。除本件之外，在特拉提爾科還出土了好幾個類似表演特技的人物像，高二十五公分。



33 老人像 這一件陶偶也充分顯出特拉提爾科藝術的表現力，刻在嘴邊的皺紋，表示此人物的年齡，往內捲的舌頭、輕舉至額上的右手等，可能是表示老人病後的癡呆與老醜的模樣。高約二十五公分。

34 代表生與死的面具 特拉提爾科人似乎特別偏愛面具，對超自然事物的恐懼與好奇心，使他們作出許多藝術品。本件作品是將一個面具分為兩半，象徵性地代表生與死，企圖由此表現出宇宙是由生死二元所構成的。面具似乎也曾用於儀式中；在陶偶之中，也有戴面具的賽球者或舞者的人像。高八、五公分。





奧爾美加文明的發現

馬雅文明之前的墨西哥古代文明

複合社會的出現

何謂「美國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斯對文明的定義是：文明——技術相當發達的複合社會」。又說：「那種質量非凡的大社會」，因具有無比的強大力量，由其中心所發散的力量，便擾亂了周圍的傳統社會，終於將幾十萬、幾百萬人的生活，納入一個溫和但具有一貫性的生活形態中。」

那麼，古代美洲究竟在什麼時候產生這種文明的？提到這個問題，今天，一般人很自然地都會說出奧爾美加文明的名字來。

奧爾美加文明又是什麼？出現在何時何地？在回答這問題之前，讓我們簡單敘述文明發生的必要條件。

文明，即「質量非凡的大社會」，在原始的狩獵社會裏，是不可能存在的。人類的祖先有幾百萬年不懂農耕，也不知冶金，僅憑嵌上石器的工具，去獵取動物或捕魚維生。社會規模也僅止於數人或十數人的小集團，也就是所謂的群集而已。

經過漫長的舊石器時代後，終於出現農耕時代。人們開始栽培植物，生活於固定的地方，因而產生了農村社區——村落。社會的單位較過去稍為擴大，數十人乃至數百人，開始居住於同一地方，過著互助合作的生活。但是，此時仍未產生大規模的社會。

從單純的農業村落 最早的農耕社會，據說始於距今約

邁進文明的時期 一萬年以前，在墨西哥和中美洲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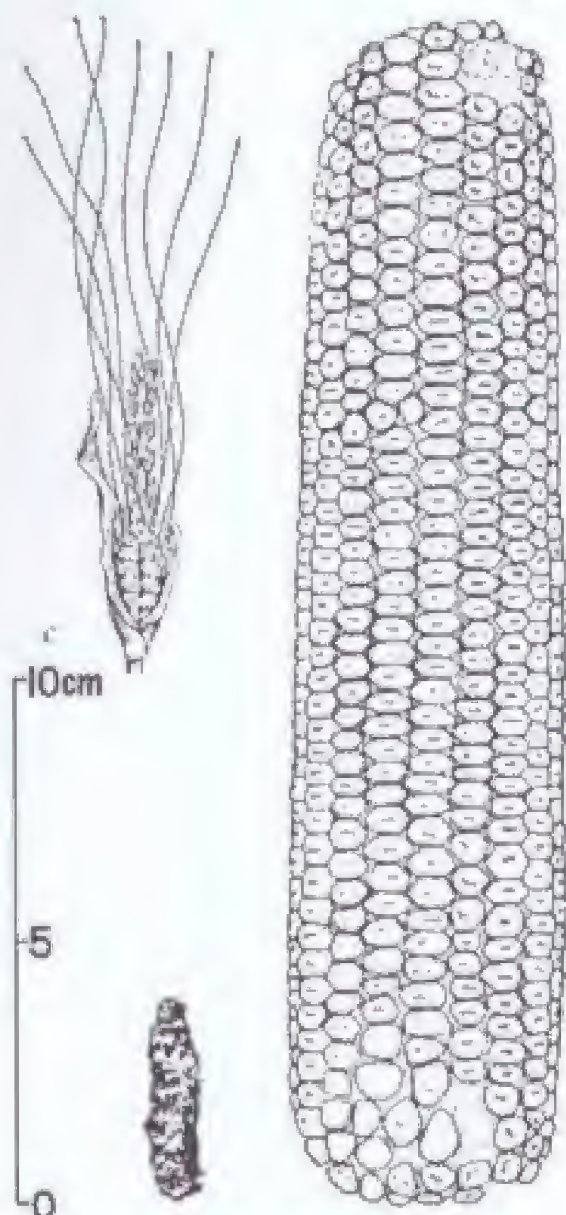
帶，現在已知道是在西元前六千年左右開始試作植物栽培。但是，最重要的是西元前四千年前後開始栽培的玉米（圖36）。玉米栽培成功後，各地才能夠建立真正的定居村落。

在西元前二千年至西元前一千五百年之間，墨西哥各地已進入真正的農耕時期，以後又經數百年，突然出現文明的曙光，再度引發一次大轉變。可是，為什麼會發生這種大變化呢？

這種變動有人解釋為由於農耕自給有餘，使人們有了閒暇可以從事製作陶器及紡織布匹的活動，文化漸進的結果，終於突破現狀而邁進文明。然而，只有農耕而無文明的社會，仍然不勝枚舉。

還有一種學說認為進步的農耕需要灌溉，於是能動員許多人力，的社會與政治體制應運而生，文明的複合社會或國家因而建立。不過，墨西哥與中美洲似乎並不像美索不達米亞或秘魯，是因治水及灌溉的發達才產生文明，究竟墨西哥是如何自農耕邁入文明時期，至今仍有許多不明瞭的地方。

不過，有一個決定性的事實不容置疑。那就是西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墨西哥東部海岸，也就是墨西哥灣沿岸地帶，出現了強有力的宗教，吸引許多人的關注與活動，開闢了邁向「質量非凡的大社會」的途徑；而那個宗教文明，就是奧爾美加文明。



36 玉米的演進 a 現代的玉米。b 在普布拉州(Puebla)提瓦庫(Tehuacan)發現的初期玉米穗子。其復原的形態就是c。玉米的栽培，約始於西元前四千八百年以後。



37 農村時代初期的陶偶
西元前二千年的初期農村時代，墨西哥的中央高原即已出現許多這類陶偶。上圖的容貌，顯然受到奧爾美加文化的影響。

領受神靈 就古代人來說，宗教是生活的中心，具有非教祖出現 常的意義。在缺乏科學知識的時代裏，所有的天象、天災、疫癘，都被視為來自超自然的力量，人類想要日子過得平安無事，只有虔誠地祈禱。

定居的農耕社會形成之後，墨西哥中央高原各地，即開始製作為數可觀的陶偶與裝飾用陶器，這些東西可能是用於祈禱豐收的祭典用物。不過仔細觀察那些陶偶(圖23、33、37)可看出，各地陶偶形狀不一，因此，當時的信仰或宗教儀式，可能局限於一個或是幾個村落的範圍裏舉行。換言之，距離太遠的村莊，彼此間可能沒有什麼聯絡，所以製造的陶偶才會產生明顯的差異。

但是，假使此時出現了一種人物，他獲得了神的啓示，能以雷電般的靈感知超自然界的秘密，能體驗支配宇宙神祕存在的本質，甚至能將諸神的形象重現於地上。饑渴不安的農民，可由他指示的祈禱而獲得豐富的雨水，並期待豐收；受疫癘與死亡威脅的人，也可由他的手中獲得支配疫癘與死亡的神像，而向之祈求解災。

即使在今日的社會中，也常出現這一類的「教祖」；但是，在科學尚未發達的古代社會裏，出現了這種擁有神靈的萬能教祖，必定曾為許多地方帶來非我們所能想像的衝擊。以往各自孤立、自給自足度日的農村社區的人們，必然相繼湧到這個教祖跟前聽命行事，因此，大量的人力得以聚集，巨大的神殿或祭壇得以興建；於是非凡的複合社會便因而誕生了。

探究巨石人頭的來源

怪異石像 墨西哥和中美洲最早的宗教文明——奧爾美的發現 加文明的發現，是無數專家們探索、調查與努力的結果。直至一九五〇年代，奧爾美加文明的存在才獲得世人的承認。

早在十九世紀初，已有一些人，注意到一些與墨西哥任何古代美術均無任何共通性的怪異石像。

最早的發現者是墨西哥人荷西·美爾噶爾。他於一八六二年，在委拉克魯斯州的特雷斯扎波提(Tres Zapotitas)發現了巨大的石雕人頭，對那怪異的容貌留下深刻的印象。面在一八六九年，刊登於墨西哥地理學會期刊的論文中，將此事報告出來。根據美爾噶爾在當地所蒐集的資料顯示，一八五三年，有一位農夫在泥土中發現一塊類似茶壺底的石塊，經過挖掘，發現那是一個巨大的人頭石像。此石像至今仍留在當地的廣場上。

美爾噶爾因石像扁平的鼻子與厚厚的嘴唇，直覺地判斷那是非洲人的臉孔，遂推測古代即已有人從衣索匹亞移居到墨西哥灣。同樣地，墨西哥人查貝洛(Alfredo

Chavero)也在一八八七年出版的書中提到相同事情。查貝洛是律師，曾任墨西哥聯邦區的州長；同時也是詩人，著有十八篇戲曲；此外，他也是當時墨西哥考古學的權威。

查貝洛在書中介紹形態怪異的花崗石石偶時，曾提及其頭飾與特雷斯扎波提的巨型石頭像的頭飾相似，強調兩者屬於同一文化類型。此類石像名為「獻神石斧」(圖38)，後來在墨西哥各地發現很多，是奧爾美加特有的石製品。

謎樣的拉 到了二十世紀，仍很少人關心那些形態特殊、塔塔遺蹟 的石製品。德國民族學家愛德華·塞拉夫婦，曾於一九〇五年訪問特雷斯扎波提，將那些巨石人頭拍下照片，並將現稱紀念碑C(圖39)的複雜雕刻的石箱記錄下來，但是並未提及與具有關的性質。

一九二五年丹麥的考古學家布隆(Erasmus Blom)與二十四歲的哈佛大學畢業生奧利佛·拉·法義兩人，同往墨西哥湖沿岸一帶，作調查旅行，在聖馬丁·巴哈那火山口發現一個石像，報告中說：「無法判斷它是屬於何種文化。」但是，今日看來，那卻是不折不扣的奧爾美加石像。

他們兩人另外又發現更重要的東西，在塔巴斯哥州(Tehuacan)的拉下塔地方，他們發現了與上述巨石人頭一模一樣的石像(圖41)，並觀察好幾個新的石像作品。他們發現的石人頭，也是埋在泥土中的，只有眼睛以



41 拉卡塔巨石人頭 扁平的鼻子與厚唇，有人說具有黑種人的特徵，但如圖38石斧c所見，也很可能是虎神後裔臉相的變形。



42 拉卡塔的石碑第二號 戴巨型頭飾而手持粉板的人，或許就是大祭司，而周圍的六個人可能是侍從。



42

41



38 獸神石斧 綠玉製的奧爾美加儀式用石斧，高二十五公分左右，式樣大致雷同，但細部頗多變化。a將虎神的特徵表現得很明顯。c的臉相很像巨石人頭（圖6·41）。

38



39 特雷札波提的紀念碑C 是最早發現的奧爾美加石雕作品，由複雜的人像與漩渦狀的花紋組成。

39



40

40 拉卡塔的祭壇第四號 正面中央的人物坐像上方，有定型化的虎神臉形浮雕（b）。人物頭上有頭飾，兩手所握繩子末尾綁著俘虜的手（a）。



上的部分露出地面。

在他們所發現的另外幾個石製品當中，最受人注目的，就是石碑二號（圖42）與祭壇四號（圖40）。前者是在高三・一四公尺的石頭表面，刻著一個頭戴巨型頭飾而手持笏板的人以及周圍六個侍從。後者是在正面寬三・一九公尺，高一・六公尺的方形石塊上，刻一盛裝的人物和手腕被綁著的人，這些都是很寫實的作品。

雖然布隆與法義發現了奧爾美加文明最重要的遺蹟之一——拉卡塔，但也僅止於指出其與馬雅石雕表象的類似而已，所以稱其為「謎樣的遺蹟」。

此時，已經很明顯可以看出在特雷扎波提或拉確認新文化。卡塔發現的石雕，都是屬於某一個重要文化的遺物。當時許多考古學家，還相信馬雅文明就是墨西哥和中美洲所有古代文化的母體。因此，他們做夢也沒想到墨西哥灣沿岸所發現的新文化，竟然比馬雅文明更為古老。可是，有兩位先覺人士已經感覺到這新文化複合體，非再深入研究不可。

其中一人就是紐約市美國印第安博物館的考古學家薩維爾（Marshall H. Saville）。他在一九二九年撰寫論文，比較幾個奧爾美加的石製品後，結論為有虎牙的怪異人臉，或有「童臉」之稱的細長頭顱與腫脹眼睛的人像，都屬同一文化，而此「未知文化」的中心就在聖安德烈斯・土斯特拉（San Andres Tuxtla）的卡特馬科湖（Catemaco）周圍一帶，沿著墨西哥灣沿岸，一直伸展至委拉克路斯州南部。

另一位是紐約自然史博物館的喬治・貝蘭特，他最先在墨西哥中央高原作層位挖掘，也是最先為史前史文化編年的一位考古學家。他與薩維爾同樣堅信，墨西哥灣沿岸一帶產生過巨大人頭及大小怪異石製品所代表的未知文化圈，而強調進行科學調查的必要性。由於他的

提議，美國斯密生研究所（Smithsonian Institution）美洲民族學部門，遂計畫在墨西哥馬雅文化圈周圍各地進行研究。

奧爾美加遺蹟的重視

史特林 美洲民族學部門計畫調查的是馬雅文化的西邊的調查。周圍地區。這個地方，很可能與薩維爾所說的新文化圈的東邊互相重疊，而實際從事此一調查工作的，就是考古學家史特林（M. W. Stirling）。

史特林是上述美洲民族學部門的主任。一九三六年初，他訪問委拉克路斯州南部，將特雷扎波提的巨大人頭拍攝下來，回國後便將這些照片交給華盛頓國家地理學會的負責人研判，要求給予財政支援。

國家地理學會接受史特林的提議，決定提供調查資金，組織「國家地理學會・斯密生研究所委拉克路斯調查團」；當然，團長就是史特林。

第一個目標是特雷扎波提。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史特林在當地展開活動。他上回來時已發覺此地有許多古塚的祭祀中心遺蹟，因此，立刻雇用二十名工人，將巨大人頭全部挖掘出來。

一月十六日，距離開始動工挖掘以來，還不及一個月，就已有了驚人的發現。有一塊刻劃曆法的石碑（圖43），從特雷扎波提的一座最大的古塚基部挖掘出來。

當時的人已經明瞭馬雅曆的原理，知道點表示一，

橫線表示五，假如特雷扎波提的石碑也按照馬雅曆的原理理解讀，那麼該石碑所表示的就是西元前三十一年。當時，根據石碑而得知馬雅文化最古老的年代，是西元三百二十年，果真如此，則特雷扎波提文化比起來，要早了三百五十年以上。

奧爾美加文 由於新發現的鼓舞，一九四〇年，史特林明的年代。又著手調查拉卡塔。這一次除了布隆與法義發現的以外，又發現了三個巨型的石刻人頭，及其他許多石碑與祭壇（圖45）。一九四〇年九月份的「國家地理雜誌」還刊出照片報導史特林的發現，並解釋說「奧爾美加」就是那些石雕的製作者，於是，奧爾美加與拉卡塔轉眼即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詞。

但是，許多考古學家都對史特林的發現抱持懷疑的態度。因為他們認為，不可能有比馬雅更古老的文明。尤其是馬雅學者們，根本就否定奧爾美加文化的古老性，並主張那是發生於西元一千年以後的文化。由於他們批評得十分厲害，因此甚至有一段時期連史特林自己都失去信心，反而宣稱在時代上奧爾美加與馬雅古典文化是平行的。

史特林也有弱點，他是舒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與白特瑞（B. E. Peirce）派的考古學家。對層位挖掘與考古學脈絡的精細分析，一向不關心，只做些大型遺物的挖掘、清掃或記錄的工作而已。一九四〇年調查拉卡塔時，他僅僅花費十天的時間。對自己的弱點，他似乎有所自覺，所以好幾次的調查工作，都邀同陶器專家參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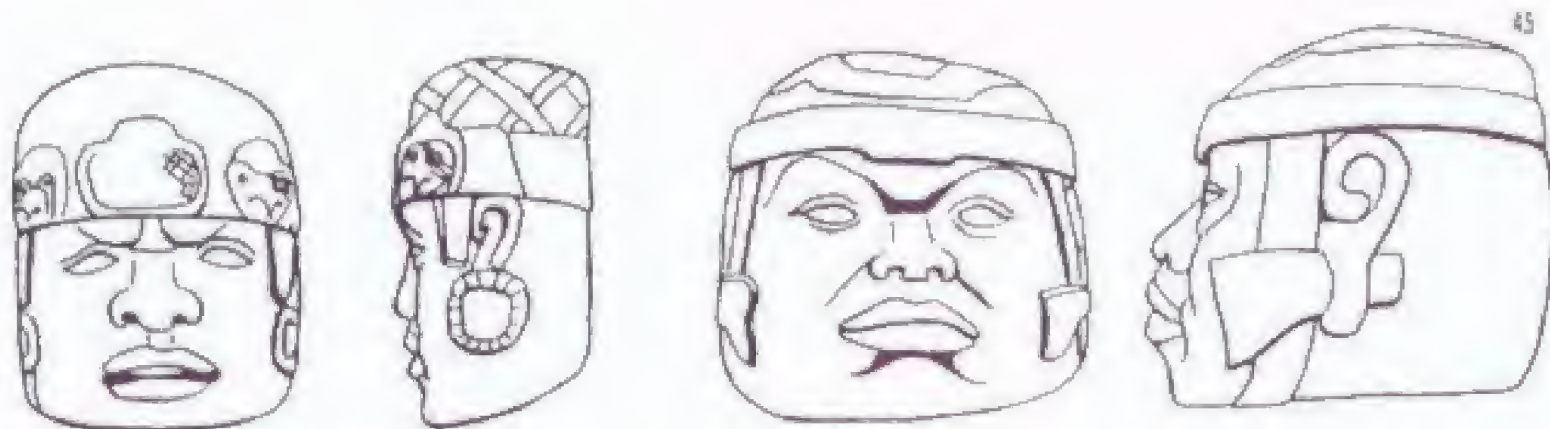
可是那些專家卻因二次大戰應召入伍或其他緣故無法一貫地進行工作，很難獲得完整的研究結果。當時史特林的調查，假使一開始就著重陶器分析與層位挖掘，那麼可能早就證實了奧爾美加文化先於馬雅文化。



43 最古老的曆法石碑 一九三九美國人史特林，在特雷扎波提發現的奧爾美加曆法石碑，若以馬雅曆的原理換算成西曆，那麼所表示年代就是西元前三十一年。



44 伊薩巴石碑第二十一號 伊薩巴（Isapa）文化繼承奧爾美加的傳統，是南墨西哥地區馬雅文化圈南部的文化。圖示可能是活人犧牲供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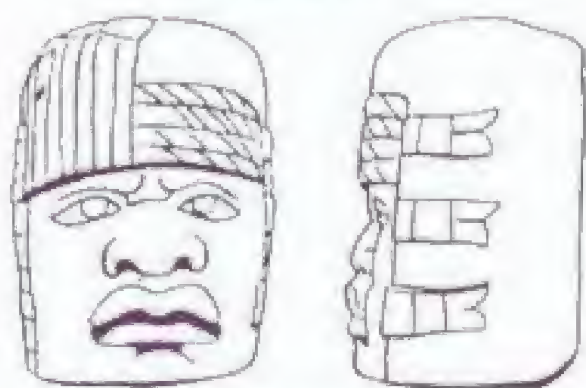
聖羅倫佐2

特雷札波提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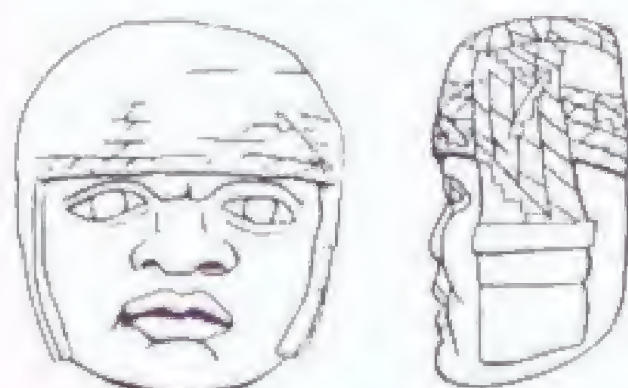
聖羅倫佐5

拉下塔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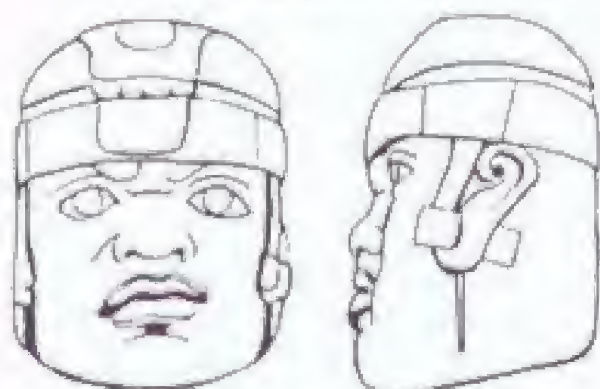
聖羅倫佐4

拉下塔4



聖羅倫佐3

拉下塔2



聖羅倫佐1

拉下塔3



45 奧爾美加巨石人頭的比較 在三處奧爾美加遺蹟出土的十四個巨石人頭，表情與頭飾各有不同。聖羅倫佐的石像最為古老，而特雷札波提的石像最新。但是都無法證實這些石像所代表的人物是否真有其人？



46・47 奧爾美加的巨石人頭 圖46為聖羅倫佐的巨石人頭發現現場，是用玄武岩雕刻的，重達十八噸。圖47是美國考古學家史特林，在一九二九年調查特雷札波提發現的巨石人頭量尺寸。



48 獻神石斧 在圖38所示「獻神石斧」當中，這是最具基本特徵的一件作品。所表示的可能是虎神後裔。紐約自然史博物館藏。

49 拉斯·利瑪斯的石像 懷抱小虎神後裔的人物，是奧爾美加特有的主題。



不久，由於新的年代測定法的出現，證實奧爾美加為更古老文化的日子終於來臨。利用放射性碳14測定有機物以決定其年代的方法，在一九五〇年代初就開始盛行。雖然遭到種種批評，但是，在考古學的年代測定方面，卻帶來了革命性的重大改變。奧爾美加文化就是運用這種新的測定方法來斷定其年代的古老性。據此測定，不僅證實奧爾美加文化先於馬雅文化，而且還是西元前一千二百年以前墨西哥最早的文明。

史特林 史特林的調查方法雖屬十九世紀的老方法，但功績 是，他為揭開奧爾美加文明以及有關的祕密，一直四處奔走，創下了偉大的功績。他在委拉克路斯州東邊的塔巴斯哥州，及南墨西哥伊薩巴、皮托拉、巴拉達 (Piedra Parada) 等地的調查，或在奇基多河 (Rio Chiquito) 流域的搜索等，都有新的發現。尤其是奇基多河的聖羅倫佐，遺蹟規模之大，超過拉下塔的遺蹟，而且也發現了巨大人頭（圖46）。

於一九四五年，訪問聖羅倫佐的史特林，次年再度訪問時，又發現四個巨大人頭。這回是他探求奧爾美加文明的最後一次旅行。

他的調查方法雖然不夠理想，但是，他不拘泥於考

奧爾美加文明的意義

古學細節的研究，為了瞭解奧爾美加文明的範圍，而走遍各處，並將遺蹟、遺物的真相介紹給一般大眾，使人們認識其重要性。從史特林開始的奧爾美加調查，其後為職業考古學家所繼承。他們利用科學方法做更深入的調查；拉下塔於一九五五年由屈拉克 (Philip Drucker) 與海薩 (R. F. Heizer) 二人進行；聖羅倫佐則於一九六六年以後，由柯伊 (M. D. Coe) 進行。

與雨神信仰 經過考古學家長年的研究，終於明白奧爾密切相關 美加文明曾以散布於墨西哥灣沿岸的幾個祭祀中心為主，自西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起，繁榮了將近一千年之久。

但是，奧爾美加的影響範圍，並不只限於墨西哥灣

沿岸地帶，還遠及西邊的墨西哥中央高原一帶，以及現在的格雷羅州與摩列洛斯州等地。瓜地馬拉和薩爾瓦多 (El Salvador) 也曾經發現奧爾美加類型的石雕與石偶。那麼，奧爾美加文化，究竟是什麼？

如前面所述的，奧爾美加是一種宗教文明。此宗教文明曾是當時多數農民的信仰，藉著農民的力量，建造許多巨大的石碑、祭壇或神殿等。但是，該文明藉以吸引人的究竟是什麼呢？

這事情當然只能推測而已。但是探討奧爾美加的許多宗教藝術，由主題推斷，似乎與雨神的信仰有極其密切的關係。

表現得最為明顯的，就是奧爾美加的「獻神石斧」中露著牙齒的「虎神後裔」（圖7、9、11）。就算沒有露出牙齒，從那兩端下彎的嘴角，或兩手與手指的表現，也顯然可以看出貓科動物的特徵（圖48）。

眾所週知，在世界各地的古代宗教中，雨神的地位相當的崇高。尤其是仰賴上蒼的古代農耕，雨水之神被視為左右人類生死的最偉大的神祇。因此，棲息於雨水豐富的熱帶林區的動物，譬如：美洲虎、蛇或鱷魚等，便常被奉為司雨或水的神祇。

奧爾美加文明的中心地



50 奧爾美加文明的中心地，以今日墨西哥洲邊的委拉克路斯州為中心，一直伸展至塔巴斯州。

主要遺址是拉下塔、聖羅倫佐、特雷哈潘等地，均屬高溫多雨的熱帶低地。



51 虎神與人類的結合，出現在奧爾美加文明中具有虎神屬性的人相，很可能就是虎神與人類婦女結合而成的混血兒，而在奇基多河（a、b）與新牧馬場（Potrero Nuevo）（c、d），又發現了似是虎神與人類結合情景的石雕殘片，像是為此想法提供佐證一般。雕刻物似有被刻意破壞的痕跡。

拉下塔有蛇的雕刻。除了奧爾美加各遺蹟以外，在各地出土的遺物中也反復出現的無數「虎神後裔」，很可能就是具有雨和水之神——虎神的神聖性。

虎神與人 史特林在調查奇基多河時的挖掘物中，有一類的結合，一個饒富趣味的石雕像作品。一九四五年時，他發現數個以性行為為主題的石雕（圖51），據說那很可能是表現虎神與人類的交配。接著在次年的調查中，又再度發現這類性行為雕刻的殘片。

中美洲的神殿

墨西哥和中美洲的「神殿」，由基壇和建在基壇上的神廟組成，形狀類似埃及金字塔，以平頂式居多；至於沒有神廟的基壇，則稱為「祭壇」。在墨西哥中央高原和馬雅文化圈一帶，到處可見在舊神殿基壇上加蓋新神殿的例子，這是擴大神殿規模的方法。

馬雅神殿的裝飾多半用石雕或灰泥雕刻，有的神廟屋頂還加上鍍金雕飾。所謂的神殿幾乎都是根據天文學觀念，以及幾何學比例設計建成的雄偉建築；有些基壇內部還埋有土儀貴族的骸骨。神殿的形式一般分為布克(Puc)·傑克斯(chenes)、理奧·貝克(Rio Bec)三種，實際上除此之外，還曾發展出好幾種頗具特色的形式。

各有階梯的 阿斯德加則出現一種在基壇上面雙子式神殿，建造兩座供奉不同神祇的神廟，各神廟並各設一道階梯的新式神殿建築。譬如阿斯德加的首都丁諾提特蘭就有一座大神殿，基壇上面建有兩座神廟，一祀由神特拉克克(Tlaloc)——祀戰神維茲洛波契特利(Huitzilopochtli)。圖52右排最下的雙子式神殿，是墨西哥市第一神殿的復原模型；這種形狀的神殿隨阿斯德加勢力之擴張而傳到其他地區，譬如瓜地馬拉南部高原上烏達特蘭與米休可·比荷的後期神殿，就是非常著名的例子。

因為受到嚴重的破壞，所以難以斷定，不過似乎也是表現交配的情景。而且後者顯然是表現虎神在上面人類在下的情形，因此可推斷是雄虎與人類婦女的交配。

古代奧爾美加人可能很重視虎神與人類所生的「虎神後裔」，因而奉之為神而加以崇拜。溯其根源，可能是出自對偉大雨和水之神——虎神的信仰，這也是虎神與人類的交配受到重視的理由。

假如再運用豐富的想像力，我們還可以想像到，那

時很可能有一種習俗，如一旦生下兔唇的嬰兒，大家就將之尊崇為神人的混血兒；換言之，就像基督是神的兒子一樣，一旦有口像美洲虎的嬰兒出現，當時的農民即認為是他們最重視的雨神已經以人類形相出現於大地，於是將其視為神聖的存在；慶祝其誕生，祈求賜水給人

類。因此，奧爾美加的陶偶或石雕之中經常可看到的幼兒像，實具深遠的意義。此外，對於少數人類懷抱小虎神後裔的像，也給人極為深刻的印象（圖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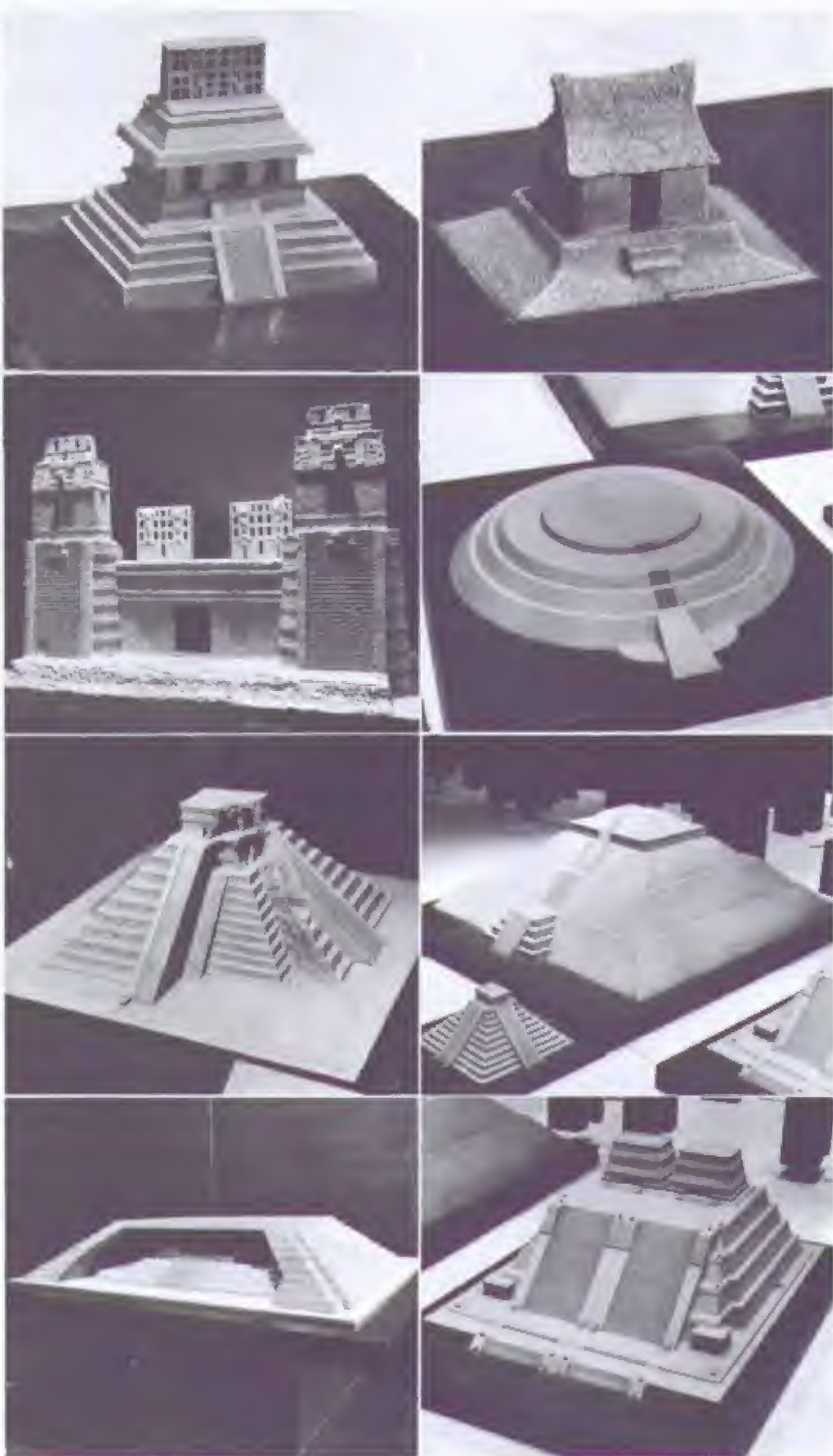
（增田義郎）

早期的神殿 建在上列基壇上的平頂式祭壇

圖形平頂式祭壇 西元前二〇〇年 左右建於庫伊伊爾可。

狄奧提瓦康的「太陽神殿」 高六十五公尺。

阿斯德加期的神殿 特色在於基壇上有兩座神廟。



帕連克(Palenque)的太陽神殿 神廟屋頂有馬雅神像常見的鍍金雕刻裝飾。

理奧·貝克型馬雅神殿 兩側的階梯已演變成裝飾的一部分。

奇蘭·伊查(chichán Itzá)地方庫庫蘭庫(Kukulcan)的神殿 內部還有較小的基壇。

重疊的神殿基壇 在墨西哥中央高原地帶的神廟中也可看到類似的建築。

第二室 神殿與 都市的繁榮

神殿完成後，冀求神明護佑的人們，從遠近各地聚集過來，於是神殿的廣場就成為人們交際的場所，不久這裏便出現市集。商人、工人、祭司等集團開始在這裏定居、生活，於是就形成了城市。墨西哥在奧爾美加文化浪潮過後，在西曆紀元前後開始進入以神殿都市為中心的時代。

53 火神像 這個背對臥姿的瓦像偉大的太陽神像的石像，是前一時代的人們即已信奉的火神維威德馬特爾。這種神，時常以老人為造型，而當作香爐使用，高三十六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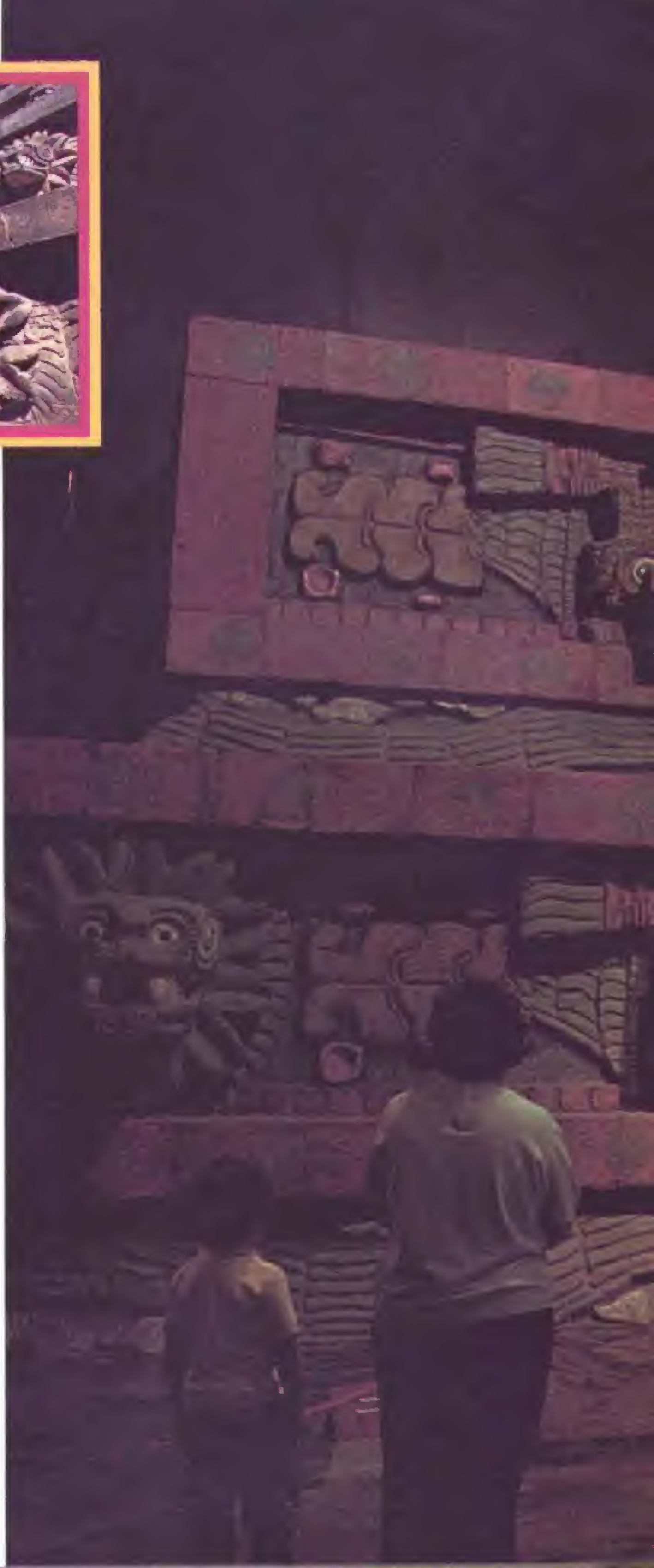
55

54 復原的羽蛇神殿 展示在狄奧提瓦康文物的
的大廳內，有奉祀羽蛇神的神殿，這是按照實
物大小製作。基壇原有六層，這裏只作其中三
層的中邊，並重新塗上和原來相同的紅色與藍
色。牆在基壇壁上有「睜眼露牙的怪物像，與
蛇神頭像交互排列，據說那怪物就是由神特拉
洛克。」

55 狄奧提瓦康的羽蛇神殿 一九二一年發現
，被毀增闢的中庭內一座叫做「Ciudadela」
（城堡）的神殿所遮蓋。在整個狄奧提瓦康區
內，這是裝飾最豐富的一座神殿，完成於西元
一〇〇〇年方右。

羽蛇神殿

在墨西哥市北方約五十公里處，
有大神殿城市狄奧提瓦康的遺址。在
許多大小金字塔式的神殿之中，最特
別的就是蛇神奎茲爾科亞特爾神殿（
Temple of Quetzalcoatl）。蛇神的
信仰始於奧爾美加時代；但是到了狄
奧提瓦康時代，蛇神不但全身長滿羽
毛，同時，除控制雨水之外，也成為
教導人們農耕與文化的文化神。對蛇
神的信仰，在狄奧提瓦康以後的各文
化中，也一直承續不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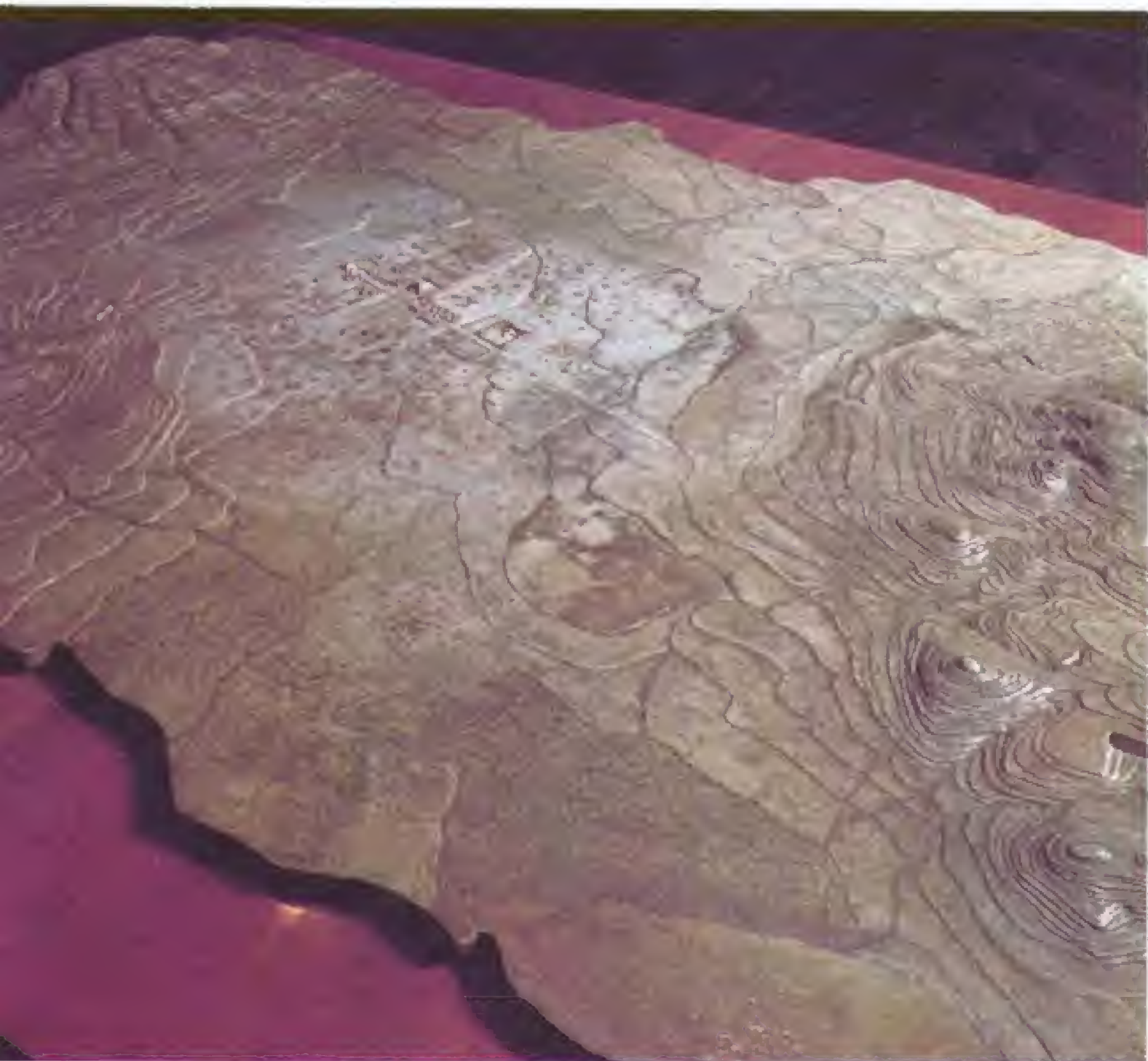
56

56 狄奧提瓦康模型 在面對狄奧提瓦康展示室的院子中，製作了以太陽神殿和月神殿為中心的大神殿都市復原模型。都市的主要交通要道是「死者大道」，從月神殿殿一直往南延伸，寬約四十公尺，在最繁盛時期此路長達五公里。

太陽神殿暨立在大道東邊，在南邊有城隍神殿和羽蛇神殿；此外，四周遍佈住宅群。

57 狄奧提瓦康盆地的模型 在狄奧提瓦康展示室中，擺放著依據地形及位置而作的模型。神殿都市位於丘陵環繞的狄奧提瓦康盆地中央，居民引河水或由麓地區的泉水飲用；這裏恰好位於墨西哥盆地前往柏南拉的要衝。

狄奧提瓦康是因神殿而形成都市，同時也是商業交易中心，相當繁榮。自西曆紀元前後數百年間，其所以能成為墨西哥最重要的都市，主要的因素就在於重要的戰略位置。



57

58 太陽神殿 在狄奧提其庫最大的建築物是太陽神殿，西曆紀元前後開始動工興建，於西元二〇〇年左右完成。底部各邊長二百二十五公尺，高六十五公尺。當時要完成一座這麼龐大的建築物，必然動用了相當多的人力。圖中前方所見的是月神神殿廣場前的祭壇群。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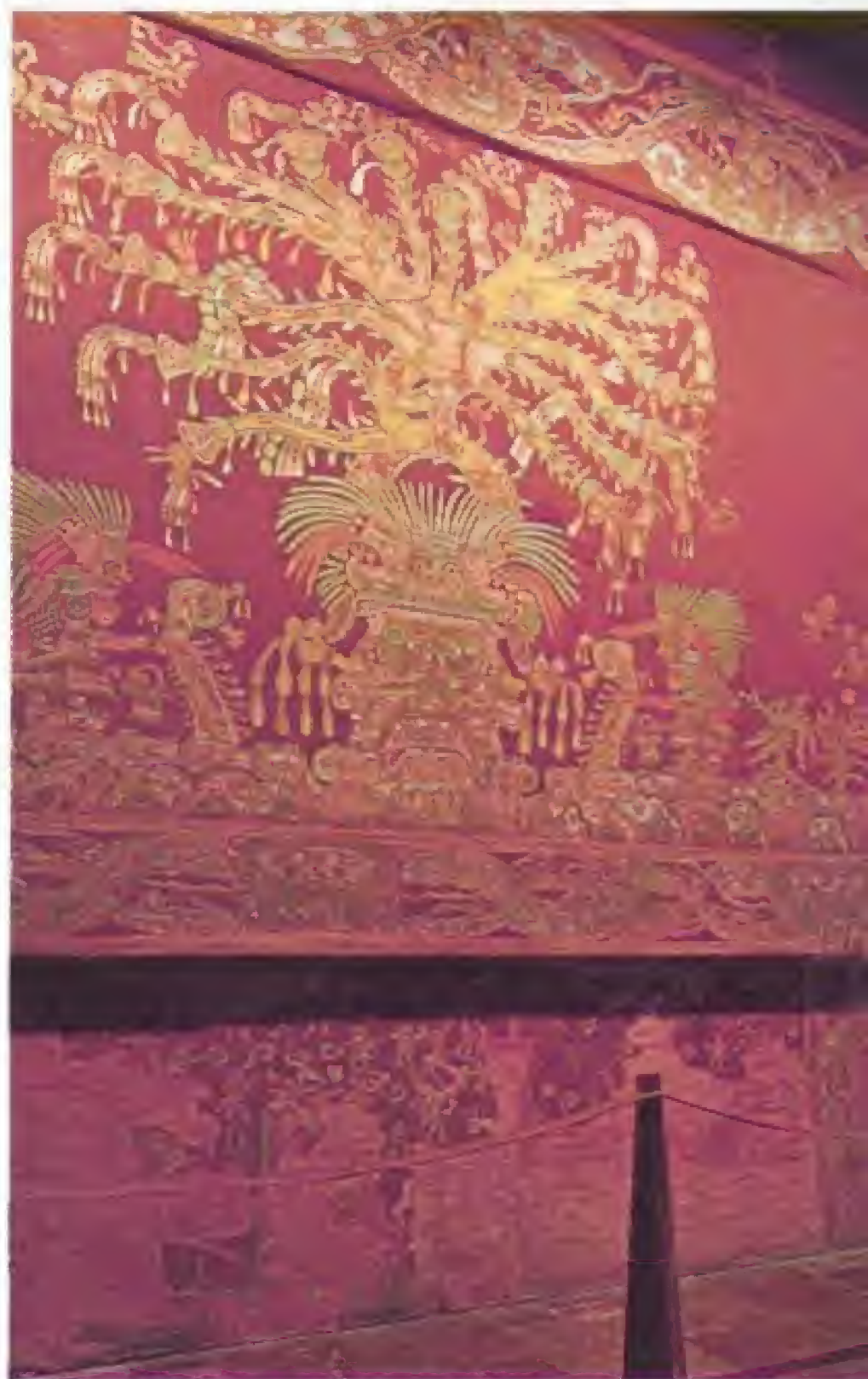
59 太陽圓板 狄奧提瓦康文化的特徵之一，就是石雕較少。這塊「太陽圓板」是在太陽神殿前面廣場所發現的石雕，中央的骷髏據說就是代表太陽神——托納提烏（Tonatiuh）。

阿斯特德加時代，常有這種中央刻著太陽神的圓板石雕，太陽神吐出的舌頭，據說表示陽光。狄奧提瓦康時代的太陽神舌頭，或許也具有同樣的意義吧。圓板直徑為一・二五公尺。

60 雨神的樂園 在狄奧提瓦康幾個居住地區中，德那提特拉(Tenancingti)地區更因美麗的壁畫而聞名。其中一幅完整的地畫原在狄奧提瓦康展示室的大廳入口；主題是雨神的樂園，上繪水從雨神手中滴下的情景，以及隨侍的兩位祭司；下繪人們在花間蝶舞的路上，載歌載舞的歡樂場面，給人印象極為深刻。

61 拉邊提亞的石靶 由四個形狀奇異的部分所構成的石靶，據說用於球賽。這種球賽就好像現在的是球比賽一般，由兩組人各以腰或手肘擊球。在古代墨西哥，這是為祈禱植物豐收而舉行的儀式。石靶上以淺浮雕描繪的唐草花紋，與這類儀式有很密切的關係。從式樣來看，這類圖案顯然受到墨西哥洲沿岸塔斯文化(Ta-jin culture)的影響。高1.17公尺。

60



在狄奧提瓦康，不論是陶工或石工，都集中在一個特定地區生活。他們以狄奧提瓦康的宗教思想為主題，大量製作陶器、面具或陶偶等祭祀器具。隨狄奧提瓦康聲威的高漲，這一類祭祀器具自然成為各地人們索求的對象，為了供應這種需要，狄奧提瓦康建立了廣大的通商網。在距離一千公里之遙的馬雅地帶也曾發現狄奧提瓦康的製品。

工匠雲集的 神殿都市



62-64 各式各種的面具 狄奧提瓦康人用石頭或陶土製作了許多面具，可能還有木頭做的面具，主要用於葬禮上。人死後，人們把死人用簾子或衣物裹起來，塗上紅漆，然後在死人的臉上戴上這種面具，與陶器、陶偶等陪葬品一起埋葬。

圖63利用綠松石、貝殼或黑曜石等裝飾而成的面具，可能是為社會地位較高的人製作的。此作品在墨西哥塔拉華州發現。

圖62的面具是用陶土做的，寬額、細長的眼和大耳環等，是典型的狄奧提瓦康式的特徵。用一塊板蓋住嘴巴，是為了防止死者的靈魂從口中逃出。利用金屬或其他板子，將鼻孔以下的部位蓋住的風俗，不僅在墨西哥，就是在南美的秘魯也一樣可以見到。

高度：圖62十八公分，圖63二十四公分，圖64二十一公分。



63



65 有蓋香爐 這是狄奧提瓦康特有的陶器型式，香爐的特色不在爐身，而在裝飾極其複雜的蓋子。這一類作品的蓋子裝飾，都是表示神祇以及所奉祀的神像。位居中央的是奎茲爾帕洛特爾（Quetzalpapalotl），亦即奎茲爾（Quetzal）鳥的神祇，周圍以海螺、羽毛與圓環等鑲嵌。奎茲爾鳥是農耕與雨水之神，圓環象徵雨水。高五十七公分。



67 陶偶中之陶偶 這個陶偶出土於墨西哥的聖地牙哥·阿威蘇特列，有十足的狄奧提瓦庫式的容貌。陶偶胸前挖空一部分，放置一個小陶偶，不知有何用意，是表示人心中的靈魂？還是內在的自我？其中或有狄奧提瓦庫深奧的宗教思想與人生觀。高十四公分。

68 祭司像 頭戴巨型頭飾，身穿斗篷，大概是狄奧提瓦庫的祭司。這類高六、十分的小陶偶為數甚多，而頭飾或衣服的模式則各異其趣。斗篷的長度有長及腳踝，也有只到上半身的；有些甚至繫一條髮帶當作頭飾。所有這些陶偶的共同點是大的耳飾與頭飾。高八公分。



68



66

66 西培·托德克神像 像高一、二公尺，陶土製，狄奧提瓦庫的聖方濟各·瑪薩耶(San Francisco Mazapan)發現。所謂「西培·托德克」(Xipe Totec)是換穿食物、青春、豐收的重要神祇，迫要用人皮供奉。

圖中西培·托德克神的像，是上半身穿人皮，繫「馬士特拉斯」腰帶，右手握杯，左手持小盾牌。奉獻人皮的儀式，一直持續至阿斯特德加時代，是象徵春天植物再生的儀式。



70 三脚陶器 三脚深底陶器是狄奧提瓦庫陶器中最常見的一種形狀。其器面有三種裝飾方法，即素陶圖案、壁畫以及繪畫等。狄奧提瓦庫人房屋的牆上，常飾以壁畫，並且將之應用於陶器的裝飾。

69 雨神石瓶 據說雨神特拉洛克是由奧爾美的虎神演變而成，在狄奧提瓦庫時確立為神。當時的農民完全仰賴雨水耕作，所以對雨神的依賴很大。雨神的特徵是大圓眼，由張大的口中吐出的是舌頭及鬚鬚。

石瓶是狄奧提瓦庫極盛時的作品。高二十五公分。



71



71 雞形陶壺 狄奧提瓦庫後期的陶器，器面先使用竹片磨粗，然後，再黏上貝殼、蠟牛殼或雲母片等裝飾。

與特拉提圖利文化相比，狄奧提瓦庫動物形的容器比較少。高二十五公分。



72 阿爾邦山全景 這是將阿爾邦山的山頂剝成的平地，在冠南北三百公尺、東西二百公尺的平地上建神殿、祭壇、球場，而成為大祭祀中心。這和狄奧提瓦康等人口密集的城市不同，是僅供祭司或貴族居住的地方。

瓦哈卡盆地位於墨西哥市東南方約五百三十公里處，是海拔一千五百五十公尺、氣候宜人的高原。盆地北邊有一座高四百餘公尺的山丘，名為阿爾邦山(Monte Alban 註)，這裡自古即是沙玻德加族(Zapoteca)的聖地，後來約莫與狄奧提瓦康同時，也出現了包含許多神殿與祭壇的大祭祀中心。沙玻德加的統治者，在這裡建造皇陵，繼之而來的密克斯德加(Mixteca)的諸王，也將許多財寶埋於此地。

(註：Monte Alban，意即白山。本書除譯為阿爾邦山外，亦譯為蒙特·阿爾邦，以配合在阿爾邦山發展的文化期，如：蒙特·阿爾邦第一期。)

阿爾邦山的皇陵

73 皇陵一〇四號 是復原在瓦哈卡展示室的阿爾邦山皇陵一〇四號內部。在阿爾邦山調查所得的皇陵，在一百五十座以上，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內壁全是壁畫。正面人物左邊，有意為「五個綠松石」的圖畫文字，有人說是表示小神的名字，但也可能表示埋在那裏的國王名字。此外還可辨認出由神科西瑪(Co-cio)或蛇神的形相。

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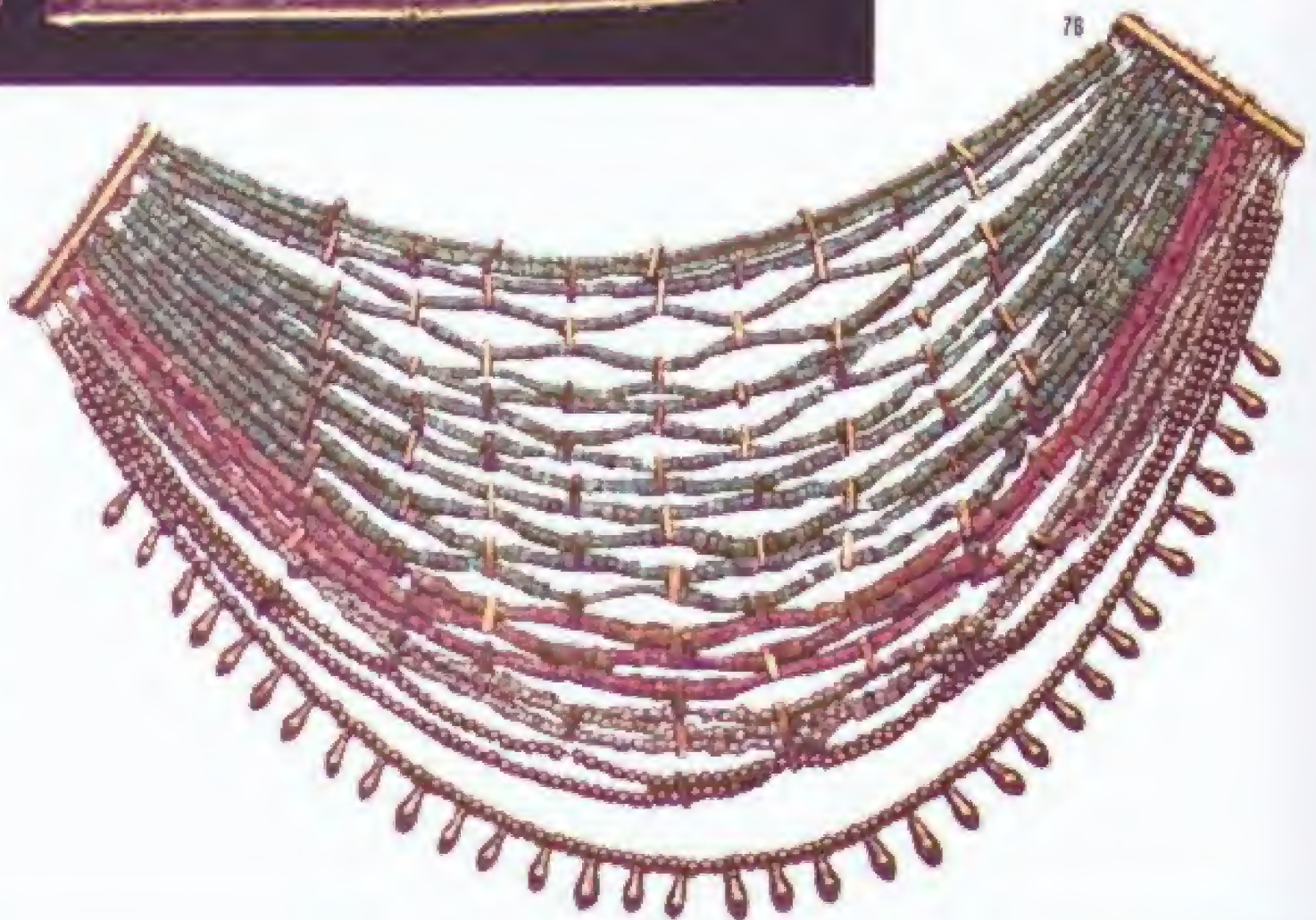




74・75 密古斯德加的黃金工藝 西元九〇〇年前後，沙威德加族棄阿爾邦山而去，神殿隨之成為廢墟。其後密古斯德加族自西方的瓦哈卡逐漸進入瓦哈卡盆地，密古斯德加族是一個藝術感極佳的民族，他們利用阿爾邦山上面古老的沙威德加皇陵埋葬自己的王族。阿爾邦

山的皇陵七號，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座。墓中發現的，除國王及殉葬者的遺骨外，還有極為卓越的金銀工藝品，以及綠松石、琥珀及水晶等許多首飾。圖74是黃金製的喉子，自上而下分別為象徵球、太陽、蝴蝶、大地之神等的金板。圖75的胸甲，據說是死神索

克得蘭庫特里(Mictlantecutli)，也有人認為可能是密古斯德加族某酋長的像。以上均收藏於瓦哈卡博物館中。長度：圖74一、九公分，圖75十公分。



76 頸飾 這也是從阿爾邦山的皇陵七號發現的豪華飾物。綠松石、魁蛤殼、金子等串成珠鍊，再用鍍銀鍍住，可能是國王生前愛用的裝飾物。密古斯德加人擅於製作這種纖細精巧的工藝品，對附近民族的文化影響至大。瓦哈卡博物館藏。寬約四十公分。



78



79

77 79 沙羅禮部的陶器藝術。沙羅禮部的陶器藝術，在西藏南部一帶，如在那曲、山南、日喀則等地區，已有許多發現。這些陶器，多為泥質，造型簡單，但裝飾精美。如圖77所示，是一個陶器上的裝飾，其造型為一個戴著高帽、手持權杖的人物，這可能是沙羅禮部的神像。圖79則是一個陶器上的裝飾，其造型為一個戴著高帽、手持權杖的人物，這可能是沙羅禮部的神像。

沙羅禮部的陶器藝術，在西藏南部一帶，如在那曲、山南、日喀則等地區，已有許多發現。這些陶器，多為泥質，造型簡單，但裝飾精美。如圖77所示，是一個陶器上的裝飾，其造型為一個戴著高帽、手持權杖的人物，這可能是沙羅禮部的神像。圖79則是一個陶器上的裝飾，其造型為一個戴著高帽、手持權杖的人物，這可能是沙羅禮部的神像。

圖79的人物，在西藏南部一帶，如在那曲、山南、日喀則等地區，已有許多發現。這些陶器，多為泥質，造型簡單，但裝飾精美。如圖77所示，是一個陶器上的裝飾，其造型為一個戴著高帽、手持權杖的人物，這可能是沙羅禮部的神像。圖79則是一個陶器上的裝飾，其造型為一個戴著高帽、手持權杖的人物，這可能是沙羅禮部的神像。





84 舞者之石 在托哈卡展示室的人口處，放置著一塊舞者之石，此石板是裝飾在蒙特·阿爾邦第二期（西元前八〇〇年至西元前三〇〇年）的古神殿牆上。上面刻著神祇安眠的舞者，以及被砍去腦袋或部分肢體的人，可能是當時奉獻活人犧牲的情形。

85 阿爾邦山的石碑 在十九世紀以後的蒙特·阿爾邦第四期裏，製作了許多如圖所示的平面狀石板雕刻。在這些雕刻中，多少可看出一些密古斯德加的影響，但是整個的表現風格依舊屬於沙波德加式。

圖中男女對坐的圖案，據說是表示結婚的場面。我們從密古斯德加的圖畫文字資料可知，當時他們已有貴族與酋長間的政治婚姻。高四十五公分。



85



83

83 蝙蝠神面具 約自西元前三〇〇年以後的四〇〇年期間，史稱蒙特·阿爾邦第二期，從這個時期的皇陵14、10號中，發現此蝙蝠神面具。

由二十五塊綠玉石板組成，眼睛與牙齒用六片圓珠貝，鬚子則使用三塊石板組成。

蝙蝠神與死亡或黑暗有很密切的關係，是沙波德加特有的神。據墨西哥考古學家卡索(Alfonso Caso)的研究，蝙蝠神是從墨西哥南部傳過來的。高二十六公分。



DINTEL DE MONTE ALBAN

86 阿爾邦山的門楣石 這塊門楣石發現於蒙特·阿爾邦第三期的神殿群南邊祭壇，雕刻著一排人面對著一個坐著的人的情景，可能是表示侍候國王或酋長的祭司，每個人的頭飾、衣物與身上的裝飾品均不相同，而且還刻有圖畫文字，所以這些人或許是歷史上實際存在的祭司或酋長。長一·九六公尺。

88 戴動物面具的人物 沙威德加人視動物為神，製作許多美洲虎、蛇、貓頭鷹、蝙蝠、負鼠 (wingsman opossum) 等像，圖中是戴動物面具的人，面具可能是中南美洲的特



88

產長鼻浣熊 (coati)。從動物口中，隱約可以看見裏面人物的臉，可能是頭戴神聖動物面具、盛裝參加儀式的祭司。高六十四公分。



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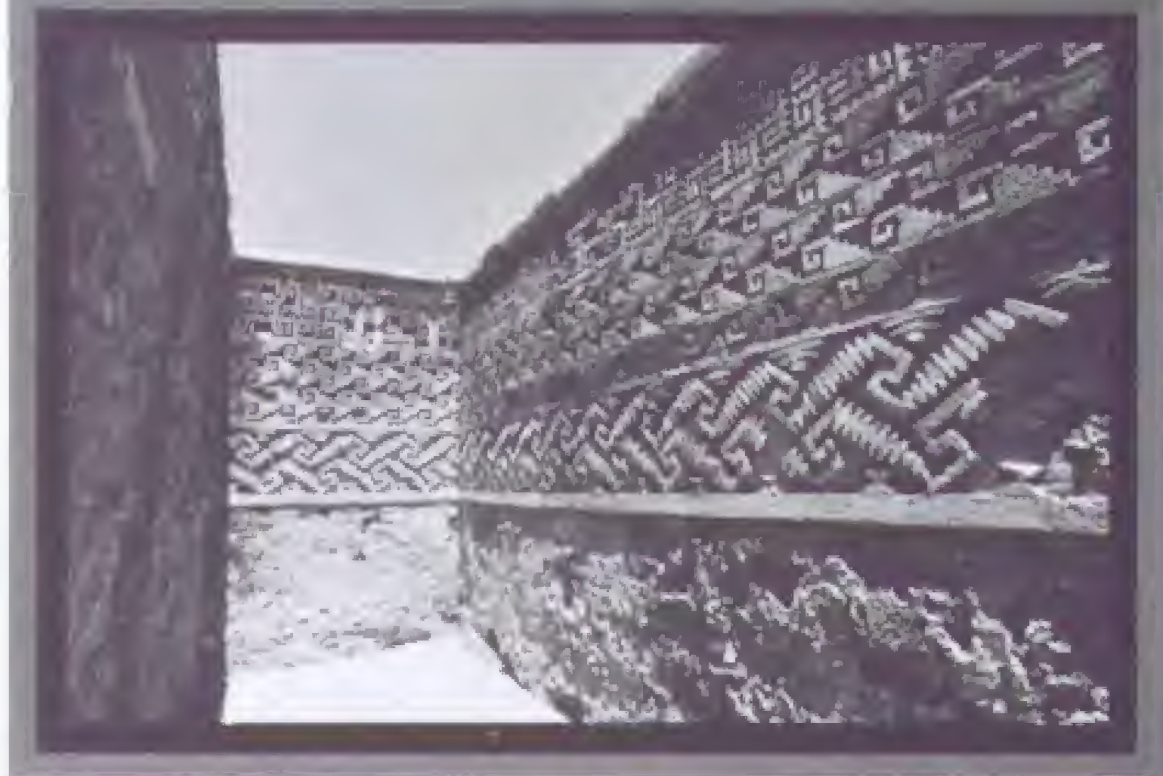
87 虎神像 從奧爾美加時代開始，虎神已是與雨水密切相關的重要神祇，在蒙特·阿爾邦也一樣，至第三期時，又製作了許多虎神像。這些像都是陪葬用的陶器，作為死者的守護神而放在墓中。所有的虎神像，大半佩戴著項圈、頭巾等飾物，而且還著上幾種顏色。高三六·五公分。

瓦哈卡由於地理上比較偏僻孤立，因而保存了文化的持續性。八世紀時狄奧提瓦康滅亡，九世紀時，馬雅文明也隨之消逝，印第安各族都極為動亂不安；但是，即使在如此動盪的時代裏，沙坡德加族的文化仍依舊持續不斷。他們雖然放棄了阿爾邦山，卻也只是將中心移至米都拉（Mitla）與薩阿齊拉（Zacatlán）兩地而已；而且還創造了蒙特·阿爾邦第四期的文化。不過，至十四世紀中期，密古斯德加族漸漸侵入瓦哈卡盆地，在西班牙人來到之前（十六世紀），密古斯德加人幾已完全控制了大部分的沙坡德加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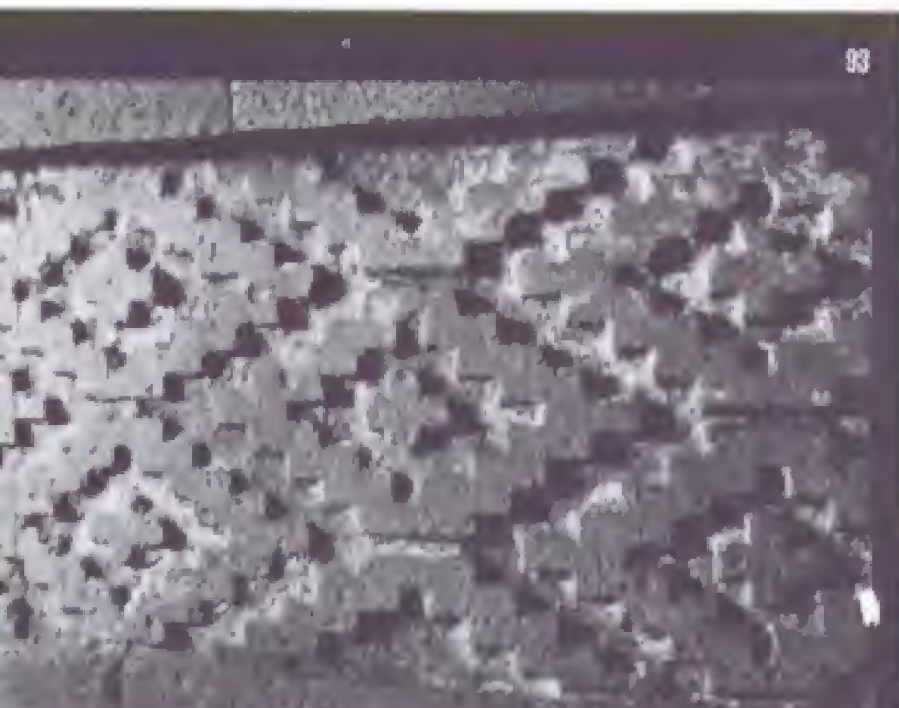
古蹟米都拉 與薩阿齊拉



89



90



93



94



91



92

89・90 米都拉神殿 米都拉位於瓦哈卡市東南方約四十公里處，一度為沙坡德加族蒙特·阿爾邦第四期的祭祀中心，頗為繁榮，隨後又成為密古斯德加族的祭祀中心，繁

榮景況依然未減。他們在神殿牆壁上鑲嵌的圖案最為著名，有一部分雖然已被西班牙人拆去當作教堂的地基，但是稱作圓柱群的神殿群，至今仍保存得很完整。



91、94 米都拉的鑲嵌圖案 遺留在米都拉的五個神殿群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謂圓柱群的複合建築。這是由圍繞中庭的兩座長方形建築物所構成，無論外壁或內壁全部鑲嵌裝飾圖案。代表性的圖案已復原在博物館的瓦哈卡展示室，圖案主體

連續的方形螺旋圖紋，再組以幾何三角紋與十字形等，材料為小石片；門楣右側是用整塊石頭雕刻而成的，所鑲嵌的圖案，在墨西哥中央高原和第三期以前的阿爾卑斯山一帶都極為罕見，似乎受到馬雅文化的影響。

95・96 薩阿齊拉的浮雕 一九六二年，在瓦哈卡市南方十六公里的薩阿齊拉發現了代表密古斯德加納爾文化的皇陵。除了許多輝煌的黃金製品及彩紋陶器等陪葬物外，在已知的兩座墳墓當中的第一號墓的右室牆上，有灰泥的浮雕裝飾。圖95是蠟蜥像，雕刻在墳墓前室入口的左邊牆上。圖96是披戴龜甲的怪人像，其左右兩側，分別有名為「石花」與「九花」的兩位密古斯德加納爾像，並排著還有死神索克得蘭庫特里的神像。圖中是博物館瓦哈卡展示室的複製品。



99 米都拉遺蹟的圓柱神廟。這是從圓柱神廟中遠眺教堂的情景。米都拉是納瓦特爾語（Nahuatl，阿斯特加族的語言）「死者之地」的意思，而沙威德加族則稱爲「留巴亞」，意爲「安息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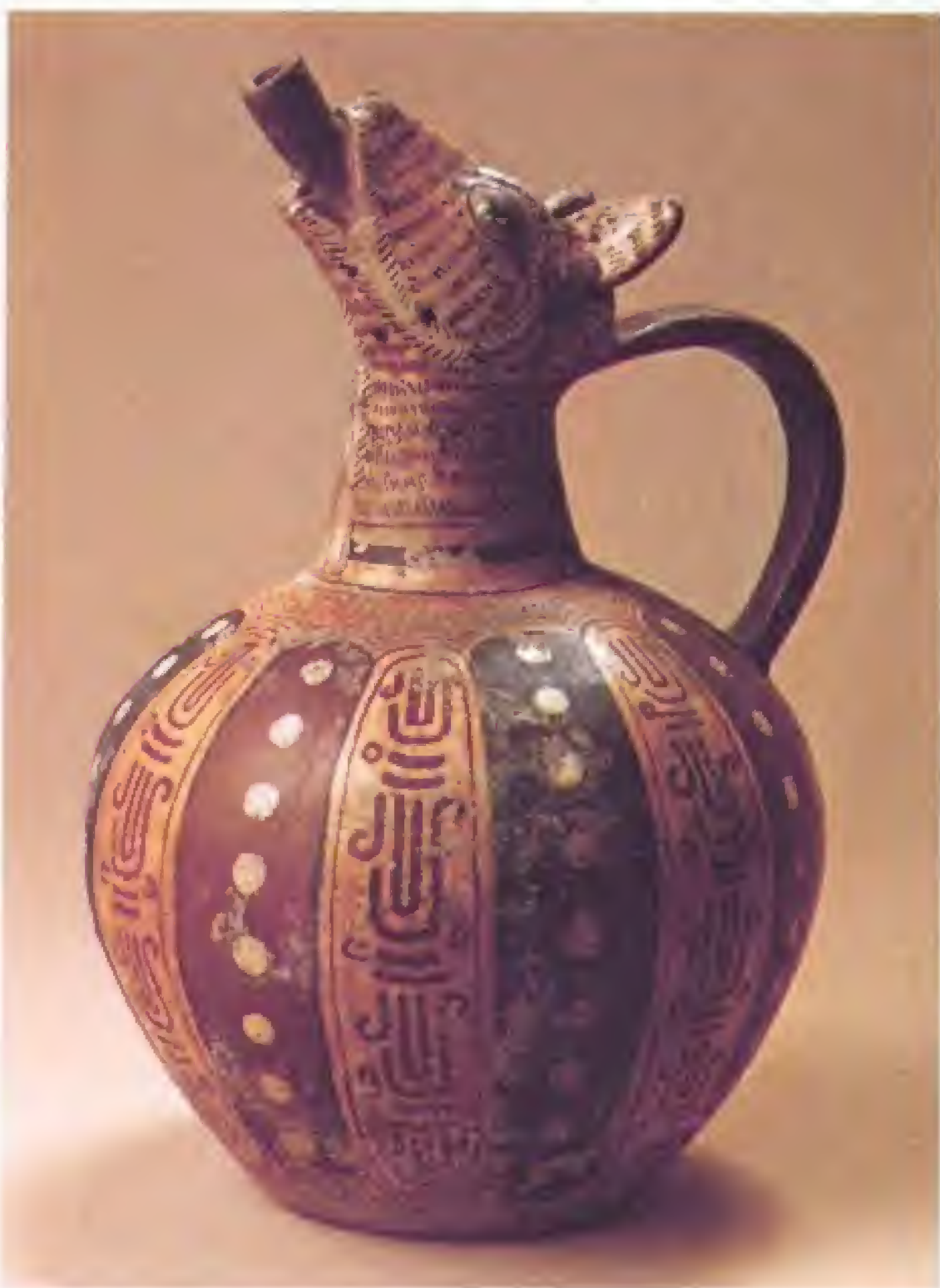
97 瓦哈卡展示室入口。瓦哈卡市的入口處，擺著米都拉神廟牆上鎮座圖案的複製品，以及阿爾邦山陪葬用的大壺。這個大壺是蒙特·阿爾邦第一期的陶器，高六十六公分。是象徵沙威德加文化的兩個對照展示。



98 鹿頭壺。在墨西哥印第安各民衆中，以密古斯德加族最擅長工藝。此頁及次頁所示的四件彩紋陶器，是密古斯德加族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品，自薩阿齊拉遺蹟的皇陵出土。這只鹿頭壺是先以薄薄的澄黃色陶土爲地，然後再塗上黑、紅、白三種色彩。壺頸部以土爲鹿頭，壺口裝在鹿嘴裡。馬雅文化固然有很多彩紋陶器，但是，密古斯德加族的作品卻能獨樹一格。高二十六公分。



100 彩色三腳壺。瓦哈卡市的諾奇斯特蘭（Nochistlan）出土，是密古斯德加的彩紋陶壺。寬大的壺口，造型調和的球形體，以及三隻尖形的腳，配成美麗的陶器。壺面上畫了頭戴虎神冠而臉帶鳥形面具的人，可能是表示羽蛇神，或奉祀祂的祭司；背面則繪有蓄鬍鬚的老人，可能是黑夜之神得斯卡特里波卡（Tezcatlipoca），不然就是奉祀黑夜之神的祭司。每座祭壇上均供有犧牲，高十五公分。





181 黃金胸飾 圖中胸飾不大（高八公分），但是仍不失為傑作之一。下方板狀部分是錘打而成的，神像部分則利用脫臘法（Lost-Wax-Sculpture）鑄成，兩旁是細金線的複雜裝飾。

據說這是與大神有關的修特克托（Xipeotli）神。發現於委拉克路斯，顯然是密古斯德加人的作品。

182 蜂鳥鉢 這只陶鉢出土於薩阿齊拉古蹟的皇城一號，上繪有常見於密古斯德加族圖畫文字中的彩紋，此點與其他作品相同，只是鉢口的小蜂鳥，倒是挺新奇的構想。密古斯德加系統的美麗彩色陶器，亦為墨西哥中央高原的彌爾阿斯德加族的國王所愛用。高七公分。



103



102

103 彩色三腳盤 這一彩紋陶器也是薩阿齊拉古蹟出土的，盤邊稍稍斜向上方。表面的色彩及圖案，呈現出與圖畫文字資料的圖案相同的特色。

一個普里美洲虎的腳爪狀；從圖87的象形陶器可知，美洲虎在瓦哈卡一帶，自古即已被神格化。高一六・五公分。盤面直徑三十二公分。



104 塔新的金字塔式神殿模型。塔新是面積約六十公頃的神殿都市遺蹟，最重要的建築物就是這座四週有壁龕的金字塔式神殿。邊



墨西哥灣沿岸是奧爾美加文明的發祥地，自西曆紀元前後開始，與中央高原的狄奧提瓦康同時並行發展，出現了頗具特色的文化。這個文化的中心，就是位於塔新的祭祀中心，這個祭祀中心不僅受到狄奧提瓦康的影響，

墨西哥灣沿岸的文化

還重視球賽，頗具馬雅文化的特色，形成其他地區所沒有的特殊文化形態。在十世紀後，有一支與塔新關係密切、使用馬雅系語言的瓦斯德加族，在委拉克路斯州北部開創了新的局面，形成一股強大的地方勢力。

長四十六公尺，高十八公尺，規模雖小，但是特色在於三百四十八個壁龕。

105 祭典用石斧。委拉克路斯文化的特色之一，是製作石斧以及項圈等石製品，這些都是與球賽有關的祭典用品。圖中雕有鸚鵡頭形的石斧，是委拉克路斯特有的式樣。雖稱石斧，卻不是實用品，可能是在球賽後的勳賞儀式中所使用的象徵性用具。高十一公分。

106、107 石軛。球賽是馬雅地區盛行的一種儀式，參加球賽的人，腰部都繫有護身「尤果」(Yugo)。圖中這兩個馬蹄形石軛就是模仿「尤果」製作的器物，因為是從墳墓中挖出，所以很可能是特為陪葬而製。球賽時，兩組人各用腰帶或手肘擊球，將橡皮球擊到計分板上，贏家就取下輸家的腦袋，然後用所流的鮮血祭祀農作物的生長與豐收。

又有一說是，贏家將被斬首，也有人推測，實際上並未斬首，只是象徵性的舉動而已。真假姑且不論，總之在委拉克路斯的文化中，球賽極受重視。我們可從製作的許多石製品，以及所設的許多球場獲得印證。

圖106寬一九・五公分，長四二・五公分，圖107寬四十二公分，長四十九公分。





109



108

108 祭司用石斧 與圖109相同，是與球賽有關的一種石斧；圖中人物或許就是球員。頭部的雕刻是寫實的表現方法。頭上的裝飾似是海豚，曲線與人物臉形的大小很相配，形成一個具有統一性的圖案。

一般而言，委拉克路斯的石斧比較定型化，

高二十八公分。



110

109 女性坐像 委拉克路斯文化也以製作寫實的陶偶著稱，大都以實際人物為模範，所以沒有像奧提瓦康陶偶的同一性。圖中女性陶偶的特徵是寬頭、變形的頭蓋骨，除一對大耳環外，沒有其他飾物。一般陶偶都佩戴不少的裝飾品，高四十五公分。

110 笑者之像 委拉克路斯文化中，有一種很特別的「笑臉」陶偶，笑的表情頗多，有明顯的微笑，有哈哈大笑，也有皮笑肉不笑等。這座像的頭蓋平坦，但是表示頭蓋骨的變形；有些專家們推測這些笑容，可能含有宗教意義在內。高四十分。

111 火神像 火神維威德奧特爾早已出現在西元前的庫伊庫伊爾可文化中，而這火神又為奧提瓦康文化所繼承，一直傳至委拉克路斯文化。這個大型陶器，高八十四公分，於委拉克路斯州的歐雷薩斯山崗出土。傳說山上所頂火鉢曾燃燒著原始的火種，一切生命都是由此而來的。



111



112

112 羽蛇神像 這是在墨西哥路斯州約貝拉多拉發現的瓦爾德加爾的羽蛇神——奎茲爾科亞特爾神像。羽蛇神化身之——是金星，具兩種性格，一是啟明星，一是長庚星，或是具有死亡與再生的二元性，金星使羽蛇神具有基本的屬性。圖中有像，表示羽蛇神就是黎明之神（Tlahuiztlicatl）。



115

115 羽蛇神像 瓦爾德加爾出土許多羽蛇神石像，顯然暗示此神的起源是在墨西哥路斯州北部地方。圖中雕刻精美的石像，表示羽蛇神也是風神。星形胸飾，取自海螺橫斷面的形狀，是風的象徵。巧妙地利用石材的形狀，使身體略有彎曲，顯現出意想不到的柔和與動感。高三・〇七公尺。



114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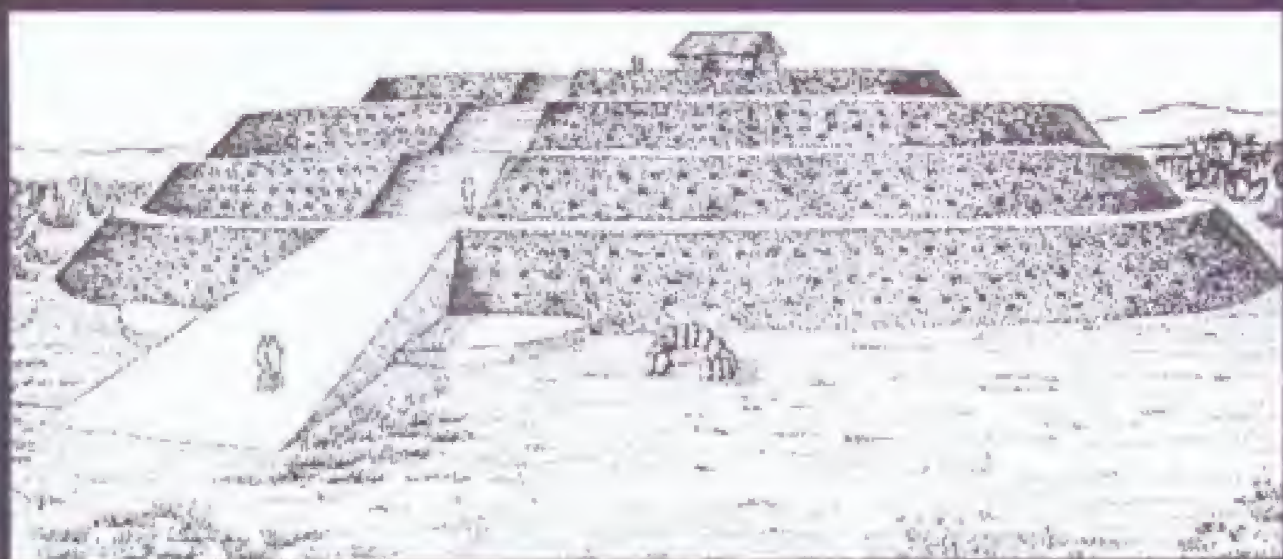
113・114 青年像 這是在瓦爾德加爾發現的傑作，發現於聖・路易路・波多西（San Luis Potosi）的塔爾因（Tamuín）。根據研究，這尊石像所表現的不是羽蛇神，而是奉

祀蛇神的祭司。身上刻有許多圖畫文字及符號，可能是表示紋身。背上插的幼兒，似乎是象徵新生的太陽。高一・一七公尺。



116 地下排水道 聖羅倫佐是奧爾美加文化代表性的遺蹟之一，這是從其中一處人工堤底下挖掘出來的地下排水道。

117 城堡模型 這是狄奧提瓦康的城堡式祭壇群與羽蛇神神殿，複製於博物館的院子裏。



118 庫伊庫伊爾可金字塔式神殿 這是墨西哥盆地內最古老的一座神殿，是基層部分被火山爆發的熔岩埋沒以前的想像圖。

古代都市文明的興起與滅亡

聖城狄奧提瓦康的盛衰

由奧爾美加至狄奧提瓦康

奧爾美加 關於奧爾美加社會結構的議論一向很多。賢的社會 如在聖羅倫佐遺址，除了已經發現的四十八個巨型石碑與石廟外，還發現人工堤防及石造地下排水道（圖116）。在拉卜塔，除無數石碑外，也發現高三十三公尺的土造金字塔式神殿與祭壇，地下更發現鋪有一手噸以上蛇紋石的「獻納物」。要完成這些建設，可能要一萬人以上勞動才力才行，同時也要有高度的生產力，才能養活這些數目龐大的人員。此外，更須要有能夠統御大眾的階級政治領導組織。

奧爾美加的祭祀中心，除了超自然的神像，還發現有國王與祭司的雕像；由此可知，早在西元前一千年左右，墨西哥就已經有相當發達的政治組織。

西元前四〇〇年至西元前三〇〇年，在奧爾美加文化尚未衰退之前，墨西哥中央高原地帶，出現了幾個統御農村社區的神殿中心。當時的墨西哥盆地，有提斯可（Texcoco）等湖泊，每遇雨季，湖水高漲，幾個小湖即連成一個大湖。在這些湖泊周圍的庫伊庫伊爾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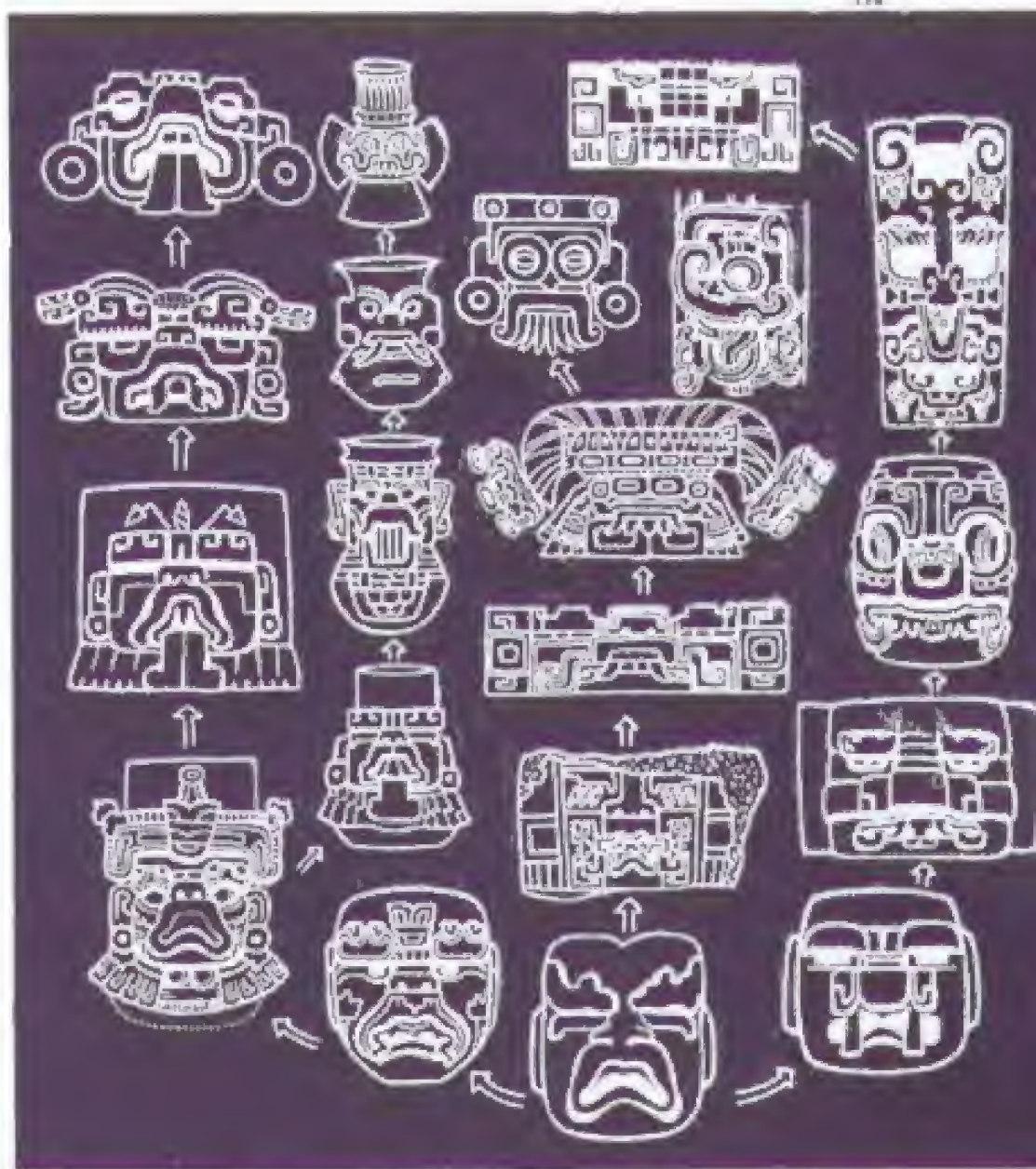
118）或特拉巴科雅等地，都建有圓形神殿，神殿周圍則有入口約一千八百人至三千五百人左右的大部落。

可是，在墨西哥盆地的數個神殿中心當中，其中一個突然壯大起來，成為能夠左右整個墨西哥文化的大都市，這個大都市就是狄奧提瓦康。

狄奧提瓦康 狄奧提瓦康從西曆紀元前後開始壯大，至西康的成立（元一五〇年）左右，在太陽神殿（圖58）及其他許多神殿為中心的二十平方公里大區域裏，聚集了將近三萬人的入口，發展到後來，大約多達十萬人左右；仔細觀察整個構造，頗有按照都市計劃發展的跡象（圖119）。

奧爾美加與狄奧提瓦康之間，似乎可看出許多連續性；與拉卜塔或聖羅倫佐相比，狄奧提瓦康的規模不但特別大，而都市構造也更複雜；藝術風格與奧爾美加也完全不同。

不過，狄奧提瓦康的宗教思想基本上仍舊以雨神為主，這一點與奧爾美加的虎神後裔或蛇神相同，或許是繼承農耕人民的信仰。墨西哥的藝術專家柯瓦魯比亞斯（Miguel Covarrubias）已經提出奧爾美加的虎神後裔臉形逐漸變化，終而變成狄奧提瓦康的雨神特拉洛克的過程（圖119）。此外，這個時代產生的全身長羽毛的蛇神奎茲爾科亞特爾，也可能是由拉卜塔的石雕十九號（



119 雨神的演變 柯瓦魯比亞斯認為，這就是奧爾美加雨神（虎神後裔）的臉形漸漸演變為雨神特拉洛克的過程。

120 羽蛇神 這是狄奧提瓦康的奎茲爾科亞特爾神殿上的蛇神像。



121 月神神殿 是狄奧提瓦康的第一大建築物。

的乾燥地帶，所以不能維持廣大的耕作面積。

獲得補充？

圖13 中的蛇神演變而來的。

對雨水 其實，狄奧提瓦康可以說是專為祈求雨水而建的渴求 造的祭祀中心，這個時期的奎茲爾科亞特爾，可能是雨神兼農神。此外當時有男性的雨神特拉洛克，也有女性的雨神嘉兒姬托莉克微（Chalchihuitlicue）。

一種名為德那提提拉的建築，可能是祭司的住宅，牆上畫有特拉洛克住的雨神樂園特拉洛康（Tlalocan）。這幅樂園圖以藍、紅、黃、褐等顏色繪製得很美（圖60）。站在中央的就是雨神，有水自手中潺潺流下；下方則有許多人在花開蝶舞的路上載歌載舞，歌頌天國的生活。這幅圖表現了古代墨西哥人的極樂世界觀，也充分表示出雨水在他們生活中的重要性。

他們為何如此渴求雨水呢？簡單的說就是當時的農耕完全仰賴雨水。他們以玉米為主食，玉米的豐收與否完全決定於雨水的供應，而當時的農民在這方面卻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假使當時有大規模的灌溉設施，即使不下雨，也照樣能夠耕作；然而，當時的墨西哥，卻沒有類似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或中國的灌溉設施。在狄奧提瓦康能稱得上灌溉的，頂多也只是一百五十六頁所述山泉的利用而已。他們不曾開鑿大運河，將河水引至缺水

農業與都市文明

都市的 狄奧提瓦康的農耕既然完全仰賴蒼天，那麼，維持 當時農耕的生產力必然無法與灌溉密集的農耕相比，果真如此，究竟要如何來維持一個人口多達十萬的大都市呢？

倘若是小神殿中心，只要當地的農民奉獻生產物，便夠維持。我們姑且不談狄奧提瓦康建造有太陽神殿與月神神殿等大規模建築時所須額外養活的人口；光是就十萬人口每天需要消費的食物與其他物質來說，數量之大已十分驚人了。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能否相信狄奧提瓦康是僅賴農耕生產支持的大都市呢？答案是否定的。既然不是，那麼狄奧提瓦康的財富與資源，又要從何處

貿易的 今天，有許多考古學家都認為，貿易與商業是起源 支持狄奧提瓦康繁榮的最重要活動，區域間的貿易與商業，在古代社會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早在狄奧提瓦康以前的奧爾美加時代，已有相當繁榮的通商行為。奧爾美加的小石偶或祭祀用具，不僅出現於墨西哥灣沿岸一帶，甚且散布到墨西哥中央高原或中美洲，那必定是人們以某種方式傳過去的。

拉卜塔與聖羅倫佐等地，是奧爾美加的宗教中心，以綠玉或蛇紋石為素材製作了許多石製品；但是，綠玉或蛇紋石等都不產於墨西哥灣沿岸，因此奧爾美加人必定前往產地的格雷羅或瓜地馬拉摩達瓜河地方，以及哥斯大黎加的尼可亞半島（Nicoya Peninsula），以貿易方式取得那些原料。

一五二〇年西班牙人入侵墨西哥中央高原時，發現阿斯德加社會中，有一種叫做波提德加（Potiteca）的商人集團。波提德加是結群旅遊各地來從事貿易活動，在各地蒐集奢侈品，供應給阿斯德加的上流階層；他們是商人，可是武裝起來就成為戰士；他們建立自衛體制，必要時也從事征戰活動。

有許多證據顯示，波提德加並不是在阿斯德加期突然出現的一個社會集團。根據推測，很可能是在相當古老的年代就已經在中美洲的社會中活動；而最原始的形態，可能在奧爾美加社會中就已經出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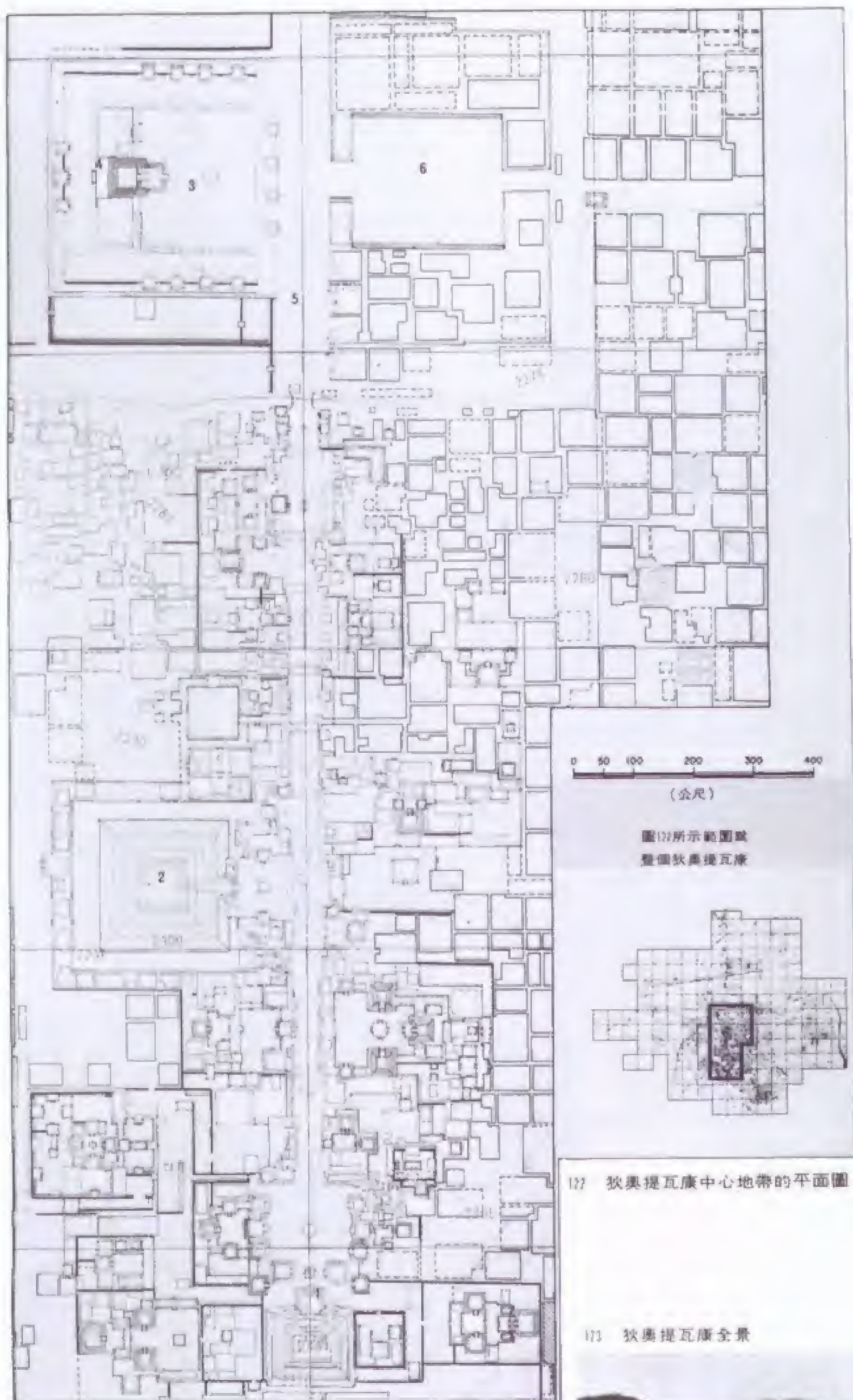
狄奧提瓦康 許多間接證據顯示，始於奧爾美加期的古的商業痕跡 代貿易活動，到了狄奧提瓦康時代，又有更進一步的發展。譬如，狄奧提瓦康製造的石製品、陶

器、陶偶、首飾等等，可以在墨西哥、中美洲等廣大地區裏發現。就以黑曜石製品為例，原是狄奧提瓦康盆地出產的石材，加工成銳利的矢鏃、刀子、槍頭後，大量地輸往各地。貿易擴大後，黑曜石的需求量也大幅增加；資料顯示，人們為尋求原料，還曾遠行至狄奧提瓦康北方的伊達戈 (Hidalgo) 州。

其次，具有宗教性的陶製祭具也曾大量輸往各地，

譬如，狄奧提瓦康特有的彩色三腳陶器 (圖70)、淡黃色陶器、有蓋香爐 (圖65) 等，甚至距離狄奧提瓦康下一千公里之遠的瓜地馬拉或百里斯 (Belize) 等地，今天經常有此類遺物出土。換言之，狄奧提瓦康人曾深入馬雅族地區進行貿易。

狄奧提瓦 狄奧提瓦康與馬雅之間的關係，頗耐人尋味。馬雅文化是在三世紀末進入所謂最興盛的



127 狄奧提瓦康中心地帶的平面圖

173 狄奧提瓦康全景



圖127所示部分，大都已全

1. 月神神殿
2. 太陽神殿
3. 威岸
4. 羽蛇神殿
5. 死者大道
6. 大廣場



這有蓋三脚陶器，是狄奧提瓦康特有的器形，但是也曾經在馬雅文化圈中出現。



狄奧提瓦康文化與影響

「古典期」。此後這一時期維持至西元九〇〇年左右，一共長達大約六百年之久。而這六百年，大致被分成前後兩期，前期為西元三〇〇年至六〇〇年，後期則為六〇〇年至九〇〇年。現在考古學已證實狄奧提瓦康文化以及商人對馬雅古典前期文化的形成，曾經有過很大的貢獻。

古典前期的馬雅文化，在瓜地馬拉與培登 (Peten) 的低窪地區發展，而以提喀爾 (Tikal) 為中心 (圖126)。提喀爾是堪與狄奧提瓦康匹敵的一個大神殿中心，雖然不是密集的都市，但是在半徑二公里的圓形內部區，人口約有一萬，倘若將周圍地帶也包括在內，那麼所統治的人口，估計約有一萬五千至三萬人。

在提喀爾一帶，也發現過狄奧提瓦康風格的陶器或仿製品，而且數量相當多；其中命名為石碑第三十一號的雕刻，三面都刻有頗具情趣的人物像 (圖128)。位於中央的戴著複雜而厚重的頭飾與飾物，是馬雅特有的祭司像。兩旁的人物則是戴著狄奧提瓦康式頭飾而手執標槍的戰士模樣的人，其中一人所持的盾牌上，還刻著狄奧提瓦康的兩神特拉洛克的像。

波提德如是商人同時也是戰士，兩位武裝的人物，或許就是狄奧提瓦康的商人；由這件雕刻充分地顯示了他們與馬雅祭司結結實實的政治或商業關係，除陶器之外，還發現墨西哥出產的綠色黑曜石。

位於中央的，然而，在提喀爾之外又發現一些顯示與瓜卡咪那胡由 (Kaminaljuyu) 附近的特產——地祭祀中心卡咪那胡由 (Kaminaljuyu) 有關的遺物；譬如當黑色或灰色的石材。人們早已知道卡咪那胡由曾經受過馬雅文化的強烈衝擊，藉著這些石製物品更了解到這種影響並不局限於宗教藝術的範疇，還波及到物質交流方面。

顯然地，卡咪那胡由人也同時受到狄奧提瓦康方面的影響，這是美國考古學家其達等人調查證實的。他們的調查顯示，在西元五世紀左右興起的「希望」(Espe, Tanza) 風格的時代裏，出現了許多狄奧提瓦康風格的陶器。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卡咪那胡由地方定名為

A 7、B 4 的神殿，竟有一名為塔魯大僕列洛的加框嵌板式祭壇，這種加框嵌板式祭壇原是狄奧提瓦康建築的特色之一 (圖127 a、b)。編號 B 4 的神殿前面，甚至還有類似狄奧提瓦康的太陽或月神神殿前面的突出部分。這是否表示狄奧提瓦康人征服了卡咪那胡由？或「希望」風格時代的人們都深受狄奧提瓦康宗教的影響，甚至連他們的宗教也完全接受過來？

總之，西元第五世紀是希望風格時代萌芽的時期，也正是提喀爾受到狄奧提瓦康影響最大的時期，這正表示卡咪那胡由是處在兩者之間的中樞點上繁榮起來的。卡咪那胡由還有一種陶器，上面繪有飾以羽毛的狄奧提瓦康貴族與馬雅人站在一起的圖畫。

科茲馬爾 (Cotzumal) 在卡咪那胡由西邊，科茲馬爾瓦巴 (Cotzumal) 瓦巴之謎 (malhuapal) 也曾出現繁榮的文化。以瓜地馬拉高原的巴烏爾 (El Baúl)、卡斯提約 (El Castillo) 為中心，東西約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區內成為活動的範圍。繁榮時期大致與馬雅古典文明的時代相同。

科茲馬爾瓦巴文化一向被認為是謎樣的文化，藝術風格顯示與馬雅文化完全不同的特徵，石碑上所畫人物的側面，全無馬雅人特有的隆鼻斜額的特徵 (圖129)；雖然也有文字符號，但是與馬雅的圖畫文字不同；因此，科茲馬爾瓦巴人的起源或是與馬雅人的關係等，至今仍難以了解。

但是，有一個推測是可以成立的，科茲馬爾瓦巴的巨型石碑，常常刻有球賽場面，所謂球賽，是由二組人用手肘或腰部擊球的比賽，但不是運動，而是很嚴肅的宗教儀式。現在，大家都已明白，這種儀式的目的是在祈求豐收，科茲馬爾瓦巴的許多石碑上所刻天上飛的神身或俗界的祭司口中都長著可可的莖或莢果。

假設科茲馬爾瓦巴人的球賽所祈禱的就是可可的豐收，那麼我們就不難想像他們的社會活動所關心的是什麼了。在古代墨西哥，可可是被廣泛使用的貨幣；因此，這些重視可可的科茲馬爾瓦巴人，一定是與通商或貿易有密切關係的人。

廣大的由此看來，瓜地馬拉低地的馬雅地帶，瓜地馬拉南部的卡咪那胡由與科茲馬爾瓦巴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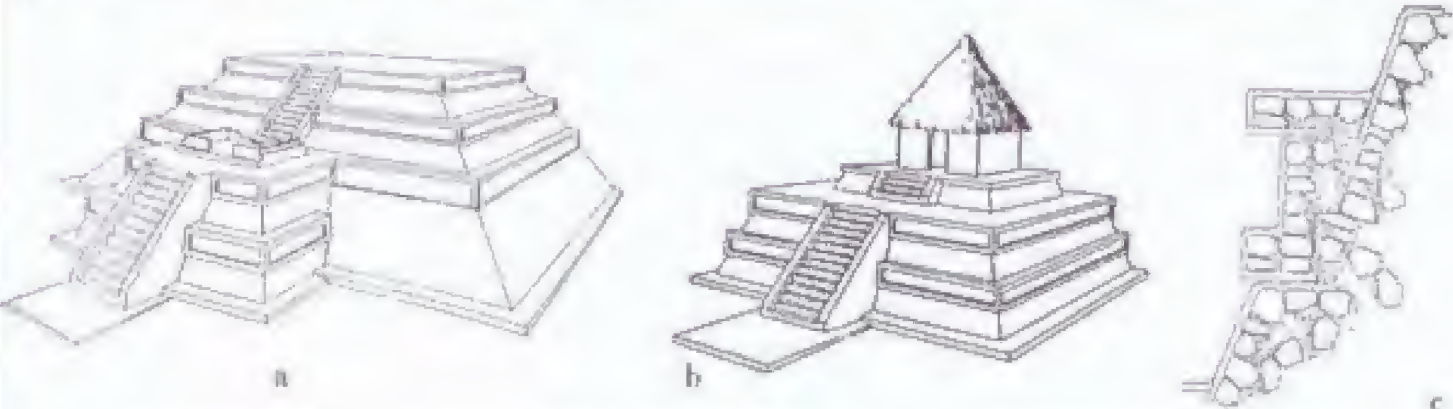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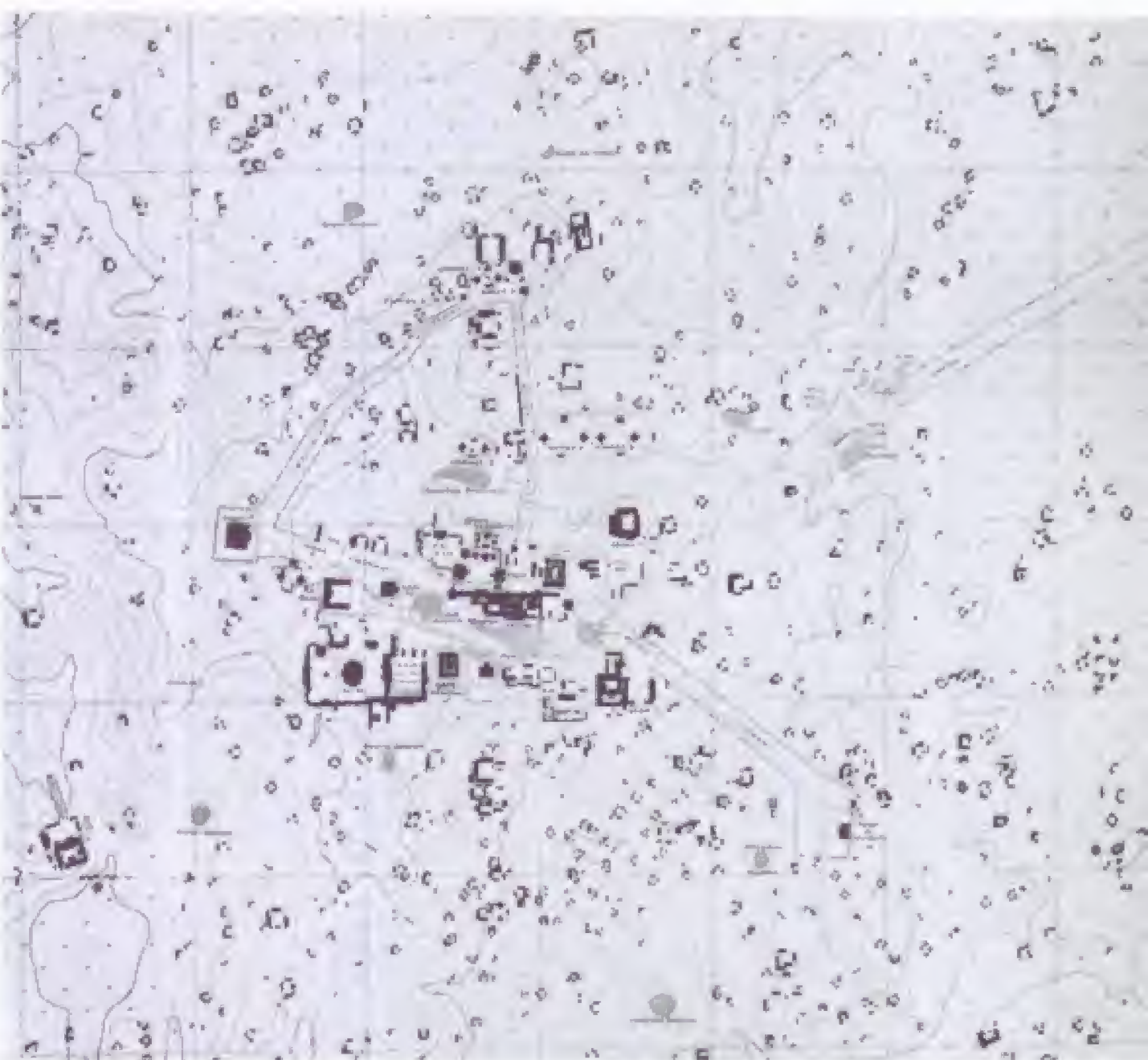


129 科茲馬爾瓦巴的石碑（畢魯巴歐Bilbao石碑第三號）將球員獻祭給太陽之圖。柏林世界民族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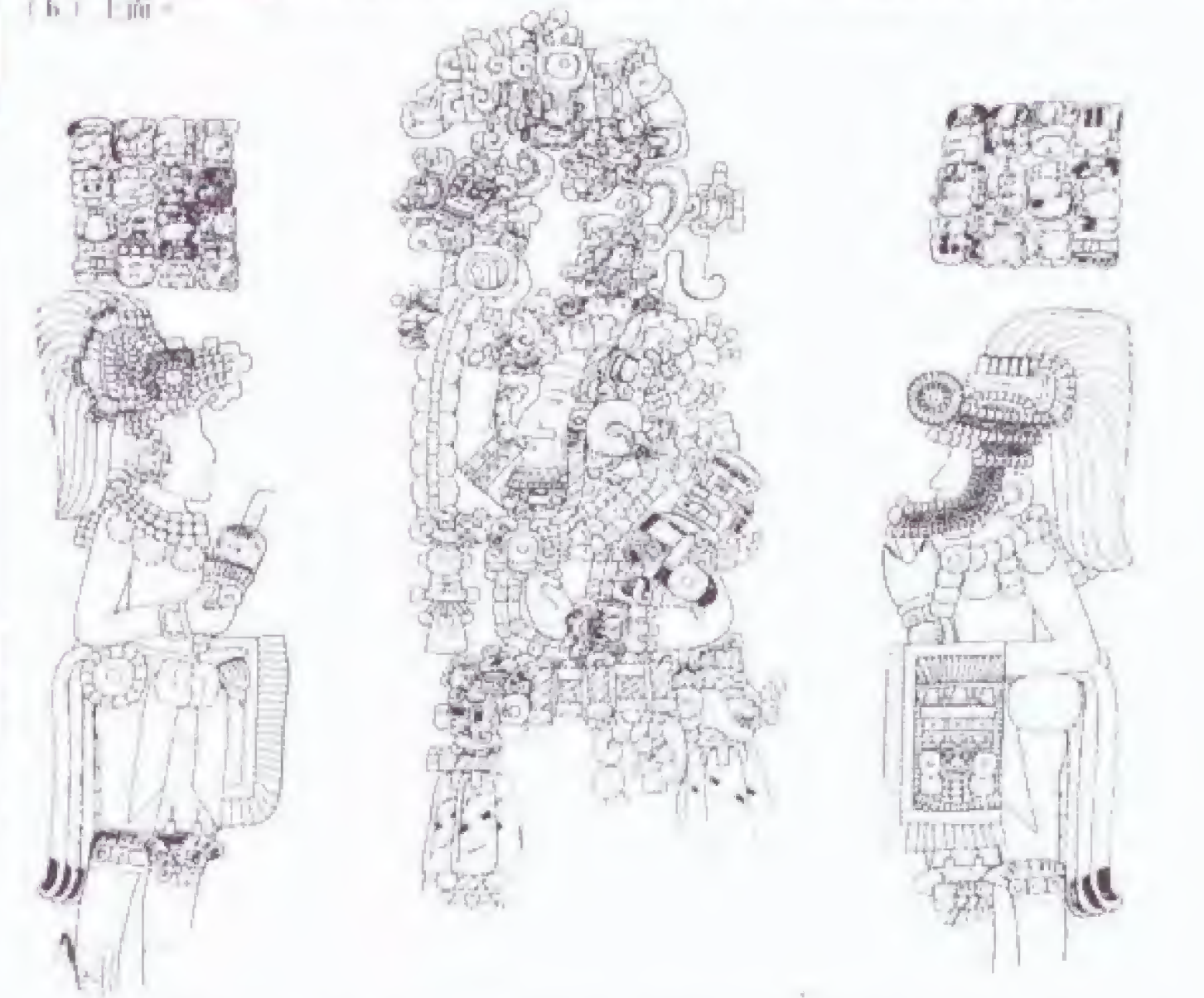


130・131 瓦哈卡的人形陶器 圖131是瓦哈卡出土，圖130則是在最近於狄奧提瓦康所發現的。兩者證實了兩地間的貿易活動。

126 提喀蘭的中心地帶 美國賓州大學所作調查地圖，方格每邊實際長度為五〇〇公尺



127 卡喀那胡由的神殿 狄奧提瓦康特有的建築風格（c），出現在神殿B4（a）與A7（b）上面。



128 提喀蘭石碑第三十一號 中央是馬雅祭司，兩邊站的是狄奧提瓦康的戰士，其中一人所持盾牌上刻著雨神特拉洛克像。



團，以及狄奧提瓦康等，基於物質的交換及相互的宗教關係而結合成一個有機性整體。位於瓜地馬拉與墨西哥中央高原中間的瓦哈卡地方的蒙特·阿爾邦文化，也很可能包括在此通商網之內。

市內，密倫曾對狄奧提瓦康做過大規模的調查，而在狄奧提瓦康的西部地區，大量的瓦哈卡文化遺物出土。由此推測，蒙特·阿爾邦人可能曾在這裡居住或住宿過；同樣的，在馬雅人居住的地區內，也有部分地區被視為可能有墨西哥阿茲特克路斯地方的人前來居住過。由此可知，支持狄奧提瓦康的大量人口及繁榮的，就是狄奧提瓦康與許多地方之間的貿易活動。所以狄奧

提瓦康不僅是一大宗教中心，同時也是一個商業活動頻繁的都市。以狄奧提瓦康為中心，包括馬雅地帶在內的廣大通商網，對建立中美洲文化圈的統一，可能有很大的貢獻。

大宗教都市的滅亡

狄奧提瓦康的沒落 西元五〇〇年左右，是狄奧提瓦康的鼎盛時期。都市四周的農村人口，大部分都被吸收到了，整個狄奧提瓦康盆地的人口，約有百分之九十居住在都市裏；不幸，在西元七五〇年左右，狄奧提瓦康遭遇到一場大火，人口大量減少，居住地也縮小到一公里見方的狹窄地區，都市大部分地區被放棄而逐漸的成為一片廢墟。

當時究竟還發生了什麼事？ 內亂？外寇？還是饑荒？眾說紛紛。內亂論者認為，狄奧提瓦康的規模逐漸擴大後，祭司的權威已無法控制全部非宗教集團，更不足以擴大對其他地區的影響力，於是戰士階級興起，內部的對立愈趨尖銳，不久遂招致內亂。另一說法主張狄奧提瓦康的祭司與戰士等統治階級壯大後，加重了農民的經濟負擔，遂導致了民衆的叛亂……

也有一說認為，可能是氣候變化造成的，當時的墨西哥可能遭到類似現代非洲常見的大旱，久旱不雨，農作物歉收；狄奧提瓦康的主神特拉洛克的權威掃地，於是招致農民的叛亂，而遺棄了狄奧提瓦康。

外寇論者則強調外地之奇齊美加族(Chichimeca)的重要性。狄奧提瓦康農耕文化的擴展，馬德雷山脈(Mt. Madre)西斜面的半乾燥地帶逐漸開墾，農民逐漸北進。這種發展趨勢影響到當地的狩獵民族奇齊美加人，使他們也受到農耕文化的恩惠，遂導致他們向南方較肥沃的農耕地帶發展，終而造成狄奧提瓦康的不安。傾向軍事主義化 狄奧提瓦康所以會滅亡，主要原因到底是什麼？有兩個相關事實是應該加以注意的。其

中之一是狄奧提瓦康末期有顯著的軍事主義傾向，狄奧提瓦康雖然是神秘的宗教都市，但是並不是沒有傾向軍政的可能。

前面已經提過，提喀爾出土的石碑上面，刻有兩位狄奧提瓦康的戰士像；狄奧提瓦康末期的壁畫也常畫有戰士像；又在名為阿特得爾可(Atecelco)的神殿牆上，也有表現美洲虎或草原狼(coyotes)的圖案(圖1)，這些動物在阿斯特德加時代，曾被當作軍團的徽章圖案，從此可以推斷，當時似已形成強而有力的軍事集團。

這一個時期，遠在南方的馬雅地帶，也傾向崇尚武力的軍事主義，在雅敘基蘭(Yaxchilan)或黑石城(Piedras Negras)等地的石碑上面，也都刻有國王帶領俘虜慶祝征服其他部族的場面。

九四九年最令人驚異的，是兩位美國的探險家發現象徵馬雅後期軍事主義傾向的文物，也就是波南巴克神殿中的彩色壁畫(圖2)。壁畫畫的是國王或貴族，率領許多侍從舉行準備出征的儀式，經過猛烈的戰鬥，終於獲勝而舉行慶典的整個過程，刻畫至為生動。在馬雅古典期的後期獻祭活人犧牲的習俗，似乎相當盛行，而且像薛巴爾(Sabal)地方的神殿中心，竟出現了非馬雅人容貌的祭司與戰士像，似乎意味著已有外來的人侵者存在(圖3)。

中美洲通商網的崩潰 其次，談到狄奧提瓦康的滅亡與馬雅古典網的崩潰。文化及阿爾邦山文化等的衰退。這些文化的衰退過程在時間上前後呼應，顯示當時可能發生某種形態的連鎖反應。

市內，密倫報告說，根據放射性碳十四的年代測定顯示，狄奧提瓦康於西元七五〇年左右滅亡。至西元八〇〇年後，馬雅地帶培登地方的各神殿中心，即陸續崩潰或衰退或遭放棄；及至九世紀末，馬雅古典文化遂完全消滅無遺。沙波德加族之放棄阿爾邦山，也是發生於西元八〇〇年前後。總之，他們的共同點就是，正值繁榮時期而突然全部趨向衰亡。我們很容易可推知這些現象不是偶然的一致，而是一種連鎖反應；而且前述支持他們繁榮的墨西哥與中美洲各文化間的通商網，可能也完全解體。



137 波南巴克的彩色壁畫 馬雅的最後領袖戰士與敵人戰鬥，並捕獲俘虜，此壁畫畫滿了整個神殿的牆壁。

134 狄奧提瓦庫的阿特得蘭可神殿的壁畫 所畫的是美洲虎或草原狼，象徵狄奧提瓦庫末期的不安與動搖。



133 薛巴湖石雕第十號 非馬雅式容貌的祭司像



134



135 索齊卡蘭科的羽蛇神殿 這座神殿群建立在山丘上。



136 狄奧提瓦庫神殿 建在丘陵上，地形頗利於防衛。



137 狄奧提瓦康的沙庫阿拉壁畫 (The frescoes of Zacuala) 戴面具的祭司像



138 塔新球場的石雕 圖中的雕刻是死神以及被當成供品的球員

狄奧提瓦康的大火，可能對整個中美洲的通商貿易，造成相當嚴重的打擊，狄奧提瓦康人遷徙至提斯可阿湖東岸或是盆地外的喬路拉 (Choluteca) 等村落後，可能會努力維持與南方的貿易，但是全無收穫，這一件事由九世紀初馬雅各中心之急速衰退可以證明。西元八世紀以前由於貿易發達，至八世紀時，中美洲各地區間的相互依賴性大，以致當一個地方有了變動時，立刻影響到整個地區。

以後的歷史 西元八、九世紀間發生於中美洲地帶的大變動，造成古老體制的全面崩潰，若要使各地文化復甦，勢必要再創造出新體制。培登的馬雅文化，由於未能創出新體制，所以再也不曾產生輝煌的文化；

放棄阿爾邦山的沙坡德加人，以新的祭祀中心——米都拉為中心，企圖維持他們自己的文化，但是被新來的密古斯德加族征服同化了。

墨西哥中央高原的情勢，更是混亂不堪；北方齊齊美加族南下的勢力日見強勁，部族間的抗爭對立愈趨激烈，全然是——一幅亂世景象。狄奧提瓦康滅亡後所出現的索齊卡爾科 (Xochicalco, 圖135) 和狄奧提南哥 (圖136、137) 等族人所建立的祭祀中心，都具有防禦性的地形與構造，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點。

在如此混亂的局勢中，想要開創統一的局面，重組整個中美洲的通商網，非有新的強大勢力不可；但是，狄奧提瓦康滅亡後的二百年間，似乎不曾出現過這類勢

力。一直到了九世紀末，齊齊美加族的托爾德加人出現後，方才又有新的歷史契機。

以上所述是一般的情形，當然有部分地區一直保持舊日體制，譬如培登北方猶加敦半島 (Yucatan Pen.) 的馬雅文化，或墨西哥灣沿岸地方的塔新的祭祀中心等，並未感受到狄奧提瓦康滅亡的衝擊，可能是由於這些地方距離通商網的主要交通大道較遠的緣故。不過，由托爾德加興起而帶來的新的統一浪潮，不久就波及其他地方，於是包含更大、更廣地區的時代便來臨了。

(增田義郎)

第三室 獻祭活人 犧牲的王國

開創新時代的是來自北方的戰士團(military orders)托爾德加人，也就是齊齊美加族。他們在十世紀末建立以杜拉為都的王國，滅亡之後，阿斯德加族代之而起，在丁諾提特蘭建立王朝。阿斯德加人為保衛宇宙的安全而發動戰爭，戰勝後在大神殿頂上挖出俘虜的心臟，獻祭太陽神。

01 戰士團杜——將特蘭德(Talvandi)遺址，位於
智德加人的都城杜拉(Thule)附近，是智德加人的王
國，也是智德加人在此建立的。這裡是拉加族與阿拉
族人，而阿拉族人與拉加族人實為一脈，其部族關係
圖如下：阿拉族人與拉加族人(阿拉族人)——大約七、八
百。



戰士的時代

狄奧提瓦康滅亡後，墨西哥失去了統一的政治中心，於是進入了一個分崩離析的時代。民族移動頻仍，尤其是來自北方的戰鬥民族——齊齊美加族，更侵入了墨西哥的中央高原。九世紀以後的許多神殿中心或都市，開始出現防禦性的建築。十一世紀末，托爾德加、齊齊美加族佔據現在的伊達戈州的杜拉，開創了政治統一的新時代，他們將先進民族的文明與戰士精神相結合，形成了新的文化。

140



140 索齊卡爾科的石碑。建在索列洛斯州一處山丘上的索齊卡爾科，顯然是為防禦而建造的祭祀中心，有規模很大的球場，也有羽蛇神的神殿。圖中兩側石碑都是在索齊卡爾科古廣場發現的。左為高四十五公分的羽蛇神像，右為高一百四十九公分的雷神特洛克像。這尊神像從蛇口吐出的羽蛇神像，象徵在黑暗中出現的金星。

圖 戰士像。在托爾德加文明中，由於戰士具有極高的統治地位，自然就出現了許多他們的雕像。圖為戴著巨大頭飾與胸飾的淺浮雕戰士像，手中握有托爾德加特有的圓盾與標槍。羽毛作成的巨大頭飾中夾，有雷神特洛克，顯示在托爾德加時代，雷神仍然有著很重要的地位。杜拉出土，高約一百四十公分。



圖 戰士像 支撐柱位主神殿德拉斯卡爾薩門庫特利 (Tlalauzeotlipan, Teotihuacan) 入口屋頂的大石柱，高四、六公尺，雕像配有長方形耳飾以及象徵蝴蝶的扁平狀胸飾，右手執阿特拉斯特爾 (Atlatl) 標槍，左手握橡樹木製弩刀，依序戴與配件青案，是一位托爾特克人的戰士。在柱身的德拉斯卡爾薩門庫特利神廟上，還有相同的四根其中一根為仿製品(戰士像柱)。

圖 石壁壁板 這是裝飾在柱位的神殿牆上的淺浮雕壁板，刻有六支交叉的最刺心鑽，有人以為象徵著活人犧牲。在托爾特克神廟，已建立了神祇太陽與宇宙的生命，必須奉獻人類心臟的主教觀念。這種習俗被阿茲特克文明所繼承，獻祭的規模也更為龐大，高約六十公分。





144 伽克摩爾像 在復原的杜拉主神廟前面，有一橫臥的奇美石像名為「伽克摩爾」(Chac Mool)：此種石像散見於托爾德加、阿斯德加，以及托爾德加、馬雅文化期的奇爾、伊查等地方。據說腹上的圓盤用於擺放祭器或祭物。相傳伽克摩爾是神與人之間的使者。高六十六公分。

145 動物形壺 杜拉所生產的陶器，有被譽為其最末期的科約特蘭陶器(Coyotlanecol)型式，也有由之衍生的瑪薩那(Mazapan)型式。此外，還有許多從其他地方引進的各種陶器型式，充分顯示那個時代貿易活動的頻繁。圖中陶器為布倫巴雷(Plumbare)型式，或稱布洛密佐(Plonizot)型式，器身上有如貓的光澤，是使用一種特殊釉藥燒製而成的。墨西哥西南方的瓜地馬拉製造，高十六公分。



145・147 雨神壺 從托爾德加時代至阿斯德加時代，雨神仍然是墨西哥人的重要神祇。渴求雨水的農民或祭司或許是想到山頂多雲，必是產生雨水的好地方，所以大量製造雨神造形的陶器，拿到山頂或岩窟去，奉上供物以祈求雨水。

圖中兩個陶器，就是為這種用途而製作



的，圖145外表所殘留的青色塗料，是雨或水的象徵。

現在已知，當時對雨神的信仰，曾遠傳至哥斯大黎加，可見影響力之大。

圖146的陶壺出土於墨西哥州的特涅涅那哥，高二十二公分，圖147的壺高十八公分。





14 金剛鸚鵡像 這種石製品發現於墨西哥南部的球場，據說是金剛鸚鵡像，用途不明。不過在宏都拉斯的馬雅遺蹟谷地，石製金剛鸚鵡被當作球場的標示使用，圖中石像或許是球場上中央線指示石。

15 戴上狼形頭飾的人頭像 這是用陶土做的戴草帽狼形頭飾的人頭像，貼滿細碎的貝殼片，柱狀出土。

16 三脚香爐 這是托爾德加人得自密古斯德加的外來陶器。密古斯德加人是以卓越的藝術天份而著稱的文明民族，擅長製作陶器、金屬器、繪畫（圖畫文字）等。這具香爐深具密古斯德加特有的調和美感，深刻或罐腳的魔頭，均顯示他們非凡的創造力。這型陶器是阿斯特德加人所愛用的器具之一。高約十公分。

148

149



150



151 羽蛇神像 這座石雕的左半端已經缺損，非常可惜，表示的是杜拉地區虔誠信仰的羽蛇神；早在狄奧提其庫時代，羽蛇神就已擁有很大的神力；到了托爾德加時

代又成為文化神，因而更受重視。這尊羽蛇神是金星——長庚星與啓明星，又是風神的化身；奉祀羽蛇神的祭司也因此而頗具威信。高約八十公分。



151

152



152

152 雨神的祭司像 古代墨西哥的祭司，都以为自己奉祀的神爲名，並且戴上所奉祀神的面具。這具高二十公分托爾德加的小陶偶，可能是雨神特拉洛克的祭司像；用模子製成，再塗上紅、青、黃、白、黑等顏料。在杜拉發現很多這類表示祭

司、普通男女及戰士的陶偶。
153 雨神像 這是阿斯德加期的雨神像，裝飾在陶土製香爐外壁；以挖開的小洞表示雨神特有的圓眼，身體兩旁的橫柱雕刻著象徵雲的圖案。人們相信雨神身上穿著羽毛衣，即能呼風喚雨。高約八十公分。

154



154 杜拉的蛇壁（複製品） 這是重建在博物館庭院中的蛇壁，原在杜拉的主神殿北邊；遺蹟現址中遭破壞的蛇壁，已細心的加以復原。三條裝飾帶中的上下二條是方形連續圖紋；中間一條雕刻著蛇吃人的圖案，可能就是羽蛇神。

墨西哥中央高原的文明，曾經影響了西部、北部各地。西部的那雅利(Nayarit)、科利馬(Colima)、哈利斯科(Jalisco)等地，精巧的陶器文化頗為繁榮；米喬阿坎(Michoacán)地方則建有塔拉斯坎族的主國。沿馬德雷山西部向北延伸的農耕民族，曾遠達札卡特卡(Zacatecas)及赤瓦瓦(Chihuahua)等地，而以拉奎瑪大(La Quemada)或卡沙斯·固拉得斯等神殿中心為據點，發展出頗具特色的文化。

墨西哥邊緣地區的文化

155 金庫莊神殿復原模型 金庫莊(Tzuc-Luzum)位於米喬阿坎州的巴恩夸羅(Banquero)湖畔，金庫莊在塔拉斯坎語中是「野馬之地」的意思，是塔拉斯坎王國的首都。塔拉斯坎王國一直堅決對抗阿茲特加王國，以維護國家的獨立。這座巨大的神殿基壇，建於湖邊山坡上，長四百一十五公尺，寬二百五十公尺。基壇上面的五個建築物稱為「雅喀大」(Yacahui)，據說就是神殿之意。

157



156



156 墨西哥西部的傑克摩爾 傑克摩爾原是托爾德加特有的陶器人像(圖中)，本圖是出土於米喬阿坎州的伊里溫坎(Imatzo)，顯然受到托爾德加的影響。不過與托爾德加所發現的傑克摩爾相比，四肢與表情均較定型化，頗有塔拉斯坎式的風格。塔拉斯坎的陶器並不多，都是用火山岩研磨而成，表現手法生硬為特色。長一百五十七公分。

157 卡沙斯·固拉得斯的彩色陶器 卡沙斯·固拉得斯是墨西哥北部赤瓦瓦地區的一處具有代表性的遺蹟，都是以土磚建造的多層建築物，與美國西南部麥沙維爾(Mesa Verde)等地的建築相似。不過此地除球賽之外，也還有不少中美洲的文化要素。陶器方面，有如圖中的彩色幾何圖案，或簡單的象形紋；與美國西南部明布列斯文化的傳統陶器似乎有很深遠的淵源。高十九公分。



太陽之城

在古代的墨西哥文化舞台上，最後出現的一個角色是阿斯特德加族。阿斯特德加族是北方貧瘠而居無定所的狩獵民族，後來侵入墨西哥盆地，征服了托爾德加族，開創阿斯特德加族最興盛的時期；不久，西班牙人開始入侵。阿斯特德加的都城——特諾提特蘭壯麗的神殿與宮殿，曾經使外國人為之咋舌。當時的情景，已利用遺物與復原模型，再度重現於世人眼前。

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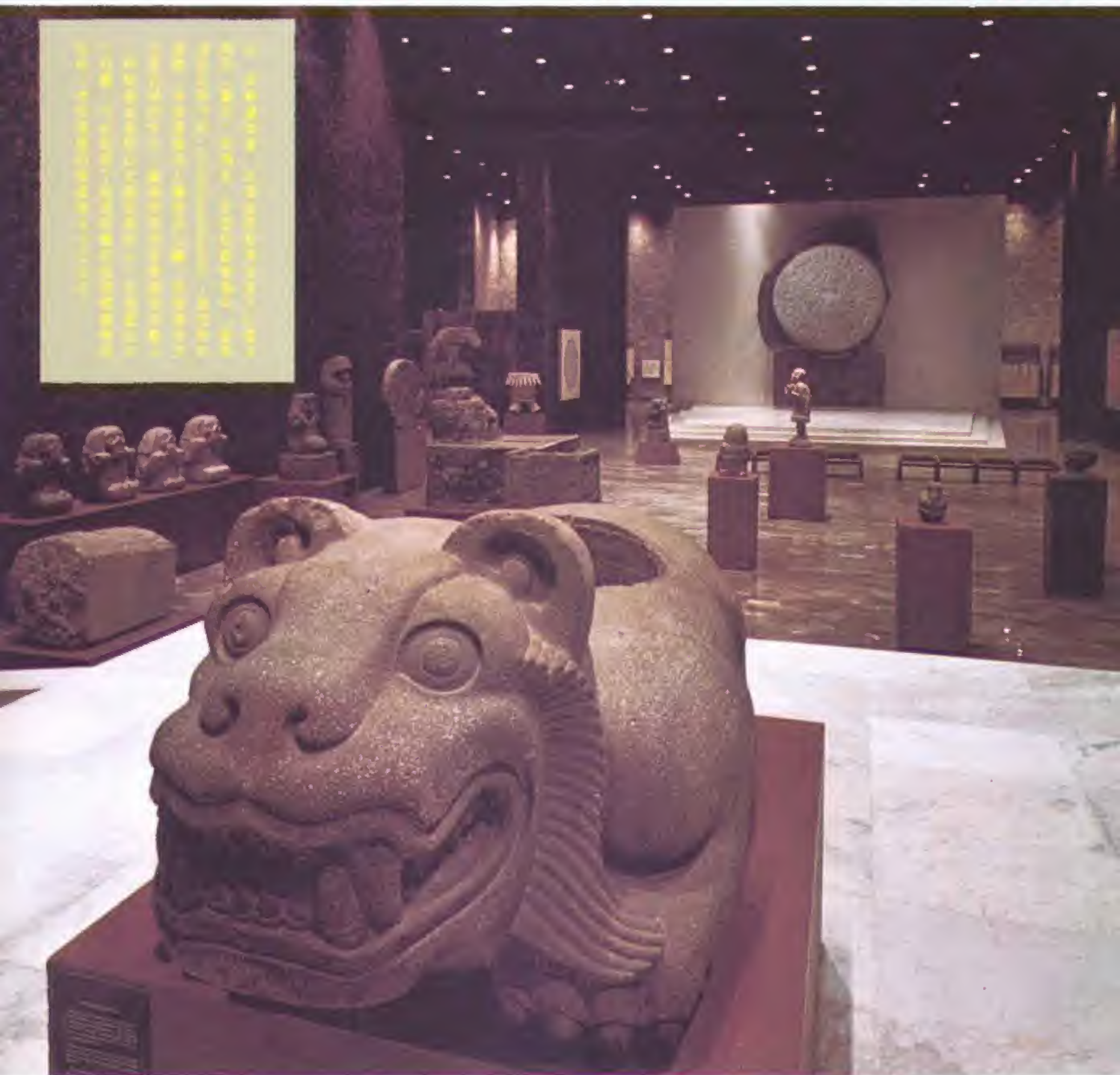
158・159 大神殿與大市場 由圖中繪上的圖畫可知，特諾提特蘭原位於湖中小島上；估計是一三二五至四五年間所創建。從十五世紀初開始，隨同阿斯特德加族的強盛，規模也越來越大，到了十六世紀初，終於變成人口超過二十萬的大都市。城中心的大廣場上有大神殿、諸王宮殿、球場，以及供著活人犧牲燐香的祭壇等。廣場每邊約為五百公尺，四周圍以蛇壁。建在中央內側的雙屋神殿是主殿，祭祀阿斯特德加的主神——戰神與雨神。

特諾提特蘭北方是特拉提洛科(Tlatelco)的商業城市。這裡有巨大的神殿，前面為大廣場，有許多商人和農民擺起攤子做買賣。市場上有官吏維持秩序，這一點使一五二二年到此訪問的西班牙人大為驚嘆。



160 石鼓 阿斯特加人會製作木鼓，豎型的叫「威薩特魯」(Huichueli，圖158)，橫型的是「提波那斯特利」(Tepozatlil，圖159)。圖中的鼓，是利用石材製作稱爲「提波那斯特利」的橫型鼓，雖然不是貴用品，却充分顯示出阿斯特加工匠高超的雕刻技術，是著名的傑作之一。尤其將人臉造型化的超現實表現手法，確實是非凡之作。這種石製品很可能是神殿的裝飾品，長約三十五公分。

160





161 太陽神的石雕殘片 這塊巨大的石雕殘片顯示太陽神跪下來的姿態，背上的圓盤就是太陽神的象徵。

阿斯德加的右雕作品經常出現這類的圓盤，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那塊著名的太陽石（圖21）。諾提特蘭東邊的提斯可可出土，高約一百三十公分。



162 人頭像 阿斯德加人喜愛圓形的頭像，這塊許多種族壯觀的太陽神像，同時還顯示了圓形的象徵，發出許多平行的，戰士或牧師的象徵。圖中顯示的是，他是利用骨頭或鹿角雕刻而成，並非利用青銅或鐵製成。這塊圓形的頭像，目前正被保存在提斯可可，高約十公分。



163 太陽石 這是圖案比較簡單的太陽石，中央圓圈內是太陽神「托納提烏」的象徵，周圍粗大圓圈的上下左右，均刻有表示太陽光線的標記。這件作品可能是建築物牆壁的一部分。阿斯德加人一直都致力於保護太陽的生命；因此，圓形的太陽理所當然地常被當作石雕的主題。高約二十五公分。

阿斯德加人一直都致力於保護太陽的生命；因此，圓形的太陽理所當然地常被當作石雕的主題。高約二十五公分。

阿斯德加的萬神殿，是以狄奧提瓦康以來的衆神，加上阿斯德加族原有的部落神祇，及托爾德加系統的諸神而成的。他們認為神就是產生自然現象的根本力量；同時，神界與俗界間的關係也按照宇宙論的方式構成，因此，他們的宗教具備很完整的理論體系。

從本頁到84頁所介紹的都是阿斯德加的主要神祇，此外，還有宇宙創造者奧美提奧特爾神所化身的男女神奧美德庫特利和奧美西娃特爾。

阿斯德加的神



164 四維西娃提提歐像

這四尊表示死神西娃提提歐的玉像，在丁諾提特蘭出土。玉像像骨一般的脆弱，臉孔亦表現死亡。

從雕像的胸部即可看出西娃提提歐是女性。阿斯德加社會中，在生時日後可以成為戰士的男孩之際，因難產死亡的女人都可變成神，而且被稱作西娃提提歐。高七十六至八十六公分。



163 月神頭像 可約見諸古Nagol'samb

古Nagol'samb是阿斯德加的月神（女），與太陽神維茲洛波契特利同是大地母神可阿特利克（Coatlicue）的子女。根據神話傳說：大地母神因天上降下的羽毛球而懷孕，月神因不瞭解此事，忿而企圖弑母，但自己卻被與大蛇神休可阿特爾Nahualt同時出生的太陽神斬首；這座半閉眼睛的月神頭像，似是表示被砍頭時的瞬間表情。高八十六公分。

162 大地母神的祭司像

在柏希拉的提其康出土，為不折不扣的阿斯德加作品，豈是大地母神「圖印」的祭司像。頭上戴著嵌有綠松石的骷髏面具，穿著神聖之蛇的裙子和草形的鞋子。祭司必須扮成自己所奉祀之神的模樣，是阿斯德加的習俗之一。高一百十五公分。



167



16 索奇比伊神像 索奇比伊 (Xochipilli) 是「花之王」(Flower Prince)，為阿茲德加衆神中最受歡迎的神祇之一，掌管青春、愛情、舞蹈、詩歌、戲劇等事。在這件作品中，他坐在以花與蝴蝶為飾的神座上，身上有花朵圖案的紋身，穿著虎皮短披風，手腕還戴著硬玉飾品。從現存的納瓦特爾語古籍中，可充分看出阿茲德加族對詩歌和戲劇的喜好。

168





171 大地母神像 這是大地母神阿特利克之像：這種怪異的石像，一七九一年發現於墨西哥市，與圖167的作品一樣，穿著華麗交織而成的裙子。其實所謂阿特利克的意思就是「蛇裙」。斬首後，兩股鮮血流出而成為蛇形。阿斯德加等許多民族深信，無論是動物或人類，斬首後由傷口噴出的鮮血能使植物再生，因此，成為球賽的主要內容及重要的豐收祈禱儀式。高二十五公分。

170



169 火蛇神 火蛇神係阿特爾也是大地母神的後子，與太陽神維茲洛波契特利同時誕生，因此，阿斯德加人深信火蛇神是一直跟隨太陽神在天空運行。本作品是用玄武岩刻製，在下諾提特蘭出土。這類巨型石像普遍都擺在大神殿的階下，或神區的邊界。現今所見這類巨型阿斯德加雕刻，大多是為這種用途而製作的。高九十一公分。

172 瑪克威兒索姆特神像 瑪克威兒索姆特Macuilxochitl是音樂與青春之神，同時也是總攬戲劇、詩歌、青春、球賽之神；和圖168所提到的索奇比伊幾乎完全相同。神的上半身從龜甲間伸出來。所謂「瑪克威兒索姆特」原為五花之意，這是此神在曆法書上所屬的日期，石像後面刻有象徵「五花」的圖畫文字。高約三十八公分。



172 蛇像 自奧爾美加時代以來，蛇一直是古代墨西哥人所崇拜的重要神祇。在奧爾美加的拉卡塔石牌（十九號一圖13—1）面，就刻有蛇神與奉祀蛇神的祭司；其奧提瓦康時代，又出現羽蛇神；到阿茲特加時代則又多了「神伴」隨太陽神的大蛇神。這些石雕蛇像充分表現古代墨西哥人對蛇神的崇敬。



173 羽蛇神像 這尊雕像都是去現狀蛇神。這種羽蛇神最早出現於奧提瓦康時代，到了阿茲特加時代則變成最重要的文化神與農耕神了。



175



173

173 羽蛇神像 傳說好戰的托爾德加人之間，有人反對重視教義與維護和平的羽蛇神，要改革宗教血罪，要求獻祭活人犧牲的惡習之神，於是托爾德加將羽蛇神的祭司多比爾（Tolluani）放逐。事實上，托爾德加人以及阿茲特加人的世界觀之中，都不喜歡禁止獻祭活人犧牲的羽蛇神，因為他們認為，獻祭人類心臟可使太陽增加活力，確保宇宙的安寧，是非常重要的儀式。

但是另一方面，阿茲特加人也無法忽視農耕與文化之神羽蛇神的存在；他們如同信仰戰神般的也同樣崇拜羽蛇神，因此，阿茲特加的宗教本身隱藏了根本無法解決的矛盾——五百年，當西班牙人看丁諾提特蘭出現，要求停止供奉活人犧牲，阿茲特加人便認為西班牙人就是羽蛇神的重現；在面臨強大的外來武力時，矛盾的心理首先發生動搖，最後終於走上滅亡的命運。



174

對阿斯德加人來說，保證世界安全的唯一方法，就是向太陽獻祭活人犧牲的心臟，獻祭得越多越好；他們的社會也是爲了不斷推行這種血腥儀式才能生生不息的繁衍下去。因此，阿斯德加的遺物，多半與這種獻祭儀式有關。阿斯德加這種以砍殺人頭來保證社會安泰的恐怖世界觀，最後也毀滅了本身的文化。

獻奉活人犧牲的祭壇



176



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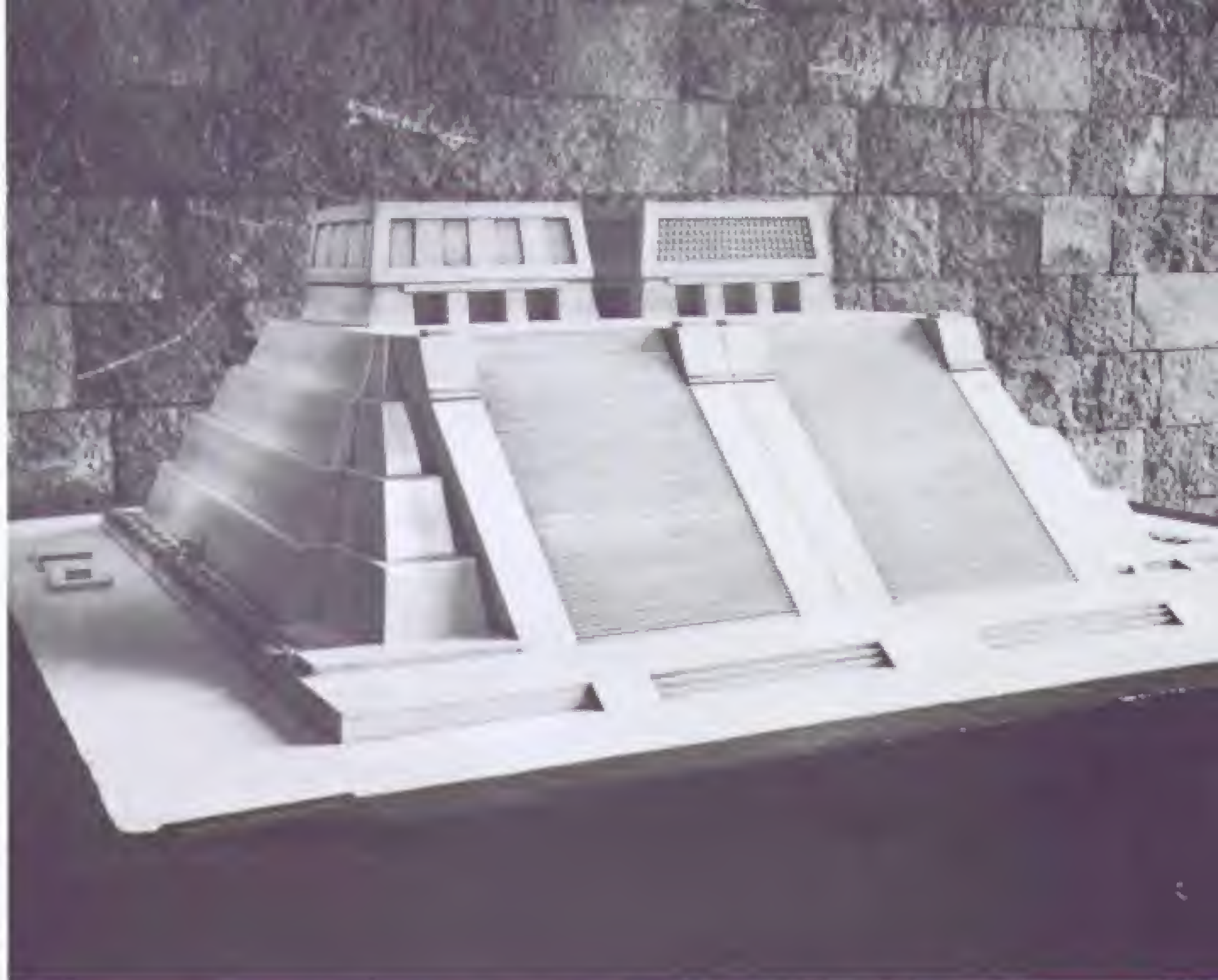
178

176 骷髏臺(Tzompantli) 擺放活人犧牲頭顱的地方，祭壇的側面刻滿人骨及頭顱。獻祭活人犧牲後，每半年度過一年，便倒一支蘆葦，滿五十二年後，便將象徵五十二支蘆葦的圓形石雕刻到祭壇底下，這就是所謂的「時間的屍體」。因此，骷髏臺同時也是時間的墳墓，高約一百六十八公分。

177 阿斯德加的伽克摩爾 在阿

斯德加文化中，也可看到承襲於托爾德加文化的伽克摩爾像。與杜拉的伽克摩爾一圖一相異的地方，是此像佩戴著羽毛頭飾及項鍊、手鐲等飾物。這尊石像擺在獻祭活人犧牲的神殿門口，腹上的圓盤用來放置供物。傳說伽克摩爾是神與人之間的使者，因此阿斯德加時代，圓盤上面所放置的供物或許就是活人犧牲的心臟，高六十五公分。

178 獻祭活人犧牲用的刀子 獻給太陽的活人犧牲轉在祭壇上，由四位祭司按住手脚，主祭司緊握圖中石刀，猛力往活人犧牲挺起的胸部刺入，迅速挖出心臟來。刀子是用黑曜石或燧石製成，刀柄部分用木頭製成，上面以綠松石與貝殼鑲嵌出老鷹戰士的彩象。老鷹(euauhtli)也就是太陽神托納提烏。這把刀收藏在倫敦人類博物館，長二二公分。



179

179 阿斯德加神廟模型 墨西哥市郊外的提納山加(Tenayuca)有一處阿斯德加廟的神殿遺蹟，如今只剩下基壇，本圖是復原的模式。

阿斯德加神廟的特色之一是在同一基壇上奉祀兩種神，基壇正面設有兩道台階，可通至各個祭殿。神殿四周圍以蛇壁。



181



180

180 老鷹戰士像 阿斯德加最強大的軍隊是老鷹軍團與美洲虎軍團，老鷹表示白天在天空中奔馳的太陽；美洲虎則代表夜晚在地下巡行的太陽。因此，這兩個軍團是由表示太陽明暗兩面的優良戰士所組成。圖中老鷹戰士戴著老鷹頭飾，臉孔從老鷹的嘴巴中露出；美洲虎戰士則披著美洲虎的毛皮。本作品是阿斯德加寫實藝術的傑作，高三十一公分。

181 雨神像 雨神特拉洛克可能是源於奧爾美加時代後期的古老神祇，也是坎奧提瓦康的主神之一；到了阿斯德加時代，由於神祇數目不斷增多，雨神的重要性因而消減。不過，在卜諾提特蘭的大神殿中，雨神依舊與阿斯德加的部族神（即太陽神）一起被供奉，可見還是很受敬重。

根據圖畫文字記載，雨神持有四只盛水的小缸，作為降雨之用，高約一百二十公分。

182 石祭壇 這是一件具有天文學意義的祭壇。四面均有雕刻，還刻有曆法的記號與數字等。圖中的這一面，刻著一隻老鷹在樹上吃蛇的情形。四面外

框的繩狀雕刻表示犧牲。這可能是一塊宗教石碑，強調丁諾提特蘭的創立以及阿斯德加人獻祭活人犧牲儀式的意義。高約五十六公分。



183 老虎與老鷹的對話

這塊石板發現於丁諾提特蘭，可能是嵌在石造公共建築物牆面的裝飾殘片。同是象徵太陽的老虎與老鷹，面對面地似乎在

交談什麼。圖中分別由雙方口中吐出來的彎曲圖案，似是代表言詞。高三十九公分。





匠心獨運 的雕刻

與狄奧提瓦康或托爾德加的藝術相比，阿斯德加藝術的最大特色，在於石雕造形的創造力。阿斯德加的工匠已能靈活運用石材，完成各種風格的作品，不似托爾德加或狄奧提瓦康的石雕技巧很是生硬；阿斯德加工匠的技巧顯然已克服了石材的硬度，而能自由地發揮。阿斯德加被西班牙人征服後，文化被破壞後，仍有少數作品遺留後世，從這些器物，我們可以欣賞到阿斯德加石雕藝術之美。



184 農耕女神像 這尊奇彩的石雕是農耕女神耶巴得古特利

與農耕或雨水相關的神，很多是女性，如玉米之神妮可美可帝特爾（Chicomocli，圖四），或泉水與河川之神嘉兒娜托荷克微等皆是。從萬物之母——大地——與農耕的關係上，這是必然的聯想。除著名的可阿特利克（圖四）之外，還有德拉斯爾德歐特爾（Tlazolteotl，與索吉奎托兒等，都被當作大地母神而加以崇拜，高四十四公分）。

185 風神像柱 這是建築物的石柱，柱上人物嘴裡突出如鳥嘴，代表風神皮黑卡特爾（ Ehecatl ），皮黑卡特爾是特蛇神的化身，人們相信他能呼風喚雨，使穀物豐收。這尊神像之所以會有似乎支撐著重物的造型，那是因為在阿斯德加的神話故事中，古代人冬睡下時，風神與其他諸神合力撐大的緣故（高六十五公分）。

186 草原獵像 阿斯德加人很喜歡雕刻動物，譬如老虎、蛇、狗、蜂蟻、猿猴、草原獵等。這類動物，大半都被圖畫文字化後，再用於祭祀，因而含有相當濃厚的宗教意義。草原獵是與黑暗有關的不祥動物；可是，從托爾德加的戰士像（圖四）可以看出，牠也是與戰士有密切關係的強壯象徵（長二十八公分）。



187 平民像 這尊裸體石像所表示的是平民——納瓦特爾語為(Nacchaul)——平民之上有貴族與戰士，比平民身份更低的是農奴與奴隸。平民隸屬於卡爾普伊(Calpuli)社會，耕作土地以維持生活。後來隨阿茲特加社會的擴大，平民也有躋身於統治階層的可能。從姿勢上看來，此人似乎是農夫，可能是貴族或戰士的侍從。高五十五公分。

188 木鼓 這是木製的橫鼓，與豎型鼓不同的是上面有兩片簧片，用附有橡皮的鼓槌敲打，只限在神聖的宗教儀式中使用。鼓上所刻人物的眼睛，嵌以珍珠與黃鐵礦石。這件木鼓是特拉斯卡拉(Tlaxcala)出土，是古阿茲特加人的作品。長五十六公分。



189 木鼓(豎型鼓) 阿茲特加人很重視祭典用的音樂與舞蹈，音樂須在克卡卡利學校學習。樂器有法螺、鈴、笛、張皮的木鼓等。這種豎型木鼓叫做威偉特魯，是在墨西哥州馬里納巴(Mariñabá)的神殿遺址中發現的。表面刻有太陽神化身的老鷹。馬里納巴的神殿中的地面一塊石板的中間，也雕刻有老鷹。高八十八公分。



190 石製器皿 除大型石材工藝外，阿茲特加工匠也製造許多碗、鉢、箱子等小型石器，如龍舌蘭酒(pulque)所使用的酒杯、食器和盤子等，都是陶製品。石製器皿大都用於儀式中。這個石碗有把手也有耳口，還飾有簡單的幾何圖案，是一個相當精緻的作品，可能是獻祭時人犧牲時所用的器皿。高約十九公分。

191 廣盆 這種圓形石盆稱為廣盆(Cuauhxicalli)，用來盛裝活人犧牲的鮮血與心臟，供奉給太陽神。

外面刻有相同的兩頭羽蛇神像，小型的廣盆都是圓形，也有大型的箱形盆。高四十六公分。





192 玉米女神 玉米女神名叫姬可美可亞特爾，圖為這女神的右像，方形髮型是其特徵。「姬可美可亞特爾」原為「七蛇」之意，也是為玉米女神舉行慶典的日期，後來用為女神的名字。據說姬可美可亞特爾的地位，與雨神特拉洛克的配偶嘉兒娜托莉克微相同，嘉兒娜托莉克微是泉水與河川的女神，從農耕與雨水的密切關係來說，玉米女神的地位自然相當崇高，高三十五公分。

194 治水紀念碑 此石雕是往腳的一部分，阿烏依索特爾(Ahu-itzoll)王時，曾經引水至丁諾提特蘭，使湖水水位上漲，石碑的正面與背面，刻有紀念此事的圖畫文字，左上方的正方形框內，刻有「七支蘆葦」，這是記載時間的符號，顯示工程是在西元一四九九年竣工的。被西班牙人征服後，歷史家所編纂的幾種編年史中，也都載有阿烏依索特爾王的事蹟。



198 蛇頭石雕 丁諾提特蘭有許多巨型的石造建築物，但是都在一百一十二年西班牙人攻陷該市的戰爭中破壞無遺，只剩下北斯加薩壁圖中的右圖，可能是神殿的台階或神柱上裝飾的部分，高約五十公分。





199



197 平民像 與圖四、五的作品相同，都是阿斯德加社會中一般平民的雕像；現存的平民像中，有站著、蹲著或是悠閒的坐著等種種姿態，圖中雕像則是單膝跪立的造型。這類石像可能不含有任何宗教意味，而只是工匠純粹為表現雕刻造詣所創作出的民間藝術品。高四十公分。

198 蚌蟻像 這是蚌蟻的石雕，十四世紀初，阿斯德加族首次從北方侵入墨西哥盆地時，曾住在現今國立人類學博物館的所在地普爾特匹克。查普爾特匹克原意是「蚌蟻之丘」；阿斯德加人必很懷念這個值得紀念的地方，所以才製作這樣的蚌蟻石雕。高二十三公分。

199 水狗浮雕 阿烏依索特爾，在納瓦特爾語中是水狗的意思，也是一位阿斯德加王的名字；這塊石板上的圖畫文字就是指這位國王。阿烏依索特爾王於一四六八年至一五〇二年在位，勇猛無比，東征西討，名聞遐邇。丁諾提特蘭大神殿就在他的時代完成（圖四），為紀念神殿的完成，據說有二萬人被當作活人犧牲而奉獻給神。石板每邊長六十分。

材料所制成的容器。高十四公分。

上端站著提埃克與阿烏依索特爾兩位阿斯德加王，旁邊各有表示其名字的圖畫文字。大神殿就是這兩位國王在位期間施工建造的。高九十公分。

太陽曆石

太陽的民族——阿斯德加人的宇宙觀與世界觀，完整的表現在這塊圓形石盤上；因此，這塊太陽石盤是阿斯德加文化的象徵，本來裝飾在丁諾提特蘭的神殿牆上，神殿被西班牙人徹底的破壞，主要部分——太陽曆石卻奇蹟般地留存了下來。

來。西班牙殖民地時代，由於印第安人依舊禮拜這塊石盤，有一段時期被埋到墨西哥市的大廣場地下。一七九〇年再度被發現後，收藏於博物館。直徑三百六十公分，重二十四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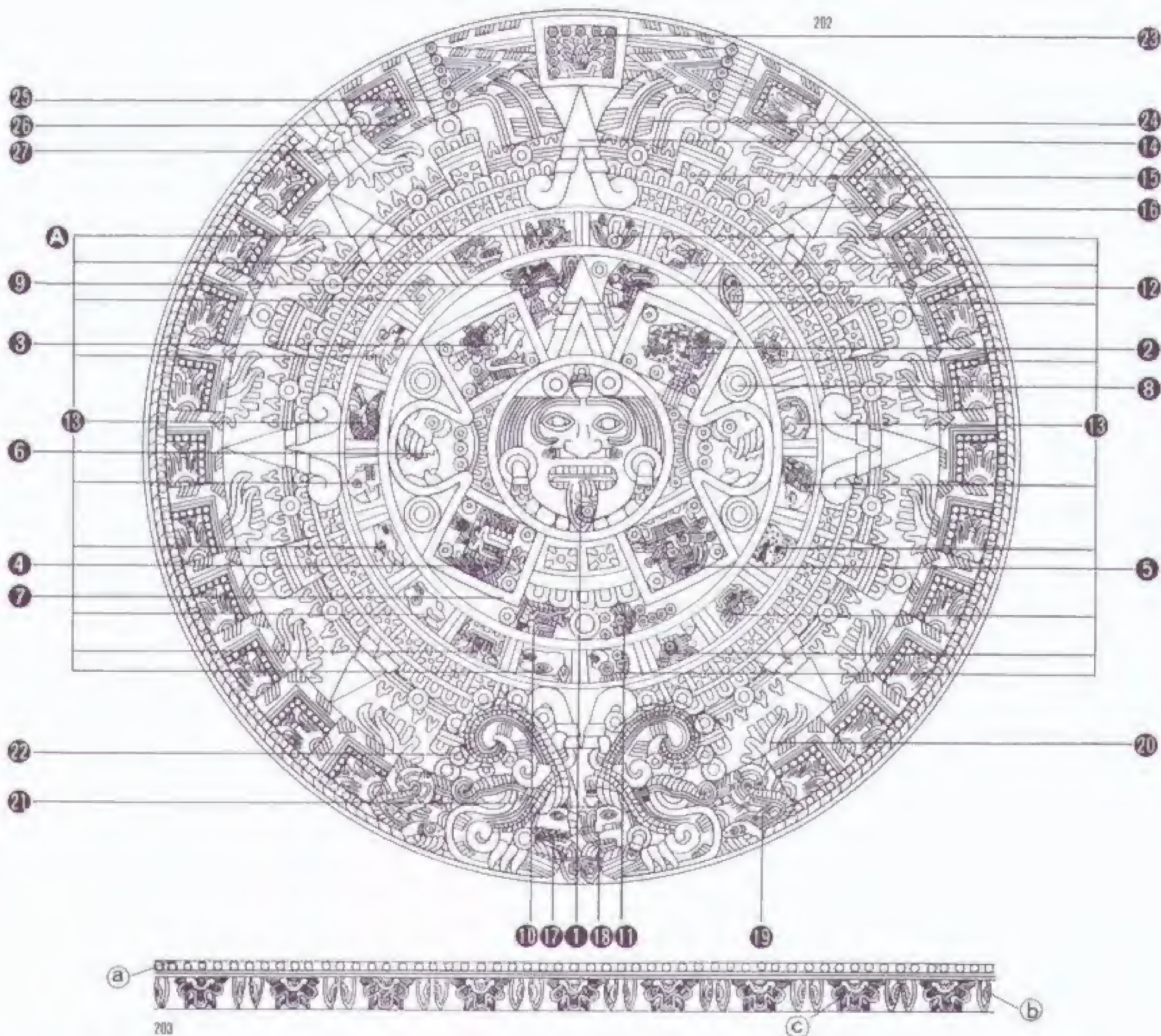
200・201 阿斯德加的曆法 這塊太陽曆石又名阿斯德加的曆法，名稱之由來，是因為中央的托納提烏——即太陽神的周圍，配置有阿斯德加的曆法及與宇宙論相

關的圖畫文字和符號。

阿斯德加人相信，宇宙已經歷過四個週期，也就是已經有四個太陽相繼出現又消失。現在是第五個太陽的時代。石盤中央的

太陽，就是第五個太陽；上下左右分別刻著前邊的四個太陽，而周圍所記的就是各種曆法符號。





203

20 太陽曆石雕刻符號說明

- 1 太陽神托納提烏 托納提烏代表的
- 2 是現存的大陽。同時，根據阿斯特德加人的說法，宇宙的安全，完全取決於太陽的存在與否。垂伸出來的石刀形舌頭，提示人類需以鮮血與心臟加以滋潤。
- 3 4 分別為已消失的四個太陽，也就是代表古代的四個時期——
- 5 虎的太陽——歐西洛托納提烏 (Ocelotototitl) 宇宙的第四個太陽。當時，神所創造的巨人在洞窟內，不擇手段，得以野菜及樹根果腹度日，最後和太陽一起被虎神吞嚥而亡。
- 6 風的太陽——艾黑卡托納提烏 宇宙的第五個太陽。當時遭遇颶風暴而毀滅。神將人類變成四隻腳的魚龍，以免颶風暴捲走。
- 7 火的太陽——奇奧托納提烏 宇宙的第六個太陽。當時萬物因火山熔岩而毀滅，神將人類變成飛鳥而逃過劫難。
- 8 水的太陽——阿托納提烏 當時萬物因洪水而滅亡，神將人類化為游魚得以挽救。以上四個太陽出現的時代順序，因傳說系統之不同而略有出入。
- 9 太陽爪 傳說太陽利用此爪巡行天際。爪中抓著諸人犧牲的心臟。
- 10 地震的太陽——納烏依歐林 由剛在太陽神、四個太陽及太陽爪外的棒形，以及 11 代表「4」的數字符號來表示「地震的太陽」。
- 12 象徵四個方向。
- 13 休烏依蘇利 象徵著東方的圖畫文字。
- 14 「一雨」日 雨方的象徵。
- 15 「七猿」日 西方的象徵。
- 16 「一黑曜石刀」日 北方的象徵。
- 17 表示一個月二十天的圖畫文字 自A開始，依逆時針方向分別為：鱷魚、

- 18 太陽神 與剛在正中央的太陽神有相同的裝飾，伸出黑曜石刀形的舌頭，噴吐著忿怒的煙霧與夜神戰鬥。兩位神祇均穿著火蛇神的衣裳。
- 19 火蛇神 休可阿特蘭的前胸、20 指著猛烈的火焰、21 頭、22 尾。
- 23 火蛇神頭上的突起物 象徵金牛星座昴星團 (Pleiades Nebula) 的七顆星。
- 24 象徵的記號 中央的圖畫文字表示歲差，周圍的十二個雙圓符號代表數字，意味著「十二歲差」的日期，也就是太陽石完成後奉獻給神的日期，根據推算，相當於西元一四七九年。
- 25 花草的裝飾
- 26 托拉吉諾里 火焰的象徵，火蛇神身上每一環節都有這種刻記。
- 27 以龍舌蘭編成的四條帶子
- 28 太陽石的裝飾 除面星外，還有石刀表示在白晝天空中照耀的陽光，以及 29 白晝天空中的金星之外，圓石邊緣還有代表天空的雕刻圖案。



阿斯德加人的世界觀與持續不輟的奉獻活人犧牲的儀式

阿斯德加王國的滅亡和第五個太陽的沒落

阿斯德加人與宗教

滅亡的 阿斯德加王國，於一五二一年八月十三日，被經過 西班牙人哥德斯(Hernán Cortés, 1485-1547)的軍隊滅亡後，過了十一年又三個月，即一五三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印加帝國最後一位皇帝亞塔瓦爾巴(Ata-hualpa, 1500~1533)，也在安地斯山中被西班牙人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 1471?~1541)擒獲，於是美洲大陸最大的古代帝國就此滅亡。比較阿斯德加與印加的滅亡經過，可以看出幾個耐人尋味的類似點與差異點。最有趣的是，兩者都將古老的傳說或神話，與被侵略的事實混為一談。

就阿斯德加人而言，他們都以為西班牙人是重回故地的羽蛇神或羽蛇神祭司。印加的情形也一樣，他們將西班牙人當作維拉科察神(Viracocha)的再度來臨。在傳說中，這些神都是膚色白皙且蓄著鬍鬚的，而西班牙侵略者的容貌，竟與他們心目中神祇的形象完全一致。

一去不回 此外，這兩個民族都相信，在傳說的時代裏，回的神 羽蛇神與維拉科察神都是文化神與創造神，對人們均有很大的恩惠。但是，後來二神都分別離開國土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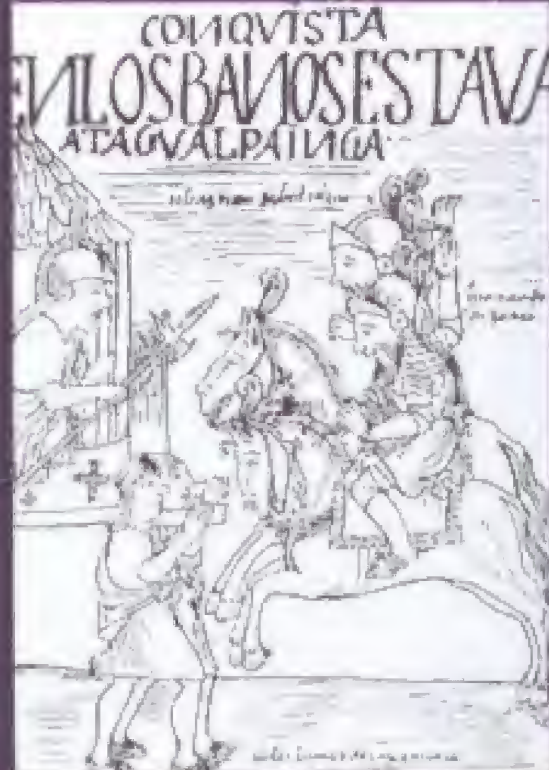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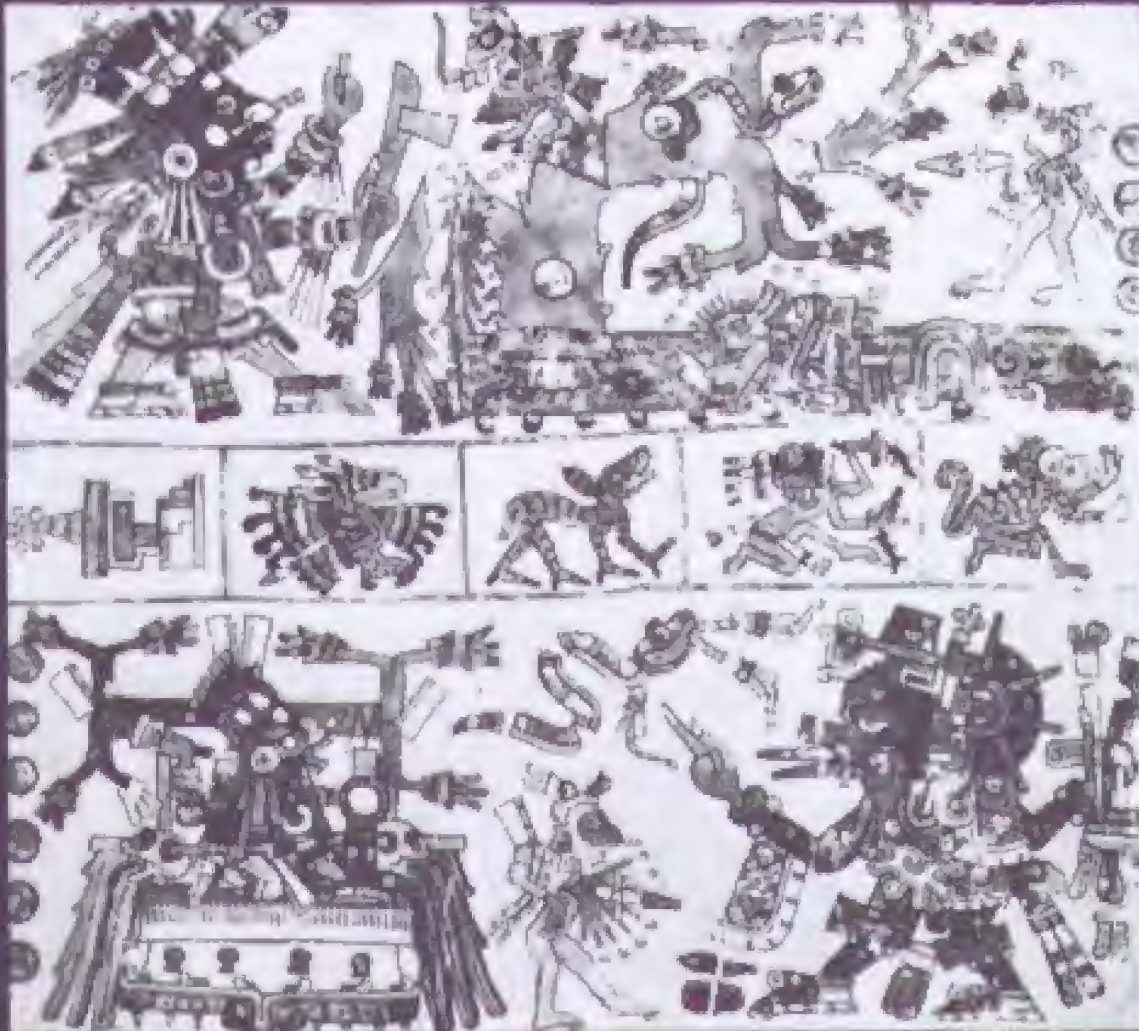
羽蛇神(圖206)是被人民驅逐的。在十世紀末，有一位叫多比爾進的羽蛇神祭司，治理托爾德加王國的都城杜拉。但是，反對和平政策的戰士集團，竟擁立黑夜之神得斯卡里波卡，而將羽蛇神驅逐了。多比爾進臨走之前斷言，他將會再回來，然後還往東方的墨西哥灣海岸而去。

傳說中的維拉科察神也和羽蛇神祭司一樣，他出現在玻利維亞的的喀喀湖(Lago Titicaca)湖畔，是一位創造之神，在安地斯山各地創造了人類之後，來到厄瓜多爾的曼塔(Manta)，然後走向西方的海上而去。他也在臨去之時告訴人們說，往後將會派遣使者回來。因此，當西班牙侵略者出現時，阿斯德加人與印加人都深信那是舊日的神回來了。

始終憂慮不已 可是，十六世紀初的史料顯示，阿斯德加人與印加人對舊日神祇有截然不同的反應。當西班牙人出現於厄瓜多爾海岸時，印加皇帝亞塔瓦爾巴剛剛



207 西班牙人入侵墨西哥 取自十六世紀的「佛羅倫斯圖畫文字」。



205 西班牙人與印加人的會晤 十六世紀或十七世紀初的作品。

206 羽蛇神群像 上為羽蛇神，左下為啓明星，右為風神。取自「波及亞圖畫文字」。



208 阿斯德加的神 左上為太陽神，右上為花與愛之神，左下為羽蛇神，右下為生殖之神。取自「波及亞圖畫文字」。

打敗其兄弟華沙爾(Huáscar 1493?~1532)的軍隊。他在秘魯中部高原華馬其可(Huamachuco)獲悉白人的消息後，以為是維拉科察神派遣使者來慶祝勝利，便派出偵察隊前往海岸一帶，但是很快就發現那些白人只是尋常的人類而已。

阿斯德加王蒙特斯馬二世(Montezuma II, 1466~1520)的反應卻非常悲觀，始終相信侵略者哥德斯的出現，就是羽蛇神的再來，認為自己的沒落已無可避免，而終日憂慮不已。與亞塔瓦爾巴比較，蒙特斯馬王似是一位徹底的宿命論者。根本原因並不是他個人的性格與觀念的問題，而是在於他所代表的阿斯德加宗教之本日論的宇宙觀。

阿斯德加宗教的特性 阿斯德加的宗教思想很複雜。他們本身也是侵略者，致使許多其他民族的傳統與信仰，都摻雜在他們的宗教信仰內，造成許多矛盾與複雜

混亂的體系。阿斯德加人所謂的神，大半都是外來的。

不過，我們研究阿斯德加的宗教，最須注意的就是托爾德加宗教的影響。阿斯德加人原是齊齊美加族的一支，是墨西哥北部的狩獵民族，擁有自己的部族神維茲洛波契特利，以及與齊齊美加族相同的狩獵神密休可亞特爾(Mixcoatl)，但是，在阿斯德加族接觸到托爾德加系的文化後，這些神原有的性格遂發生變化，而與原來的有了差異。現在我們就來研究托爾德加人的宗教。

托爾德加宗教的矛盾

何謂托爾德加人 托爾德加王國的中心是杜拉，構成此一中心

的民族是托爾德加·齊齊美加人；但是，這個稱謂本身是很矛盾的，因為所謂「托爾德加」，本義是指出身於傳說中的托揚(Tollan)地方的人，是很有教養與能力的人；而齊齊美加指的却是狗的子孫，也就是墨西哥北方的狩獵民族，他們生活在北部半乾燥地帶與農耕地帶之間。

總之，集中在杜拉生活的，有繼承狄奧提瓦康以來都市文明、文化水平很高的民族，及為追求文明而齊聚的狩獵民族等。托爾德加人之中，有些說墨西哥灣一帶的瓦斯德加語，有些繼承狄奧提瓦康而說馬沙得可·波洛卡語。至於齊齊美加人，主要說納瓦特爾語，也有少數人說奧托密語(Otomí)。

對立的兩個集團 因此，杜拉等於有兩個性質迥異的集團——一個集團 有教養的都市人與勇猛的戰士雜居一起。兩個集團的對立，完全反映在前述驅逐羽蛇神的傳說中。

羽蛇神的祭司也是當時的國王，是很有教養的人，他教人農耕與學藝，同時禁止獻祭活人犧牲，下令用蝴蝶、綠玉以及蛇等物替代。但是，繼承齊齊美加血統的戰士

階層，卻抨擊羽蛇神是軟弱的，擁護要求獻祭活人犧牲的黑夜之神，而把羽蛇神驅逐了。

杜拉遺蹟似乎到處都反映了這個傳說。首先從主神殿談起；據說，這是祭祀羽蛇神的祭壇，然而說來也很有趣，支撐聖殿屋頂的柱子，卻是高達四公尺的巨型戰士像（圖204）。其他角柱或石板上，也都刻有手持盾牌或標槍的戰士。

其次是神殿側壁。側壁所嵌壁飾，也顯現出美洲虎或老鷹吃人心臟的圖畫。後來被阿斯德加人繼承的宇宙觀可能就是導源於此，在這裏所表現的是太陽的信仰。白天的太陽是奔馳於天空的老鷹，到了傍晚，太陽便精疲力竭地沒入西方的地平線，隨即化身為美洲虎，步行於地下黑暗的世界。為了使精疲力竭的太陽再成為老鷹而翱翔空中，繼續為人類與植物提供陽光，就必須將活人的心臟奉獻給太陽。牆壁上吃心臟的老鷹（圖205），正是向人類索求犧牲的太陽神。

涵意矛盾 瀾漫杜拉的獻祭活人犧牲的作風，顯示出托爾德加人維持宇宙與人類安全的關切，遠超過對農神——羽蛇神的信仰。

但是，羽蛇神雖被驅逐，祂的存在仍然是不容忽視的。因為宇宙的安全固然重要，農耕與雨水一樣是人類生存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托爾德加人的宗教體系內，便有了和平與戰爭，文化與鬥爭，獻祭活人犧牲與否等兩種互相矛盾的思想。為維持宇宙，獻祭活人犧牲是絕對必要的。然而，否定獻祭活人犧牲的白色羽蛇神，隨時都可能回到墨西哥反抗黑夜之神。屆時假使操縱農耕與雨水的羽蛇神獲勝，那麼就無法保證宇宙的安寧了。

阿斯德加人在十四世紀初進入墨西哥盆地，1325年在提斯可湖上的小島建設了諾提特蘭時，周圍都是以托爾德加文明之繼承者自居的先進民族，譬如：庫爾瓦康（Culhuacan）、提斯可、阿斯卡帕薩科（Azcapotzalco）等，都擁有強大的勢力。阿斯德加人從他們身上學到托爾德加人矛盾的宗教體系；同時阿斯德加人也依舊繼續保有他們需要獻祭活人犧牲的太陽神——維茲洛波契特利。

維茲洛波契特利是狩獵之神，也是追逐月亮與星星的太陽。既是太陽，於是就把維茲洛波契特利與托爾德加人傳說的太陽神托納提烏混為一談，把托納提烏也當作需要獻祭活人心臟的宇宙主宰。

謀求和解的 趕走羽蛇神祭司多比爾進之後，人們對羽蛇神的信仰，不僅未曾消滅，反而愈顯昌盛。譬如提斯可所放的尼薩瓦爾科約托王（Nezahualcoyotl，在位1431~1472），是一位明主，也是位卓越的學者與詩人，篤信羽蛇神。又如威索珍哥（Huexotzingo）的德凱華進上，特加馬佳可放的阿約因王等，也都信奉羽蛇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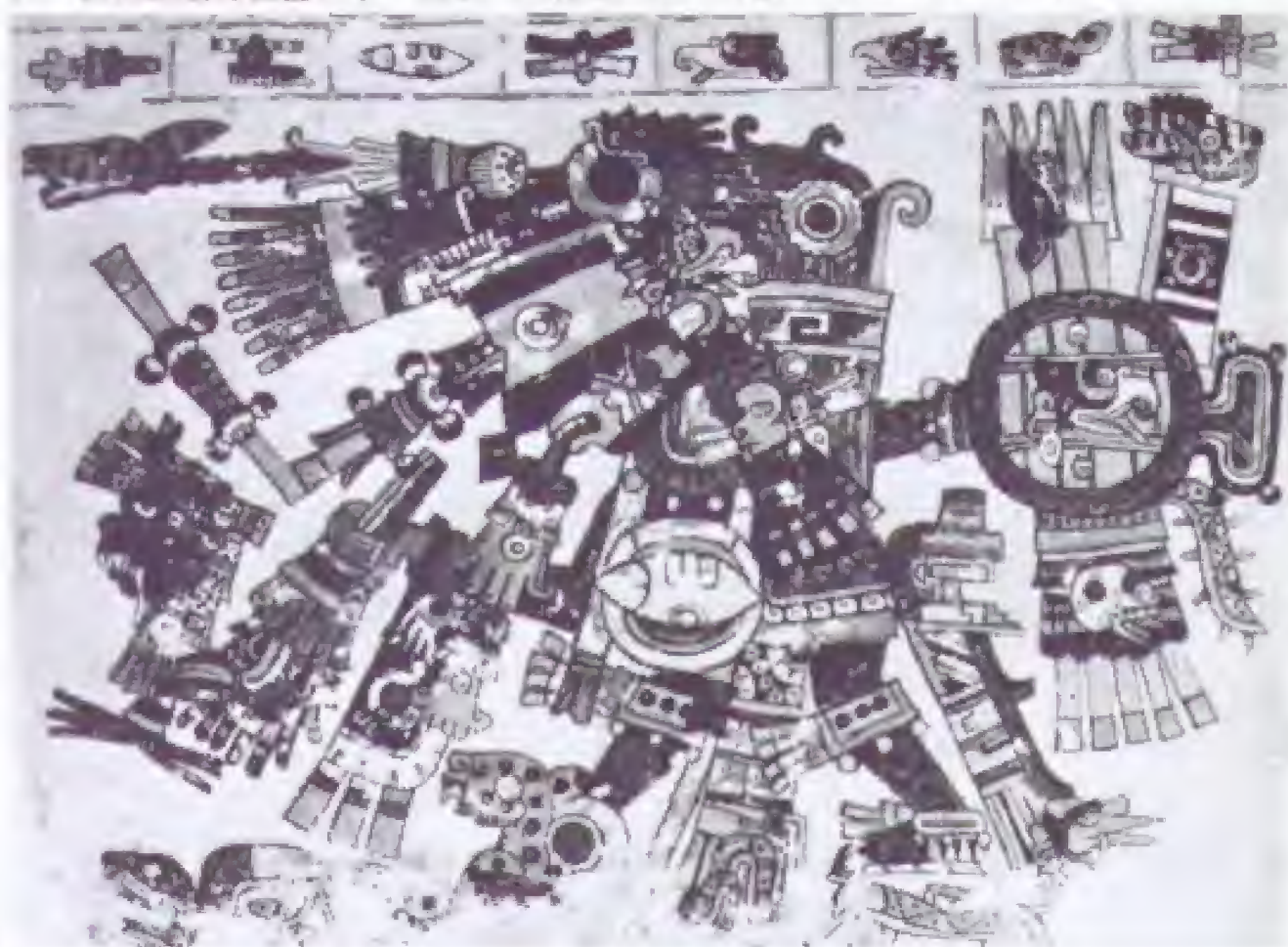
309 美洲虎與吃人心的老鷹 在托爾德加都城杜拉的雕刻壁板



310 羽蛇神像 長有羽毛的蛇神奎茲爾科亞特爾 刻有曆法的石板 有房屋、兔子、蛇、地獄等符號與數字組合在一起



212 記載經歷的圖畫文字 記載阿斯德加族離開傳說中的阿斯特蘭以後的經歷。



213

213 黑夜之神得斯卡里波卡 取自「波及亞圖畫文字」。
214 天上與陰間 上段中央繪有月亮，左為地下一「夜間」的太陽，右為大地「陰間女神」。右下繪有白天的托納提烏「太陽」。
取自「波及亞圖畫文字」。

214 彩色陶器 把手呈蛇形：常作香爐使用。



214



215



215 額戴羽蛇神面具的人像 委拉克路斯州瓦斯德加文化的作品。

雖然如此，他們仍無法廢止奉獻活人犧牲的儀式。時勢所逼，他們不得不每天將活人的心臟獻給神明。

尼薩瓦爾科約托是一位感性敏銳而有教養的人，一定認為這種措施是難以忍受的暴行。在據說是他所作的詩歌殘片中，充滿晦暗的厭世情懷，以及死亡與滅亡的預感。

或許是想克服這種思想上的矛盾，傳說尼薩瓦爾科約托曾企圖實施古代墨西哥史上前所未有的宗教改革。他堅信「未知的創造萬物之神」的存在，於是在七級的基壇上面，為該神建造神殿。又因為該神是「未為人知，未為人見」的，所以神殿中不設任何偶像或神像。尼薩瓦爾科約托的所作所為，不禁令人聯想到古代埃及第十八朝第十代王易克納唐（Ikhnaton）的宗教改革。尼薩瓦爾科約托或許想藉唯一至高無上的神，解決古代墨西哥自相矛盾的宗教信仰吧！

阿斯德加的世界觀

黑夜之神 在阿斯德加，以及同時代墨西哥中央高原的與羽蛇神 都市國家，由於各民族間的接觸頻繁，諸神間的關係也愈趨複雜。為整理這類關係與宗教體系，人們在神學方面似乎盡了很大的努力，結果發現他們的宇宙觀不斷地變化、不斷地進化，決非一成不變的。根據古老的托爾德加系的神學說法，世界是一平面圓盤，處在上下各九層的階梯狀祭壇或宇宙中間；阿斯德加人的解釋，却更正為天上十三層、地下九層。

阿斯德加的神學家所做的努力當中，有一項宇宙論的體系化，曾試圖化解黑夜之神與羽蛇神的相互對立。他們認為奧美提奧特爾神才是宇宙至高無上的神與萬物之本。這是有男女雙重身份的創造之神；就男性

而言，名為「奧美德庫特利」（Omecuhli）；就女性而言，名為「奧美西娃特爾」（Ometecuhtli），住在天空最高處的奧美約康（Omeyocan）。奧美提奧特爾並不親自創造萬物，實際的創造工作，是交給化身，同時也是他兒子的黑夜之神得斯卡里波卡與羽蛇神奎茲爾科亞特爾來執行。

分色 阿斯德加人似乎受到密古斯德加人的影響，將世界方位與分色的概念，引進世界觀中；他們認為地上的世界四周都是水，他們所居住的土地是宇宙的中心。世界以中心部位為基點，分為東、西、南、北四區。東方是太陽升起與豐收的方向，以白色表示；北方是死亡與黑暗之地，以黑色表示；西方為太陽棲息之地，是紅色的地區；南方位於太陽所經之路的左邊，是荆棘之地，以藍色表示。其中最重要的是，神可因方向與顏色而改變屬性，而具有好幾種化身。

譬如奧美提奧特爾同時也是天地創造者，所以有紅色、黑色、藍色黑夜之神以及羽蛇神等的化身。其中紅色黑夜之神就是農耕與豐收之神——西培·托德克、狩獵之守護神——密休可亞特爾神。藍色的黑夜之神也就是羅茲洛波契特利，意指「左邊的蜂鳥」，而藍色意指南方，所以太陽所經之路的左邊，就是指南方之故。黑色的黑夜之神就是奧美提奧特爾本身（圖33），但是白色化身是羽蛇神。

太陽的週期 雖然有阿斯德加神學家的努力調解，宗教體系內的黑夜之神與羽蛇神的根本矛盾，依舊無法解決。而且這種對立，仍然嚴重地關係到宇宙與世界的安全。因此，阿斯德加人經常存着不安情緒；他們為祈求太陽的平安運行而獻祭活人犧牲；然而，他們愈獻祭却愈感到不安。

造成阿斯德加人心理不安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的宇宙演進論。他們的根本信念是，宇宙是不斷地運行與演進的；他們以為自古以來，世界已滅亡過四次。每一個世界，都有一個太陽。第一個太陽被美洲虎吃掉，第二個太陽被大風刮走，第三個太陽被火山熔岩埋沒，第

四個太陽則因洪水而滅亡。而他們所生活的是第五個太陽的時代，這第五個太陽，有朝一日還是會滅亡的。

預言家說，第五個太陽將因地震而滅亡。墨西哥處在火山地帶，地震是常有的現象。因此，每發生一個小地震，阿斯德加人都惶惶不可終日，以為世界末日就要來臨。著名的太陽曆石（圖30）上面，刻有「納烏依歐林」的記號，意思為「四運動」，即預言第五個太陽將在曆書上所記載的那一天滅亡。

第五十二年的末日 就阿斯德加人來說，與「四運動」日同樣可怕的的是曆法上的五十二年週期。阿斯德加人與墨西哥其他的文明民族一樣，有三百六十五日的長年曆與二百六十日的短年曆。這兩個年曆均以五十二年為一週期而循環，阿斯德加人認為週期結束的那一天，具有特別的意義，非常重視。

週期的最後一天夜裡，整個丁諾提特蘭的燈火都被熄掉，人們靜靜的凝視星星的運行。到了夜半，假如星星停止運行，那就表示太陽已失去氣力，第二天將無法升起，星星將變成許多猛獸降落地面，把人類吃盡；假如星星運行順利，那麼世界的安全即可獲得保證，祭司們便可放心地在神殿上重新燃起火種，將火種分給人們，人們以分得的火種點燃自家爐灶，以慶祝新世紀的開始。為慶祝重新昇起的太陽，祭司們又開始忙著將許多活人犧牲的心臟獻給太陽。

花之戰

獻祭活人犧牲的現象愈演愈烈 就阿斯德加人來說，獻祭活人犧牲並非聖宗教儀式。想要增強政治力量、積蓄更多的財富，則必須擴建神殿，將更多的人當作犧牲獻祭給神。一四八



218 聖戰神殿的背面 所雕刻的是仙人掌上的老鷹，仙人掌的果實被繪成人類心臟的形狀，老鷹口中吐出的圖畫文字，表示戰鬥時的吶喊。



219 聖戰神殿的正面 是有階梯的金字塔式的神殿。站在太陽曆左右兩邊的是太陽神與黑夜之神。



220 聖戰神殿的左側 上面刻有雨神特拉洛克與德拉克斯卡爾潘得庫特利神，曆法記號「一打火石」以及戰鬥的吶喊聲。



221 聖戰神殿的右側 所雕刻的兩位神像，可能是火神與愛神。上端有「一死」的曆法符號。從神的口中發出戰鬥的吶喊聲。

七年，當祭祀太陽神維茲洛波契特利與雨神特拉洛克的大神殿在丁諾提特蘭落成時，有二萬人被挖出心臟，獻給這兩位神祇。

大部分的活人犧牲都是從阿斯德加人統治下的都市或部族抽調出來的。但是，後來由於獻祭的儀式規模越來越大，活人犧牲的供應終感不足。這時想出的解決方法，就是所謂的「花之戰」(The War of Flowers)。

聖戰 一九二六年於墨西哥市發現一個在基壇上面的神聖殿。殿石雕模型，現在保存在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內。模型上端繪有一個與太陽曆石極為相似的圓盤，左右兩邊都刻有諸神神像。基壇的每一面(圖217、220)，都繪有諸神崇拜太陽的情形，以及諸神口吐着表示戰鬥的「火」與「水」的圖畫文字。依照墨西哥考古學家卡索的考據，這件作品是向人們呼籲戰鬥的必要性，以確保獻給太陽的活人犧牲。為此，他將此作品命名為「聖戰神殿」。

阿斯德加人為捕獲活人犧牲而掀起聖戰。一四五〇年前後，墨西哥中央高原一帶發生大饑荒，「花之戰」即由此展開。因為他們認為，饑荒可能是由於所祭活人犧牲太少而起。於是丁諾提特蘭、提斯可、托拉可那(Tlacotal)、特拉斯卡拉、威索珍哥及喬路拉等族的國王，彼此協議為逮捕活人犧牲而戰鬥，因此「花之戰」遂成爲一種神聖的儀式。被捕的人，莫不興高采烈的獻身，讓人挖出自己的心臟。據說曾有一位勇猛的武將被阿斯德加人逮捕後，竟然拒絕別人爲他請命，而從容地走上死亡道路，爲後世留下一段佳話。

心理的 如上所述，阿斯德加人已陷入一種心理上的動盪。搖與劇烈的不安之中。「明天可能就是世界末日」的恐懼心理，逼得他們不斷地舉行獻祭活人犧牲的儀式，而且，羽蛇神隨時可能會出來阻止獻祭活人犧牲的持續進行。無論是要增加活人犧牲數目，或要將丁諾提特蘭的神殿建造得更宏偉，都必須擴大「花之戰」的規模不可。如此，人力的損失便愈來愈大，勢必也會在農業生產方面造成嚴重的後果。此外，阿斯德加人對於

臣屬於他們的各民族所要求的犧牲人數愈多，來自臣屬民族的反抗也自然愈大。這一切都是阿斯德加人終日憂慮的事情。

總之，阿斯德加人顯然已經走上無藥可救的滅亡途徑。他們長年爲不安煩惱的情形，在西班牙神父薩阿根(Bernardino de Sahagún)所輯有關阿斯德加人傳說的著作中，敘述得很詳細。阿斯德加王國末期，有許多入爲種種不祥的預兆而驚慌不安(圖221)。譬如天上忽然出現巨大的金字塔型火焰、白晝出現的怪異彗星、湖水忽然沸騰起來、建築物也全部崩塌下來；還有兩頭怪物的出現，雖然被逮到了，却忽然又消失不見；或說有一位婦女，夜夜啼哭叫喊道：「啊！孩子，你滅亡的時候到了。」等等。

上述種種異象，與其說是天災地變的自然現象，毋寧說是阿斯德加最後一位國王蒙特斯馬二世時，所有阿斯德加人內心不安的寫照。爲種種怪異現象而失去主張的蒙特斯馬王，最後只好求救於提斯可賢明的尼薩瓦爾比伊王(Nezahualpilli)。尼薩瓦爾比伊王告訴蒙特斯馬說，他的神啓示他，將有重大的破壞與災難降臨整個國土。這位尼薩瓦爾比伊，就是前述宗教改革家尼薩瓦爾科約托王的兒子。

蒙特斯馬王聽到這驚人的啓示後，心中籠罩著更深的憂愁；過了五十二年週期的最後一年，正如古老的預言一樣，果然聽到白人出現在東方海上的消息，他便認為阿斯德加第五個太陽註定要沒落了。

(增田義郎)



221 不祥的異象 亡國前阿斯德加人所見到的不祥異象。取自「佛羅倫斯圖畫文字」。



222 尼薩瓦爾比伊王像 與父上尼薩瓦爾科約托同被視為聖明的君主

第四室 叢林中的 馬雅文明

與狄奧提瓦康文化大約同一時期，自墨西哥南部到瓜地馬拉的热帶低窪地區，到處都出現壯麗的馬雅神殿中心，刻滿繁複裝飾或圖畫文字的神殿與石碑，一座座的建了起來；盛裝的祭司們在神殿舉行神祕儀式或觀測天象等。以下要介紹的，就是這個充滿神祕色彩的叢林文明。



此 將來有時間，正是現在
馬雅文明在叢林中的遺蹟，
處處可見。這座神殿的正面，
飾有繁複的雕刻，表面全以
圓形圖案作裝飾，而神像
(Chac) 的頭部為中央的主體，
前面的石碑上，刻有馬雅文字。
馬雅的石碑，大都是為紀念
歷法週期的結束或紀念歷史事
件所豎立的。





275



276

因馬雅人已有了屬於自己的文字，所以對記錄一事特別注意，他們在長方形石板上，用淺浮雕方式刻出圖畫或文字。曾經有段時期，馬雅學者以為石碑上的圖畫，所表現的只不過是馬雅的神話罷了；然而，現在大家都已知道，這些圖畫所表現的多半是實際存在的人物或實際發生的事情。馬雅人的雕刻技術極為高超，從立體透視表現的圖像中，就可以充分看出，馬雅室的展示品中有幾件是頗具代表性的。

石碑與石雕

274 馬雅展示室中的石碑羣 在馬雅室中，展示著不少的大小石碑。石碑主要是豎立在神殿前面的廣場上，也是馬雅祭祀中心的建築複合體的一部分。因此，必須把握彼此間的脈絡關係，為了研究上的方便起見，每件作品都編上號碼。圖中的巨大石碑，是稱為康佩奇州（Campeche）卡拉克姆爾（Calakmul）石碑第五十一號的作品。高約四百二十公分，主題為穿戴頭飾與首飾，持笏的盛裝祭司。

275 欽古提克的圓盤 這個圓盤在墨西哥南部恰巴士（Chiapas）州的欽古提克（Chinkultic）發現，刻繪出一名球員用腰部擊球的情形。因為圖案必須納入圓形框中，右腳多少已經定型化了。球賽是新求穀物豐收的一種宗教儀式，由兩組人員進行競賽。這個圓石盤可能就是得分板。周圍所刻的圖畫文字是曆法符號，換算成西曆，相當於西元五九〇年。直徑五十六公分。

276 捧著供物的祭司 這塊石碑殘片，發現於塔巴斯哥州的荷奴大（Jonuta）。圖中是一位捧著供物的祭司，將鳥獻給可憐：祭司身後有金剛鸚鵡，似乎是頭飾的一部分。在墨西哥或中美洲一帶，可曾被當成通用的貨幣，因此極為貴重。這塊石碑可能是為了祈禱豐收所製作的。淺浮雕線條的柔和與深度，運用得非常巧妙。高一百零五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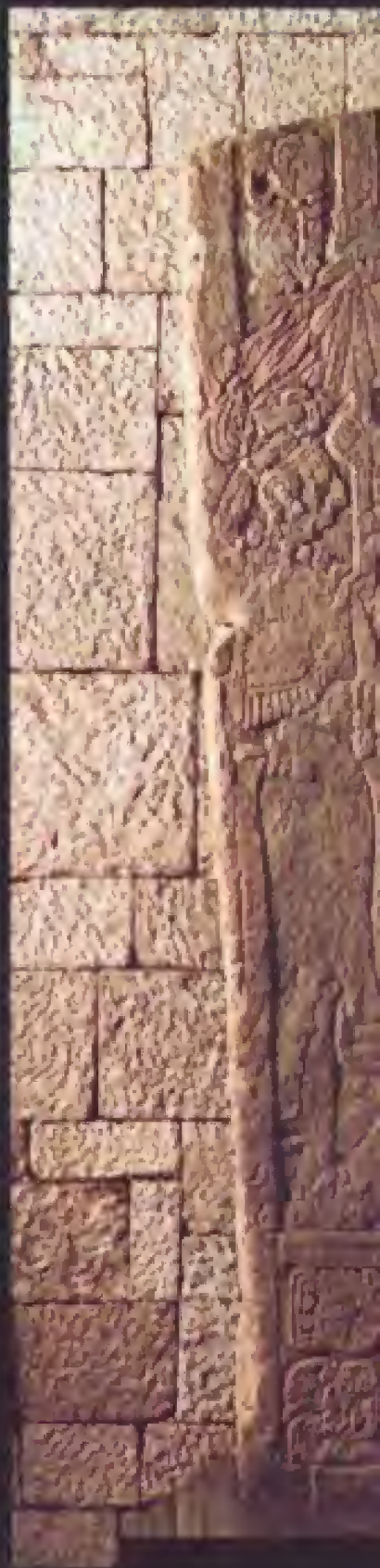




227 伊薩巴的石碑第一號 伊薩巴文化分布於墨西哥的恰巴士州至瓜地馬拉南部高原一帶，比馬雅文化早，對馬雅文化的形成，曾有很大的影響。這塊「石碑第一號」，所雕刻的似乎是在獻奉活人犧牲的祭司，石碑前面還有座美洲虎臉形的祭壇。在馬雅文化中也常見這種石碑與祭壇的組合。碑高一百六十八公分，祭壇高一百四十七公分。

228 雅攸基蘭的石碑第二十六號 烏蘇馬辛達河流貫墨西哥與瓜地馬拉國界一帶，雅攸基蘭是散布在此流域的馬雅遺蹟之一。在這遺蹟中發現了許多石碑、門楣石，以及各種石板等。根據最近的調查與研究，已經知道有許多石碑是祭司或國王的治績紀錄，這塊石碑刻的是對貴族男女女的手上捧著虎頭，高二百十五公分。





229・230 雅攸基蘭的石碑第十號及門楣石第五十三號 右邊的石碑第十號高度為一百九十三公分，刻著國王率領侍從俯瞰獲敵人的情景。上面刻的年號相當於西元七六六年，當時馬雅各城市間似乎是殺伐頻仍。在雅攸基蘭以外各地的石碑，也有許多國王威逼俘虜、慶祝勝利的紀念碑。左邊的門楣石第五十三號，高一百六十四公分，上面刻有手執王笏的盛裝大祭司與侍從像。率軍戰鬥的國王以及主持祭典的祭司，很可能是同一人。最令人感到興趣的是出現在石碑第十號左上方的雅攸基蘭圖案，也就是和中央人物相連，橫向並排的四個圖畫文字中，左邊兩個稍大文字下面的圖案就是雅攸基蘭圖案。八世紀後半，這種圖案出現在部分馬雅的神殿中心，可能具有深遠的意義。

231 俘虜像 這個裸體男像發現於庫佩奇利的阿昆比古；由於脖子上的繩索一條粗繩，故認為是「俘虜」。但是有人認為，此像可能與陽物崇拜有關。前額與下顎的點線表示紋身；雖然雕刻手法單純，但是造型的表現力極佳，無論表情或肢體，確實都能把握一個人的瞬間動態。這種寫實的立體透視雕刻手法，在馬雅文化中比較少見。高八十四公分。

232 庫庫爾庫神像 這是用石灰岩製作而成的塑像，俗稱「羅斯馬爾的女王」，表現的是從蛇口中露臉的「庫庫爾庫」。馬雅的庫庫爾庫神相當於阿斯特德加人所祭祀的羽蛇神，蛇所象徵的是大地以及黑暗的地下世界，馬雅人相信：庫庫爾庫神自黑暗中昇空，成為象徵生命的啓明星或金星。這尊塑像原來嵌在羅斯馬爾的預言家神殿牆上。高八十一公分。



231

233 馬雅展示室的一角 博物館馬雅室的一角。馬雅文化地區包括：墨西哥、瓜地馬拉、百里斯以及宏都拉斯等地區。但是這裡展示的只限於墨西哥的恰巴州及猶加敦半島上所出土的遺物。不過其他國家內的馬雅遺蹟也以模型或複製品加以展示，使於人們瞭解整個馬雅文化。圖中夾是太陽神形象名為「金」（Kin）一詳見本書第一百二十頁一的大香爐。帕連克出土，高一百零八公分。



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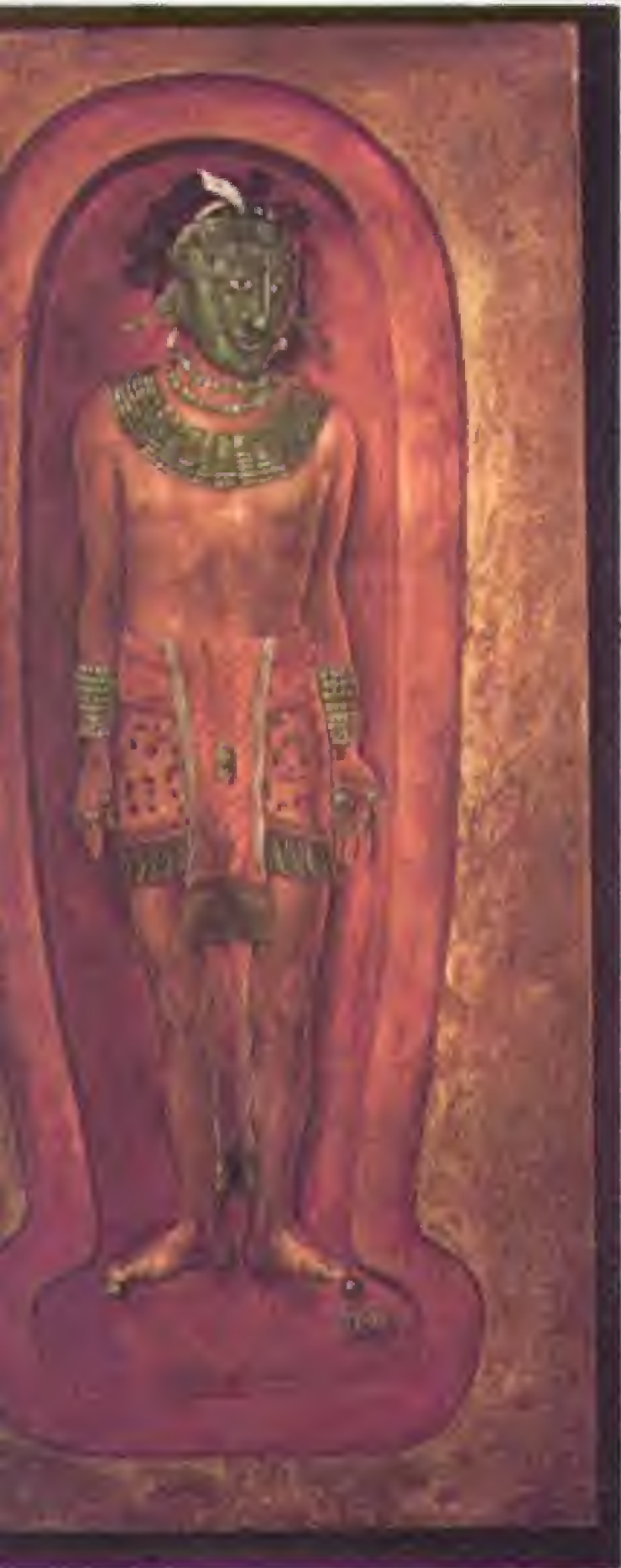
234 帕連克的皇陵 位於帕連克碑文神殿的皇陵，復原後與實物大小一樣，在馬雅展示室的地下室展出。石室寬四公尺、長九公尺、高七公尺。石棺則長三公尺、寬二・一公尺；棺蓋為一整塊的岩石，長為三・八公尺、寬二・二公尺，厚二十五公分，表面全以淺浮雕處理；主題是死與植物（玉米）的再生，根據推論可能是表現馬雅人的生死觀。

綠玉皇陵

在恰巴士州的帕連克地方，有一座叫「碑文神殿」(Templo de las Inscripciones) 的巨大建築物，一九五二年，在這座神殿底下的一個大石室內發現了一具安放國王遺體的石棺；發現者是身為博物館館長的阿爾貝特・路斯・魯易烈博士。國王的遺體上覆有綠玉面具（圖236），全身均掛著綠玉飾物。根據最近的研究：這位國王的名字叫做巴喀爾(Pacal)，或是基馬爾，生於西元六三〇年，十二歲登基，在位到六八三年為止。

235

234



235 石棺內部的復原圖 用整塊岩石鑿成的石棺，內部全鑿成紅色。國王戴著綠玉面具，身上也戴著手鐲、腳環、耳環與戒指等飾物，全是綠玉做的。從奧爾美加時代開始，綠玉即被認為是神聖而貴重的寶石。

巨大的皇陵靜靜的躺在一座大神殿的深處，這



正說明了七世紀時的馬雅社會，已發展到相當程度的階級化。

238 綠玉面具 這一副面具發現時已經散亂不堪，加以復原後，如圖所示，高為二二・二公分，眼白用貝殼、瞳仁用黑曜石嵌成。這一副面具就像用鑄模套製一般，是直接死在死者臉上塗好灰泥，然後將綠玉片一塊一塊黏上去製成的。

在其他的馬雅神殿中心，從未發現過此類面具。此外，同一石室內還發現綠玉製的太陽神面具，以及二個灰泥製頭像。



237



238

237 馬雅社會中的階級 西元七、八世紀時的馬雅社會已形成高度的階級制度；高貴社會階層頂點的是擁有大權的國王，下面是貴族或祭司階級，這些人都在平民和奴隸之上。由於這時的各個神殿中心，彼此間的對抗非常劇烈，遂產生了職業戰士階級。

238 灰泥面具 這副面具是在帕連克的一個神殿中發現，出土時業已破損不堪；這件作品充分顯示馬雅工匠的高度寫實造形能力。帕連克地方的工匠很喜歡製作灰泥的雕刻，除了這一類面具與頭像之外，他們也很喜歡以淺浮雕來裝飾神殿或宮殿的牆壁。所有作品都顯示出工匠們的卓越表現力以及和諧的美感。或許是因為他們已經發現灰泥材料較易處理，所以更能發揮所長。

馬雅的祭司

構成馬雅社會中心的是祭司階級。他們通曉占星術與曆法，對宇宙的奧秘有極為深刻的認識，不但能作出正確的太陽曆，而且更能運用圖畫文字，將各種知識記錄於圖畫文字資料中。他們不僅是祭司，同時也擁有對非宗教世界的權力，他們控制著王室或貴族。在馬雅文化化的末期，這種傾向發展愈來愈愈盛，最後終於分化成戰士、祭司、世襲之土等集團，為平民階級帶來極重的負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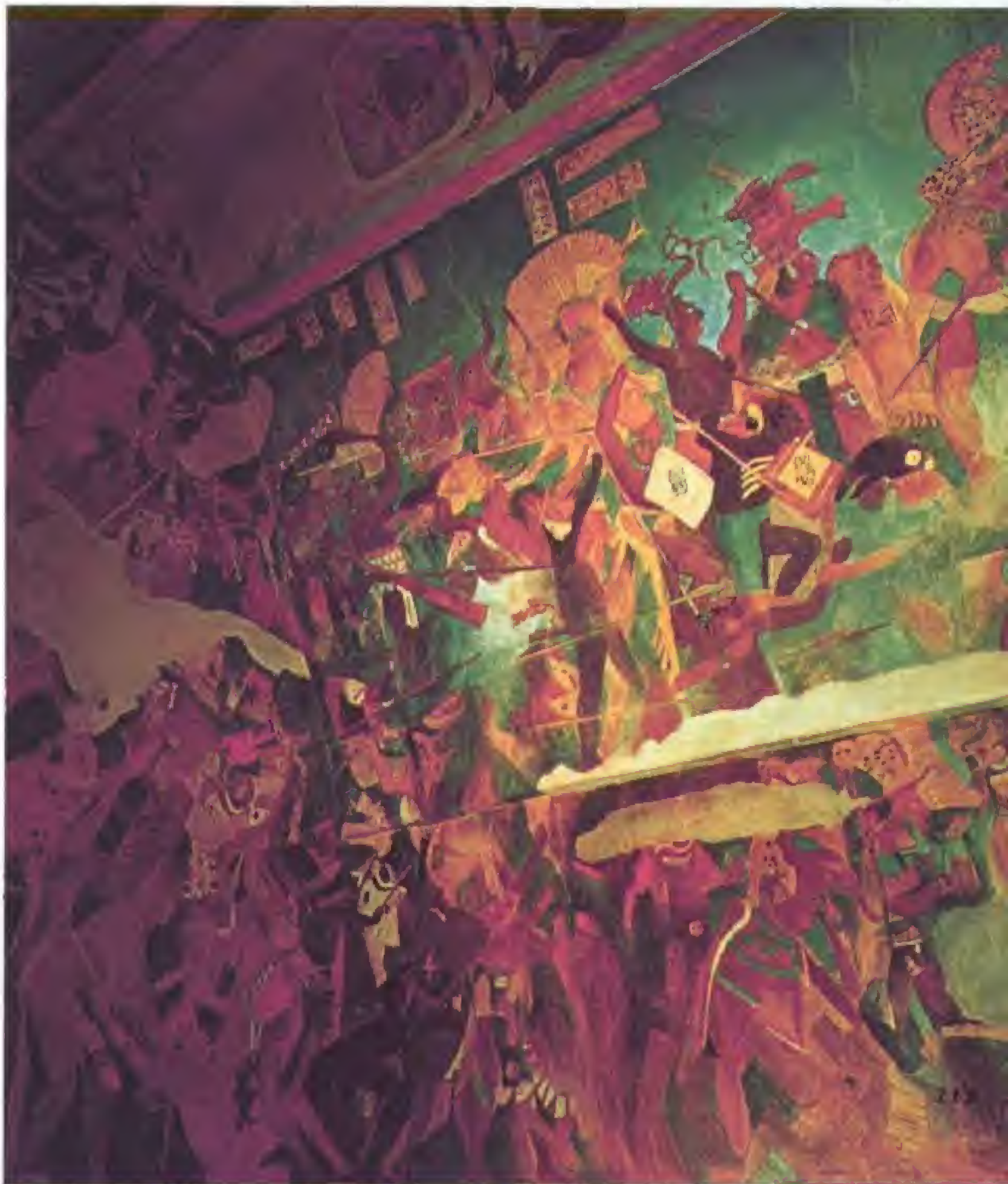
339 神殿側壁的裝飾 在金達納羅 (Quintana Roo) 州的古芬里基遺蹟中的神殿上，遺留了不少卓越的雕刻。在通往神殿頂端階梯的兩側壁上刻著人的臉孔。仔細的一看，則會發現那是從怪物口中露出的人頭像，似乎是象徵庫庫爾庫神。此外，兩旁還繪有冥界之神的形象。在階梯狀金字塔式神殿的各階上，都有這類圖像，容貌不盡相同，可能是奉祀庫庫爾庫神的祭司不同，因而以他們的形象作成的人像也就不盡相同。



240 馬雅酋長 這一尊海那的陶偶所表現的，是馬雅酋長或是屬於酋長的高階層人物。十六世紀時，有位名叫德·蘭達的主教 (Bishop Diego de Landa, 1524 ~ 1579)，他的著作「論猶加敦地區」 (Relacion de las cosas de Yucatán, 1566)，是今天世人對馬雅社會認識的基礎。根據這本書中的記載，馬雅社會中，地位最高的大酋長 (hah ch' uinic)，操世襲制；下有常設的「顧問議會」 (ah' euc' h' cabob)，由頭等階層及祭司等組成；地方則由各部落的小酋長 (batab) 及助手 (ah' kulelob) 統轄；除此之外，還有類似指揮作戰的司令官及警察的公職人員編制。圖中酋長的真正地位不詳，高一六・八公分。



241 波南巴克的壁畫 位於烏蘇馬辛達河流域名叫「波南巴克」的神殿，內有三個秘室；一九四六年，人們發現了從未見過且極為卓越的馬雅壁畫。原作保存不佳，現已面目全非；不過，這三個秘室中的壁畫現在已經全部復原在博物館的院子裡。圖中所示是第二室的壁畫，繪有馬雅人慘不忍睹的戰鬥場面；他們的武器、衣裳、飾物等都清楚可見。



馬雅人群像

在康佩奇州的外海上有個叫海那 (Jaina) 的小島，在小島的墳場中，發現了數百個小陶偶；所有的陶偶幾乎都是表現馬雅人的日常生活情形；因此，從這些陶偶可以具體了解到馬雅社會的情形。此外，在彩色陶器方面，也可看到人們各種姿態的寫實表現。至於裝飾神殿的壁畫，也是瞭解馬雅人日常生活的重要資料，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在恰巴士州波南巴克的小神殿中所發現的彩色壁畫。



246

245・246 酋長像 與圖242相同，都是海那出土的酋長像。他們的衣裳、飾物都不相同，可能是表示身分和職務。圖245高二十八公分，圖246高二十四・五公分。墨西哥的阿斯特加以及祕魯的印加，都有過龐大的政治組織，但是馬雅卻沒有。其實，在十六世紀西班牙人入侵前，馬雅還有權力強大的世襲大酋長，其下尚有次級酋長、小酋長、祭司、戰士、公職人員等，顯然馬雅人也已經建立了職位與身分劃分明確的社會制度。因此，我們認為西元七、八世紀馬雅的全盛時期，已有高度的社會組織以及社會階級的這種推論，似乎是很合理的；事實上，最近的馬雅文化研究，也正趨向這種結論。馬雅的人民都只繫著一條腰帶，而酋長的裝飾，是隨身分之高低而配以不同的飾物。

243

243 織布的女人 在海那的陶偶中，有不少婦女像，她們的穿著、髮式各不相同。當時馬雅人的服裝與首飾等，或許是隨著身分之高低而有所不同。這尊陶偶為一坐著織布的女人，女人的頭髮梳得很整齊，而且戴著大項鍊，似乎是在表現她是一位有身分的人。圖中的織布機，為西班牙人入侵以前美洲大陸所廣泛使用的坐織手織機。高一六・五公分。



245



244

244 球員 圖中二人都是球員，頭戴類似帽子的飾物，肘上附肘墊，腰上則掛著「尤果」，顯得十分的不便。由於比賽時不能用腳踢，也不許用手投，只能用手肘或腰部，將球打到得分板上，所以球賽時相當吃力。球賽是一種宗教儀式，據說做北的一方將會被斬首，也有人說只是作象徵性的斬首儀式而已。左像高一二・八公分，右像高十五公分。



248 彩陶 馬雅彩陶，無論圖案或主題都極為豐富。假如按照圖像學做系統的分析，則在馬雅文化的具體形象方面，一定可以獲得很多資料。圖248之圓筒形深鉢是最典型的器形之一，高一六·五公分，於康佩奇州的海那島出土，是較

晚期的作品；器身上的裝飾主題，是戴羽毛飾物而手持權杖的酋長，器口邊緣有帶狀的圖畫文字圖案。馬雅文字常被繪在彩陶上面，在本件作品裡，只是裝飾圖案，而不具任何的意義。圖250平整周圍圖案的情形也是相同。這裡所畫的酋長已

馬雅的陶器器皿，主要的包括大盤、圓筒形深鉢、有腳盤和碗等；這些器皿上的主要裝飾有刻紋、彩紋和人物形相等，其中最美的是彩陶。馬雅人在橘黃色或米黃色的陶土上畫了黑色或紅色的圖案；主題有酋長、戰士、祭司等像，交易、戰鬥、儀式，以及神格化的動物或是神像等等，範圍很廣。此外，也有以幾何圖案或圖畫文字裝飾的。燒製得並不堅實，但是非常美麗。

彩陶之美



稍微定型化。這只陶盤共有三隻小腳，直徑三十五公分。圖249是四腳盤，高二五〇—六〇〇年間的早期作品，高十四公分，腳內中空，尖端有球狀突起，使盤子穩定。除四腳盤之外，還有很多三腳

盤或三腳碗，充分顯示受到狄奧提瓦庫陶器的影響。西元五〇〇年前後，猶加敦地方已深受狄奧提瓦庫文化的影響。這類彩陶都是祭器，實際上，也是馬雅人的日常用具；多半是素燒無紋的粗陶器。



247 刻紋陶器 馬雅的陶器，有許多是單色的刻紋陶器，有些則是以研削技術加工而成的。此外，也有彩紋與線刻並用的情形，但為數較少。這是「比沙拉·尤加德卡」型的刻紋陶器，特色在於細緻的幾何圖案。高一二·四公分，是西元八、九世紀左右的作品，屬於布克風格。



十世紀時，有一支深受托爾德加系統文化影響的民族，自塔巴斯哥地方侵入猶加敦半島，征服了馬雅族後，以奇譚·伊查為中心，建立了托爾德加·馬雅 (Tolteca Maya) - 這就是所謂的新馬雅文化期的開始，其統治至十三世紀初結束；隨後由伊查族 (Itza) 建設了馬雅邦 (Mayapán) - 由一個名為「可可姆」的王族統治，直至十五世紀。托爾德加·馬雅時代的文化，頗具新奇的創造力；至於馬雅邦時代，無論在建築或是在陶器藝術方面，都出現了衰退的徵候。

新馬雅的藝術

251 祭司形壺 這是典型的馬雅邦陶器。馬雅邦時代有許多這類象形陶器，以低溫燒成，燒成後再著青、綠、黑、紅、白或黃等顏色。圖片中所表現的乃是尖鼻寬牙的兩神伽克，或是戴雨神面具的祭司；祭司的手腕繫著裝有玷吧樹脂 (copal) 的袋子，兩手托著焚香的小壺。這件祭司形壺本身可能就是香爐；猶加敦地方的神殿裝飾中有許多是尖鼻的兩神像。高五十六公分。

252 戰士像柱 以男人的雕像當作支撐屋頂或棟樑的柱子叫做男像柱，這是墨西哥托爾德加建築的特徵之一 (圖139)。受托爾德加文化影響極大的新馬雅，在奇譚·伊查也出現如圖的男像柱。帽子上的羽飾以及腰布的繫法，都和杜拉的戰士像相似 (圖142)。不過，大耳環及鼻環形狀的裝飾物則是馬雅傳統的裝飾。右柱高八六·五公分，左柱高八十七公分，是支撐神廟的像柱。



251



252

253 奇洞・伊查的黃金製品 馬雅人將活人犧牲獻給雨神伽克後，還把許多的陶器、石工藝品、黃金製品等投入奇洞・伊查的聖泉中作為陪葬品。當年馬雅人曾沿著猶加敦半島沿岸，或經由內陸路線與中美洲各地進行交易，因此圖中三件自聖泉打撈上來的作品，皆來自巴拿馬、哥斯大黎加等國。這金飾、金屬製品於西元十世紀後傳入墨西哥，平均高度約五公分。



253

254 新馬雅伽克摩爾像 伽克摩爾亦為托爾德加固有的神祇之一（圖四）。這座神像在新奇洞・伊查的金星神廟及戰士神廟中發現，是新馬雅深受托爾德加影響的最佳證明。像高約八十公分。值得注意的是：巨大的胸飾，與杜拉的大戰士像柱（圖一）的胸飾屬於同一類型；伽克摩爾手中握著刀，明顯表示與獻祭活人犧牲有關。

255



254

254 鑲嵌圓盤 奇洞・伊查的「威堡」，又名庫庫爾庫神廟。在神廟內部，曾發現一座古代的神廟，神廟中有一美洲虎神的寶座。寶座上放的就是圖中的圓盤，是將綠松石、黃鐵礦石、貝殼等物嵌在木板上作成的；中央部分因已破損，無法看出原來的圖案。不過整個看來，表現的主題可能是太陽神。奇洞・伊查的聖泉中，也曾出現過類似圓盤，直徑為二十四公分。



257 馬雅農家 只有一個入口的茅草屋，是神殿建築的原型。



256 長眠樹林中的馬雅遺蹟 猶加敦州羅斯馬爾的遺蹟。

叢林中興起的大神殿

馬雅文明形成的過程

神秘的馬雅文明

不平衡 馬雅文明隱藏著難以言喻的神秘；馬雅文明是
的社會 叢林中的文明，是在溫度、濕度都很高的中美
洲熱帶雨林區深處繁榮起來的大神殿文明。那些白色的
神殿，有如高塔一般，聳立在一片樹海之間；而身上裝
飾著羽毛或綠玉的祭司們，就在那裡觀測天象，以圖畫
文字記錄，或舉行球賽以及種種奇異的儀式。他們所使
用的太陽曆，比近代的許多日曆更正確；他們懂得「零」
的觀念，能利用數字和曆法來編製曆書。他們也向神祈
禱，並為農民預告播種的時期。

這些懂得利用深奧學問與知識的祭司都生活在馬雅
的神殿中心；相反的，在四周的村落裡，農民們却過著
物質與精神都極為貧乏的生活。農民們住在小茅屋（圖
257）裡，用棍子在翻整過後的田裡挖洞播種玉米，然後
靜等下雨，期待豐收，這就是他們生活的全部。

馬雅的神殿與農民社會之間，有非常大的差距，是
一個極不平衡的社會。這種異常現象正是馬雅文明最引
人注意的地方。這種不可思議的文明，究竟是如何在中

美洲低地叢林中誕生的？

更奇怪的是整個文明沒落的經過。馬雅文明於西元
七、八世紀時繁榮到了極點；進入九世紀後，突然的，
神殿一一被放棄，許多巨型建築物相繼變成廢墟，瓜地
馬拉的培登低地、烏蘇馬辛達河流域，或帕西昂河（Rio
Pasión）流域的祭祀中心，完全停止了活動。北方猶加
敦半島的理奧·貝克也同樣地趨於衰退。正在繁榮中的
馬雅文明為何會突然滅亡？關於這個問題，在第二室中
已經稍稍敘述；下面我們介紹一些最新的研究。

馬雅 有關馬雅文明的科學研究，始於十九世紀後半期
學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地仍繼續進行重要調查
，因此，馬雅學的進展更為顯著。為了檢討近二十年來
美國學者調查與挖掘的結果，最近有兩個重要的檢討會
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的聖大非市（Santa Fe）舉行，討論
的主題是「古典馬雅文明的崩潰」與「馬雅文明的起源」。
所能利用的一切資料，經過許多專家的分析與比較檢討
，對這兩個問題的綜合性結論與疑點，目前大家的看法
已漸趨一致。

除挖掘調查之外，銘文的研究也很有進展。蘇聯的
古諾洛佐夫於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即著手研究馬雅文字，
至今已出版兩大冊著作。幾年前逝世的英國馬雅學前輩陶
姆森（J. Eric S. Thompson），也於研究馬雅文明後，
完成了龐大的馬雅文字目錄。實際上在解讀方面有重大

神殿都市的形式

複合式 在特定的地點建造基壇、神殿，是馬雅建築群 雅神殿都市的基本特色（圖250）；數座神殿加上聚會的廣場以及住宅區，即可形成如提喀爾一樣的巨型神殿中心。原始的基壇上面通常全是長方形建築物，隨時代的演進而有所增建，構造乃漸趨複雜，凡沙克敦A群的V建築物群（圖258），就是最好的例子。建築物之間的相對方位，似乎沒有嚴格的規定，多半按照地形而呈不規則排列（圖262）。神殿前的廣場上都豎立石碑並設置祭壇；此外，球場也是一項不可或缺的建设（圖260）。

神殿 各地神殿的外形不盡相同，不過，神廟裝飾 都建在基壇上的基本組合卻是不變的。神殿外型源自馬雅農民的住宅；馬雅農民為了避濕氣及便於排水，頂上作成高台，然後在上面搭建茅屋，這就是神殿的原型。後來基壇由填土變成砌石，而且愈砌愈高；上面所建的神廟牆上以及屋頂上，也都加上淺浮雕或鏤嵌等各種裝飾，甚至也有在屋頂另加窗櫺似的鏤空雕飾，使得整個神殿裝飾愈來愈富麗堂皇。

貢獻的，是美國學者普洛可里哥夫（Tadrian Proskou-trakoff），他具體地指出，從前被認為以宗教或神話為主題的石碑圖像與文字，其實有許多是記錄歷史上的真實人物或事件，對揭開馬雅歷史的貢獻很大。在中國，著手研究馬雅文字的，有衛聚賢教授。

最近，墨西哥與美國的學者，在帕連克遺蹟現場進行研究。在上述檢討會中有人就帕連克的碑文的解讀問

題，提出創時代的見解，深受矚目。

重視形 最近的研究動向是企圖從形成過程中去瞭解馬雅文明。從前是根據提喀爾或帕連克等既成的神殿中心去觀察馬雅文明，以致把馬雅文明視為一來自密林中的不平衡文化，並且認為是一種反常的歷史現象。也有人認為，如此複雜的大規模神殿，不可能忽然出

現在熱帶叢林中，一定是來自某個地方；於是，有些民族學家推論，一定是中南半島的古代文明，渡海傳到中美洲，然後建立了馬雅的神殿文化。

其實，只要對馬雅文明的形成過程，作追蹤性的研究，即不難發覺他們也是從原始農村，逐漸進步而孕育了比較高度的文明。

在農耕時代之前是狩獵時代。根據調查報告，馬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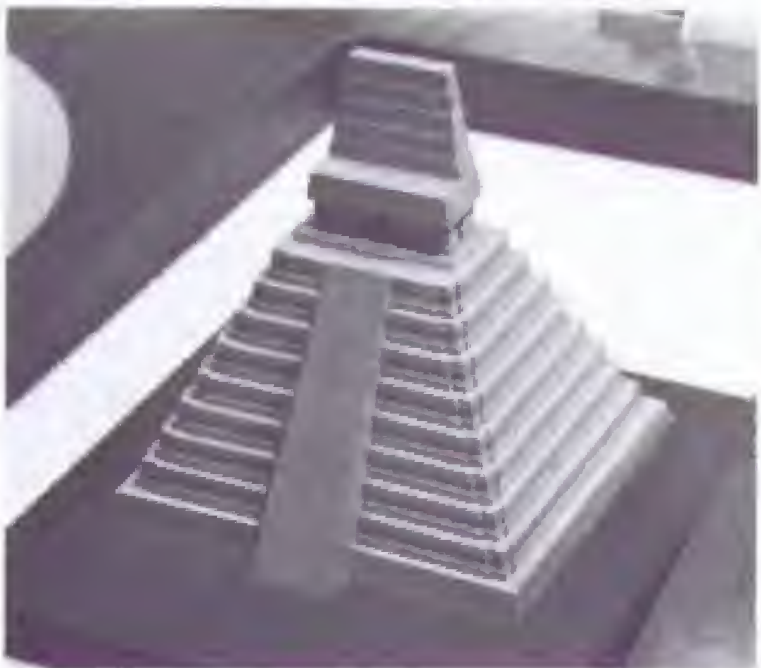
260 谷胡的模型 谷胡是由廣場、球場、神殿組成的大祭祀中心。



261 瓦沙克敦E群的模型 這是馬雅神殿中心的基本格局之一，故以廣場為中心。



262 雅奴基蘭（神殿）的模型 因利用烏蘇馬辛達河岸邊斜坡地建造，建築物的排列不很規則。



263



258 瓦沙克敦的模型 這是瓜地馬拉代表性的瓦沙克敦遺蹟之一，由名為A群與B群的建築物組合而成。



259 奇洞·伊查的庫庫爾庫神殿模型 神殿上的神廟為平頂式，基壇四面均有階梯可以上下。

263 提喀爾的神殿模型 建在多層的基壇上面，屋頂裝飾著窗櫺似的鏤空雕飾。

258



地區也曾零星發現過古代的石器，因為數量極少，對認識實情貢獻不大；我們還不能知道到底於何時進入農耕生活？不過馬雅的低地地區，在西元前一千年左右，似乎已經產生陶器文化。

南墨西哥、中美洲之最古老陶器，就是在墨西哥南部恰巴士州發現的巴拉複合陶器，年代約在西元前一千六百年左右；其次是出現在瓜地馬拉沿岸的陶器文化。在帕西昂河流域的幾個地方，如薛巴爾等地曾出現名為「西埃」的複合陶器。此外，同一時期或較晚期，在帕西昂之北的提喀爾地方也曾出現名為「艾烏」的複合陶器文化。

或許在這個時代，曾經有一群栽培玉米的農民，進入後來成爲馬雅文化中心的瓜地馬拉北部之培登低地。另有一種說法是，當時的培登低地，是一片廣大的熱帶草原地帶，而不是今日所見到的叢林。

馬雅人來 西元前一千九百零一年左右，進入培登低地的究竟是自何方？什麼人？真相至今仍未揭曉。不過，有一個事實是值得注意的：即在同一時間，馬雅地帶西邊的熱帶雨林區，已產生了名為奧爾美加的大文明。

關於奧爾美加文明的全貌，已展示在第一室中。這是發祥於墨西哥灣沿岸一帶最早的中美洲文明，曾經建有幾個祭祀中心。根據推測，聖羅倫佐祭祀中心曾繁榮於西元前一千二百年至西元前九百年之間，與馬雅地區最西端之遺蹟科馬爾喀爾可(Comalcalco)的直線距離，只不過是一百八十公里而已；繼聖羅倫佐之後而繁榮的是拉卡塔，與馬雅遺蹟相距很近，只有九十公里。因此，西元前一千年左右進入培登低地或是帕西昂河流域的人，或許已經注意到西方神殿文化的存在。

至於他們是否接受奧爾美加諸神的信仰，我們無法

確定。不過，根據考證報告，在馬雅地帶的古老地層中，確實很少發現有奧爾美加的石像或石雕遺物。奧爾美加人不僅是生活在墨西哥灣沿岸一帶，而且曾爲了尋求蛇紋石和綠玉等物而旅遊墨西哥南部或中美洲一帶。因此可以推測，最先定居於培登低地的農民，一定與奧爾美加有過直接或間接的交易或其他接觸。此外，最早的馬雅人並非是困在一個閉鎖性的世界裡，而是處於對外開放的環境中。

真相漸明的馬雅文化

神殿的 西元前七百年至六百年左右，西戎式樣的陶器
產生 開始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叫做「馬蒙」的新形
陶器。根據資料顯示，馬蒙式樣後期，馬雅地帶曾出現



265 羅斯馬蘭的神殿 上面有傑澤斯式樣的神殿



古典期的馬雅遺蹟

266 馬雅的天文台 據說，從前的馬雅人曾在奇蘭、伊查地區的這座圓形建築物內，觀察星球的運轉。

267 帕達克的宮殿 特徵是有四層塔，似乎也是觀察天象的地方。大概整座建築物都是祭司的宅邸。

好幾座公共建築物。在帕西昂河流域的「祭壇」地方曾建造了高約四公尺左右的神殿基壇，而且有廣場。在百里斯的諾荷基·艾克地方，則有在朗石上塗灰泥的神殿基壇。

由於奧爾美加文明曾在拉卜塔繁榮，難免使人想起馬雅地帶這種神殿的建立，或許是受奧爾美加文明的影響，然而事實上並無確實證據可考；因為，奧爾美加文明是在西元前三百年左右沒落的，所以可能不會直接影響馬雅文化。

神殿文化 真正的神殿或祭祀中心，於西元前三百年左右的出現 右才出現，下面以提喀爾的神殿（圖27）為例，做一說明。

提喀爾的神殿是馬雅文化的神殿中心中規模最大的一座神殿。現在人們已確信西元前三世紀左右，在提喀爾地方，已經開始建造小型的神殿基壇。到了西元前一世紀左右，這些基壇幾乎全被破壞，因而另建新的基壇與地基。已有證據顯示，此時的人口已顯著增加，而且也出現階級差別；在地下的成人墳墓中，發現的陶器、綠玉飾物、赤蠟尾等陪葬品，就是證據之一。

綠玉與赤蟬尾暗示當時交易活動之旺盛。此外，墳墓的構造，即是運用所謂的肘托牆（barrelled）而作的，這點顯示曾有類似拱門的出現，後來成為馬雅建築的特色之一。這點很值得注意。而西元前的馬雅社會，最明顯的就是出現這類的神殿文化，以及管理神殿的人物。

從西元前五〇年至西元二五〇年的三百年間，確立了提喀爾、瓦沙克敦和貝甘(Becan)等幾個祭祀中心。

而原來處在「開放性」環境下的培登地區的馬雅人，受到各種文化的刺激，也創造了新的文化。

伊薩巴文 首先出現的是俗稱「忽洛拉爾·巴克」的新形陶器；以彩陶為主，又以附有四隻腳的碗

最爲特殊。有人認爲這種陶器可能是從薩爾瓦多、瓜地馬拉高地傳來的；有的學者甚至認爲，可能是隨著當時外來民族的侵入而傳來的。

第二個大刺激乃是來自瓜地馬拉南部高原的伊薩巴文化。伊薩巴文化分布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巴士州與瓜地馬拉高地之間，是一相當特殊的文化。無論在空間上或時間上，恰好介於奧爾美加文化與馬雅文化之間。阿巴巴·達喀里克和巴烏爾等都是伊薩巴的遺蹟，所遺留的石雕物上面所刻的曆法符號，以「·」代表一，以「—」代表數字五。這種符號，很可能是日後馬雅文明高度發展時期所採用的曆書符號與數字之前身。

簡而言之，馬雅人（圖299）是以「今」（kin）表示日，以「威納爾」（uinal）表示月，以「噉」（tun）表示年，且規定以二十「今」爲一「威納爾」，以十八「威納爾」爲一「噉」。「噉」以上設有二十進位法的單位，二十噉稱爲一「卡噉」（katun）（七千二百日），以二十卡噉爲一「巴克噉」（bakturn）（十四萬四千日）。馬雅人利用這種單位來表示自某一定點後的日數，由此確立了曆法表記的習慣。巴烏爾的「石碑第一號」上面，記載的曆法符號如下：



769 馬雅的曆法符號 在瓜地馬拉の基利瓜石碑上。所記的日期相當於西元七七三年。

按照馬雅曆的原理來解讀的話，若起點爲西元前三一二年，碑上記的日期是七巴克噉、十九卡噉、十五噉、七噉納爾、十二今，代表的年代應是西元三十六年。

根據目前的知識，最古老的馬雅年代，是刻在提喀爾的石碑第二十九號（圖274、275）上面的西元二九二年的曆法符號，比伊薩巴文化的巴烏爾年代遲了二百五十六年。沒人清楚馬雅人何時開始使用曆法，但是他們的曆法很可能是從伊薩巴文化學習而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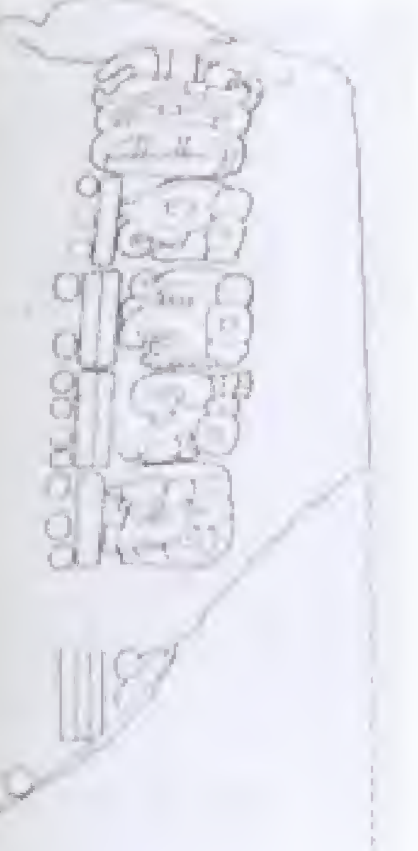
此外，從馬雅文化中還可以舉出不少可能是習自伊薩巴文化的文化要素。譬如前述的巴烏爾

石碑，製作方法是將石塊磨平，然後在上面刻繪圖案或記號，這種方法在後來的馬雅文化裏也非常盛行。伊薩巴文化中，經常在石碑前放置一巨型石祭壇，而在馬雅文化中，如谷班地方（圖272）也有這種習慣。

關於文字問題，一如上述的，馬雅人擁有複雜的文字體系，他們可能是從伊薩巴文化學會了將聲音、思想等等以符號來表示的方法。

墨西哥與中美洲地方古代文字的產生極富趣味性，僅僅討論如何發生的問題，足足可寫成一本書。根據美國考古學家柯伊說，墨西哥在奧爾美加文化時期就有了「原始文字」。處在馬雅地帶與墨西哥中央高原之間的瓦哈卡盆地的沙破德加文化，也在很早以前就有了自己的文字符號（圖273）。

至於伊薩巴的情形如何？卡噪那胡由（現瓜地馬拉市郊外）是伊薩巴的重要遺蹟之一；曾發現屬於密拉福樂斯（Miraflores）期的巨大石雕殘片，除了三位神像





271



270 馬雅的拱門式天花板 卡巴地方的阿茲·波普神殿內部的天花板。

271 蒙特·阿爾邦的圖畫文字 這種符號體系似乎不同於馬雅的圖畫文字。
272 提喀蘭的神殿第一號 瓜地馬拉的大遺蹟提喀蘭神廟；廣場上豎立著許多石碑。



273 谷班的石碑與祭壇 石碑與祭壇合為一組。

273

274 帕連克的雕刻 神殿內部的十字雕刻；兩位祭司向冥界之神上方的十字獻祭供物。



274 提喀蘭的石碑第二十九號 記載著最古老的馬雅年代——西元二九二年；曆法符號與特雷札波提或伊薩巴的相同。



276

275

外，還雕刻著幾個圖畫文字。這些圖畫文字雖然不是馬雅人的圖畫文字，但是，毫無疑問地却是其前身。

宗教觀念 另一重要因素則是宗教觀念。關於宗教觀念的傳入，在卡咪那胡由的密拉福樂雷斯式樣中，曾發現一雕刻在巨大石碑上的奇異神像：鼻孔鼓脹的容貌，使人聯想到奧爾美加的虎神後裔像。此外，突出的上唇（圖27）則使人想到具有「尖鼻子」特徵的馬雅雨神伽克（圖29）；由此可知介於奧爾美加與馬雅間的伊薩巴文化特性。我們相信這一時期的馬雅人是因接受了奧爾美加以來的重要宗教思想，才開始致力於確立自己的宗教體系。

綜合上列所述得知，造成外來影響滲入馬雅低地的背景有兩個，一是馬雅人所處的「開放性環境」，一是在開放性環境中必然發生的對外貿易關係。

古典馬雅文明的成立

來自墨西哥 最後要提到的外界刺激，乃是來自墨西哥狄哥的影響。奧提瓦康文化的影響。

西元前五〇年至西元二五〇年間，不但是馬雅文化飛躍進展的時期，同時也是大都市狄奧提瓦康文化急速

成長的時期。狄奧提瓦康位於墨西哥中央高原，貿易網遠達瓜地馬拉、馬雅地區，對馬雅文化的發展成熟，有很大的影響。

狄奧提瓦康的影響究竟始於何時？至今尚無定論。

不過，倒有幾個間接證據可以得到暗示：在伊薩巴文化繁榮時期，瓜地馬拉高原的卡咪那胡由是一個大的神殿中心。當時卡咪那胡由的文化風格被命名為密拉福樂雷斯式樣，但是，密拉福樂雷斯式樣也隨著卡咪那胡由的沒落而式微，到了西元二、三世紀時就完全消失了。

五世紀初時，產生了所謂「希望」的新文化式樣，於是卡咪那胡由又復甦為神殿中心，這種現象似乎與狄奧提瓦康勢力波及有密切的關聯。倘若真是如此，那麼狄奧提瓦康對馬雅地區產生影響，應該是在西元四百年以後的事。

加入大貿易網 西元四百年時，馬雅文化正進入所謂古典期的全盛時期，各地開始興建各型神殿，並豎立雕刻著曆法的石碑。祭司、貴族組成的特權階級，高高在上，他們匯集了龐大的人力，創辦各種公共事業。經由卡咪那胡由至培登低地的狄奧提瓦康人，究竟為馬雅人帶來了什麼呢？

在考古學上已發現若干屬於貿易的證據。提喀爾人將狄奧提瓦康的陶器運到提喀爾，然後仿製成馬雅陶器；由跡象顯示，狄奧提瓦康人也曾將他們的神傳入馬雅社會，不過最重要的應是促使馬雅社會完全的被吸收到大通商網中。當時以狄奧提瓦康人為主的通商網，已成為遍佈墨西哥及中美洲的龐大組織。

馬雅人的生活必需品，如鹽、黑曜石、磨玉米磨石

等全經由貿易獲得。從馬雅輸出的彩陶、羽毛工藝品、可可子和棉花等，對繁榮通商網的貢獻頗大；馬雅人加入了貿易活動，因此，能掌握實現文明生活所需的物質與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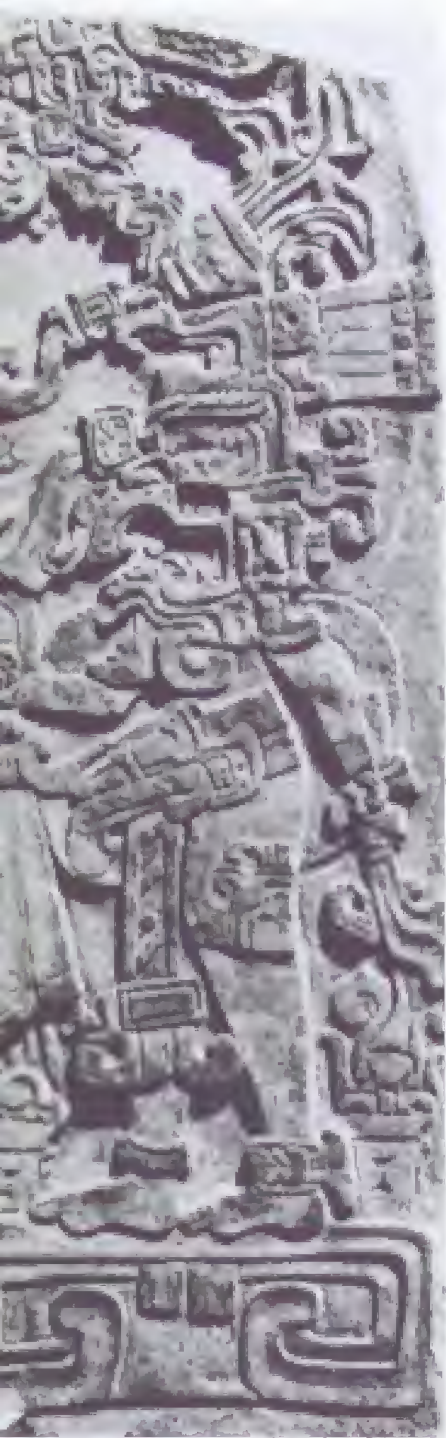
狄奧提瓦康與提喀爾 提喀爾乃是狄奧提瓦康文化向馬雅地帶發展的前進基地。實際上，此時的提喀爾發展得非常迅速，因此能超越其他的馬雅祭祀中心，成為實力雄厚的文化中心而領導鄰近各地。提喀爾幾乎壟斷了其他中心與狄奧提瓦康之間的貿易，因而奠定了本身的重要性。

狄奧提瓦康對馬雅地區影響最大的時期，是在西元四〇〇至五〇〇年間。其後因發生微妙的情勢變化，在西元六〇〇年以後，彼此間竟不再發生任何影響，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至今尚無法論定。

受到狄奧提瓦康影響的提喀爾，從幾個明顯的事實不由得使人想到，以提喀爾為中心的馬雅文化，似乎曾遭遇過革命性的大變化。

美國考古學家魏雷(Gordon R. Willey)指出，自西元五三四年至五九三年約有半個世紀之久，馬雅文化的中心地帶忽然反常的不再豎立石碑，甚至不再建造建築物，而陶器也製作得很少。換句話說，原處於發展中的馬雅文明忽然停滯不前了。

但是馬雅文明並未因此而滅亡。到了西元五九三年以後，又重新豎立石碑，並且更加積極地推展各種文化活動；七、八世紀時，馬雅文明已進入鼎盛時期。狄奧提瓦康的影響已經完全消失，在各方面都發揮了馬雅文明的獨特強烈個性。同時，西元六〇〇年以前以提喀爾



177 卡咪那胡由的石碑
具有「長特」，被認為是
馬雅雨神前身的神像。



180 灰泥面具 於帕連克
碑文神殿內的石棺底下發
現的。



278 波南巴克的壁畫 在恰巴士州叢林中的小神殿發現的。



281 卡味那胡由的石碑殘片 下端刻有圖畫文字。

282 謝帕達克的「碑文神殿」由於神殿底下發現了大石室及放置國王遺體的石棺，使這座神殿名聞遐邇。

283 卡巴的柯茲·波普神殿 前面全部被兩神伽克的臉所覆蓋。



282

284 向國王獻貢的馬雅人 在馬雅的全盛時期，人們將灰泥塗在陶器表面，然後用顏料在上面作畫。





284 兩神伽克像 在猶加敦州塞爾的神殿屋簷上。

285 德勒斯登的圖畫文字資料 西班牙人入侵美洲前的馬雅圖畫文字資料，現藏於德國德勒斯登(Dresden)博物館。

為中心的體制也已蕩然無存，代之而起的乃是許多相互稱霸的神殿中心，馬雅文化因而大放光彩。帕連克、波南巴克、黑岩城、雅攸基蘭、霧斯馬爾、塞爾、拉勃那、基利瓜、谷班等華麗的祭祀中心，都是在這個時代繁榮起來的。

這一次巨大的變化過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至今仍不明白。也許是處於異族文化的壓力之下，以提喀爾為中心的馬雅文明為了排斥外界的干涉，以便能在各地自

由活動，乃掀起了連鎖性的反動風潮，一舉推翻了舊體制。以上所述只不過是推測而已，從遺蹟或遺物中並不能確知整個故事的經過情形。總之，西元六世紀後半的馬雅文明，其所以突然的停滯不進，必定有某種原因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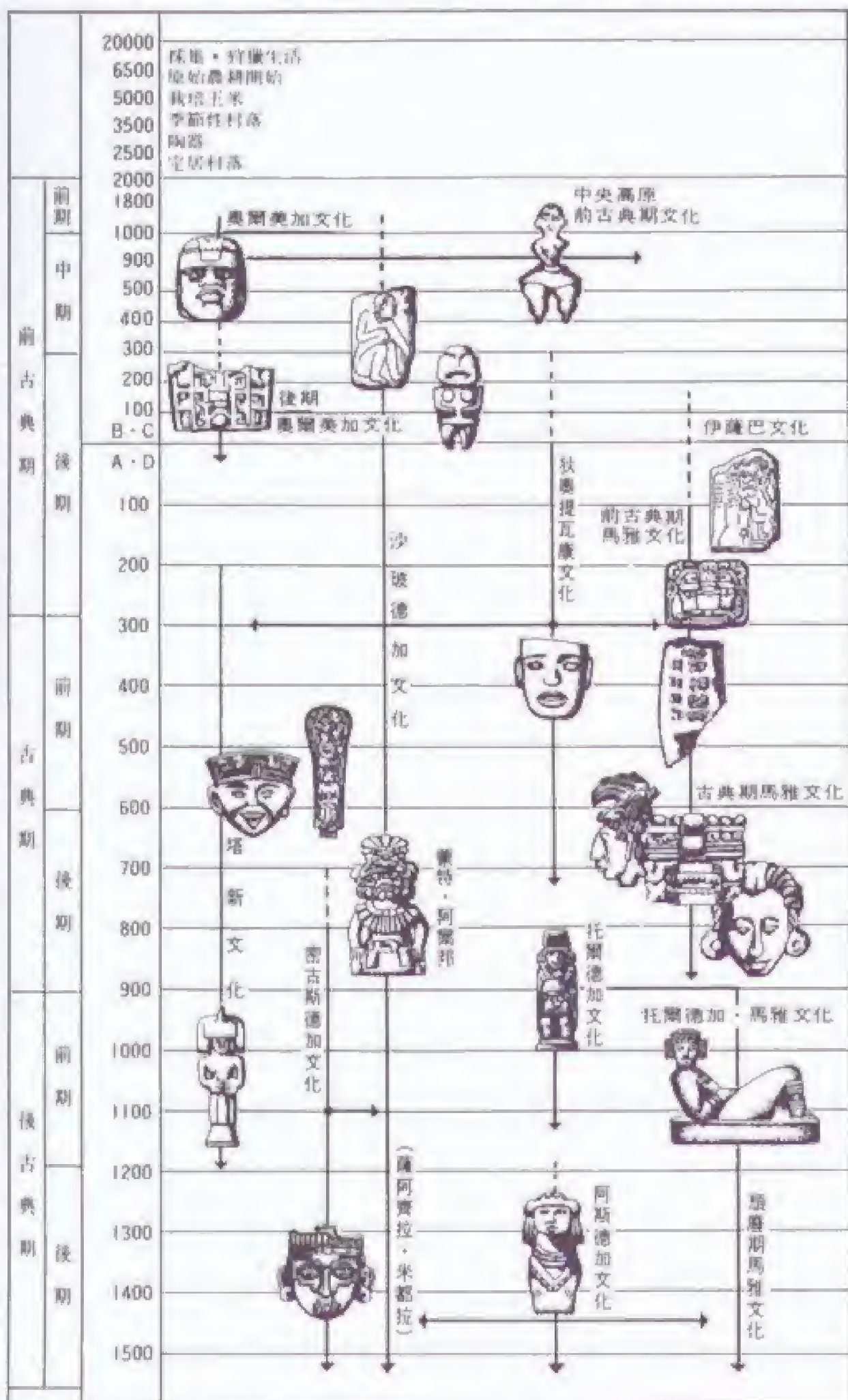
從他們七、八世紀間的輝煌文化就可以看出。今日，大部分世人所能見到的馬雅文明，如建築、陶器、石材工藝、圖畫文字資料等等，無一不是在二世紀時完成的。然而，單憑裝飾的表面，是不可能瞭解整個馬雅文明的實質。

古典馬雅文明 西元六〇〇年後，馬雅人建立了新的政治勢力，並且完成新的通商網，成功地取代從前以提喀爾為中心的貿易體系。馬雅人的成就，

馬雅文明既非一朝一夕建立起來的，亦非在孤立無所憑恃的情形下形成的；馬雅文明是在漫長的歲月裡，一邊接受外來文化的種種影響，一邊經過內部的反應，或排斥，或接受，逐漸創造出來的新文化。

(增田義郎)

古代墨西哥・中美洲文化史年表



第五室 今天的 印第安人

古代的印第安人曾經創造了輝煌的文明，但是，他們的後裔竟遭人歧視為「未開化的民族」。雖然，處在嚴酷的自然環境之中，又經歷了白人貪得無厭的壓迫、剝削，但是，今天的他們仍舊保有著現代人已經失去的堅毅性格與真實的人性。本室將以他們的工藝品及世界觀為主，概要地介紹印第安人的文化。



287

287 印第安人分布圖 墨西哥各地散布著許多印第安人部落。本圖是將較具代表性的部落，畫在墨西哥地圖之中。印第安人部落都分處在自然環境很差的沙漠或是叢林中。本圖是墨西哥優秀畫家柯瓦魯比亞斯 (Luis Covarrubias) 作的一幅壁畫。

288 阿斯德加人的後裔 聖密格爾 (San Miguel) 慶典日，在柏布拉斯各族的印第安人聚集在一起，為酬神而跳祭神舞。柏布拉斯住有托托那加 (Totonaca)、納瓦 (Nahua)、特佩胡斯 (Tepetlus)、奧托密等族。圖中的納瓦族的婦女使人感覺到她們散發著阿斯德加人後裔所特有的氣質和傲氣。



288

民間藝術是從民衆生活中產生的，並流傳於其間的實用工藝品；製作得既美觀又實用，還可以從中感受到大量生產的工業製品所缺乏的人性。

擁有悠久歷史與許多印第安人部落的墨西哥，是世界上民間藝術品最豐富的國家之一。而每一部落的民間藝術品都能充分表現出各生存環境與部落的特徵；種類雖然繁多，卻都具有墨西哥獨特的色彩。我們也能在這些器物中見到土著與外來文化融合的痕跡。



290

用 祭禮用服裝 今天的印第安舞蹈，大半都是西班牙人入侵後，傳教士所傳授的「基督徒與西班牙摩爾人（Moors）之舞和「黑人的舞蹈」等，不過，經常也夾雜著傳統的成分。

這件祭禮用衣裳，款式起源於歐洲，但是飾滿了印第安人所愛好的圖案。



291 羽毛飾物 祭典是印第安人重要的活動之一，因為他們的生活環境太過嚴酷，日常生活太過單調而苦悶，所以祭典儀式便成為他們發洩苦悶的機會。這是柏布拉山地印第安人的羽毛飾物：華麗的顏色，就是墨西哥民間藝術品的特色之一。

292 傳統服飾「烏依比爾」 這是西班牙人入侵前已有的典型民族服裝之一，屬於長貫頭衣的款式，是拉坎頓族（Lacandon）的男人，以及墨西哥南部印第安婦女穿用的衣裳。這是阿姆蘇可族（Amuzgo）的遺物。各部族服裝的款式或圖案都不同：因為「烏依比爾」（huipiles）穿著方便，所以近幾年在歐美的年輕婦女間也頗為流行。

293 傳統服飾「喀基喀米特爾」 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另一傳統服裝是喀基喀米特爾（Quechquemitl）。這是以兩塊長方形布料縫成的短上衣，是柏布拉山地印第安人的流行款式（圖302、301）。





293 活的民間藝術 印第安人的民間藝術品，不是專為觀光客製作的，而是他們實際需要的用品。他們的服裝色彩雖然豐富，卻與強烈的太陽光及周圍大自然的顏色十分和諧，真不愧是「太陽之國」獨有的色彩。

294 受東方影響的漆器 墨西哥的工藝品中，最值得我們東方人注意的，就是漆器。早在西班牙人入侵前，他們已能運用獨特的技術做成漆器；後來，在西班牙殖民時期裡，又受到東方的影響。因為中國及日本的漆器，經過當時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賓而傳入墨西哥。這是在米喬阿坎的烏魯阿邦（Uruapan）製作的漆器。





295 鄉土氣息濃厚的籃子 墨西哥土著常利用當地的材料，包括龍舌蘭纖維、墨西哥竹、蘆葦、椰子等，製作出各式各樣的籃子；在各類籃子中，以奧托密族的作品最為出色；這類工藝品最富墨西哥的鄉土氣息，本圖作品即為奧托密族所製作的。

295



297



296

296 高雅的陶器 西班牙人入校前的卓越陶器。今日印第安人的陶器有許多還是按照傳統的方法製作，不過，已沒有從前的精巧與華麗；此外，還有運用歐洲傳來的技術製成的陶器。這兩件是米喬阿坎州派當那的作品。

這些烏依喬耳族 (Huichol) 作品鮮艷的色彩與新穎的設計，很別緻吧！是否覺得好像在看現代繪畫？其實，這些作品是烏依喬耳族依照傳統的設計和技巧，製作出和宗教與巫術有關的祭器；當他們對神靈有所祈求時，便用這類器物，象徵性地表示出來。我們可以從這些純真的作品中發現每一個民族的精神美。

烏依喬耳的藝術

300 毛線織錦畫 烏依喬耳族非常擅長製作這類毛線工藝品，是一種祈禱用品。這一圖案表現一位婦女在向神祈求賜予鹿或鳥的情景。不過，即使不了解其中意義，它還是蘊藏著足以吸引現代人的魅力。



299



298

301 儀式用石盤 這幅刻在石盤上的圖畫，主要是表現與農耕有關的宗教內容的神聖象徵，和遠古時代人類刻在石頭上的圖畫非常相似。印第安人至今仍使用這種儀式用石盤。

302 祭神用盤 這是祭典時擺放供品的器物之一。用一種名叫「希卡拉」植物的纖維果實做成的，並以珠子織成宗教性內容的圖畫。

烏依喬耳族的手藝品，因為很受觀光客的歡迎，現在已經成為重要的商品。



301

301 神眼 在烏依喬耳族的民間藝術品當中，比較有名的是「神眼」。這是一種毛線工藝品，當地人用字字特（一種禾本科植物）作成架子，然後捲上各種顏色的毛線。作法簡單，却使人感受到無比的神祕。嬰兒周歲時，人們要製作這種「神眼」獻給神，以表示對神的感恩。

在所有產品都已機械化的今天，手工藝品是在急流中掙扎生存著。而民間藝術品所以能夠重新受到重視，主要原因可能是在於這些器物具有濃厚的人性，能夠喚起現代人的懷古幽情。進一步的說，民間藝術是各民族的重要遺產，因此，我們都負有加以保護的使命。況且，對各印第安社會來說，他們製作的器具，就等於表明了他們的身分；假如有人硬要把印第安社會改變成爲單純的屬於某一個國家體系的普通行政組織，那麼，他們固有的文化很可能就會消失。墨西哥擁有大量多姿多采的民間藝術品，正是該國仍然保存著許多純樸印第安人部落的證據。

手工藝文化



302



304

301・304 造形獨特的喀基喀米特爾 這是墨西哥中部印第安婦女典型的服裝。製作簡單，僅由兩塊長方形的布料縫製而成。不過各地或各部落的喀基喀米特爾，稍有不同。圖爲奧托密族（圖302）與瑪沙哇族（Mazahua，圖304）的作品。獨特的造形曾被國際服裝界採用，而在許多國家流行一時。



305 華薩的民族服裝 墨西哥的民族服裝，最豪華的就是這類台宛太白(Tehuantepec)地方的服裝。以黑色或紅色的呢絨布上繡著大花圖案，中長款式的烏依比爾(上衣)與下擺飾有絲織品或格子花紋的印花布裙子等搭配出的美麗服飾。

306 印第安人的日常生活 在民族展示室中，有很多地方都是利用人像去表現印第安人的生活；在衣、食、住方面所須的一切用品，無一不是親手製作的；而且都是按照傳統的作法，無論衣物、器具，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屬於那一支文化。圖中所示是奧托密族的風俗。

308 密古斯德加族的紡織品 印第安人傳統的織布機是坐織手織機。所用纖維以棉居多；染料則有胭脂蟲、貝類等動物，以及靛藍與蘇枋等植物，或是氧化鐵等礦物。圖中美麗的紫色布，是密古斯德加族的紡織品，用取自貝類的染料染成。





307 高架穀倉 烏依喬耳族的房屋除住宅外，另建有廚房與穀倉。高架穀倉中儲藏的，大半都是玉米；烏依喬耳族的服裝一向以奇特著名；男人穿著繡花衣裳，背著袋子而頭戴附有飾物的草帽。





388 木屋 米喬阿坎的塔拉斯坎族住在山地的部落，以擅於建造木屋著稱。圖中房子可能因為屋內設有收藏玉米的架子，一般都稱為「穀倉」。這間木屋特點在於前面的巴洛克(baroque)式柱子與木片屋頂。

389 土牆房屋 這是庫拉族(Cura)的房屋，以泥土為牆，茅草為頂；庫拉族印第安人的住屋以這類的房子居多，房屋裏面僅有一個房間，地板上用三塊石頭排成簡單爐灶，此外，還擺設著手工製成的椅子、陶器與草蓆等家具。

巫術與祭禮

311 巴爾伽儀式 拉坎頓族至今仍保留自古以來所謂的「巴爾伽」儀式，這是祈雨與禳災的儀式。所謂巴爾伽，就是由甘肅和名叫巴爾伽的樹所釀造出來的酒，他們邊喝酒，邊向神祈禱。圖中附在陶器邊緣的是神像。

311 教堂 瑪沙哇族喜歡在田園正中央建造族人共同的教堂，在那裏祈禱五穀豐收；和其他許多印第安部族一樣，瑪沙哇族的宗教也是融和天主教與傳統宗教而成的。這或許就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典型的印第安人信仰模式吧。



311



印第安文化的核心，可以說就是宗教。這種兼有巫術的宗教和生活各方面息息相關；對印第安人來說，參加宗教慶典，本來就是一種娛樂，同時，也是將他們結合在一起的原動力。

今天印第安人的宗教，多少還殘存一些原始宗教的氣息，雖然他們基本上都已改奉天主

教；不過，有一些部落仍信奉傳統的宗教，譬如拉坎頓族就是一個例子，他們生活在與外界隔絕的密林裡，一直保持著自古以來的信仰。

現代文明中，機械取代了神，在人們生活中扮演主角的地位，這可能就是引發混亂的原因。



312 剪紙藝術 柏布山地中的印第安人，利用亞馬德樹製成的紙，剪出各式各樣作品。有掌管穀物及果實的大地母神，也有惡魔；每逢祭典，他們便以各種剪紙作品來裝飾。

313 藥草 印第安人生病時，普遍都求助於巫醫，服食各種藥草；他們對於藥草，有極豐富的知識，雖然缺乏科學根據，但是，有些卻真的有效，因此受到現代醫學的重視。





314 伽伽克儀式 全達納羅州的馬雅族，由於居住在四週均被叢林所包圍的地區，因而保存了相當純粹的傳統文化。向雨神伽克祈求雨水與豐收的伽伽克（Chachac）儀式，就是其中之一。

315

314



315 面具 印第安人在舉行慶典儀式時，很喜歡帶著面具跳舞。圖示為塔拉斯坎族製作的木質面具，每個面具都有著特殊意義。有的代表神，有的則代表惡魔，也有類似日本能劇中般若（女鬼）的面具。（參見本全集第十二冊柏林世界民族博物館第五室）



316



317

316 收成祭 瓦斯德加族於玉米收成後，便將剛收成的玉米與玉米製成的食物（與餅、豆、菜或粥相似的食物），供奉於祭壇。這種儀式大概是農耕民族的共同習俗。

317 飛翔者之舞 這是托托那加族的舞蹈，也是墨西哥慶典當中最為壯觀的表演。據說，從前這種舞蹈是與太陽信仰有關的儀式之一。直至今天，飛翔者的人數或是迴轉的次數，仍含有自古以來的象徵意義。

古代的馬雅文明早已消失在叢林中，不復存在；今天，我們只能從廢墟去緬懷往日壯麗的風采。

現代馬雅人的文化當然與古代的不同；他們雖然從十六世紀以來就受到西班牙文化的影響，但是，卻仍能以自己傳統的文化為基礎。這與以西洋文明為基礎，只能看到若干印第安要素的都市文化情況恰好相反。今天的馬雅世界也是歷史的產物，但那是結合了傳統與外來影響而創造出來的新文化。

馬雅世界

318 幻想中的馬雅 是墨西哥女畫家雷歐諾拉·卡琳頓所繪給巴比高馬雅系印第安人的世界；今天他們已經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們的觀念思想表現了一個混和異教與巫術的獨特世界。這件作品象徵性地表現了印第安人的幻想。

319 馬雅系印第安人的風俗 恰巴士高原上居住著許多種馬雅系印第安人，風俗習慣各不相同。只要根據服裝的款式和染印的圖案，就可以分辨其部族。不過，最近由於交通發達，引起了文化變遷，傳統文化的特色正逐漸消失中。



馬雅人和阿斯德加人的後裔

探訪印第安人的生活與文化

被西班牙人征服的印第安文化

失去大腦的 馬雅或阿斯德加文明創造者的後裔，西班牙著文化 牙文稱之為 Indio（即英語 Indian），本意為印度人。因為當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誤以為此地是印度的一部分。所以稱當地的人為印度人，「Indio」之稱即由此而來。這種誤稱一直延用，因此，至今他們仍被稱作 Indio。

無論馬雅人或阿斯德加人，他們的文明都是由其特有的宗教體系綜合而成的。西元十六世紀前半，被西班牙人征服以後，印第安人不僅附屬於西班牙，甚至連文明的中心——宗教也被破壞無遺。傳統的宗教信仰完全禁止，於是印第安人的文明就像失去了大腦一般，再也無法向前推進。同時，矗立在祭祀中心的大金字塔式神殿以及各式神像的怪異石刻也都一起消失了。現在我們在墨西哥所能見到的土著文化，其形態可說就是從古代

文明末期的農民文化演變而來的。

印第安 墨西哥的印第安人被征服時的人口總數，約有的人口 二千五百萬，他們散居各地，使用兩百餘種不同的語言。根據一九六〇年的統計，印第安人的總數約為三百萬人，是墨西哥當時三千萬人口的十分之一（現墨西哥全國人口已增至六千二百萬人，印第安人數已有六百萬左右）。土著語言也銳減，只剩納瓦、馬雅、沙玻德加、密古斯德加、托托那加等四十三種而已。

十六世紀以後，歐洲文明開始進入墨西哥，而且西班牙人也開始與土著通婚，從此以後，幾乎可以說再也沒有純粹的印第安文化與傳統的印第安人了。上述印第安人數是以下列定義計算出來的：（一）使用印第安語；（二）身體特徵方面：體格膚色近似亞洲人，不是白人或黑種人膚色，頭髮黑而直；（三）文化特徵方面：仍舊保留西班牙



370 觀賞壁畫的觀眾 民族展示室中，展示著好幾幅壁畫。圖為A・G・普斯特的作品，所繪的是瓦哈卡的市場情景。右下方是看得入神的訪客。



371 快樂的慶典日 德波斯特蘭(Tepoztlan)的嘉年華會，有許多的父子戴著面具一同參加慶典舞會。

牙人入侵前的生活方式和信仰。

殘存的迷信或 最近由於傳播事業的發達，印第安社會信仰之影響 開始產生新文化的演變。不過基本上，他們仍舊處於美國人類學家劉易士(Oscar Lewis, 1914-1970)所說的：

「印第安人已經吸取現代生活的許多特徵。他們對於可口可樂、阿斯匹靈、收音機、縫紉機、錄音機、遊樂場所、日光燈、鐘錶、鐵製農具以及其他減輕勞力的工具、接受教育、改善衣食、享受更多消費等事，莫不懷有很大的期望。」

不過，他們的世界觀仍然很接近十六世紀西班牙人入侵前後那段時期的墨西哥人，與現代的科學世界仍有些距離。他們至今仍受迷信或未開化的信仰所影響，他們的思想仍然被巫術、魔術、鬼魂等所支配。換句話說

他們只有生活表面被現代世界所同化。

在墨西哥，這樣的印第安文化與多姿多彩的大自然相互融合，就像色澤鮮艷的鑲嵌畫一般散布各地。

入門室——烏依喬耳族室、庫拉族室

入門室展示文 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的二樓，全部化的共同特性 是在介紹今天印第安人的生活（176頁）

，共有十個展示室，但是卻沒有阿斯德加（即納瓦族）室，因為，阿斯德加族說的是納瓦語，而說納瓦語的印第安人，散居在全國十二州內，很難加以整理。

第一間是入門展示室。展示着照片（圖33）、圖表地圖，以及印第安人日常的生活用品等。照片說明了印第安人的人種特徵，圖表所表示的是他們各式各樣的文、化期與分布。印第安人的文化，分布在人類學者所稱的「避難地區」裡。所謂「避難地區」就是指遠離都市的沙漠、叢林、山地等自然環境條件比較惡劣的地方。住在這些地方的印第安人，減少了與都市人接觸的機會，當然較能保持西班牙人入侵前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和世界觀等。

入門展示室的展示目的，在於使人們瞭解墨西哥印第安文化的共通特徵。

烏依喬耳族 一九六〇年的人口調查顯示，烏依喬耳族的宗教儀式 的人口為七千，庫拉族為四千。他們都住在墨西哥西部的哈利斯科州(Jalisco)與那雅利州，那裡是四面環山的荒涼高原，與都市交往的機會極少。

和其他印第安部族一樣，他們都在西班牙人入侵後皈依天主教。不過，到了十八世紀後半，在當地傳教的傳教士離去後，他們又回復到舊時的印第安世界，融和天主教與傳統（原始）宗教，另外建立一種新的信仰體系。

烏依喬耳人信奉種種傳統神祇，在聖安德烈斯(San Andrés)部落裡，他們信仰男神——太陽；在聖大卡他里那(Santa Catalina)地方，則信奉祖父神——火，也就是他們各自的守護神。他們所信奉的女神，有掌管植物成長的祖母神納卡威、玉米女神、雨水四女神等。

烏依喬耳族最著名的儀式，是所謂「仙人掌(Beto, lo)的巡禮」。這是與玉米耕作有相當密切關係的儀式。吃下這種仙人掌後能產生幻覺，所以他們視它為神聖之物，於是就在農閒期的四十天裡，到處旅行尋找。經過種種儀式之後，巡禮者相信自己已擁有呼風喚雨的魔力。

他們所製作的色彩鮮豔的矢、盾、盤、圓盤及著名的毛線工藝「神眼」等，每一件都具有宗教或巫術的意義。這些作品和民族服裝，也都是非常卓越的民間藝術品。

庫拉族 與烏依喬耳族比起來，庫拉族因貿易的緣故，的慶典 與都市人的接觸比較頻繁。因此，在服裝或其他方面，已有不少的改變。不過，在宗教儀式方面，他們仍有混合天主教與傳統信仰的慶典。

譬如在復活節舉行的慶典裡，他們把孩童時期的基督視為他們想像中的英雄，並且視基督為太陽，把聖母瑪利亞當作大地女神。他們將迫害基督的猶太人看作惡魔——全身塗上顏色，頭戴面具（如圖327、328）。這就是庫拉族式的「基督受難」。

今天所謂的印第安文化，或多或少都是這種混合式文化。

塔拉斯坎族室與奧托密族室

塔拉斯坎族 塔拉斯坎族居住在米喬阿坎州高原上風光的生活文化 明媚的巴滋夸羅湖一帶，人口約有五萬八

千。西班牙人入侵之前，他們在阿斯德加之外，另建了一獨立的塔拉斯坎王國。其他主要中心地點是金尊莊、伊哇滋歐、巴滋夸羅等地。長久以來，人們一直都不知道塔拉斯坎語的起源，最近有人將其劃分為與祕魯的克邱亞語有關的語言。

西班牙人入侵後，有一位傳教士德·吉洛加(Don Vasco de Quiroga)，由於受到了英國文學家摩爾(Sir Thomas More, 1478-1535)「烏托邦」思想的影響，為印第安人設立了「醫院」，教授他們新的工藝技術，企圖將此地建設成一個「理想國」。

或許，就是這個原因才使塔拉斯坎族的工藝鼎盛至今，住在山地的人建有所謂「穀倉」的木屋，這種房屋，可以說是墨西哥唯一真正的木造建築物；另一方面，住在湖邊的人，普通都是用石頭或日曬土磚砌牆，屋頂則覆以茅草。

金尊莊等地方，也有精美的漆器。有人說這項技術是西班牙人入侵之前就有的，不過似乎可看出一些殖民時期來自中國或日本的影響。此外，巴拉喬出產的吉他也很有名。因為有許多這類木工作品，所以塔拉斯坎文化又有「木頭文化」之稱。其他如艾倫瓜利夸羅、派當那等的陶器、聖達克來拉(Santa Clara)的銅器，及吉爾耶特拉的皮革製品等，也都極負盛名。

奧托密族 美國人類學家佛斯特(George Foster)調查過限制 金尊莊的社會，以「善意的限制」的概念，解說了該鎮居民的價值體系。

他說：「金尊莊的居民們認為，世上的土地或財產等財富為數有限，因此，任何人必須保持與大家相同的生活水準才行；假如有人擁有比別人更多的財富，那他將遭人抨擊為橫奪他人財產。在金尊莊一地，一個人不突出，不超越別人，就是大家所公認的「善」。」

倘若說，都市社會是一種競爭的社會，那麼，金尊莊的社會則恰恰相反。一般都認為金尊莊人的這種價值觀念，就是所有印第安人的價值觀念。

不習慣於城市生 住在墨西哥市北方山地或高原的，是活的奧托密族 屬於奧托密族的印第安人。奧托密族

373 印第安人的臉型 在二樓入門室展示著現代印第安人臉型的相片，以及可看出印第安人祖先臉相的陶偶或石罐。

374 烏衣喬耳族的一家人 他們仍在墨西哥西部過著和西班牙人入侵前相同的生活，可是一旦有事，便搭飛機進城。



325・326 烏衣喬耳族的服裝 兩件都是繡花的男人服裝，一件是披肩，一件是上裝。此外還有相同刺繡的褲子。



即：(1) 庫拉族的面具 在假節的慶典中，他們就使用這種面具。

面具可以說是印第安人在慶典活動中，所不可缺少的附屬品，動物面具或人物面具的造型，品族不盡相同。



330



331



330 製作陶器 在巴坦哥羅湖附近的村落裏，塔拉斯坎族人製作著各式各樣的陶器。

331 華麗的禮品店 金尊莊是以遠銷與民間藝術品著名的市鎮，這是新近建造的禮品店。



332

332 露天攤位 最近已有許多印第安人到大都市去賣東西。

333 塔拉斯坎族的捕魚方法 在巴坦哥羅湖，他們以此種漁網捕魚，現在已經成為觀光景緻之一。

在伊達戈、墨西哥、吉累塔洛 (Querétaro) 三州中，約有二十萬人之多。瑪沙哇族在墨西哥州之內，一共約有七萬人。另外，齊齊美加族以及巴美族則約有五千分分布在聖路易斯波托西州 (San Luis Potosí) 與瓜那華托州。

納瓦語的奧托密特爾 (Omítl)，就是「外邦人」或是「遊牧者」的意思。在西班牙人入侵前的傳說中，也將奧托密族當成狩獵民族；其實，很早以前他們就定居此處了。

奧托密族主要居住在生長仙人掌的半沙漠地帶，他們巧妙地利用當地的特殊植物。譬如，從龍舌蘭的葉子抽取出伊斯特利 (Nila) 纖維 (圖33)，或用其樹汁釀龍

舌蘭酒等。

龍舌蘭酒是西班牙人入侵前就已有一種酒，而墨西哥最有名的德吉拉酒，則是殖民時期以後的產品，是用另一種龍舌蘭製成的蒸餾酒。此外，這裡的籃子，也是很有名的手工藝品。

奧托密族或瑪沙哇族居住的地方，距離墨西哥市較近，與城市往來的機會較多。不過他們都缺乏都市生活所必須的技術與能力，只能充當勞工，或是擺攤子賣水果 (圖33)，甚至還有人淪為乞丐，多少人就這樣變成文明社會中黑暗一面的犧牲者，這兩族人以及他們的子孫，不久之後可能都會淪落而成為都市內低階層的墨西哥人。

柏布拉山地、瓦哈卡

柏布拉山地 在柏布拉的山地，東部住有托托那加族五萬個部族，萬人，西北部則有特佩胡斯族五千人，南部有奧托密族二萬八千人與納瓦族七萬五千人。他們住的地區，都是海拔三百至一千四百公尺的亞熱帶地區。此地的風俗特徵之一是，大家都穿用兩塊方布縫成的短上衣，這種上衣叫做「喀基喀米特爾」，布上有刺



337

337 印第安人的市集 許多印第安人聚集在瓦哈卡州特拉克魯拉的市場上。

336 製作陶器 瓦哈卡州的科約提匹克 (Coyotepec) 地方的人們，至今仍以傳統的方法製作陶器。



334 飛翔者之舞 四位飛翔者在天空旋轉飛舞。
331 龍舌蘭的纖維紡織 龍舌蘭是乾燥地帶特有的植物，纖維可以用來織布。
325 盛裝的少女 在古宛太白，每逢慶典日，少女們便會穿戴華麗的服飾。



335



336

繡裝飾相當美麗；在奧托密族的村落裏，他們也用很獨特的方法製造喀基喀米特爾。

在其他方面，四個部族還有許多共同的文化要素，其中之一就是提馬斯卡的蒸氣浴了。這是西班牙人入侵前就已有的沐浴方法，不僅用於潔身，而且還用於祭祀與治療。此地雨量較多，玉米、豆子、南瓜等，一年可收成兩次。

飛翔者 各部族的慶典活動頗多，其中以「飛翔者之舞」之舞，或「奎茲爾之舞」，最能吸引觀眾的注意力。

尤其是「飛翔者之舞」（圖34），這是代表西班牙人入侵前的墨西哥傳統表演，飛翔者雖已改穿歐洲式服裝，但這種表演顯然淵源自古代。高高的柱頭上有一個臺子，上面站著一位吹奏樂器的男人，另四個用繩子綁住身體的人，則按照他的節奏，繞著柱子飛舞而下，共繞十三週才落地。四位飛翔者象徵世界的四方，十三則代表十三層天上世界，同時，這還表示印第安曆一世紀五十二年（四乘十三）。這種表演盛行於柏布山地與委拉克路斯中部的托托那加族之間。

從前的慶典，多半是各村落為自己的村人舉行，現在，如阿特利斯科（Atlixco）為聖密格爾的慶典所舉行的民族舞蹈大會，業已擴大成為全柏布拉州各階層人士以及外國觀光客舉行的了。參加慶典的印第安人，一定會為舊式傳統感到新的榮耀，這種慶典同時也是他們日常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點綴。

瓦哈卡州的 瓦哈卡州在墨西哥境內，是印第安人較多印第安部落的一州。許多不同的印第安部落，散布在山陵盆地，居住地大致可分為密古斯德加、沙玻德加、瓦哈卡北部三個地區。

居住在密古斯德加地方的人，約有密古斯德加族二十萬、特里克族（Trique）七千、久久族（Chocho）五千、阿爾斯可族一千、伊斯卡得可族（Ixcateco）一千，以及納瓦族一千。沙玻德加地方住有沙玻德加族二十七萬、伽提諾族（Chafino）一萬二千、久恩塔爾族（Chontal）六千五百。瓦哈卡北部，居住有二十萬的馬沙德加族、齊南德加族（Chinanteca）、密黑族（Mixe）、齊依卡德加族（Chicameca）、密古斯德加族等印第安人。此外，在

台宛太白地嶽的叢林地帶，也住著若干索奎族（Zoque）及烏阿維族（Tlaxi）等。

印第安人的主要農作物為玉米，此區除玉米之外，還生產蔗糖、小麥、咖啡、菸草、米等。定期舉行的市集已是他們生活中的一大特徵，每到這一天，各地的印第安人都下山來趕集，出售自己的農作物或工藝品；市集不但是他們的一大社交場所，同時也是娛樂場所。

瓦哈卡州的 瓦哈卡州是民間工藝品的寶藏。其中最著民族舞蹈 名的有台宛太白、雅拉谷的烏依比爾（

女用貫頭上衣，圖35），提奧提特蘭、德·巴列的毛毯、科約提匹克的黑色陶器，阿德森巴（Atlixco）的陶器等。慶典儀式多采多姿，而在各村舉辦的慶典活動中，印第安人認為最光榮的就是參與慶典演出。在圭拉圭扎（Cuicatlan）慶典中，大家都可以看到瓦哈卡州各式各樣的民族舞蹈。

穿著民族服裝來往南國太陽之下的台宛太白婦女，服裝款式都非常美麗：色澤鮮艷，花樣美麗的烏依比爾，像孔雀開屏，也像染紅半邊天的彩霞。慶典的日子，婦女們即穿著烏依比爾，在香蕉樹或椰子樹的樹蔭下，和著富於幻想的音樂翩翩起舞。最具代表性的舞曲就是「森頓卡」（Santun-ka），此曲源於西班牙安達魯西亞（Andalucia）的III步（Fandango）舞曲，加添若干沙玻德加的哀怨氣氛後，風格非常獨特。

真正的沙玻德加音樂，早在西班牙人入侵時已銷聲匿跡。原因是古時的音樂與宗教的關係太過密切，宗教被消滅，音樂也隨著消失了。

墨西哥灣沿岸、馬雅文

墨西哥灣沿岸 此區住著瓦斯德加族六萬、納瓦族七萬及岸的部族 托托那加族三萬人。

一般認為瓦斯德加族是古時從馬雅族中分出來的一支，文明水準不及馬雅族，但是，富神秘性的雕刻却相當著名。現在的瓦斯德加族，運用豎琴、吉他等外來的樂器配合原有的鼓，奏出風格獨特的音樂。玉米收成的時候，要舉行儀式，將剛收成的玉米獻給諸神。

托托那加族是古時創造塔新文化的一族，後代子孫至今仍住在原地。托托那加族的房子，是用木頭和蘆葦建造（圖36），屋內有祭壇，壇上供奉著聖像、蠟燭、鮮花等。每至十一月二日「死者之日」，都要供上玉米餅或火酒，以弔慰死者。

在此地納瓦族村落中，最著名的幾利利可陶器（圖38），就是以阿斯德加時代的技術製成的。因採用古法製作，每完成一件陶器須耗費好幾天的時間。但是，這類陶器目前都被商人以低廉價格搜購而去。此外，印第安人常為土地所有權問題，與白人地主或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兒發生衝突。各種形式的剝削，至今仍持續不輟。

馬雅文的 馬雅族的印第安人，居住在墨西哥東南部的印第安人 低地與高地。所謂低地指猶加敦半島的中部與北部。偉大的馬雅文明就是產生在這一帶的熱帶叢林中。高地則指恰巴士州的山丘地，至今仍然是印第安人最密集的地區。馬雅系印第安人包括馬雅族、喬爾族（Chol）、傑爾塔爾族（Tzeltal）、馬美族（Mame）、托何拉巴爾族（Tolabal）、齊威族（Quiché）、拉坎頓族、佐基爾族（Tzotzil）等，人口約有三十八萬之譜。

在猶加敦半島北部的熱帶草原（savannah），大規模的栽培著瓊麻，如今已吸收相當程度的歐洲文化；不過，現在馬雅女人所穿白底繡花的烏依比爾，及居住的橢圓形房屋，至今仍然保持舊時的模樣。同樣是馬雅人，住在叢林地帶的較能保有傳統習俗，譬如祈雨的伽爾克儀式就是。住在高地的佐基爾族與傑爾塔爾族等，也都是保有較多固有文化的印第安人。最近此地的印第安人，已能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懂得維護自己的權利，並為保護權利而團結起來。

趨向滅亡的 在馬雅系印第安人中，最為著名的可能是馬雅文明 拉坎頓族，他們孤立的生活在猶加敦半島



339

339 托托那加族的房屋 墨西哥灣沿岸的熱帶地方所使用的建材是蘆葦和乾草。



338

338 器皿市場 納瓦族村落所製作的「幾利利可」陶器被運到威福特拉的市場出售。



340

穿寬頭衣的男士 聚集在加姆拉市集的男人，各個部落的人都各自穿著獨特的服裝。



147

341 演奏樂器的少女 印第安人的孩子在學校接受教育。



341 加姆拉 位於恰巴士高地上的馬雅系印第安人村落。

中部叢林中，所以能將西班牙人入侵前的傳統文化大致保存下來。其族人長髮披肩，穿著棉質的貫頭衣，長相與古代馬雅雕刻中的馬雅人頗為相似。不過，他們雖然保留許多傳統習俗，卻不見得就是古代馬雅文明創造者的後裔。

拉坎頓族的人口很少，只有三百人左右。近年由於到此訪問的觀光客增加，前來尋求土地的混血者又不少，與外界接觸漸多，文化也就逐漸發生變化。目前熟悉傳統文化之人，僅限於二、三位長老而已，文化壽命真可說轉眼就要結束了。

西北部室、綜合室

荒山中 在西北部室，另外介紹三族，這三族不住在古代的部族 代文明之搖籃的中美洲地區，而住在波約·加

利福尼亞半島(Baja California Pen.)、索諾拉(Sonora)州、赤瓦瓦州及新奈陸(Sinaloa)州一帶的沙漠或荒山裏，他們仰賴狩獵、採集與原始農耕維生。

塞里族(Seri)是住在索諾拉沙漠中的狩獵、採集部落，人口只有三百人左右。他們生活的特點是捕食海龜、製造籃子以及婦女在臉上塗顏色等風俗。雅奇族(Yaqui)的人口有一萬左右，以精悍著稱，為保衛自己的土地，已不知戰鬥過多少次。他們的社會組織，是西班牙殖民時期，在耶穌會的傳教士協助下重新組成的。雅奇族的鹿舞是生存在大自然中的人才有的。

塔拉烏馬拉族(Tarahumara)是生活在赤瓦瓦山岳地區的農耕民族，他們以山田燒墾方式從事耕作，人口約有七萬，大半都利用山野洞窟作棲息之所；此外，他們仍保留一種長時間在山野中奔跑踢球的運動。堅韌的生命力，使他們在嚴酷的自然條件與外人的剝削下，仍能生存下來。

受指導的 在綜合展示室中，可以概略地看出墨西哥革命後，政府所推行的「印第安主義」(Indi-

genismo)運動。此運動的目的，在教導印第安人學習西班牙語，改善他們的生活，儘早把他們歸納在一般國民之中。這是一項非常艱難的工作，因為一方面要保留部分被肯定的文化，一方面又要將他們同化於現代生活之中。

起源於印第安的事物，早已以各種形態融入墨西哥文化中。黎維拉或塔馬佑的繪畫以及安馬利安·菲蘭得的民族舞蹈等，可說是其中精華了。換言之，在頗具特色的「墨西哥文化」形成過程中，印第安人確實提供了很大的貢獻。

(上智大學教授 高山智博)



343 加姆拉的房屋 恰巴士高地上的房屋。

344 馬雅族的橢圓形房屋 是猶加敦半島北部典型的房屋。



345 塔拉烏馬拉族 他們把手工藝品賣給觀光客。
346 德波斯特蘭的房屋 這裏的房屋多半用日曬土磚砌成的。



尋訪一位日本傳奇人物的足跡

——支倉常長

作家 遠藤周作

我只去過一次墨西哥，但是並不是爲觀光而去的，我的目的是爲了要尋訪十七世紀初期經由墨西哥前往歐洲的日本人——支倉常長(Hasekura Tsunenaga, 1571-1622)的足跡。

支倉常長並不是最先涉足墨西哥的日本人，在他之前——大約在德川家康尚未統一日本之時，就有兩位日本人在亞加普科的醫院服務。他們不是從日本直接去的，可能是身爲基督徒，受到當時日本的宗教迫害，逃亡至呂宋島（菲律賓），再由呂宋島轉往墨西哥。

支倉常長是伊達藩的藩士，他是以藩主伊達政宗（Date Masamune, 1567-1636）的特使身分，於前往羅馬途中，先在亞加普科（圖38）上岸，預定在現今的墨西哥市稍作停留之後，再橫越墨西哥國上到東岸的委拉克路斯，搭船前往歐洲。

高山病與罰款

夢遊似 我要到墨西哥時，把曾經在墨西哥的大學留學的感覺 一年的姪女帶去充當翻譯。當飛機快到墨西哥

市時，她說：「忘了告訴您一件事，因墨西哥市位於高地，因此，外來的觀光客很容易患上高山病，您要多加小心。」

因爲我曾動過肺部切除手術，聽了這些話，不免一怔。當晚在旅館洗過澡，喝了一杯啤酒後，發現她說的結果果然不假。

因爲只喝一杯啤酒，人就醉了，而且還像患了貧血一般，感到很不舒服。第二天早上上街時，這種像貧血般的不舒服感覺仍未消失，整個人飄飄然的，就像夢遊症患者在大街上行走一般；這種症狀，在離開墨西哥市

到地勢低的塔斯科(Taxco)地方時，就立刻消失了，顯然是高山病。

聽說有一位日本某銀行的董事長來到墨西哥時，曾雇請兩位作臨時工的學生，替他提著一個小型氧氣筒，使他在爬階梯時，能一邊呼吸一邊上去。我不知道是笑話還是真有其事；但是，我到了墨西哥市以後，對這事一點也笑不出來了，因爲我認爲這種作法還頗有道理。

在墨西哥市，我就像個鄉下佬，到處參觀美術館、神殿以及墨西哥的民俗舞蹈；但是，我發現最有趣的還是警察先生，所以也稍加敘述。

有一天，我坐在日本朋友的車子裡，正穿過一個廣場，走到一半時，綠燈突然轉紅。警察先生走過來要我們停車。

我不懂西班牙語，不清楚警察和我的朋友談什麼；一會兒，我的朋友從口袋掏出幾張鈔票給那位警察，然後發動車子離去。

「是不是罰款？」我問。

「不，是索賄。剛才警察說：『你大概很忙，沒有時間去繳罰款吧，乾脆把錢給我，我就讓你離開。』其實就是要錢，這裡的警察，常會這樣做的。」

據我的朋友說，廣場的號誌燈並不是自動的，而是由警察控制。所以綠燈會依警察的意思，瞬間就轉爲紅色。因此，不管你如何遵守交通規則，都是枉然；警察就利用這種方法攔下車子，索取金錢。



241 廣告中的支倉常長像 麻布油畫・日本仙台博物館藏。

聽了這些話，我突然喜歡起墨西哥來了。因為只要你碰見過那些公事公辦、執行嚴格，任憑怎麼哀求也不會改變初衷的警察，你就一定會喜歡此地的警察先生。

命運坎坷的支倉常長

為什麼不 當支倉常長一行一百五十人，突然出現在墨西哥時，統治該地的西班牙總督，不僅深感驚訝，也頗為困惑。因為他們搞不清楚，這羣日本人究竟到墨西哥來做什麼？

同行一百五十人中，有許多是從日本運貨來賣的日本商人；這些人就相當於今天的日本公司一樣，唯利是圖。他們認為要在這裡做生意，最好是皈依天主會比較方便，因此，便有許多人都到墨西哥市的聖方濟各教堂（圖一）受洗。

目前，這所聖方濟各教堂依舊存在，一切都保持原狀而附近由舊貴族宅第改造成的餐廳，據說就是當年支

倉常長一行所投宿的旅舍。至於這家餐廳的房屋，是否就是當時的旅舍，並沒有確切的資料可以證明。再說，雖然亞加普科現在建有支倉常長的銅像（圖35），我却始終無法瞭解，人們之所以將這樣一位命運坎坷的人視為日本與墨西哥友誼的橋樑，到底又為的是什麼？

當年支倉常長在墨西哥並未受到善意的歡迎，當地的總督就像將他們驅逐出境一般，急急忙忙將他們送往西班牙本土，所以會如此，說來也有種種複雜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因為當時以墨西哥為殖民地的西班牙政府，為了想獨霸東太平洋貿易，不肯讓其他國家知道由東往西的太平洋航線。可是，日本的德川家康却計劃透過與墨西哥的貿易關係，以達成富國強兵的政策。由於當時的日本人不曾造海船，不懂航海術和黑潮的流向，德川家康和伊達政宗就以護送漂流至日本的菲律賓船員，以及謁見羅馬教皇為藉口，派遣支倉常長以特使的身分前往墨西哥，而真正的目的是想打開日本與墨西哥之間的貿易，瞭解橫渡太平洋的航線和學習航海的技術。

對支倉常長一行人深感懷疑的西班牙人，很快就看穿了日本人真正的意圖。因此，墨西哥總督就把要求通商的支倉常長送往西班牙本土，以推卸責任。於是，支倉常長就在墨西哥市和一部分同行的日本人分開，在大西洋這邊的委拉克羅斯乘船前往歐洲。

推測支倉常長 上面曾經提到，要在墨西哥市尋訪支倉內心的感受，的確實在不容易。從墨西哥市到委拉克羅斯的路途上，他和隨從人員所看到的風景，今天依然存在，他們在柏布拉斯所投宿的聖方濟各會修道院，也保持著當時的景況。

當我乘著汽車越過白色的岩石山陵和長滿仙人掌及龍舌蘭的曠野時，內心不免想到：支倉常長一行到底是什麼樣的心情來觀賞這些風景？因為墨西哥和日本的自然景觀大不相同；像螞蟻般的行列，穿越遠比現在更荒涼的這片平原時，支倉常長他們該多麼懷念到處是稻田和木車的日本田園風光？

再說，我也不知道當時他們又是以什麼眼光，去看這個國度裡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之間的關係。

頭戴墨西哥帽、臉色黧黑的印第安人，和被太陽曬

黑的日本人極為相似。我相信，支倉常長他們必會對這些印第安人感到親切，對他們生活的困苦及西班牙人蠻橫殘暴的侵略行為，內心一定也有所批評。支倉常長的侍從中，有人甚至不回日本，終生留在當地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由這件事和支倉常長唯一的一封信中，我們就可知道他們對印第安人所抱持的親切感。

委拉克羅斯 支倉常長一行在等待橫渡大西洋時稍作停寂寥的風聲。留的委拉克羅斯，對我來說是個難忘的城市。我在暮色低垂時抵達該市，街上正刮著強勁的季風，窗戶都被吹得嘎嘎作響，大街上看不到一個人影，只見枯草在風中飛舞飄動。

反正留在旅館也無事可做，於是我走向廣場，圍繞在廣場四周的樹木都已落盡枯葉。那裡僅有兩家餐廳，我在其中一家喝一種名叫德吉拉（Tequila）的烈酒，一面聽著強風吹在招牌上所發出的聲響。廣場上偶而有戴著墨西哥草帽的人走過，我茫然地望著他們的身影，不禁有一種落寞的感覺，我想支倉常長他們一行人必也同樣嘗過這一份寂寞感吧！

不久，出現了三個人手持樂器的男人，沒人雇請，就自己在路旁演奏起「瑪利阿奇」（Mariachi）的音樂來。

第二天依然是刮著強風的日子，我前往支倉常長他們所投宿的聖·瑪·得·烏魯瓦，並且參觀了城堡。一望無垠有如沼澤般的褐色海洋，顯得十分的孤寂落寞。

訪問印第安部落

居住在深山中 西班牙人以極少數軍隊佔領墨西哥，殘酷的印第安人 酷地屠殺那些毫無抵抗能力的印第安人，並且奪取他們的土地……讀到墨西哥的這段歷史，不禁義憤填膺。今天，我們目睹了印第安人的神殿及祭壇遺蹟，即使身為外國人也不難想像，天主教徒的西班牙





341 亞加普科 為古時通往西太平洋的主要港口，今日為聞名世界的休閒勝地。a為建在斷崖上的旅館。b是「世界探險圖說」（一六三二年）中所收集的港口圖。標有D字記號的，大概就是支倉常長一行所乘的船隻。

牙人，是如何打著毀滅異端的宗教旗幟，去破壞這些當地人視為神聖的器物。

不過，當支倉常長抵達墨西哥時，破壞當地文化的時期業已結束，正是西班牙人開始逐步至此建立理想國的時代（當然是他們自己的理想國，不是印第安人的理想國）。年輕的傳教士開始教育印第安人，組織類似蘇聯集體農場的村莊，將印第安人聚集起來，試圖創造一種信仰與勞動合一的社區。

前面提到支倉常長有一封唯一的書信，信裡面有這樣的話：「清八、一助和大助三人在墨西哥市逃走。」我們無法知道清八、一助和大助三人何以不肯回日本？也不清楚到底逃至何處，但是，在墨西哥逃走，想必是投到印第安人羣裡去吧。

因對這個記述感到興趣，所以在短暫的停留期間，特別造訪了一處印第安人的部落。這座村莊位於深山之中，須從高山斜坡上的一座小城走進去。

340

350



350 支倉常長銅像 一九七三年，建於亞加普科港。
343 墨西哥市南方濟各教堂的入口

我在這座山城裡住了一夜，城裡的廣場上有印第安人在賣各色各樣的布料、編織品和陶壺等，他們把這些東西裝在驢背上運下山來。

充滿了神祕 在傍晚時分，我到達了籠罩著霧氣的深山氣氛的新村。小村莊裡有個大廣場，廣場中央是一所教堂，印第安人的房子就建在廣場的四周。在一個看來像是集會場所的木屋裡，年輕的印第安人正在練拉丁美洲的爵士音樂「瑪利阿奇」，讓人覺得很可笑。

但是，最令人感到有趣的，莫過於教堂裡面的情景了。我這一生中，可能不會在任何國家再看到這種氣氛的教堂。進入教堂，最令我感到驚奇的是掛在正面的基督和聖母像，對於看慣西方傳統的基督及聖母像的我來說，不但覺得奇怪，甚至感到有點邪氣。

此外，教堂的地面鋪著乾草，還點著十幾支蠟燭，整個教堂內充塞著刺鼻的乾草和蠟燭燃燒的氣味；一位印第安人的中年婦女，正趴在乾草上，舉起了雙手哭喊。

起先我以為她是不幸喪失子女的母親，或是患了什麼重病的婦人。但是，看到跪在那裡的其他印第安人，並沒有人上前安慰勸說，才想到或許這就是她一向的祈禱方式，對同夥的這些教友，並不是為奇。

我在四週充塞著乾草味及在地上搖曳的十幾支蠟燭火燭味的教堂裡，默默地聽著印第安婦人的哭喊，大約停留了二十分鐘之後才走出教堂。這個教堂的確充滿了原始信仰和天主教的混合氣氛，就某種意義而言，尚保有至今仍殘存於日本九州地方那些「祕密基督徒」的祈禱氣氛。

前面提到的支倉常長的隨從人員，也可能是僕役的清八、大助、一助等三人，若是托身在印第安部落裡，而有幸生存下去，或許就是生活在這種村莊的氣氛之中了。

各色人種組成的考古調查團

——從挖掘狄奧提南哥的現場筆記談起

五年前，當我第一次到提南哥鎮時，這個小鎮就相當時其他墨西哥鄉村一樣，不但灰塵滿天，路上盡是此馬糞、牛糞以及積水的窟窿，日曬磚砌的斷垣殘壁則四處遍佈著。如今在照片上一圖352—看到的是殖民地式的白牆、鋪石子的馬路。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的市集，各種攤販幾乎占了整個市鎮的中心區，人車擁擠不堪。真沒想到，鎮後山丘上的狄奧提南哥遺蹟的發掘，竟會給這個小鎮帶來如此大的變化，實在叫人難以相信。

充滿國際色彩的調查團

古蹟挖 翻一翻十幾冊的現場筆記，我發現從某個時期起掘過程，中部美洲突然出現了有關人類生活以及祭祀等事項的記述。七十年代之前，那談得上什麼「中美洲古代文明遺蹟」，只不過是為了想挖掘金字塔式的神殿，許多人便不顧一切地躍進墨西哥的社會裏來。最初所見所聞都感到新奇，等到一段興舊日子過後，有些人就緊抓著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從此，終日埋首在神殿及陶器殘片的研究工作上。

沒多久，便有人發現，周圍的現實世界是一個以西班牙人入侵前的古老文化為核心所成立的社會。我終於明白墨西哥考古學鼻祖瑪努艾爾·加塞歐之所以不將考古學與



前墨西哥州政府考古學研究員

大井邦明

現實社會分開的理由。加塞歐的想法後來成為墨西哥傳統性的想法及作法，於是古蹟挖掘現場筆記的方式，也才開始有了變化。此種變化，就開始在提南哥這個鎮上；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提南哥是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並且與我血肉相連的原因。

填補歷史空白 提南哥鎮在墨西哥市西南，離墨西哥市需的城堡都市 一小時車程，人口約一萬五千，海拔三千六百公尺，終年嚴寒。狄奧提南哥（納瓦語的意思即城堡都市的始祖）遺蹟就在市鎮西邊的山丘上。墨西哥獨立戰爭爆發後，一八一二年，獨立派人士曾據守此地奮戰，可見戰略地位之重要。

依據圖畫文字或西班牙人占領初期的種種文獻，以及遺蹟上的石雕、陶器殘片、土塚、綿延的堡壘中，可以清楚知道，這裡有古蹟存在，但是內容不詳。

一九七一年，在當時的墨西哥州長岡薩雷斯（Gonzalez）的呼籲下，狄奧提南哥才有了重見天日的機會。岡薩雷斯派人調查，誰是墨西哥最優秀的考古學家？結果選中姜博士（Roman Pinu Chan），他早有意挖掘狄奧提南哥，所以欣然受命，連續五年中五次出任調查總指揮。

當時，參與這項工作的墨西哥國內外學者專家及學生總共六十人，從事挖掘及修復工作的當地人，平均約有九十人，最多時候曾達到二百人。州立考古學博物館就建造在遺蹟的入口處，今天這兒已成為墨西哥遊客最多的古蹟之一。此外，根據研究，終於肯定了狄奧提南哥文化正填補了中美洲空白的歷史，這不管是對當地或對從事發掘工作的我們，都是值得驕傲的一件大事。

人種複雜 調查團總共在狄奧提南哥租了兩棟房子。雖然的墨西哥 是擁有中庭及迴廊的殖民地式建築物。但是，由於天花板很高，加上水泥地地板，所以屋內很冷，我們每天都得搶毛毯。就在這棟寒冷的建築物裡，五年中，共計有十八個外國人，四十二個墨西哥人，還有兩條狗，進進出出的共同生活在一起。

參與這項工作的外國人，有美國、加拿大、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哥斯大黎加、巴拿馬、委內瑞拉、法國、義大利、德國、瑞典以及日本人等。至於墨西哥人，則有馬雅、密古斯德加等印第安血統的人，有巴斯克(Basque)、加泰羅尼亞(Catalonia)等西班牙血統的人，有腓尼基和應是海盜後裔的盎格魯撒克遜血統的人，還有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兒等；儼然是一個墨西哥社會的縮影。

我們這群人的出身環境和生活習慣都不同，因此集體生活的本身，就是一個有趣而可供觀察研究的對象。但是對負責管理這個大團體的人來說，却是一件辛苦的事，從三餐的伙食、洗衣、洗澡的前後順序，甚至包括吵架和戀愛的糾紛等，都得全部承擔下來。

頻頻更換廚師 總而言之，三餐是最大的難題。為了支持每天的體力勞動，休息與營養是最重要的事情。休息方面姑且不論，說到營養，由於當地婦女只會用辣椒和蕃茄煮墨西哥式菜餚，對外國人所提出的各種要求簡直是窮於應付，因此這些外國人也叫苦連天。

其實，外國人還好應付，因為身在國外，比較客氣，都不太發牢騷。況且一發牢騷，管理員就會大吼：「自己去做！」有一位美國小姐真是可憐，足足兩個月，每天都買嬰兒食品果腹。

最難得的是反而是墨西哥人，他們吃的豆子非要黑豆不可，米飯不加蕃茄就不吃。他們時常嚷著「要麵包」，「要玉米餅」，「每天早上都是蛋，叫人怎麼吃？」「不要老是吃這種都是筋的肉，偶爾也該買些上肉吧！」每天盡是這些牢騷，真叫廚師受不了。

因此，請來的廚師一直換個不停。再說，找人也是件麻煩事。太過年輕貌美的話，那可是後患無窮，年紀太大的，又應付不了煩忙的工作。有時正高興這一次來的人還不錯，可是等她學會了做法國菜、阿拉伯菜、日本菜後，

30 國際色彩濃厚的調查團成員 後排左起：美國人、巴斯克人、日本人、法國人、密古斯德加人、馬雅人（即團長皮樂·姜博士）、三位墨西哥人。前排居中者為加泰羅尼亞人，兩旁為學生的腓尼基人。攝於一九七一年。



357 從古蹟現場俯瞰提南哥鎮。

却馬上被人挖角了。五年之中，究竟換了多少廚師，可惜我的現場筆記裡並沒有記載這件事。

考古學的魔術師——姜隊長

調查工作的 由於人物太多，若想把狄奧提南哥的調查工靈魂人物 作加以戲劇化，還真難以處理。因為不但每個人都具有強烈的個性，而且也都曾留下一兩則有趣的軼事。現在我應該對軼事最多、個性最強的一位，略加敘述。這個人就是調查團的台柱皮樂·姜（姜）在馬雅·李昂達爾語裡是「蛇」的意思，是祭司或貴族階級才可以用姓。

姜博士是中美洲考古學界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的著作充分記錄了將近三十年在田野實際工作中的所見、所聞、所思，以及經歷的事物；所引用的考古資料，大半都是他親自發掘到的。他的分析力、綜合力，以及悟性之敏銳，遠非他人所能及。在喝醉酒時，他就高歌：「年輕人呀！扛起槍，跨上馬，讓我們到山裡去吧！」還真是位浪漫主義者。在山野間的現場上，他經常親自拿起鐵鎚，從事挖掘工作，使得一些稍有成就而自滿的年輕考古學家也不得不跟著他一起動手，儘管他已年過半百，但是，精力之旺盛卻真令人敬佩。

我和他一起勘察猶加敦半島的古蹟時，每天都要帶著照相機和山刀，在叢林裡步行十公里以上，可是，每次却總是我最先感到疲倦。即使連續一個月下來，他也全然若無其事，真叫人不得不佩服。不僅田野工作如此，室內的工役也一樣認真，只要一坐下來，他就寫作，寫字時，他以一種特殊的方法握筆，用的是草紙（不像我隨便浪費稿紙），寫好後，秘書只要照稿打字，文章便告完成。

從不說 他在寫作時，倘若有人來訪，對他寒暄，他也不理的人一樣地繼續寫著。來訪的人不得已只好站在一旁等他回話。但是，最快也要等上十分鐘，久一點的話可能要等上三十分鐘，他才會問：「有什麼事嗎？」握筆的手仍

不停止。當然，一般性的問題他都會當場為你解決，絲毫沒有官僚作風。但是，當你問他問題時，他會反問你：「然後呢？」雖使人覺得有些窘迫，不過只要把想說的說完就行了；倘若你接不下去的話，你乾脆就不要問。

只要瞭解他的為人，你就會發現很難再找到比他更和藹的人，尤其在田野進行調查時，他開朗得完全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他也是一位度量很大的人，一旦認為可以信得過你，就毫不保留地信任你，並且把事情都交付給你。狄奧提南哥調查團之所以成為國際性團體，說來也是因為他那種一旦受人請託，就無法說「不」的態度吧。

習慣上，一個月約有兩次，他會從午後開始喝酒，一直喝到次日清晨。他的酒量極大，這時候經常都可以聽到最精闢的言論；通常到清晨四時左右，酒瓶就全部空了。那麼，他必定會提議再去買酒。但是，這個時間那有人開店，有幾次他把警察先生吵醒，大加訓叱一番，挨罵的警察真是冤枉。不過，當你走到墨西哥的任何一處古蹟，就會了解到他是花費了多少的心血。

一般人都稱他為考古學的「魔術師」，只要他說一聲「挖這裡」，必定可以挖到些重要東西。有一位考古學家甚至開玩笑說，只要皮果·姜說一聲「向上挖」，就是空氣他也會挖；根據這一位考古學家說，皮果·姜曾經到他挖掘的現場去了幾天，結果那裡挖了幾個月所得的遺物，大部分都是皮果·姜在那幾天所挖掘出來的。即便在一片看來什麼都沒有的森林地帶，只要皮果·姜撿起一根棍子，隨意一擲，竟然也會出現白骨。真是名副其實的考古學魔術師。

夢中出現白骨

一天的工作調查團每天的工作是從六點半起床後開始。工作計劃：點吃早餐，然後走八十公尺至一百公尺的陡峭山路，到達古蹟現場時，總是在八點左右。這時候大家進入分配到的區域內開始工作。我的工作則是到處走動查看情

353 提南哥博物館 設在狄奧提南哥遺蹟入口處的墨西哥州立考古學博物館。



355 以特拉洛克神容貌裝飾的香爐 狄奧提南哥出土，十一世紀的遺物。提南哥博物館藏。

356 提南哥博物館內部 右邊是馬利那可的木鼓，左邊是「卡利斯特拉叶卡」出土的風神像。

354 響尾蛇形的陶器 狄奧提南哥出土，八至十世紀的遺物。提南哥博物館藏。



354

形，把工作記錄下來。狄奧提南哥是由好幾段台地組成，有許多台階，上上下下就成了我每天的課程。

十一點半是吃點心的時間。當地工人的家屬都會送食物來，大家一組一組地分開食用，形成了像野餐般的情景；也有人為我們送食物，但是，總會有墨西哥人邀我們一起吃，大家一起食用實在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吃飯時的閒聊最有趣，不但可以知道他們生活的情況，也可以聽到一些傳聞。例如：「街上的某人，現在固然有錢，不過，以前是靠修理草鞋過日子，後來不知在那裡撿到一個滿是金幣的壺，於是一夜之間便成了富翁。我們家跟他比起來正好相反，我祖父原擁有一個大農場，因為一場大火，全部都給燒光了。」說來說去也就是這一類的故事。

午後的時間最煩人；問題也都出在這段時間裡。譬如說：「到底要挖哪裡呀？」「為什麼不多找些人來！」「人多手雜，反而礙事。」「挖到一個不知名堂的東西啦！」「有人打架啦！」「有人從神殿上掉下來啦！」「沒有水泥啦！」「沒有水啦！」等等，也不能丟著不管，所以我就得忙個不停。

考古學家是 調查狄奧提南哥這類古代都市的遺蹟，非得做什麼的。一邊挖掘一邊修復不可。最初在墨西哥挖掘時，我總是有個疑問，為什麼不請建築家來負責修復的工作，後來因為挖掘經驗的累積，才發覺並無此需要。

我並不想在這裡贅述理由。不過雖然不需要建築家，有時，倒真需要一些土木工程師的幫忙。對考古學家而言，建築物與陶器等物，有時候建築物遠比陶器能提供更多的線索；倘若不瞭解這一點，就會重蹈前幾個外國調查團的覆轍。墨西哥對考古學上已有數十年的實績和經驗，假使忽視了這一點，中美洲的考古學就無從談起。

一旦發現了人骨，這個地點的作業就得立刻停頓。人骨的發掘，是屬於「體質人類學」(Physical Anthropology) 小組的工作，這也可以說是墨西哥考古學的一大特徵。缺點是，考古學家將一切交給體質人類學家，有時很可能會失去一些寶貴的資料。所以我們不得不一再地叮囑考古學學生，要去幫忙工人挖掘人骨。

不過，很多學生都有一種古怪的想法：認為人骨的發掘是體質人類學家的工作，地形的實際勘測是地形學家的

工作，修復是建築家的工作，遺物的製圖則是製圖家的工作。然而，挖掘又是工人的工作，這麼一來考古學家究竟要做什么事呢？

夢裡甚至也 挖掘人骨時，就得特別選些手脚靈敏的工人出現白骨。當作專任的助手，教以挖掘技術。一位名叫佛利歐的工人雖然嗜酒如命，經常酩酊大醉，可是，他對人體各部位的骨頭名稱却背得滾瓜爛熟；其實他已是挖掘過幾百具人骨的專家了。

有一天，我將一位自稱有過挖掘經驗的學生派給佛利歐當助手。不一會兒，佛利歐跑來說：「他不行，雖然他自稱：『我受過專門訓練，當然要比你們懂得多。』可是，他把每一根骨頭都給移動了，那會喪失所有資料的線索啊！」這位年輕人當然不服氣，於是爭執起來，這種事並不稀奇，最後，只好讓他們較量一下，看誰記的骨頭名稱多，結果佛利歐贏了，這才讓那位學生折服。

另外，我們曾派一位看來乖巧的年輕人給佛利歐當助手。不到一個星期，這位年輕人便要求換個工作，問他原因，他吞吞吐吐地說：「每天晚上都夢見白骨在飛舞……」這種情形可千萬別以為好笑，我只好立刻把他調到別處工作。

和鎖上的生活密切相關

幫忙 在墨西哥，古蹟挖掘調查工作的另一特點，是有助於解決失業問題。地方上的佃農或沒有耕地的農民，平常難得有現金收入的機會，因此，不斷展開的調查工作，對他們的生活的確有很大的幫助。

跟他們一起工作，我發現大部分人在年輕時都很想讀書，却因家貧而無法完成心願；有時甚至連家人生病也無法送醫診治，只好眼睜睜看著病人嗚嗚而死。如今調查團不但負擔他們的醫療費，必要時也借錢給他們，甚至團員也常私下借錢給他們。每到星期六發薪的日子，總是特別熱鬧。其中也有些人一領到錢就立刻出去飲酒鬧事的，結



338 球場底下的遺蹟 前面是蒸氣浴場的廢墟



337 為來訪的州長夫人(左起第四人)一行作說明

果被逮進拘留所。調查團人員因經不起醉漢家人的哭訴哀求，有時還得為他跑警察局，甚至找鎮長交涉放人。

與他們有了較深的接觸後，遇到他們的婚喪喜慶，或小孩出生、疾病時，總會被拉去參加或幫忙。

當地有搶婚的習俗，理由大多是父母不答應，或因尚未成年，或是為了逃避種種煩人的手續或結婚費用……有一位調查隊的人員，甚至還被拉去幫人搶婚呢！

作弄自願參加 每天工作都在下午三時結束。下山後，就挖掘的工作者 隨便沖一下滿身的灰土，然後開始吃午飯。墨西哥的午飯時間是下午三點左右。因此，倘若約定中午見面，有時指的是下午的三點鐘。

吃過中飯後，我就隨便到一個房間去閒聊或睡午覺。一張床總是擠上三、四人，這可說是最佳的聚眾方式。

有一天，來了三個美國人，志願參加挖掘工作，但是他們對考古學一竅不通，只是想經驗一下而已。於是墨西哥人就將他們帶到大家擠成一堆睡覺的房間裡去，跟他們說：「這裡已經沒有床位，每一張床都得睡三個人，這些人一聽，可真嚇了一跳，轉身就走了。」墨西哥人都喜歡作弄人。

空手道還 慢慢地我和鎖上的人也有了較深的交往，尤其真有用 是透過了調查團所創設的「提南哥文化教育中心」，更形親密。該中心創立的起因是鎖上的學生發現團裡有日本人，日本人必然會空手道，於是，便要求我去教授。真沒想到，我在大學時代所學的空手道，竟會在這兒派上用場。

結果，慢慢發展下去，這個中心後來不但教英語、法語、德語、日語（沒有學生）、吉他、瑜珈，甚至舉辦演講會或音樂欣賞會、電影晚會等。參加過這個中心活動的年輕人已經超過五百人；現在仍繼續在辦，而且曾經聘請合格的空手道教練前來指導，還出了三位黑帶級的學生。

起初以略帶懷疑的眼光觀望「文化教育中心」的成年人，最後也透過孩子而不計一切協助我們了；逐漸的，在提南哥鎮上，看醫生和看電影都不須花錢，我們常常開玩笑說：「住在這裡，連餐費都免了，肚子餓時，只要到街上走走，準有人會請你吃飯的。」

流經高原的細水

非繁榮於大河邊的墨西哥文明

大貫 良夫

過去，我們總認為，文明孕育於大河流域。如美索不達米亞、埃及、中國等古文明，的確都位於大河流域；文明社會就是靠其中積平原所發展的巨大農業生產力來支持的。但是，根據後來的研究顯示，把大河流域視為廣大農地是在文明社會已臻成熟之後的事。事實上，在沒有大河的地方，也曾產生過幾處文明社會。

水與文明

姑且不談因為受到其他文明影響而形成的文明社會，文明的成立條件因地區不同而有相當大的差異，也就是說，各種文明社會都極富特性。除了古代亞洲之外，我們從與外界隔絕的美洲大陸發現了許多新的事例，於是，有關

文明起源與形成過程的研究也就愈趨複雜和多元化。同時，因為具備更多的基本知識，使得這項研究普遍起來；因而，加深了人們對人類社會史的瞭解。

因此，文明起源的研究，乃轉向詳細檢討政治體系、職業分工與交易等文明特徵的形成過程，不再單只仰賴考古學的資料，並且也參考民族學方面的資料與理論。不過，這並非完全否定了文明起源於大河流域的理論，而是指出巨大的農業生產力以及保護農業的防水措施等也是文明成立的重要條件。最近，這些條件甚至又從另一個新的角度被重新評估。

提高農業生產性的研究 美洲的各種文明都是發生於沒有大河的地方。不過，各文明的共同點，都在於高生產力的經濟條件。儘管沒有大河，但是，開創美洲文明的人們莫不盡心研究各種方法來提高農業的生產力。由此可見，文明的基礎是建立在相當稠密的人口密度上。為統合並維持

這些高密度的人口，於是就得致力於提高糧食的生產；為確保糧食生產，便進而研究整治河川的方法。

此外，當然還有其他各種方法。譬如制定工藝品的獨占性生產以及分配制度，把農耕地帶一併納入這種生產分配的體系中，使農業處於附屬地位，這也是建立文明中心的另一種例子。只是，這一種情況仍需要豐饒的農耕地帶，因為生產力高的農業，終究是文明的基本條件。其次，就農耕而言，水是不可或缺的，水與文明密切相關，永遠無法分離。

墨西哥盆地

為尋求泉水而走向 在中美洲文明史上，狄奧提瓦康山谷 今天的墨西哥市一帶

始終居於核心的地位。這裡是海拔約二千五百公尺的高原，以提斯可湖和與之相連的小湖為中心，形成一個盆地；很早以前，在湖岸周圍的山麓一帶，農業已相當發達，產生了狄奧提瓦康文化（圖30）。面積達二十平方公里的狄奧提瓦康大城，位置就在提斯可湖東北的一處小山谷裡，這個城市的成立和發展過程，仍有許多尚待研究之處。在狄奧提瓦康發展成為大都市之前，大部分的農民都聚居於墨西哥盆地的南方，那兒也是文化中心地，而狄奧提瓦康就處於文化中心的邊緣上。西元前一千年時，農民都在提斯可湖南邊的低地生活，湖岸一帶的土地，水分充足，自然條件極為優越；湖東的山麓地帶，則有豐富的泉水，這裡的人就依賴泉水及雨水而從事農耕。

到了西元前五百年以後，因為人口不斷增加，於是逐漸往東側的山麓地帶發展；大概也是在這個時候，才開始有少數的農民在東北方的狄奧提瓦康地區，仰賴泉

30 墨西哥高原地帶



30 墨西哥盆地地圖



水，從事耕作。

經過數百年後，狄奧提瓦康山谷及提斯可湖南部，終於發展為擁有眾多人口的農耕地帶，狄奧提瓦康及南部的庫伊庫伊爾可成為人口集中地。那些具有權威的神殿，或許就是人口集中的核心。同時，即使沒有集中的核心，但提斯可湖南部一帶的人口，也逐漸增加起來，村落的分布愈形稠密。

狄奧提瓦康的實驗與「湖邊園圃」的開發

在西元一世紀左右，墨西哥盆地的東部及南部，人口急速地減少，相反的，狄奧提瓦康的人口卻不斷增加。耕地肥沃而業已發展的東部及南部何以被放棄呢？這可能要以火山爆發來解釋最具說服力。今天所挖掘的庫伊庫伊爾可的遺蹟，幾乎都覆蓋在很厚的熔岩下。熔岩及火山灰，似乎曾為東部及南部帶來了嚴重的災害。人們只有遷移到北方的狄奧提瓦康去。



361 從阿爾邦山看瓦哈卡盆地 圖中近處為球場

面臨此一新的情勢，狄奧提瓦康一方面建立都市，拓展居住的地區；一方面盡其所能地利用豐富的泉水，開發耕地，並將工藝發展成專門產業，以結合遠近的農耕地帶。這在中美洲或整個美洲歷史上也是破天荒的大實驗，然而，狄奧提瓦康却成功了；非但如此，並且同時完成了在中美洲各地建立文明的使命。

狄奧提瓦康山谷和墨西哥盆地，除雨水外，還有豐富的山泉；雖然沒有大河而無法建造大規模的灌溉溝渠，但實際上也無此需要。只要小型的灌溉溝渠，將山泉引到田裡，加上雨水，就足以維持田地的耕作了。

狄奧提瓦康滅亡後，人們再度分散到墨西哥盆地的各區居住，這時除利用古老的灌溉法之外，並開發湖岸的沼澤地為「湖邊園圃」(chinampas)；這是在沼澤地上挖掘溝渠，把挖出來的土堆積在兩旁作為耕地。如此不但田地經常可從底部吸取水分，而且挖上來的泥土，更是肥沃無比。此種土地，通常生產力都極高，加上傳統的「小規模灌溉」，於是墨西哥盆地得以確保其為中美洲文明中心的地位。

瓦哈卡盆地



家族勞力就可解決。瓦哈卡盆地位於墨西哥南部的高原地帶，海拔約一千五百公尺，是兩條河流交會處的廣闊山谷地區，自古即為文化發達的地方，著名的阿爾邦山，就是沙坡德加文明的中

心，年雨量平均為五百至七百公釐，並且都集中在夏季，其他季節都很乾燥。谷底河旁的低地，面積極為狹小，外側是一片地勢較高的平原，平原外圍的山麓部分則是一大片斜度較緩的坡地，這片較高的平原和山麓部分是土質最好的地區。

因地下水位相當高，人們就在谷地、平地和平原部分，鑿井取水灌溉；這種鑿井灌溉方式，直到今天，仍然是瓦哈卡盆地最普遍的灌溉方式。從鑿在田裡的井中汲水去灌溉玉米，只要依賴一個家族單位的勞動力，一年就可以收穫三次。由此可知，在西班牙人入侵之前的社會裡，根本不需要什麼大規模的灌溉設施。

阿爾邦山 在農耕初期，這類鑿井灌溉方式的繁榮，式似乎只是以平地為中心；但是，到了西元前第十世紀的後半期，由於平地的居住區域漸次的開拓，終於擴展到山麓地帶和山谷上游的溪床兩旁。由於山麓地區的地下水位深達十公尺以上，井水灌溉已無法滿足全部需要，因此必須開鑿小水道，自上游引水來灌溉。山麓地區就因為有這種渠道灌溉而被開闢為耕地，同時並實行休耕的辦法，以恢復土質。最後凡擁有導水口谷地的上游地區，就成為具有戰略性的重要位置。

為據守上游地區，鞏固防禦，確保山麓地區的水源，在瓦哈卡盆地上形成了山地與平原相結合的大社會。盆地的中心地帶為阿爾邦山，這是總合三十餘處中小祭祀中心而成的瓦哈卡最大祭祀中心。到了西元九百年左右，是沙坡德加文明的最盛期，更將耕地拓展到山麓地區的上方；並且建造了防止水分與土壤流失的台地。

大體說來，渠道灌溉的規模都不大，

賴以生存的田地面積也不廣；農業的中心仍然是依賴水量豐富而工程簡便的鑿井灌溉。不過，就整體而言，瓦哈卡盆地因為地形適於渠道灌溉、台地建造、井水灌溉等方式，確實維持了相當數量的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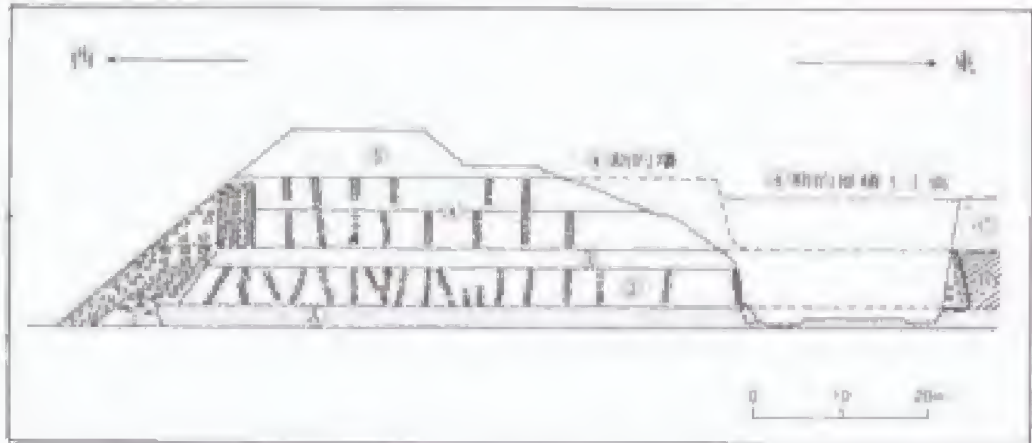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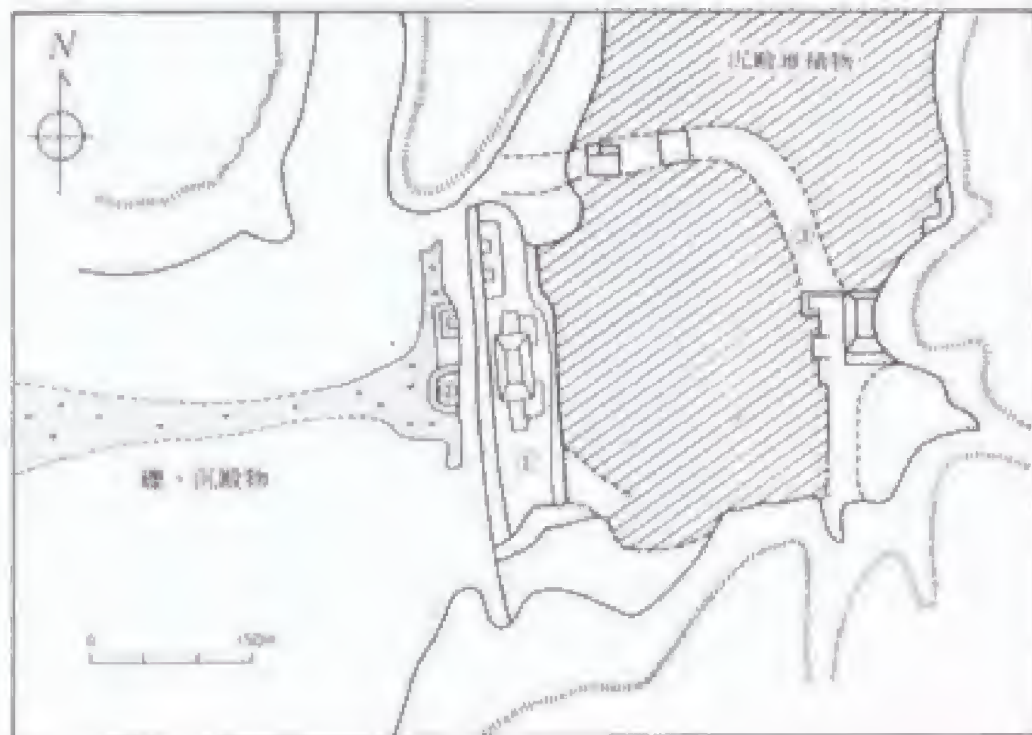
同時，瓦哈卡與周圍地區建立了相互依存關係，而非採取只在盆地之內的自給自足的作法，這和狄奧提瓦康的情形頗為相似。以這種和鄰區的相互依存關係為基礎而建立的一個大經濟圈，使瓦哈卡得以更形繁榮。

提瓦康山谷與墨西哥古斯德加高地

提瓦康山 在墨西哥盆地與瓦哈卡盆地之間的灌溉間，是一處多山的高原。全部面積的百分之八十是山，其餘是山間的狹隘谷地，其中最大的山谷為威特蘭也只有長約二十公里、寬五至八公里左右的規模而已。比起來，離墨西哥市南方約二百四十公里的提瓦康山谷，長一百十公里、寬三十公里就顯得大多了。一年的降雨量平均不超過五百公釐，是一個相當乾燥的地區。

提瓦康山谷是全墨西哥最早開始實施農耕的地方；在這漫長的歷史過程裡，人們曾經用心研究各種應用水利的方法；如開闢溝渠以引泉水、建造台地、甚至攔堵山谷以建壩儲水等，都是為了提高農業生產量。

其中最特殊的要算普隆水壩(圖362)。這一座水壩是用來攔堵小谷調水的，在西



302 普隆水壩的平面圖（上）和縱切面圖（下） 下面圖中①為普隆水壩，②和③為第一期建築物。

縱切面圖中①至⑤為建築期別，A為建第一期水壩時的堆積土，B為建第二期水壩時的堆積土，C為第四期水壩的堆積土。

此圖是根據伍德貝利一九七二年出版的研究報告和加修正的。



303 水源爭戰圖 轉載自「赫南第斯·吉亞爾圖畫文字」，亨特一九七二年版。

元一至二世紀時，規模就已達到最大的限度，總儲水量有二百六十萬立方公尺，足以灌溉下游六百七十五公頃的土地。其他地區的灌溉，一般都利用溝渠引導的山泉，泉水在寬約三公尺的幹線溝渠中經由分支的小溝渠流至田間；幹線溝渠最長的有二十五公里。提瓦康山谷的灌溉，可以說已相當發達。

儘管如此，提瓦康山谷却並未成為文化化的中心地。主要原因何在？往後的研究必可為我們揭開若干謎底。或許是狄奧提瓦康的文明與瓦哈卡的沙波德加文明發展急速，搶先在前緣故？然而，我們卻可以看出，提瓦康山谷與沙波德加文明密切的關係。

誰控制水源，提瓦康山谷的南邊是廣闊誰就掌握大權，的密古斯德加高地，這兒要是沒有灌溉設施，就無法充分發展農耕；所以這裡建有引導山泉和河水的溝渠。但河水並非引自河川主流，而是自流經山谷較高處的支流取水，以灌溉下游耕地。所以，誰控制了水源，誰就掌握大權；但是，因為耕地面積都很小，而且也缺乏其他資源，因此掌權的規模也都很小，零星散布於山谷地區，無法形成巨大的文明社會。

可是，水與權力集中的關係在此仍然可以明顯看出。由於灌溉就是農耕的命脈，無論是水的分配、水源的防禦、溝渠的建設與維護，處處都需要強大的人力。此外，由於耕地以外的資源缺乏，有關這些資源的利用，也的確需要一位強有力的管理者。於是一群這類管理者形成了貴族階層，來管理一般農民，以謀求整個山谷的繁榮。基於土地屬於社會全體所有的觀念，耕地每年都重新分配，以求財富平均；同時，又有貴族耕地和神殿祭祀用耕地由一般農民耕作的制度，規模雖然略有差別，但是和以高原為中心的南美印加帝國却很相似，頗耐人尋味。

狄奧提瓦康何 我們可以說：在墨西哥高原發展起來的各個文明，基礎都建立在灌溉式的農耕上。不過，灌溉的規模都很小，並未達到需要築堤以防

水患的程度。提瓦康山谷，雖曾建造攔堵小支流的水壩，這是例外；一般都是利用溝渠把山泉或河水引進田裡，還有就是整井灌溉和墨西哥盆地的「湖邊圍圃」。

即使是在墨西哥最大的文化中心狄奧提瓦康，灌溉的規模仍然很小；狄奧提瓦康之所以得以發展，乃是因為能將其他地區的農耕地，納入勢力範圍內所致。狄奧提瓦康人不但生產製造黑曜石加工品、雲母工藝品、磨造的石製品，以及其他工藝品等，並且將之運往各地換取農產品。換句話說，狄奧提瓦康的統治者是依靠控制工藝品的原料生產地，將墨西哥廣大的土地加以分區分工，使自己成為財富集中與分配的管理者，而發展起來的。

太陽、韻律與德吉拉酒

上智大學教授 高山 智博



365 公園裏的少年英雄碑，他們在墨西哥革命中戰死於此。



365 席靈羅斯以墨西哥革命為主題的鑲嵌壁畫，歷史博物館藏。

近年來，墨西哥市一直以擁有一千三百萬人口而自豪。我在一九六〇年第一次造訪時，人口總數不過是三百萬或四百萬，這種成長率實在快得驚人。不過，隨著墨西哥市人口的增加，所產生的汽車廢氣與交通阻塞的問題，也是全球首

屈一指。此外，豪華宅邸與貧民窟並存的情形，也是該市的一大特色。

雖然墨西哥市有許多大都市共有的問題，但是，在文化方面却也有一些罕見而耐人尋味的地方。

歷史性的城市查普爾特匹克

當年哥倫布初抵美洲時，今日墨西哥市所在地，已經有了一個人口達三十萬的世界性大都市，那就是阿斯德加王國

的首都丁諾提特蘭。

一五一九年，由哥德斯所率領的一批西班牙人，是首次見到這一座壯麗城市的歐洲訪



366 美麗的革新大道，路旁貼著「賓至如歸」的觀光宣傳海報。



367 巨大的雨神特拉洛克像，此像已成為探訪人類學博物館的指標。

客。據說當他們看到聳立在提斯可湖中島上的神殿與宮殿時，曾經驚嘆道：「這簡直是阿馬第斯（Amadis）故事中的虛幻世界，我們是不是在做夢？」（註：阿馬第斯，是西班牙文學中的愛神。本來是俠士傳奇中的勇士，高盧王（King of Gaul）之私生子，為追求古英吉利的公主奧麗安娜（Orianne），完成了許多冒險、犯難的事蹟……）

在阿斯德加時代，現今國立人類學博物館所在的查普爾特匹克地方，當時位於提斯可湖邊，有堤道通向湖中的小

島，是阿斯德加國王的休養地。在西班牙的統治期間（一五二一—一八二一），那裡仍舊是統治者的休養之所。一七八五年，西班牙派來的統治者蓋維斯（Bernard de Galvez）在查普爾特匹克的山丘上建造了別墅。獨立（一八二一年）後，這座建築物曾開置一段時期，後來被改為陸軍學校。山丘下的紀念碑，是為了紀念一八四七年美墨戰爭中英勇作戰的該校學生而建的（圖368）。一八六〇年代，法國的拿破崙三世與墨西哥的保守派勾結，立奧地利皇帝之弟馬克西



米里安為墨西哥皇帝，即位後，將此建築物改建為城堡；他在位期間雖然很短，但是卻將歐洲宮廷文化引進了墨西哥；後來這座建築物也曾被當作總統官邸。

這座有名的城堡建築，現在已改建為國立歷史博物館。

為觀光客喜愛的玫瑰區

從國立人類學博物館一走上革新大道，就可以看到一座巨大的石像，那是狄奧提拉克時代所刻的由神特拉洛克像（圖36）。據說，這是美洲古文明中最大的一座石像，高八公尺，重二六・七噸。

從革新大道朝東走，右邊有一座現代化的建築物——近代美術館，展示著蒙維拉(Diego Rivera, 1886~1957)及席拿羅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 1896~1974)等墨西哥壁畫運動主要畫家的作品；對美術有興趣的人到此參觀，絕對是不虛此行。

主要在展示殖民地時代的器物與繪畫等。

國立人類學博物館原本建在摩涅達大道上，一九六四年才遷到查普爾特匹克；當時之所以要遷到這裡，可能是因為此地與歷史有頗深的淵源，同時也是一片幽靜的綠色公園。

公園邊有一座戴安娜女神像的噴泉(Fuente de la Diana Cazadora)。塑像本來建在名為查普爾特匹克劇場的電影院前面，因修建道路而遷移到這裏。當夜幕低垂時，戴安娜女神的塑像在五顏六色的燈光照耀下，顯得格外美麗。

革新大道的舊名為「帝國大道」，曾是一個富有羅曼蒂克氣氛、適於散步的好去處；可惜由於空氣污染，如今已不復當年景況。

再向前走，即可看見一座塔，塔頂有一尊金光閃爍的天使塑像，此即有「天使」之稱的獨立紀念塔(Monumento de la Independencia, 圖36)。一九一〇年為紀念獨立一百周年，由當時總統狄亞士(Porfirio Díaz, 1830~1915)下令建造。

一九一〇年九月十六日，

墨西哥市是舉世聞名的觀光城市，但是和其他都市一樣，交通阻塞的情形極為嚴重，所以要前往旅行時，最好住在華雷斯街或革新大道一帶交通比較方便的旅館裡。這兩條街附近的旅館，多半設備良好，購物也很方便。市府廣場四周雖然也有很多旅館，由於是舊市區，所以大多是古老的建築物，不過價錢比較便宜。

若想遊覽市區，可從市府廣場開始，此地有濃厚的西班牙殖民地時代痕跡，而且又是市中心。廣場周圍有總統府所在的國家宮殿，有號稱拉丁美洲最大宗教建築物的教堂；國家宮殿的迴廊上有鑿維拉的大型鑲嵌壁畫，千萬不要輕易錯過。

華雷斯街國立藝術院所舉行的民族舞蹈表演，也是值得一看的節目。此外，加里波利的廣場是個可以一邊喝德吉拉酒，一邊欣賞

瑪利阿奇音樂的地方。這些地方，只要能駐足片刻，必能體會到真正的墨西哥風味。

其次，當然是要去參觀國立人類學博物館。來到墨西哥而不參觀此博物館，就好比是到埃及卻沒有看到金字塔一般，將會令人抱憾終生。

以墨西哥市近郊而言，以鑲嵌壁畫著稱的大學城，或是有遊艇可供玩樂的索奇密爾可(Xochimilco)等，全是觀光的好去處。如時間充裕，不妨前往可讓人感受到古代文明偉大的狄奧提瓦庫和其他古蹟。

墨西哥是一個低緯度、高海拔的國家，終年的氣候涼爽如春；不過，對於剛到墨西哥的人來說，在習慣這種氣候之前，最好不要做太過劇烈的運動，同時，若要喝酒或洗熱水澡，也要特別留意。

太陽之國的首都



墨西哥獨立戰爭因教士伊達戈(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 1753-1811)在中部多洛雷斯城(Dolores)敲響教堂鐘聲並高喊打倒殖民地政府而掀開序幕。一八二一年因為西班牙政府軍司令官伊土爾比德(Agustín de Iturbide, 1783-1824)倒戈，與革命軍携手合作而獨立成功。

從獨立紀念塔到柯第摩克銅像(Monument to Cuauhtémoc)間的南邊一帶，叫做玫瑰區(Zona Rosa)，是年輕人及觀光客最喜歡駐足的地方。玫瑰區的中心地帶，雖是指尼薩(Niza)及安普魯可(Hampurgo)等小街道，然而却有許多富麗堂皇的店舖；這區是墨西哥市內最講究時髦的地方，可買到貓眼石、皮製品、民間工藝品及古董等。

此外，尚有許多一流的餐廳與夜總會，可以品嚐到世界各國的名菜佳餚。也有專賣中國菜或日本菜的餐廳。在迪爾蒙尼克斯中心(Delmonico's Centro)及霍克拉萊等豪華餐廳裡，可邊吃邊欣賞音樂，氣氛更佳；總之，此地確實是觀光客的最佳去處。衣著入時的紳士淑女，及穿著牛仔裝的青年男女和一些印第安的女乞丐，形成強烈的對比，從這兒可充分感受到墨西哥階級社會中現實的一面。



369 聳立在革新大道林蔭中的獨立紀念塔 美麗的人使像閃閃發光



370 市內最熱鬧的街道 華雷斯街就像所有的現代都市一樣地熱鬧

柯第摩克銅像是紀念阿斯德加王國最後一位國王柯第摩克（一四九五前後—一五二五）的紀念像。國王曾勇敢地率軍與哥德斯帶領的西班牙軍隊戰

墨西哥現代藝術的精華

由革新大道繼續往前走，可看見哥倫布紀念像（Columbus Rotary）。這一尊十九世紀末期的法國式雕像與附近美國式的現代街道建築，相映成趣。

在革新大道與華雷斯街的交叉點，豎立著一座「小馬」

門，一五二一年不幸兵敗被俘，阿斯德加王國也隨之崩潰。在墨西哥人眼中的民族英雄，當然不是侵略者哥德斯，而是戰敗的柯第摩克。

（El Caballito）像。這是西班牙國王卡洛斯四世（Carlos IV）的騎馬像，屬於新古典主義雕刻家瑪努爾·道爾薩的傑作。墨西哥脫離西班牙的統治而獨立後，這尊銅像曾輾轉遷移多處，最後才安置在此。堂堂一座國王騎馬大型像，竟稱它

為「小馬」，不知是否反映出墨西哥人對西班牙人的態度？在柯第摩克銅像處，有條南北走向的大街叫起義者大道（Av. Insurgentes），是墨西哥市內最長的街道。稱為「起義者」是為紀念獨立戰爭的英雄伊達戈等人而取的。

在起義者大道南邊，有百貨店與美國式的連鎖餐廳。號稱世界最大門牛場的墨西哥廣場（Plaza de México），就在這條大道的附近。席奎羅斯的大型的鑲嵌壁畫「波里佛姆·克多拉爾」（圖371），位於墨西哥大飯店的一角，這家飯店原是預定配合一

九六八年墨西哥世運會而建造的，但至今尚未完成。據稱：席奎羅斯的鑲嵌壁畫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幅壁畫，比義大利西斯丁那教堂（Cappella Sistina）裡米開朗基羅的大壁畫還大。

從起義者大道往南走即為大學城（Ciudad Universitaria，圖373）。此處是擁有悠久歷史的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一五五三年建校）的校區。大學城以歐哥爾曼（Juan O'Gorman, 1905—70，席奎羅斯、艾帕斯（Francisco Espens）·黎維拉等人的巨大鑲嵌壁畫而馳

混血國家的聖母

從特提提洛利社區再向前走，可以看見瓜達魯佩聖母教堂（Basilica de Guadalupe，圖375）。教堂中供奉著全美洲天主教徒的守護神——聖母。據說以前只要向聖母祈禱，奇蹟立刻會出現，因此常有信徒膝行至教堂祈求奇蹟。後來因教堂太過古老有傾圮之虞，於是重新改建，但是，從此就鮮有膝行者出現。

在阿斯德加時代，這裡名曰「特蘭境」，原意為我們的母親，是大地母神的靈場；據說殖民地時代初期，當地的印地安人迪厄哥（Juan Diego）曾

名；此外所有的建築物及雕刻也極具風格；換句話說，大學城本身就是集現代墨西哥藝術大成之地。

由革新大道折回來，沿起義者大道往北邊走去，就可到達有八萬五千人口的特拉提洛科社區。著名的「三文化广场」（Plaza de las Tres Culturas，圖374）就在這一區。「三文化」之名是因為阿斯德加神殿的遺蹟、殖民地時代的教堂，以及象徵現代的高樓大廈三者集於一地。一九六八年時，這裡曾發生過鎮壓學生運動的事件，市民們記憶猶深。

經在此聽到聖母瑪利亞的告示，因而建造此教堂。瓜達魯佩的棕色聖母像，一般人認為是揉合了土著與天主教的信仰而成的，因此名聞遐邇。墨西哥人民有一半以上為混血兒，也難怪會出現特有的棕色聖母。

「小馬」旁邊有座圓頂的革命紀念塔，以此塔為起點，與革新大道交叉的道路，就是華雷斯街。華雷斯就是改革運動之領導人華雷斯（Benito Juárez, 1806—1872）的姓氏；他是一位純印第安血統的總統。

墨西哥躍於一八二一年脫



371 波里佛姆·克多拉爾的席奎羅斯鐘表壁畫 據說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幅壁畫。圖372是墨西哥大飯店一角的鐘表壁畫。
373 廣闊的大學城 除圖書館外，尚有幾幢有鐘表壁畫的建築物。這類建築物正象徵著嶄新的墨西哥。



374 三文化廣場 這裡將阿斯德加遺蹟、殖民地時代的教堂和現代建築物齊集一處。
375 瓜達魯佩聖母教堂 此教堂揉合土著與天主教的信仰。



離西班牙而獨立，但仍保留著殖民地時代的社會體制；到十九世紀中期，因華雷斯領導的改革運動，才使這個國家邁向現代化。

華雷斯街上（圖370）有著名的阿拉美達公園（Alameda Central），經常有不少老人或情侶，悠閒地坐在公園的椅子上消磨時間；但是，在殖民地時代，此地却是舉行宗教裁判的地方。華雷斯紀念碑豎立在公園的角落裏，對面則是民俗博物館。

有空的話，不妨坐在公園的椅子上，靜靜觀看來往的行人，你會驚奇於居然每個人的臉孔與膚色都不相同，這對來自由一個民族組成的國家的人來說，確實是不可思議的事。其實只要看慣了，也就能在差異中發現共同點，並分辨出那些是墨西哥人，那些是外國人。

墨西哥人的體格與東方人頗為類似，不過女人的身材比較肥胖，兩腳則比較纖細；男人的胸肌都很發達，臉部的輪廓很明顯，並且長滿鬍子。一般而言，婦女都非常注重高雅的舉止，男人則重視男人應有的氣概。此外，墨西哥人也很有喜慶活動，對他們而言，人似乎就是為了享樂而來到世界的。

國立藝術院（Palacio de

Bellas Artes）位於華雷斯街與聖璜·德·勒特蘭街（San Juan de Letran）的交叉口上，這裡的民族舞蹈，是墨西哥旅遊中不可錯過的節目。譬如阿斯德加的宗教舞蹈，南方城市台宛太白中富幻想的聖東加（Saudungal）委拉克路斯裏吵吵鬧鬧的發班哥及哈利斯科等地方爽朗活潑的舞曲等。這些舞蹈的韻律與舞衣的色彩，均有震撼現場觀眾的氣勢。

國立藝術院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由獨裁者狄亞士下令建造的豪華大理石建築物，於一九三〇年代後期完成，那時獨裁者狄亞士早已下台多時。

這幢建築物內有黎維拉、歐洛斯科、席奎羅斯，以及塔馬佑等四位壁畫運動巨擘的傑作，很值得觀賞。

墨西哥革命始於一九一〇年，革命的目標在於打倒狄亞士的獨裁政權。狄亞士時代已推行所謂現代化的西化運動；但是，真正受惠的却只是部分的特權階級。因此，革命即是一種反對特權的行動，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

革命的成果，在於農地改革與石油資源的國有化；此外，要求文化自主的呼聲也非常高。而壁畫運動可說就是這種尋求墨西哥傳統價值中所產生的一種現象。

欣賞瑪利阿奇音樂、品嚐德吉拉酒

由聖璜·德·勒特蘭街往北走過四條街，就是以瑪利阿奇音樂著稱的加里波的廣場（Plaza de Garibaldi）。廣場四周全是帶有濃厚墨西哥情調的酒店，身穿「佳羅裝」，頭戴大帽子（sombrero）的男人，和著吉他、小提琴及小喇叭的演奏，高聲歡唱，顯得非常熱鬧。酒店裡也是如此，客人們一邊聆聽瑪利阿奇音樂，一邊品嚐檸檬與鹽，並啜飲著德吉拉酒。廣場邊成排的點心攤，

既便宜又好吃。不過，對於初次品嚐墨西哥菜的人來說，可能會覺得味道太重了一點。墨西哥人在調味時，都喜歡放辣椒，也有人用上產辣椒所製成的醬油，直接澆在飯菜上調味進食。另外，有一種以辣椒為主要材料做成的調味品名叫塔烈，巧克力色，像醬油，與雞肉等一起烹煮食用。其實，墨西哥菜中絕不可少的，是由當地產的玉米製成的玉米餅，以及名叫「弗利都萊」（Fritoles）的煮豆子。

加里波的廣場一帶，是個與玫瑰區迥然不同的平民區。如遇到禮拜天，不妨順道前往鄰近的拉古尼亞（Lagunilla）看看，那有所謂「賊市」（Tianguis de Lagunilla）的露天攤位（圖376）。馬德羅街位於華雷斯街與市府廣場（Zocalo）之間，是以墨西哥革命之父馬德羅（Francisco Madero, 1873-1913）之名命名的街道。豎立在馬德羅街與聖璜·德·勒特蘭街交叉口的就是拉丁美洲塔（Torre Latinoamericana），由塔頂

眺望遠處時，確實符合了「百萬元之眺望」的宣傳，不過白晝燦爛漫的景色，比不上一片燈海的景色那般壯麗迷人。由馬德羅街到市府廣場一帶，就是所謂的舊市區，遺留有許多西班牙殖民地時代的宮殿與教堂。拉丁美洲塔的旁邊是聖方濟各教堂，一六一四年，日本人支會會長奉伊達政宗之命出使羅馬，中途在墨西哥市落腳，一行人中有七十八人在此教堂受洗為天主教徒。目前，這一幢建築物的地基低於地面一至二公尺，顯示墨西哥市正因地盤鬆軟而下陷。教堂前面有十八世紀建的美麗的「瓷磚之家」，有人認為當年支會會長一行便是投宿於此。但是，因年代不相符，想必他們是住在曾位於同處的舊建築物中吧。

市府廣場的正式名稱是憲法廣場（Plaza de la Constitución），為一處歷經三個時代的政治和宗教中心；現在是總統辦公室的國家宮殿，殖民地時代是總督總理政務的地方；阿斯德加時代是蒙特斯馬二世的宮殿所在地。在國家宮殿與大教堂的一邊，至今尚可見阿斯德加時代的部分遺蹟，那兒曾建有大神殿；西班牙入侵時，阿斯德加首都遭到徹底的破壞，因此，現在即使走遍全市，也很難再想像到當年的光景。

市府廣場附近，有此地的第一幢歐洲式建築物——耶穌醫院（Hospital de Jesús）。這是哥德斯所建造的；他的遺骨就埋葬在醫院隔壁的教堂裏。教堂外壁的紀念碑上記載著：「蒙特斯馬一世與哥德斯首次會晤於此」。他們兩人的會晤，就是這個「混血國家」誕生的契機。



376 拉古尼亞的露天攤位，別號「賊市」，販賣印第安族的手工藝品及各種雜貨。
377 描繪基督被豐臣秀吉處死的古壁畫，大概也是印第安人繪製的。



378 以阿斯德加時代石像為柱基的古老建築



379 街頭演奏樂曲的手搖風琴師

發思古幽情的遺蹟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副教授

藤井 竜彦

墨西哥古文明的遺蹟反映出悠久的歷史及各種自然景觀，因此顯得極為多姿多采。僅參觀古蹟，墨西哥已使人覺得樂趣無窮，絕不會有枯燥、單調的感覺。

在高原上，狄奧提瓦康時代的太陽與月神神殿仍然聳立著；蒙特·阿爾邦的神殿羣則

俯瞰著廣大的盆地；位於叢林中的是帕連克的宮殿之塔；奇湖·伊查的天文臺則聳立在乾燥的石灰岩平原上；幾乎每到一個地方，都會有令人驚訝的

墨西哥市及近郊

出發站當然是選在查普爾

特匹克公園的國立人類學博物

新發現。

現在，讓我們一邊參觀墨西哥各地的古蹟，一邊追懷曾在這個國家繁榮過的古文明。

館，只參觀這裡，就得花費一整天的時間。不過，我們可利用上午的時間匆匆看過一遍，午飯後，就從起義者大道驅車往南走。

車抵大學城之前，有一叫



380 庫伊庫伊蘭可的神殿 由圓形的四層基壇構成。



382



381

381 阿斯德加的神殿遺址 位於墨西哥市市府廣場附近的阿根廷街與瓜地馬拉街交叉口。

382 聖薛西里亞的神殿

做佩德雷加爾(Pedregal)的熔岩地帶，古時這裡有好幾座活火山。佩德雷加爾南邊，則有庫伊庫伊蘭可神殿，直徑長一百三十公尺，高約八公尺，建於西元前六〇〇年至西元前一〇〇〇年（即前古典期時代Pre-classic period），是墨西哥中

央高原上最古老的神殿之一。圓形建築的造形（圖380），是墨西哥神殿最少見的特徵，可能是模仿附近圓錐形火山而建造的。在這個遺蹟中，還曾發現名為「維威德奧特爾」的火神像（圖21）。

神殿是在泥地上以礫石建成的，頂上的祭壇現已不復存在；不過通往祭壇西邊的坡道及東邊的階梯，都已經復原了。第二天，我們可從墨西哥市中心的市府廣場開始參觀。這裡俗稱「索加羅」(Zocalo)，也就是阿斯德加王國的都城丁諾提特蘭大廣場所在地。古

時的大神殿和宮殿當然已全遭破壞，不過廣場北邊的大教堂後面，還有一片挖掘過的特區，保存著阿斯德加時代神階梯邊的巨蛇石雕，精磨過的基石，以及鑲嵌在牆上的許多蛇頭等；遺蹟旁有座小型博物館，館內陳列著遺蹟的巨型復原模型，值得一看。



383 提納由加 周圍牆上都飾有石刻的蛇

遺蹟誘發文學家的遐想

普萊斯考特 墨西哥是個擁有及他的朋友 多采多姿文化及富有歷史性的傳奇國家。其實，西班牙人征服阿斯德加王國這個故事本身，就極富傳奇性。十八世紀西班牙的戲劇作家索利斯，曾寫了篇題目為「征服墨西哥」的報導文章。不過，相同主題的作品之中，寫得最出類拔萃的，要算是美國作家普萊斯考特(William Hickling Prescott, 1796~1859)。

他畢業於哈佛大學，最初的志願是成為一名律師，因為眼

疾而作罷，於是找了助手一同整理龐大的西班牙史料，於一八四一年完成傑作「墨西哥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普萊斯考特本人不曾去過墨西哥，卻憑著豐富的想像力，使墨西哥的風土以及古代文明的情景重現，對有心研究古代墨西哥的人來說，這是必讀的一本書。

普萊斯考特有一位蘇格蘭籍的好朋友——法蘭西斯·英格麗絲，她與西班牙外交官安赫爾·卡德德結識相戀而成為夫妻。後來，由於其夫被任命為駐墨西哥首任公使，所以曾在墨西哥住過兩年。英格麗絲在這段期間內寫給雙親和親友的信，被輯成了「墨西哥來函」，在倫敦與波士頓出版，這本書恰巧與「墨西哥征服史」相同，都是在一八四三年問世，並深受英美兩國讀者的好評。書中對南美洲獨立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以及其附近地區的風俗習慣和自然環境等，都有很細膩的描寫。此外，對於掛在墨西哥市大教堂牆上的太陽之石、陳列在大學的提拉克之石(圖385)等阿斯德加遺物，和「湖邊園圃」種植法，也都有所敘述。

文學家 曾到過墨西哥並參觀與遺蹟 過遺蹟的現代文學家，為數不多，而以「戀愛對位法」等書成名的英國小說家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 1894~1963)於一九三三年到百里斯、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和墨西哥等地旅行後，寫了一本名為「跨越墨西哥」。

一九三四年一月的遊記，內容寫得非尋常生動有趣。他到過偏僻的印第安村落，對於各處的遺蹟更是不肯錯過，並將參觀其哈卡的家特·阿爾那遺蹟後的印象記下；同時說道：「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古代文化並沒有因為宗教上的顛覆而破壞偉大的建築計劃。他甚至說在希臘的提洛斯(Delos)及特耳非(Delphi)等聖地，建造了無數類似

貧民窟的宗教建築；可是，墨西哥人卻與埃及人相同，在寬敞的地面上，建立整齊齊整的神殿，因為：「他們重視藝術甚於聖術」。

一般說來，古蹟似乎很容易誘發文學家的遐想。雖然像完成「羽蛇神」(*The Plumed Serpent*, 1926)一書的勞倫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那樣，深深著迷於古代墨西哥神祇的情形是個例外；但是，只要是個愛好旅行的文學家，古蹟通常都有強烈激發文思的作用。

一九五七年，三島由紀夫(Mishima Yukio, 1925~1970)前往納加坎地地區尋訪馬雅古蹟，他將熱帶的頹廢、托爾德加和馬雅人的死亡觀與活人犧牲獻祭等聯想在一起而深受感動。於是，流連忘返於奇湖、伊查遺蹟的兩座著名建築物之間，初見骷髏臺(圖381)上「死亡、疾病與禿鷹的尊嚴」，及「手持沉重武器、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的戰士雕像」時，三島由紀夫在遊記「旅遊寫生」(旅の絵本，一九五八年出版)一書中，寫下了感想：「此處似乎隱藏著一種與我極為契合的思想」。

(增田義郎)

代建築物的上端均遭破壞，只有基層部分遺留下來。

假如想看真正的阿斯德加神殿，可以到墨西哥市北郊的提納由加神殿。神殿的規模不大，前面有兩道平行的階梯(圖383)；從前，基壇上有兩座祭壇；這種有「雙屋式」之稱的神殿，是阿斯德加時代的特色。假如想瞭解神殿的結構，可以到距離提納由加不遠的聖薛西里亞·阿卡提托蘭去看；

衆神之都——狄奧提瓦康

古蹟的巡禮，在這裡暫且告一段落，接下來要看的是墨西哥市南部的「湖邊園圃」。

「湖邊園圃」又稱為「浮田」(floating garden)，是當地獨特的耕地；當地人在湖邊淺水區打下樁柱，四周圍以竹或木編製的籬笆，然後填入泥土和香草使之成為耕地。在阿斯德加時代，由提斯可可湖西岸到南部的索齊密爾可及密休吉克湖一帶沼澤地，都以這種耕地從事農業生產，養活了丁諾提特蘭衆多的人口。

「湖邊園圃」隨時可引用湖水灌溉，並且因為泥土都取自湖底，土質肥沃，所以不須施肥就可種植作物。每一排長方形耕地間，就有一條水道；目前，由於推展觀光，索齊密

原先的兩座祭壇之一，已完全被復原了(圖382)。

提納由加的神殿四周刻著蛇像，基壇內挖有隧道；進入隧道後，可發現裡面尚有五座神殿；原來是每一次將舊神殿廢棄後，便以舊的為基礎在上面重新建造一座更大的神殿。在喬路拉或馬雅的神殿，也有相同的現象，真可說是墨西哥古文明的一大特徵。

爾可已經成為划船的好去處。乘坐平底船划行於水道上，聆聽著數百年來當地居民一直在使用的納瓦特爾語，不禁使人有身臨數百年前阿斯德加時代的感覺，並且對印第安人發明這種卓越種植法的智慧，感到無限的欽佩。

第三天，可用整天的時間去參觀位於墨西哥市東北方五十公里處的狄奧提瓦康；從市區到此，可以搭乘班次頻繁的公共汽車。若是不妨順道先參觀一下阿可爾曼(Acolman)教堂；教堂屬於奧古斯丁修道院所有，建於一五六〇年，純屬歐洲式的銀工藝風格(Plateresque style)教堂，教堂正面右邊的二樓上，有類似眺望陽



384 索齊密爾可的遊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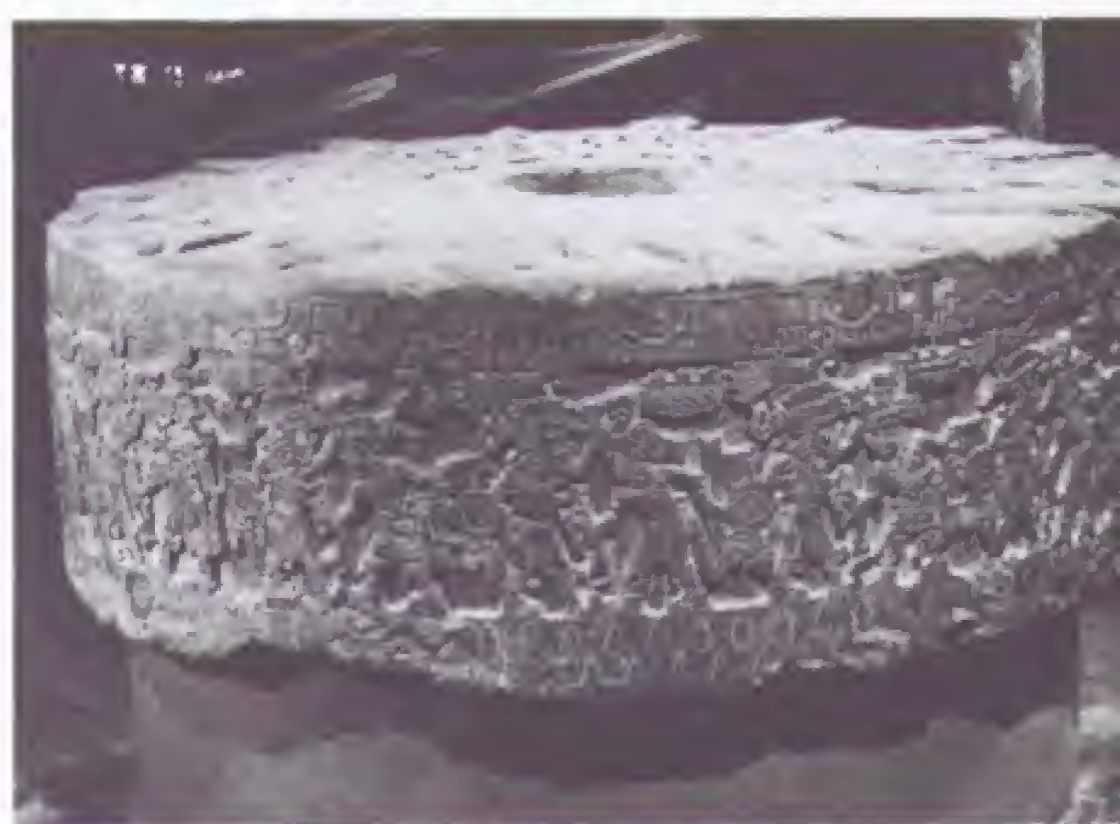
387 阿可爾曼——奧古斯丁教會修道院的教堂門口。



388 狄奧提瓦康的死者大道 這是從月神神殿眺望的情景。



384 奇濁·伊查的粘體畫 雕刻著獻祭活人犧牲的頭顱。



385 提梭克之石 為了紀念阿斯德加提梭克王(Tizoc, 在位1481~1486)的事蹟而製作的。

台的圓形建築，這就是素有一「開放式禮拜堂」之稱的特殊建築；由於印第安教的教友太多，舉行彌撒時，教堂往往無法容納所有教友，於是有這種變通的構想（編者按：開放式禮拜堂，是指神父可以在陽台上主持彌撒，教友不必進教堂）。阿可爾曼教堂內的壁畫和修道院的本身，就具有濃厚的西班牙殖民時期的氣息。

經過阿可爾曼教堂再稍往前走，就是狄奧提瓦康的太陽神殿與月神神殿。

狄奧提瓦康遺蹟的面積，僅僅神殿與宮殿林立的中心地區，就有十八平方公里左右；

若由遺物的散布地區來推測，那麼整個面積大約有一百三十平方公里左右。

中央是貫通南北的「死者大道」（圖388）；以這條大道為中心，前述的兩座神殿，以及所謂的「城堡式神殿」建築羣，無數的神殿、廣場，及住宅區等，就像棋盤般分布得井然有序。在沒有圓規又沒有公尺的古代，不知如何正確地繪製出這張都市計畫圖？

到狄奧提瓦康的觀光客，有如過江之鯽，因為，這裡是世界聞名的觀光勝地，所以成為電影「麥克羅德警官」的外景地。這裡雖然是個古城，不過却因為現代觀光客的介入而失去往日的寧靜。不習慣這種氣氛的人，不妨在晨曦初現或夕陽西下時，佇立在月神神殿的廣場上，那才真是一大享受。廣場四周的基壇是用一種名叫塔魯大僕列洛的獨特建築方式造成的；塔魯大僕列洛建築法，是將牆有外框的壁板組合在傾斜的牆板上；在斜射的陽光下，這種組合會引起光線與陰影調和的美感；能建造出具有如此奇異光影效果的建築物的建築師，無疑地是位偉大的天才。

當年阿斯德加人來到墨西哥盆地時，狄奧提瓦康早已成為一片廢墟。但是，阿斯德加

人認為那裡就是衆神聚集的地方，所以，據說蒙特斯馬二世常常步行到這裡巡禮。十六世紀的西班牙史學家莎阿軍(Fernar Bernardino de Sahagún)記錄了有關的傳說如下：

「創世紀時，衆神聚集在昏暗的狄奧提瓦康製造太陽；有一位渾身長滿瘡癤的小神，志願獻身，於是跳進大火爐內變成太陽。然而，只有鮮血才能將生命賦予這個不會動的太陽，於是衆神紛紛獻出自己的鮮血，太陽才開始繼續運轉。」

這段神話的精髓必須以阿斯塔德加人的心情，站在狄奧提

瓦康廢墟中央細細玩味才能體會出來；可惜現在的狄奧提瓦

高聳的戰士石柱

介於狄奧提瓦康與阿斯德加兩個時期之間，還有另一個名為托爾德加的文化時期。狄奧提瓦康象徵著和平的農耕時期；托爾德加則是戰士文化的代表。戰士文化時期的都城，在伊達戈州的杜拉。因此，古蹟巡禮的第四天行程，可以前往杜拉走一趟。

路程同樣是往墨西哥市的北方走，不過這次是取道吉累塔洛的高速公路，中途折入右

康已被復原得太過整齊美觀，使人再無法產生這種感受了。

邊的丘陵地帶，大約走二十公里就可以到達杜拉市區後的丘陵地。在古老的阿斯德加傳說中，有一個叫做托揚的地方，真正的位置究竟在那裡？長久以來一直是學者們爭論的焦點。一九四一年時，墨西哥歷史學家莫瑞諾博士提出杜拉就是托揚的主張，現在這個說法已被大家接受。從遺蹟看來，說杜拉就是托爾德加的都城，似乎太小了一點；不過，因為後面的臺地上尚留有一些古塚，顯示當時的規模要大得多，可能是調查工作沒有做得十分徹底的緣故。

這處位於乾燥臺地上的遺蹟，總令人覺得到處充滿了肅殺之氣，因為所有的石雕作品，幾乎全是戰士像。其中最醒目也最著名的，就是位於古蹟中心的神殿B，及唸起來又長又拗口的黎明之王德拉克烏斯卡爾潘得庫特利神殿上的戰士石柱。神殿大石柱共有四根，最左邊顏色稍白的一根是仿製品，原物被搬到墨西哥市博物館內展示(圖42)。這些支撐著神殿屋頂的石雕戰士，衣著華

麗，手握長矛，以肅穆戒備的表情凝視著前方。

此外，杜拉還有許多使人聯想到當時舉行活人犧牲祭禮所用的血腥遺物，例如：怪異的伽克摩爾像(圖44、389)，伽克摩爾雙手所端的圓盤，據說用來放置獻祭的心臟；還有嘴邊滴著鮮血的美洲虎雕像，以及正在貪婪地啄食心臟的老鷹(即太陽神)的雕刻板(圖20)等。

參觀杜拉不須花費多少時間，既然已來到此地，不妨繼續往北走，順便欣賞一下墨西哥的山園風光。車行約五十公里，便到達伊斯密基那(Ismi, Cuicapan)——一個鄉村氣息濃厚的市鎮。但是，只要在那既小又懶的餐廳裏吃上一頓美味道地的墨西哥餐，一定會體驗到在一千多萬人口的墨西哥市中所無法得到的經驗，使人有不虛此行之感。

其實，伊斯密基那也有奧

古斯丁教會的修道院與教堂，裡面的壁畫(十六世紀)非常有趣。返回墨西哥市時，可以由另一條路順道造訪亞固德邦鎮；那裡也有奧古斯丁教會修道院(圖30)，和著名的十六世紀壁畫。

墨西哥市近郊，有許多西班牙殖民時期的歷史古蹟，很值得一看，千萬不要錯過。提起殖民時期，「總督時代博物館」就是一個不能不去看的好地方。由前進去杜拉時所走的往吉累塔洛的高速公路，再往前走二十五公里，即可到達德波斯特蘭；市區裡的舊耶穌會修道院與教堂，就是現在的博物館。這所教堂的建築是典型的巴洛克風格，尤其是飾以金箔的絢爛祭壇，充分顯示了殖民時期爆發戶式的作風。比較罕見的是各種中國與日本的藝術品，都是由往來於馬尼拉與亞加普科間的大帆船運來的。

東西文化的交會點

第五天可翻過墨西哥盆地南邊的山頭，前往摩列洛斯州一遊；經過蜿蜒曲折的山路，來到海拔比墨西哥市低七百公尺的州邑奎納瓦卡(Cuernavaca)，這裡氣候溫暖，被稱為



389 橫臥在杜拉「黎明之王」神殿前的伽克摩爾像

「恒春之都」。由此抬頭往上看，圍繞墨西哥盆地四周的山頭，全部籠罩在雲霧之中；在奎納瓦卡，征服者哥德斯的舊宮(已被修建為博物館(Palacio de Cortés))，能到此一看也相



391-393 索齊卡爾科的羽蛇神殿 上面刻有奉祀羽蛇神的祭司像，側面頗具馬雅人的特徵。階梯兩旁的雕刻（圖393），則含有濃厚的馬雅、密古斯德加、沙坡德加、納瓦特爾等的色彩。



350 亞固德邦的奧古斯丁教會修道院壁畫 十六世紀後半的作品。

當不錯。

從奎納瓦卡往亞加普科方向，約走三十公里處的山丘上，有個叫索齊卡爾科的古蹟，是城堡式構造的祭祀中心，年代介於狄奧提瓦康與托爾德加之間。

山丘上有個用灰泥鋪設的大廣場，主神廟是羽蛇神「奎茲爾科亞特爾」的神殿（圖391-393），就在廣場中央，神殿的邊長約二十公尺，高約六公尺，規模不大，但是整個側壁的浮雕卻極為壯觀。所謂奎茲爾科亞特爾，在阿斯德加族的納瓦特爾語中，指身上長有奎茲爾鳥之羽毛的蛇；由於浮雕中有石雕大蛇，所以將神殿取為此名。

浮雕中有座人像盤腿坐在巨大、蜿蜒的蛇身間，人像頭上戴著巨大的羽毛飾物，左手擺在胸前，右手下垂，從姿態看可能是祭司；除刻有人像外，還有幾個造型奇特的圖案，與人像交互排在大蛇中的，有表示新年儀式的「新火」。

在其他的浮雕中，最有趣的應該是位於西北方階梯邊的一組。左邊有表示「房屋」的圖畫文字，並有兩隻手從房屋中延伸出來；其中一隻手用繩子緊緊拉住右邊表示「猴子」的圖畫文字；「房屋」下方有一條粗線與五個點；「猴子」

上方與右側共有十一個點。粗線與點是馬雅人或沙坡德加人所使用的數字，周圍所標示的點則是密古斯德加人或阿斯德加人用的符號。據學者解說，

返回墨西哥市

從索齊卡爾科回到奎納瓦卡住宿一晚，第六天就可以返回墨西哥市。不過，回程的路線與來時不同，須朝著奎納瓦卡東北方十八公里處的德波斯特蘭去。美國的兩位文化暨人類學者芮斐德(Robert Redfield, 1897-1958)與劉易士，曾在這裡從事過著名的調查工作；這一鄉間小鎮也經由他們的著作而聞名全球。俯瞰小鎮的峭壁頂端，有一處名叫德波斯德科的阿斯德加期神殿舊址，到達該處須一小時左右。

從德波斯特蘭沿著一一五號公路返回墨西哥市途中，可以順道走訪存有十六世紀修道院與教堂的亞美加美加(Amencameca)與查爾可(Chalco)。事實上，最古老而且最真實的墨西哥，至今仍殘留在這種小鎮裡。

回到墨西哥市之後，市區附近仍然有許多可在一天之內往返的古蹟或史蹟；倘若想到可住一夜的地方去，則可乘坐

這幅圖表示了兩地間的聯法，已修正一致。因此，這座建築物可以說是為了紀念各地祭司來此舉行「古代墨西哥曆法會議」而建造的。

火車或汽車，前往米喬阿坎的巴滋夸羅湖去欣賞湖畔風光，或者步行到鄰近不遠的金尊莊古蹟去走走。從此處山坡上的大遺蹟，可以一覽無遺明媚的巴滋夸羅湖風光；此外，金尊莊古蹟以及巴滋夸羅湖附近地區，一向以出產民間藝術品著稱。

一如上面所述，僅僅墨西哥市及鄰近地區，就有無數著名的古蹟，即使花費整個星期都無法全部看完。因此，倘若只花一、二天的時間走馬看花地觀賞，實在是很可惜。

現在，就讓我們離開墨西哥市，到各地古蹟漫遊；不過，由於古蹟太多，只能選幾處比較重要的走走。

首先從墨西哥中央高原往東走，到墨西哥灣沿岸的波沙利加(Pozos Riegos)去看看；此地距離墨西哥市約二百九十里，由於接近亞熱帶地區，濕氣較重，樹木顯得更為翠綠。因此，下了高原來到平地時，



簡直就像到了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這酷熱地方繁榮起來的古代文化，當然與中央高原文化形態有所不同。

距離波沙利加不到二十公里的東南方，就是古典的委拉克路斯文化 (Classic Vera Cruz culture) 的中心地塔新。

這個祭祀中心在狄奧提瓦康的影響下仍保持獨特的文化，甚至還反過來影響狄奧提瓦康文化。

因為屬於熱帶低地，山谷都被茂密的林木所覆蓋；在濃密的森林之中，有許多尚未調查的古塚。塔新古蹟的主要神殿，壁龕式神殿 (Pyramid of Niches，圖101、294)，就位於森林深處，在共有六級的階梯狀基壇牆上，有無數小壁龕，顯得極為奇特。

正面的階梯下面，也同樣設有壁龕。基壇牆上的壁龕自下面算起，每一層每一面的數目，分別是：二十二、十九、十六、十三、十、七，共為八十七個，四面合計起來就是三百四十八個。若將頂端神殿的十七個壁龕也計算在內，總數恰好與一年的三百六十五日數相同。雖然這些壁龕的意義



395

393 瓦哈卡盆地的景物 自阿爾邦山頂遠眺

394 塔新的壁龕式神殿 這是古典的委拉克路斯文化的代表性建築物。

尚未得知，不過從三百六十五的數目推測起來，一定與曆法有關。

這個遺蹟的另一特徵就是建有許多球場，到目前為止，經過確認的就有五處之多；球

聳入雲霄的神殿羣

其次，轉個方向到墨西哥市東南方的瓦哈卡去看看。搭乘噴射客機去的話，只要五十分鐘就可到達；若要搭乘汽車經由帕布拉，則須花上九個多小時。不過，也可以在帕布拉中途下車，另外換乘二十分鐘的汽車，前往高路拉的古蹟羣去看看。高路拉是古代墨西哥的商業都市。大神殿上已長滿樹木，頂端建有天主教教堂。這裡也像提納由加地方的神殿一樣，擁有隧道，以供研究內部結構之用。在大神殿周圍，還有許多新近挖掘及修復的古蹟。

瓦哈卡州也瓦哈卡市，位於該州的中心地帶，在阿托雅克河 (Rio Attoyac) 河邊盆地的北端，海拔約一千五百五十公尺，是個涼爽舒適的好地方。最近湧來許多美國嬉皮族，顯得有些吵嚷喧嘩，但是仍不失為一個純樸的市鎮。瓦哈卡盆地自古以來即是沙玻德加

場都設在兩幢並列的建築物中間，兩側的建築物牆上，刻有許多複雜的圖案，例如用石刀割開人的胸膛等；球賽顯然是與奉祭活人犧牲有關的血腥儀式。

人聚居的地方。著名的阿爾邦山 (見本書第四十八頁) 即在西南方的山丘上。從瓦哈卡市到這山丘的山路，似乎可到達天上一般，直通山頂上的神殿。站在頂端向下眺望，舉目盡是綠色沃野，真是當作祭祀中心的絕佳地點。

自西元前三世紀起到第十世紀這段漫長的時間裡，這一大片遺蹟一直是沙玻德加的文化中心。早期的建築物現已不復存在；不過，據專家的推測，嵌在「舞者之神殿」牆上的石雕 (圖84)，可能是早期的作品。石雕的主題似乎是一羣閉著眼睛在跳舞的人，這種姿態奇異的人像，真是一羣在跳舞的人嗎？還是被當做犧牲的人呢？刻在他們腿間的雲狀物，看來很像是件器被切掉後流出的血。

有些學者認為，這些石雕與墨西哥灣沿岸的奧爾美加文明有關；除了人雕石像之外，



397

397 沙波德加的石碑 在阿爾塔山。上面刻有古代沙波德加的文字。

398 祭司石像 嵌在最近正著手復原的瓦哈卡盆地丁森神廟壁面的石雕刻板。



398



399

399 瓦哈卡市的聖多明哥教堂 附屬的修道院，現已改為地方博物館。

396 米蘭阿坎州的巴滋奇羅湖 左邊的小島為哈尼卓歐島。

神廟牆上還有類似圖畫文字的雕刻；造形與馬雅人用來表示數字的點與線相同，可能是表示曆法日期。遺憾的是至今仍無法解讀。

山頂是一片廣場（圖72），周圍以及中央排列著許多神廟與球場；神廟的基壇穩固，階梯寬達三十公尺，圓柱以石頭砌成，牆上嵌的是石雕。蒙特·阿爾邦遺蹟的各種遺物，與周圍景物配合得非常和諧，真不愧是當時的祭祀中心。

除神廟之外，沙波德加人還在此地造了很多墳墓；墳墓都造在基壇之下，或平面的十字形，壁上飾有美麗的圖案；墓中發現很多陪葬品。

十四世紀中期，侵入這一帶的密古斯德加人，曾將這塊

探訪馬雅地區

參觀過瓦哈卡之後，可以接著觀光馬雅的各遺蹟，從瓦哈卡乘汽車到台宛太白，由於海拔較低，氣候也就比較悶熱。換句話說，馬雅人分布的地帶全在熱帶或亞熱帶的低窪地區，如從台宛太白北上，穿過地峽，路經墨西哥灣沿岸的科萊科爾斯（Coatzacoalcas），然後就到達厄木沙（Villa Hermosa）。以這裡為起點，可分

墓地改為他們貴族的墳場。因此，在第七號墓中，發現了金、銀、綠玉、綠松石、水晶和骨製品等許多華麗的陪葬品（圖74、76）。目前，這些出土物與沙波德加期的許多陶器，全部收藏在瓦哈卡市的博物館裡。

除此之外，瓦哈卡盆地還有許多沙波德加及密古斯德加的遺蹟，如丁蘇、蘭比迪亞哥和雅古爾等地方；只要有代步的汽車，前往參觀就很方便；其中最重要的，是以壁上的鑲嵌圖案聞名的米都拉神廟（圖89、90）。參觀完遺蹟後，不妨到米都拉街上的酒店裡，品嚐一下當地人自己製造、稱作「美思卡」的酒，這種酒非常便宜，一杯還不到一披索。

別參觀一處重要的馬雅遺蹟。

首先，可乘出租汽車或公車去帕連克遺蹟。在那裡可以看到一九五二年發現的著名皇陵——「碑文神廟」，馬雅建築中造形最優美的太陽神廟（圖81），以及三層塔的宮殿等。此外，諸如雕刻在神廟內的圖畫文字、人像以及石膏雕刻等，也不能遺漏。

位於烏蘇馬辛達河流域有



403 馬雅婦女與幼兒 容貌與石碑上雕刻人物極為相像。



400 廣佩奇的城牆 古代為了防禦海盜的襲擊，所圍建的城牆。

401 帕連克的太陽神殿 雖是座由兩個殿堂構成的小神殿，却是馬雅建築的精華。

兩個著名的馬雅遺蹟，一個是波南巴克，另一個則是雅故基蘭。可從厄木沙或帕連克，包一架薛斯納小型飛機 (Cessna light plane) 前往兩地參觀。波南巴克古蹟以彩色壁畫著名，不過已因褪色而變得面目全非了，若想詳細研究壁畫的構圖，倒不如回到墨西哥市，去看陳列在國立人類學博物館的復原圖（圖241、278）。雅故基蘭古蹟的最大特色是屋頂飾有鏤空雕刻的神殿群；神殿中的許多石碑則已送到國立人類學博物館了（圖228、230）。

此外，千萬不要錯過厄木沙的拉卡塔公園博物館，因為該博物館以戶外展示的方式，將奧爾美加拉卡塔遺蹟中各種石雕展示在觀眾面前。

要從厄木沙到猶加敦地區的馬雅遺蹟，可沿著海邊的公路前往廣佩奇，那裡有為了抵禦英、法海盜而建造的城牆；當地居民以海產為主食，與其

他地方大不相同，他們常將一種名叫「哇齊南哥」的鯛魚烤熟後，蘸上當地特製的醬油食用，味道非常鮮美。

在廣佩奇住宿一夜，次日再前往猶加敦州的州邑美里達 (Merida)。在參觀途中尚有艾茲那 (Etz'na) 與霧斯馬爾等遺蹟。霧斯馬爾遺蹟所在的布克丘陵地附近，有許多裝飾別具特色的馬雅遺蹟。較具代表性的，除了霧斯馬爾外，還有卡巴 (Kabah)、塞爾 (Sayil)、拉勃那 (Labna) 等。

在霧斯馬爾的許多建築物中，被稱為傑作的就是「總督府」(Palacio del Gobernador，圖282)；在長約一百公尺的建築物正面，間隔不規則地設置了十一扇門，左右兩邊則有特別高的拱門。這種設計與牆壁上端的彩色鑲嵌裝飾配合得極為適切，充分顯示馬雅人敏銳的美感。美國名建築師萊特 (Frank Lloyd Wright, 1867-1959) 就因為沉迷於這種馬雅建築，所以在設計紐約帝國大廈飯店時，腦海中首先想到的就是這座建築。

整體建築結構的精巧、鑲嵌裝飾的美麗，以及多采多姿的變化等，在其他的建築中也可以看到。至於「總督府」旁邊的「龜屋」，則具有一種端莊的樸素美；此外，長方形修

道院」的四幢建築物牆上，各有不同的鑲嵌裝飾；「占星師神殿」(Templo del Adivino) 的階梯旁，則有馬雅雨神伽克像。當時的石匠們，想必是一邊默然地雕刻石頭，一邊不斷地加以揣摩想像吧。

霧斯馬爾最高的建築物，就是高約二十七公尺的「占星師神殿」。這座四隅略帶弧度的方形神殿，前後有兩個階梯；因坡度陡峭，為顧及觀光客的安全，不得不裝上粗大的鐵鍊。爬上階梯後，就可體會到當時馬雅人為了使神殿更接近天堂所下的工夫。

卡巴位於霧斯馬爾南方約三十公里處，整個遺蹟所占面積相當廣，目前只不過是勘察和修復它的中央部份而已。其中一區有座巨大的凱旋門式拱門，當初建在街道的入口。馬雅建築物除了晚期古典 (Late Classic Period) 的末期外，都有拱形穹頂建築。

這種沒有楔形拱石的拱門稱為「馬雅拱門」，在整個的美洲地區，只有馬雅文化圈才盛行。馬雅人使牆石逐漸收縮突出而成為屋頂，然後灌入由石灰岩燒製的泥漿，使之固定。由於猶加敦地區，盛產石灰岩，所以才發展出這種獨特的建築技術。

最壯觀的建築物，應是名



403 奇譚·伊查的戰士神殿(Temple of the Warriors)和千柱廊(The Colonnade)



407 瑪斯馬蘭的總督府 據說是布克風格的傑作，前面是祭壇。



405 杜拉的黎明之王神殿和千柱廊 本圖與圖四的風格完全相同。



404 卡巴的大拱門 典型的馬雅拱門。

天文台與羽蛇神神殿

從瑪斯馬蘭到美里達後，不妨稍事休息。因為，在參觀過厚實但裝飾繁複，而具有壓迫感的馬雅建築物後，心理上會覺得疲憊不堪。

美里達雖是一個氣候炎熱的城市，然而卻朝氣蓬勃，悠閒地享受過當地的名菜——烤鹿肉及啤酒後，再去參觀當年西班牙人侵者——蒙特荷的宅邸(Casa de Montejo)和中央廣場：中央廣場邊上有一個大教堂，從街上散步回來時就可以感覺到，居民的長相及聲調都和墨西哥中部的人不一樣；這裡的居民稱為猶加敦人，也是馬雅人的後裔。

其次，要參觀美里達東方一百二十公里處的奇譚·伊查大遺蹟，那是個絕對不容錯過的古蹟，同時還有十七世紀末托爾德加人征服此地後所出現的混合文化——托爾德加·馬雅文化——的許多建築物。

古代的馬雅遺蹟中，最令人讚嘆的是天文台(圖26)，

叫「柯茲·波普」的神殿，神殿的牆面全部鑲嵌著由神廟克的頭像，總數多達二百五十個左右；每個頭像都由二十塊石

塊構成，因此整個建築物所用的鑲嵌石塊，大約在五萬塊以上。由此也可知道馬雅人祈求雨水的殷切。

這一幢圓頂的建築物內部，設有螺旋狀的階梯，屋頂開有數個小窗；馬雅的祭司們想必常常從這些小窗，計觀太陽、月亮、金星以及其他星球的運轉吧！

馬雅人的一年是二六五·二四二·二九日；目前，我們所用的陽曆是二六五·二四二·五五五；最近天文學家所計算的一年，則是二六五·二四二·九六日；馬雅曆法之準確實在驚人。該地的氣候，一年之中有三分之二的日子是陰雲密布，無法進行觀測工作，而馬雅的祭司卻能憑恃肉眼，就能計算出如此正確的日曆來，真令人嘆服。

十七世紀末，曾經有一群深受托爾德加文化影響的民族，從塔巴斯哥侵入奇譚·伊查，征服了馬雅族；所以，該地到處都可看到托爾德加文化的痕跡。尤其是酷似杜拉神廟B的戰士神殿，以及刻在柱上的戰士像等，即使是外行人，也可以一眼看出：馬雅遺蹟與托爾



407 奇譚·伊查的庫庫爾康神殿 神殿內部還有一個小型神殿。



408 古芬里基神殿側壁的浮雕 雕刻著戴有巨大頭飾的祭司像。

德加文化之間有密切的關係。不過，在「托爾德加·馬雅」的建築物中，最令人注目的，還是有城堡之稱的「羽蛇神殿」。神殿每邊長六十公尺，高二十四公尺，是奇譚·伊查規模最大的建築物。四面的階梯，各有九十一級，四面合起來就是三百六十四級，再加上登上頂端神殿的最後一級，總共是三百六十五級。

神殿共有九層，各面在中央處均以階梯區分為二，成為十八個平台；十八是馬雅曆一年的月數。平台的側面有凹凸的壁板狀物，每面各有五十二塊；馬雅宗教曆一年三百六十日，與太陽曆中所記的某一天要重合五十二年，所以，五十二被認為是神聖的數目。馬雅人竟將曆法觀念表現在建築物上，真是一個被曆法限制的民族。

神殿的內部又發現一座與神殿類似的小型建築物；神殿內的空氣不流通，非常悶熱，沿著狹窄的階梯爬上去，就可以到達頂端的祭殿。該處有全身塗得赤紅的美洲虎「馬雅語稱作伽克摩爾」的祭壇，祭壇前面有擬人造型伽克摩爾像，兩座神像皆以傳統的姿態，凝視著入口。

馬雅遺蹟具有一股不可思議的魅力，雖然常常使參觀者

有透不過氣的感覺，但是，卻能以這種魅力扣住人心，使人被迷惑的不能自己；猶如敦半島的叢林之中，尚有無數馬雅遺蹟；名真被馬雅文化的遺蹟迷惑，而在密林中尋覓的話，那可就永無止境了。

看過奇譚·伊查後，如還想看看其他的馬雅古蹟時，可向東橫越猶加敦半島，到達最近墨西哥政府正傾全力開發的避暑勝地——康恩(Cancun)。加勒比海廣闊的海水與海邊白色的沙灘，真得令人目眩；從康恩到杜倫(Tulum)距離很近，也很方便，那裡海邊有罕見的馬雅遺蹟。建築物本身是馬雅後期的作品，沒什麼特殊的地方；然而若是攀登到城墻神殿的後面，在涼風習習中遠眺加勒比海，將會使你不由得意識時光的流逝。

登陸古巴島，繼而入侵墨西哥的西班牙人，首先接觸的就是猶加敦半島的這個地區。以上所述的遺蹟巡禮路線，恰好與入侵者的路線相反；也就是說，西班牙人在杜倫的海邊展開殖民史，然而，我們的墨西哥之旅卻在此結束。



410 杜倫的神殿 而向加勒比海建造的馬雅遺蹟

旅墨閒筆

墨西哥和中國的文化交流

華岡教授

金榮華

●中國公主

墨西哥有一個「中國公主」的傳說，大意是：在十七世紀時，有個名叫孫璜的西班牙船長，從亞洲帶回一位中國公主，定居在柏布拉城。公主的服飾華麗，這種式樣很快就被印第安婦女所仿效。

「中國公主」的墳墓在柏布拉城的一座教堂裏，墓碑是用拉丁文寫的，說明女子是黃種人，卒於一六八八年，享壽八十有二。

有人說，這位東方女子可能是印度貴族，在海上被阿拉伯人所掠，賣給了西班牙船長。那時西班牙正佔有菲律賓。

印第安婦女喜歡用中國絲綢做裙衫，式樣也的確很像中國的——但不是中國古代的服飾——也許這就是附會的起源。

●中國鐘塔

墨西哥首都有一座「中國鐘塔」，塔的四面各嵌圓形時鐘一具，塔頂下有銅鐘一座，每小時的開始這座銅鐘都會響——不知道夜裡是否也這樣。這座鐘塔是墨西哥華僑在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所建贈，是紀念墨西哥獨立一百週年的。墨西哥的獨立戰爭從一八一〇年開始，到一八二一年才大局底定。至於西班牙軍隊之全部

撤離，則遲至一八二五年了。

●中國餐館

墨西哥首都的中國餐館，開設在市中心區的，多半很有規模，烹調也不錯。散布在其他區域的，則徒具中文招牌而已，實際上已經當地化，並不供應中國飯菜。

●中國石榴

墨西哥的水果，有一種名叫「中國石榴」，大小和形狀都像鵝卵。其中的顆粒有點像石榴，不過是橢圓狀。此物不見於中國，何以稱之為中國石榴，墨西哥人也不明白。

●中國西瓜

墨西哥人叫一種小圓瓜為中國西瓜，曾經問過好幾位墨西哥友人，都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神之爭

當年西班牙人打敗了阿斯德加人以後，佔有了墨西哥

的中部，於是派來了十二名傳教士，要印第安人改信天主教。當時阿斯德加人的長老和傳教士的辯論，記載在名叫「言談錄」的文件裡，字裏行間，充滿了戰敗民族的無可奈何之情。但是，措辭雖柔，精神實剛，顯示了不同形式的不屈精神。辭云：

「至高至尊的老爺們，你們來到這裡的旅程是艱辛的，是漫長的。卑微的我們，無知的我們，望着你們，什麼是我們應當說的呢？什麼是你們要聽的呢？我們說的對你們會有意義嗎？……」

「你們說，我們不知道真正的神——擁有天堂和凡塵的神。你們說，我們的神不是真正的神。我們感到困擾了，這些話使我們煩惱了。」

「我們的先人沒有這樣說過。他們教導我們他們的生活方式，禮拜的規則，以及怎樣去敬事神——焚香、奉獻活人犧牲。這是我們的方式，我們祖先的方式。他們相信：神給我們糧食，所有我們吃的和喝的——玉米、豆類、莧菜、鳳尾草葉。因此我們向神祈求雨和水，祈求大地綠化；神給了我們勇氣和能力來治理。……」

「我們知道我們的神，祂給我們生命，祂延續我們的種族；我們知道我們必須怎樣祈禱！」

「聽聽我們，老爺們！不要傷害我們的人民，不要毀滅他們。平靜一點，考慮考慮這些事情吧！」

「喂，老爺們！我們不能接受你們的話，我們不能把你們的話當作真理接受，即使這是冒犯你們的。」

我們不能同意我們的神是錯的。我們已經失掉的還不夠嗎？我們的生活方式被取消了，這還不夠嗎？這還不夠嗎？這是所有我們能說的了，這就是我們的答覆。噢，老爺們，你們要把我們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遊客病

初抵墨西哥的外國人，因為水土不服，一不小心就患瀉肚。每年到墨西哥首都觀光的外國遊客超過百萬，因為不小心就瀉肚，所以墨西哥人就將瀉肚子稱作「遊客病」(El turista)。

●墨西哥「高粱酒」

墨西哥有一種名叫「德吉拉」的烈酒，是用龍舌蘭製成的，色白味香，和我國的高粱酒很相似。有位墨西哥朋友示範這種酒的飲法，就是在杯口先塗上一圈檸檬汁，再在檸檬汁上放細鹽，把酒倒入杯中啜飲，假如嫌這樣太麻煩，可以先蘸一點鹽，然後喝一口酒，再吸一下檸檬。

●調味三寶

墨西哥水果販零售大芒果的方式自成一格。顧客選定了芒果以後，小販就在芒果的一頭插一根細棒為柄，然後削去外皮，把果肉削成花蕾的形狀，接着酒上細鹽和檸檬汁，再塗上辣椒粉。在日常生活裏，鹽、辣椒和新鮮檸檬汁也是墨西哥人的調味三寶。鹽固然是菜肴的基本調味品，辣椒或辣椒製品也是餐桌上所必備的東西，新鮮檸檬汁則是一切湯類和油煎食物的配料，不可或缺。

●免票乘客

墨西哥首都的公共汽車有前後兩個門，前門是讓乘客上車的，後門是讓乘客下車的；司機也兼賣車票。如果乘客不擁擠，常常有販賣書報的人上車兜售，過一兩站便下車，不需購票。曾經看到一位為慈善團體募捐的人登車募捐，司機不但不收票，而且慷慨解囊，抓了一把硬幣放進募捐箱裏。也有人拿了吉他或皮鼓等樂器登車，在車上彈唱數曲，擊鼓一通，任乘客施予而去。這些都是司機先生所允許的免票乘客。

●康有為

戊戌政變失敗後，康有為亡命海外，在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六）訪問墨西哥，暢遊猶加敦半島，頗受當時墨西哥（獨裁）總統狄亞士禮遇。

康有為自猶加敦回墨京的途中，遊覽瓦哈卡省的米都拉古蹟，覺得那裡的建築式樣與裝飾花紋，都和中國北方的風格相似，因此在一首記遊詩的序言中說：「墨西哥人種出自誰何，今歐美人皆無據。吾遊薩摩（米都拉），觀古王宮廟，皆五百年前物，似吾北方廣式，紅牆層門，如見故國。其石刻物與西伯利博物院中物皆同，乃知確自鮮卑傳來也。」

後來墨西哥總統狄亞士和康有為有過一段關墨西哥（印第安）人種源自何處的談話，內容見於他的另一首長詩中。詩云：「詢我墨種所自由，客從鮮卑夏種留。甘渣甲峽（堪察加）昔未拆，鴉拉士駕（阿拉斯加）頻索求。避寒遼海漸南下，墨秘暖暖困宅悠。中華宮壇有遺蹟，沃架丹（猶加敦）宮可以搜。總統欣命使臣記，古文大冊用相酬。」

●黃寬焯

黃寬焯生於清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十三歲時跟父親到舊金山為廚工，二十歲時在僑界任傳譯，頗露頭角。後來到墨西哥，在美國人經營的煤礦公司做事。那時墨西哥煤礦的華工很多，黃氏待人誠懇，很受大眾信任。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黃寬焯自己經營一座農場，名「廣東園」，接著承包鐵路工程，創辦「華墨銀行」，事業頗具規模。又設立華僑子女學校，名曰「有美學校」，不收學費，還供給膳宿。墨西哥中央鐵路完工後，他承包了沿線各大站的餐廳，凡是窮苦僑胞經過，他都免費招待。康有為到墨西哥籌組保皇黨，就是借重黃氏的力量。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墨西哥革命戰爭爆發，連年戰亂之中，黃寬焯的事業被革命軍摧殘殆盡，但他在僑界仍居領導地位，歷久不衰。

黃氏於抗戰勝利後十年左右去世，年逾九十。旗墨

耆宿朱庸壽先生知其事甚詳，嘗為余言，因得聞而錄之。

●扶桑

稱日本為「扶桑」，是在唐朝開始的。隋唐之前，也有扶桑國的記載，關於扶桑的地點，大致上有兩種說法：一說以為也是在日本，甚至認為就是庫頁島；一說認為就是現在的墨西哥。今就六朝時道家方士所編寫的「十洲記」看，那時所記的扶桑，應該是墨西哥的「狄奧提瓦康」地方。

「狄奧提瓦康」在墨西哥首都東北五十公里處，最初的居民已無從稽考，繁榮時期相當於我國的西漢至初唐，是一處廟宇林立的宗教中心。其中最令人注意的是兩座廟宇的基壇，一是日廟（即太陽神殿）的基壇，壇基正方，每邊長二百二十五公尺，增高七十五公尺。一是月廟（即月神神殿）的基壇，壇基南北長一百三十八公尺，東西廣一百四十八公尺，增高四十五公尺。遠遠望去，就像兩座小山（圖56）。

「十洲記」中記了一些扶桑的特色，說扶桑是一座島，上有「太帝宮」，是「太真東王父所治處」。關於第一點，以墨京為中心的周圍數百里地，包括「狄奧提瓦康」在內，在古時候原是一個大湖，這些地方在從前正是湖中的島嶼。關於第二點，我國方士所稱的太帝宮就是奉祀伏羲的廟，通常以日月為象徵。所以，若是把一座日廟和一座月廟合稱為「太帝宮」並無不妥。「太真東王父」簡稱「東王父」，是道教裡的男仙領袖，這裡當是以中國道教的現成名詞稱呼當地地位相似的祭司領袖；所謂「太真東王父所治處」，正說明了這是一個宗教中心。

最有趣的是說扶桑的仙人（祭司）能飛翔，這應當是指迄今於大典時尚可一見的旋轉戲。其法是立一高桿，桿頂置一可以旋轉的架子，架上有四條長繩從四方下垂，分別繫在裝飾成鳥狀的四人腰間，將他們懸在半空。桿頂站立一人，轉動架子，藉着轉動所生的離心力，使繩子另一端的四個人在空中旋轉如飛行狀（圖33）。

提南哥鎮.....	153 (352)	
華雷斯街(墨西哥市).....	162 (370)	Av. Juarez (Mexico City)
獨立紀念塔(墨西哥市).....	162 (369)	Monumento de la Independencia (Mexico C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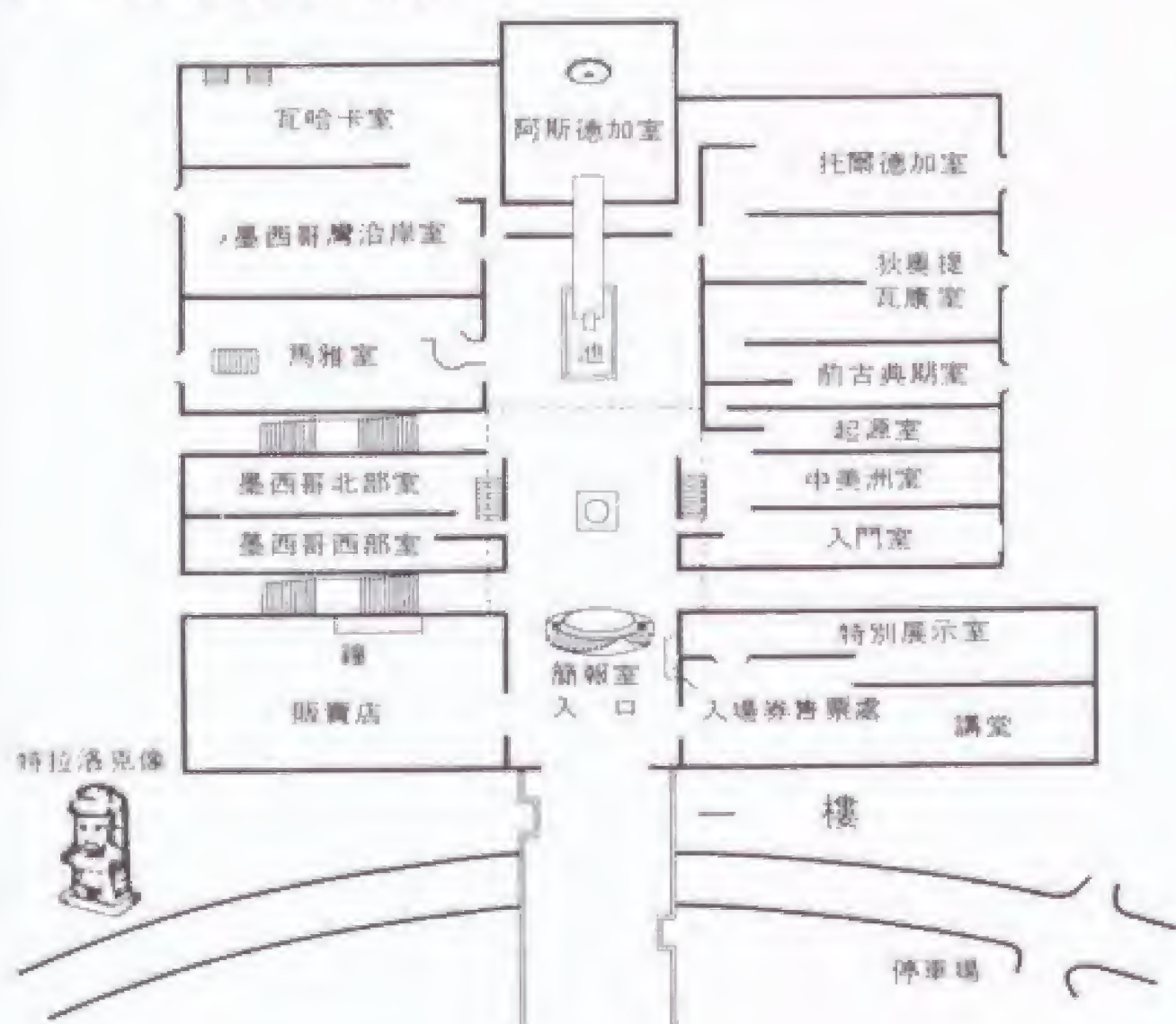
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導引圖

從地下火車一號線的查普爾特匹克車站步行前往，或是乘坐經利奧閣瑪路的公車在博物館前下車均可，交通非常方便。開放時間為上午九時至下午七時（星期日為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每逢星期一休館。門票為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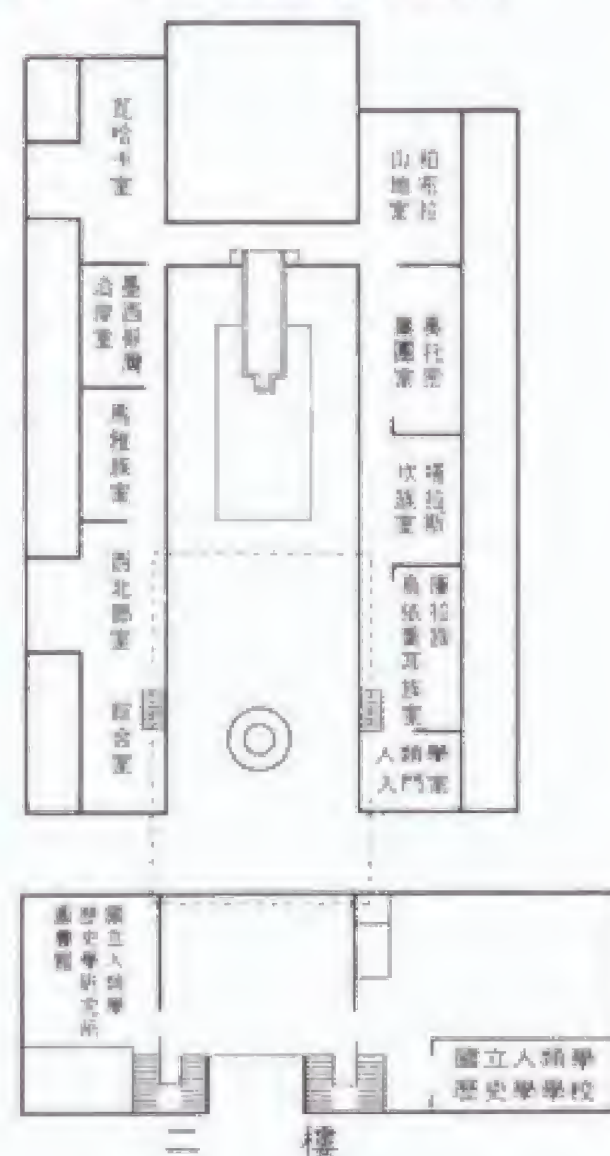
五披索(例假日為十披索)。十三歲以下兒童免責。館內有會說西、英、德、法語的導遊，並備有這四種語文的說明書，說明書每份二十三披索。參觀前最好先到門口大廳中央地下樓的簡報室聽取約二十三分鐘的解說。

二樓有國立人類學歷史研究所的圖書室，需閱覽證方可使用。館內可以自由攝影，也可以使用錄光燈，但不准使用三角架。

► 一樓 GROUND FLOOR



► 二樓 SECOND FLOOR



頭戴羽蛇神面具的人像	97 (215)	Human statue in Feathered Serpent mask
伊薩巴文化		Izapa culture
卡咪那胡由的石碑	122 (277)	Stele from Kaminaljuyú
卡咪那胡由的石碑殘片	123 (281)	Remains of stele from Kaminaljuyú
伊薩巴石碑第一號	104 (227)	Izapa Stele No. 1
伊薩巴石碑第二十一號	33 (44)	Izapa Stele No. 21
科茲馬爾瓦巴的石碑	65 (129)	Stele from Cotzumalhuapa
恰克摩爾(墨西哥西部)	75 (156)	Chac-Mool (Western Mexico)
委拉克路斯文化		Veracruz culture
女性坐像	59 (109)	Seated woman statue
火神像	59 (111)	Statue of Fire God "Huehuateotl"
石軛	58 (106 + 107)	Stone yoke
笑者之像	59 (110)	Smiling male figure
祭典用石斧	58 (105) + 59 (108)	Funerary ax
塔新的金字塔式神殿模型	58 (104)	Model of pyramidal temple in El Tajin
塔新的壁龕式神殿	170 (394)	Temple of Niches in El Tajin
塔新球場的石雕	68 (138)	Stone carving of ball court "Palenque" in El Tajin
金尊莊神殿復原模型	75 (155)	Reconstructed model of Temple of Tzintzuntzan
狄奧提南哥		
艾黑卡特爾神(風神)	154 (356)	Statue of Wind God "Ehecatl"
狄奧提南哥神殿	67 (136)	Temple
特拉洛克神容貌裝飾的香爐	154 (355)	Censer with Rain God "Tlaloc"
響尾蛇形的陶器	154 (354)	Rattlesnake-shaped pottery
索齊卡爾科		Xochicalco
石碑	70 (140)	Stele
羽蛇神殿	67 (135) + 169 (391 ~ 393)	Temple of "Quetzalcoatl"

探訪墨西哥文化

Visiting Mexican Culture

三文化廣場(墨西哥市)	163 (374)	Plaza de las Tres Culturas (Mexico City)
大學城(墨西哥市)	163 (373)	Ciudad Universitaria (Mexico City)
巴茲夸羅湖(米喬阿坎州)	171 (396)	Pátzcuaro (Michoacan)
瓜達魯佩教堂(墨西哥市)	163 (375)	Basilica de Guadalupe (Mexico City)
拉古尼亞露天攤位(墨西哥市)	164 (376)	Outdoor stall in Lagunilla (Mexico City)
波里佛姆·克多拉爾鑲嵌壁畫(席奎羅斯作)	163 (371 + 372)	Wall mosaic (by David Alfaro Siqueiros)
革新大道(墨西哥市)	159 (366)	Paseo de la Reforma (Mexico City)
索齊密爾可的遊艇	167 (386)	Pleasure boat in Xochimilco
康因海岸	175 (411)	Cancun coast
康佩奇的城牆	172 (400)	Rampart of Campeche
普隆水壩	158 (362)	Reservoir
聖方濟各教堂(墨西哥市)	151 (349)	Cathedral of St. Francisco (Mexico City)
聖多明哥教堂(瓦哈卡市)	171 (399)	Cathedral of St. Dominic (Oaxaca City)
奧古斯丁教會修道院的教堂門口(阿可爾曼)	167 (387)	Entrance of Cathedral in Augustine Abbey (Acolmán)
奧古斯丁教會修道院壁畫(亞固德邦)	169 (390)	Fresco in Augustine Abbey
墨西哥盆地簡圖	156 (360)	General map of Mexican Basin
墨西哥革命的壁畫(席奎羅斯作)	159 (365)	Fresco with motif of Mexican Independence (by David Alfaro Siqueiros)
墨西哥高原地帶	156 (359)	Mexican highland

神殿第一號	121 (271)	Temple No. 1
神殿模型	118 (263)	Temple model
德勒斯登的圖畫文字資料	124 (285)	Hieroglyph documents from Dresden
薛巴爾石雕第十號	67 (133)	Stone carving No. 10 from Seibal
瑪斯馬爾		Uxmal
神殿	119 (265)	Temple
庫庫爾康神像	107 (233)	Statue of god "Kukulcan"
總督府	173 (402)	Palace of governor-general

民族

People

木屋(塔拉斯坎)	134 (308)	Log cabin in Tarascans
巴爾伽儀式	136 (311)	
加姆拉	147 (341) · 148 (343)	
羽毛飾物	127 (291)	Feathered ornament
伽伽克儀式(馬雅)	138 (314)	Chac-chac rite (Maya)
托托那加族的房屋	147 (339)	Cabin of Totonacas
面具(塔拉斯坎族)	138 (315)	Mask (Tarascans)
飛翔者之舞	139 (317) · 145 (334)	Dance of volador
烏衣喬耳族的一家人	143 (324)	Huichol family
烏衣喬耳藝術		Huichol art
毛線工藝品(神眼)	131 (301)	Woolwork (God's eye)
服裝	143 (325 · 326)	Costume
祈禱用織錦畫	131 (300)	Woolen tapestry
高架穀倉	134 (307)	Granary
祭神用器	130 (299)	Offering bowl
儀式用石盤	130 (298)	Ritual stone plate
烏爾阿邦的漆器	128 (294)	Lacquer of Uruapan
庫拉族的面具	143 (327 · 328)	Mask of Cora
派當邦的陶器	129 (296 · 297)	Pottery
納瓦族	125 (288)	Nahuas
剪紙藝術(柏布拉山地)	137 (312)	Art of Paper Cutting (Puebla mountain area)
幾利利可	147 (338)	
喀基喀米特爾(奧托密族與瑪沙哇族)	127 (292) · 132 (302 · 304)	Quechquemiti (Otomis and Mazahuas)
塔拉烏馬拉族	148 (345)	Tàrhumaras
塔拉斯坎族的捕魚方法	144 (332)	Fishing of Tarascans
塔拉斯坎族的陶器製作技巧	144 (330)	Pottery-making technique of Tarascans
儀式用服裝「烏依比爾」	126 (290)	Ceremonial dress "Huipiles"
德波斯特蘭		Tepoztlan
房屋	148 (346)	Cabin
嘉年華會	141 (321)	Carnival
龍舌蘭的纖維紡織品	145 (333)	Textile made of agave fiber

考古遺蹟

Archaeological Remains

中美洲的神殿	36 (52)	Mesoamerican temple
卡沙斯·固拉得斯的彩色陶器	75 (157)	Colored pottery
瓦斯德加		Huastec
羽蛇神像	60 (112 · 115)	Feathered Serpent "Quetzalcoatl"
青年像	60 (113 · 114)	Adolescent figure

馬雅與托爾德加・馬雅

Maya and Toltec-Maya

卡巴	Kabah
大拱門.....173 (404)	Huge arch
柯茲・波普神殿.....123 (279)	Temple of Codz Poop
瓦沙克敦的模型.....118 (258・261)	Model of Uaxactun
卡咪那胡由的神殿.....65 (127)	Temple in Kaminaljuyú
古芬里基神殿側壁的浮雕.....174 (408)	Relief in side wall of temple
谷班	Copan
石碑與祭壇.....121 (272)	Stele and altar
谷班模型.....118 (260)	Model of Copan
杜倫的神殿.....175 (410)	Temple in Tulum
雨神御克像(馬雅).....124 (284)	Statue of Rain God "Chac" (Maya)
刻紋陶器.....114 (247)	Pottery with lineal designs
帕連克	Palenque
太陽神殿.....36 (52)・172 (401)	Temple of the Sun
石雕.....121 (276)	Stone carving
灰泥面具.....110 (238)・122 (280)	Stucco mask
皇陵.....108 (234)	Imperial mausoleum
宮殿.....119 (267)	Palace
碑文神殿.....123 (282)	"Templo de las Inscriptions"
綠玉面具.....109 (236)	Jade mask
奇譚・伊查	Chichen Itza
天文台.....119 (266)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御克摩爾像.....116 (255)	Figure of Chac-Mool
庫庫爾康神殿.....36 (52)・118 (259)・174 (407)	Temple of Kukulcan
黃金製品.....116 (253)	Goldwork
骷髏臺.....167 (384)	Tzomqantli
戰士神殿和千柱廳.....173 (405)	Temple of the Warriors and the Colonnade
戰士像柱.....115 (252)	Telamon warrior
鑲嵌圓盤.....116 (254)	Mosaic plate
波南巴克神殿的壁畫.....67 (132)・112 (241)・123 (278)	Fresco in Temple of Bonampak
俘虜像.....106 (231)	Prisoner figure
馬雅的拱門.....121 (270)	Mayan arch
馬雅的曆法符號.....120 (269)	Mayan calendar symbol
馬雅邦陶器.....115 (251)	Pottery of Mayapan
海那的小陶偶.....112 (240)・113 (242-246)	Pottery figurine from Jaina
彩陶.....114 (248-250)	Colored pottery
欽古提克的圓盤.....103 (225)	Plate from Chinkultic
雅攸基蘭	Yaxchilan
石碑第二十六號.....104 (228)	Stele No. 26
石碑第十號.....105 (229)	Stele No. 10
門楣石第五十三號.....105 (230)	Lintel No. 53
雅攸基蘭神殿的模型.....118 (262)	Model of Temple of Chinkultic
黑岩城石碑十四號.....119 (264)	Stele No. 14 from Piedras Negras
捧著供物的祭司(荷奴大).....103 (226)	Priest holding offerings (Jonuta)
理奧・貝克型馬雅神殿.....36 (52)	Rio Bec style Mayan temple
荷求普神殿.....101 (223)	Temple in Hochob
提喀爾	Tikal
石碑第二十九號.....121 (274・275)	Stele No. 29

大地母神像	83 (171)	Statue of Earth Goddess "Coatlicue"
大神殿建造紀念碑	91 (198)	Monu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uge temple
大神殿與大市場	77 (158 , 159)	Huge temple and big market
水狗浮雕	91 (199)	Relief of a dog in water
月神頭像(阿斯德加)	80 (165)	Head of Moon God "Coyolxanhqui" (Aztec)
火蛇神(休可阿特爾)	82 (169)	Fire Serpent "Xiuhtli"
太陽石	79 (163)	Sun stone
太陽神的石雕殘片	79 (162)	Remains of stone carving of Sun God "Tonatiuh"
太陽曆石	92 (200 , 201) , 93 (203)	Sun Stone; Aztec Calendar Stone
平民像	89 (187) , 90 (193)	Populace figure
玉米女神	90 (192)	Corn Goddess "Chicomecoatl"
石祭壇	87 (182)	Stone altar
石鼓	78 (160)	Stone drum
石製器皿	89 (190)	Stone vessel
尼薩瓦爾比伊王像	100 (222)	Portrait of King Nezahualpilli
老鷹戰士頭像	86 (180)	Head of an Eagle Knight
西娃提提歐像	80 (166)	Statue of goddess "Cihuateteo"
羽蛇神群像	95 (206)	Group of Feathered Serpent "Quetzalcoatl"
羽蛇神像	74 (151) , 84 (173 ~ 175) , 96 (211)	Feathered Serpent "Quetzalcoatl"
伽克摩爾	85 (177)	Chac-Mool
刻有曆法的石板	96 (210)	Stone plate with calendar
雨神像	86 (181)	Statue of Rain God "Tlaloc"
虎與鷹的對話	87 (183)	Dialogue between a jaguar and an eagle
治水紀念碑	90 (194)	Monument for riparian improvement
黑夜之神得斯卡特里波卡	97 (213)	Night God "Tezcatlipoca"
風神像柱	88 (185)	Telamon with Wind God "Ehecatl"
威偉特魯型木鼓	89 (188)	"Huehuetl" type wood drum
音樂與青春之神瑪克威爾索姬特像	82 (170)	God of Music and Youth "Macuilxochitl"
10 ~ 24 劃		
索奇比伊神像	81 (168)	Flower Prince "Xochipilli"
馬利那可的木鼓	154 (356)	Wood drum
記載經歷的圖畫文字	97 (212)	Hieroglyph describing itinerancy
彩色陶器	97 (214)	Colored pottery
蛇群像	84 (172)	Serpent figures
蛇頭石雕	90 (195)	Stone-carved serpent head
蚱蜢像	90 (196)	Locust figure
草原狼像	88 (186)	Coyote's figure
黑曜石小罐	91 (197)	Obsidian jar
農耕女神像	88 (184)	Farm Goddess statue
提波那斯特利型木鼓	89 (189)	"Teponaztli" type wood drum
提納由加	165 (383)	Tenayuca
提梭克之石	167 (385)	Stone of Tizoc
阿斯德加神殿遺址	165 (382)	Ruins of Aztec temple
阿斯德加神殿模型	86 (179)	Model of Aztec temple
阿斯德加期神殿	36 (52)	Temple of Aztec Culture
聖戰神殿	99 (217 ~ 220)	Temple of Holy War
聖薛西里亞的神殿	165 (381)	Temple
骷髏臺	85 (176)	Tzomqantli
獻祭活人犧牲用的刀子	85 (178)	Knife used for offering human
鷹盆	89 (191)	Cuauhxicalli sacrifice

祭司像	46 (68)	Priest statue
阿特得爾可神殿壁畫	67 (134)	Fresco in Temple of Atetelco
塔魯大僕列洛式祭壇	11	Altar in Talud-Tablero style
陶器	45 (65) · 46 (67) · 47 (69~71)	Pottery

瓦哈卡

Oaxaca

瓦哈卡盆地	157 (361) · 170 (395)	Oaxaca Basin
米都拉	54 (89~94) · 56 (99)	Mitla
密古斯德加		Mixtec
彩陶	56 (98 · 100) · 57 (102 · 103)	Colored pottery
黃金工藝	48 (74) · 49 (75)	Goldsmithery
黃金胸飾	57 (101)	Gold chest ornament
蒙特·阿爾邦		Monte Alban
人形陶器	65 (130 · 131)	Human-figured pottery
石碑	52 (85)	Stele
虎神像	53 (87)	Jaguar figure
沙玻德加的石碑	171 (397)	Stele from Zapotec
門楣石	53 (86)	Lintel
皇陵一〇四號	48 (73)	Imperial Mausoleum No. 104
舞者之石	52 (84)	Dancer motif stone
圖畫文字	121 (273)	Hieroglyph
蝙蝠神面具	52 (83)	Mask of Bat God "Murcielago"
壁面的祭司石雕	171 (398)	Stone carving with a priest
陶器藝術	50 (77~79)	Art of pottery
戴動物面具的人物	53 (88)	Human in animal mask
薩阿齊拉浮雕	55 (95 · 96)	Relief in Zaachila

托爾德加、阿斯德加

Toltec and Aztec

托爾德加		Toltec
三腳香爐	73 (150)	Tripod censer
伽克摩爾像	72 (144)	Chac-Mool figure
杜拉的蛇壁	74 (154)	Serpent wall in Tula
杜拉的黎明之王神殿和千柱廳	173 (406)	Temple of Tlahuizcalpantcuhtli and the Colonnade in Tula
杜拉的戰士像	94 (204)	Warriors in Tula
雨神壺	72 (145 · 147)	Jar with Rain God "Tlaloc" figure
金剛鸚鵡像	73 (148)	Head of Guacamaya
美洲虎與吃人心的老鷹	96 (209)	Jaguar and human heart-eating eagle
動物形壺	72 (146)	Animal-shaped vessel
戰士像	69 (139) · 70 (141) · 71 (142)	Warrior statue
橫臥在杜拉黎明之王神殿前的伽克摩爾像	168 (389)	Chac-Mool figure lying before the Temple of Tlahuizcalpantcuhtli in Tula
戴狼形頭飾的人頭像	73 (149)	Human head figure with coyote-shaped headdress
阿斯德加		Aztec
2 - 9 劃		
人頭像	79 (164)	Male heads
大地母神的祭司像	81 (167)	Priest of Earth Goddess "Coatlicue"

圖片索引

- ①本書索引以圖片說明分類，各類中再按中文筆劃順序排列。
 ②括弧前的數字是書中圖片出現的頁碼，而括弧內的數字，則是本書圖片的編號。
 ③因考證困難，有若干部分無法順利譯成英文或還原成原來的文字。
 英文索引主譯者：林郁方

奧爾美加與初期農村文化

Olmec and Primitive Rural Culture

庫伊庫伊爾可金字塔式神殿	36(52)・61(118)・165(380)	Pyramidal temple in Cuicuilco
特拉提爾科		Tlatilco
代表生與死的面具	28(34)	Masks symbolizing birth and death
老人像	28(33)	Old man figure
虎爪黑壺	23(22)	Black jar with jaguar's claw
怪物面具	24(23)	Monster mask
魚形陶器	22(18)	Fish-shaped pottery
陶偶	27(28~31)	Pottery figure
陶偶頭部	25(24)	Head of pottery figure
奧爾美加		Olmec
大力士像	19(10)	Wrestler statue
巨石人頭	18(6)・31(41)・33(46・47)	Colossal stone heads
石偶	19(7~12)	Stone figure
刻紋陶器	22(17)	Pottery with lineal designs
拉卡塔的石碑第二號	31(42)	La Venta Stele No.2
拉卡塔的祭壇第四號	31(40)	La Venta Altar No.4
拉斯・利瑪斯的石像	34(49)	Stone statue
特雷札波提的石碑第一號	32(43)	Tres Zapotes Stele No.1
特雷札波提的紀念碑C	31(39)	Tres Zapotes Monument C
祭司坐像	21(15)	Statue of seated worshipping priest
蛇紋石面具	21(16)	Serpentine mask
蛇與祭司的石雕(拉卡塔石碑第十九號)	20(13)	Stone carving with serpent and priest.(La Venta Stele No. 19)
會議群像	17(5)	Group of figures in meeting
獻神石斧	31(38)・34(48)	Offering ax

狄奧提瓦康

Teotihuacan

月神神殿	62(121)	Temple of the Moon
太陽神殿	11・36(52)・41(58)	Temple of the Sun
太陽圓板	42(59)	Plate representing the Sun
巨大的雨神特拉洛克像	159(367)	Huge Rain God "Tlaloc"
羽蛇神	62(120)	Feathered "erpent "Quetzalcoatl"
羽蛇神殿(狄奧提瓦康)	39(54)・61(117)	Temple of Quetzalcoatl (Teotihuacan)
死者大道(狄奧提瓦康)	167(388)	Avenue of the Dead (Teotihuacan)
西培・托德克神像	46(66)・51(82)	Figure of God "Xipe Totec"
有蓋三腳陶器	64(125)	Tripod pottery with cover
雨神樂園的壁畫	43(60)	Fresco of Rain God's paradise
雨神特拉洛克	62(119)	Rain God "Tlaloc"
沙庫阿拉壁畫	68(137)	Fresco of Zacuala
狄奧提瓦康全景	63(123)	View of Teotihuacan
面具	44(62~64)	Mask
拉邊提亞的石靶	43(61)	Stone target
城堡模型	61(117)	Model of Ciudadela (Model of altars and temple)



5

世界博物館全集

Wonders of the World's Museums

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

發行人：許鐘榮

出版者：錦繡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臥龍街17巷25弄2號一一七樓

電話：(〇二)七三五—五二五(20線)

郵撥：〇五四九六六六一七〈錦繡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刷：尚鋒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訂：堅成裝訂廠

出版登記：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二〇八五號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八月版

全套二十冊・定價新台幣二〇,〇〇〇元

◎本書所有圖片均取得原博物館授權，禁止翻印

原出版者：日本講談社

日文版

監修：梅棹忠夫・鈴木 尚・平田 寛・堀米庸三・三上次男

編輯：増田義郎

攝影：熊切圭介

版面設計：島津周夫

顧問：Museo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e Historia
Alberto Ruz Lhuillier・Ricardo Hiroishi・Julio Miyamoto

資料提供：Academic Press, Inc. (圖274・275)・Alfred A. Knopf, Inc. (©圖119)

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Co., Inc. (圖47)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Olmec: An Early

Art Style of Pre-Columbian Mexico, Charles R. Wicke, 1971) (©圖39・45・49・50)

Michael D. Coe (圖116)・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圖36c・43・46)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圖126・128・283)

Thames and Hudson Ltd. (圖36a・b)・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Urbanization at
Teotihuacán, Mexico, René Millon, ed., 1973) (©圖122・123・130)

講談社写真資料室・講談社出版研究所・増田義郎・高山智博

大井邦明・大貫良夫・藤井龍彦・平川 明・小学館「図説日本文化史大系9」

地圖製作：尾ヶ井泰郎・小泉澄夫・永吉忠夫

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



WONDERS OF
THE WORLD'S MUSEUMS